

HONG KONG GOD-FATHER

香港三大教父



香港黑社会的高层秘史

■ 贩军火、卖鸦片、开妓院是香港黑社会的三大支柱产业，本书首次公开揭露香港“洪帮”、“潮帮”、“广州帮”三大黑帮为之而龙争虎拼的深层内幕！

钟连城 著



人物表

- 陈余祥 (“洪胜堂” 堂主)
陈百威 (原 “洪胜堂” 副堂主、后改称为 “和安乐” 堂主)
文 贵 (“和安乐” 军师)
何 甫 (“和安乐” 护印大爷)
傅灵华 (“和安乐” 管家)
何香珠 (原陈余祥恋人，后嫁陈百威为妻)
梁再堂 (“洪义堂” 堂主)
彭 昆 (原 “洪义堂” 后改称 “和义堂” 军师)
苏小枫 (“和义堂” 主要人物)
苏小飞 (“和义堂” 主要人物)
莫启青 (“三山会” 堂主)
雷 进 (“三山会” 军师)
黄绍光 (“三山会” 护印大爷)
黄绍荣 (“三山会” 护印大爷)
麦当汉 (香港皇家警察署署长)
伍 平 (香港华人议员)
黄小妮 (陈百威姨太太)
杜月笙 (青帮首领)
胡 蝶 (电影演员)
王新衡 (军统特务)
苏兆征 (工人领袖)

内容简介

民国初，东莞籍小贩陈余祥偕同乡陈百威来香港谋生，旋即陷入了抢主顾、争地盘的纠纷，针对这一状况，陈余祥发起组织了香港第一个堂口“洪胜堂”作为发生纠纷时的后盾。一时间各行业纷起效尤，堂口达十数个。

然而，香港并没有因此而平静，为了地盘、为了烟土与枪械——同时也为了女人，维多利亚港上腥风血雨，太平山下刀光血影，在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里，炎黄子孙自相残杀……

危机四伏中，陈余祥死于非命，陈百威失去了情敌同时也失去了最得力的朋友，使他在矛盾与痛苦中继任已更名为“和安乐”堂的堂主……面对险恶的江湖，发誓不称霸香江就不与心爱的恋人何香珠结婚。

陈百威的劲敌是“和义堂”的军师彭昆、“三山会”的堂主莫启青。

彭昆阴险毒辣，设下连环大毒计一次次使“和安乐”濒临瓦解；莫启青老谋深算隔山观虎斗，时刻盯着香港第一盟主的交椅。

陈百威忍辱负重，义薄云天，接受军师文贵的建议开通了泰国（毒品）、越南（妹仔）、欧洲（枪械）三条黄金之路，一次次大难不死，“和安乐”的势力不断发展壮大。

为了获得合法身份，染指影视界，成为“佳荷”制片公司的董事；绑票议员巧妙地获取了“太平绅士”头衔……

省港大罢工，正是陈百威踌躇满志之时，轰动港九的隆 F3 重婚礼仪式后，当他兴高采烈与新人入洞房，然而青梅竹马的恋人已失身与人。正当陈百威为此而烦恼时，身处风尘的电影演员黄小妮向她献出了处女贞操，从而使他名、利、色三丰收，走向了人生的辉煌。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米字旗倒下的前夕，彭昆对九龙实施了旷世大焚掠；香港沦陷后又为虎作帐，成为日军宪兵部长官李志廷的幕后军师。

在日寇的铁蹄下，陈百威因协助大陆著名演员胡蝶逃出香港，使日本宣扬中日和善的电影《胡蝶游东京》胎死腹中。李志廷勃然大怒，屠杀了“陈公馆”的全部亲随，并劫持黄小妮做为交换胡蝶的人质。

黄小妮在陈百威的眼皮底下被日本宪兵当众奸污……黄小妮感到羞耻在陈百威的怀里开枪自杀……泰国大森林的木屋里，陈百威对冷落多年的何香珠产生了怜悯，何香珠断然拒绝。虽然只有过一次，表示她的身心永远只属于一个死去很久的男人……

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日子结束了，陈百威归来重拾江湖。在沦陷期间出卖民族、出卖灵魂对同胞欠下累累血债的彭昆为了毁灭罪证，与陈百威展开了一系列惊心动魄大较量，最终摇身一变，奇迹般地成了“救亡英雄”，与陈百威一起步入香港上流社会。最后，彭昆主动提出结束以前的江湖恩怨，并说出了一番肺腑之言：我承认是坏人，但只要坏到家，就能为社会所容忍……要说坏，谁能比得上秦始皇，如果没有他的坏，中国如何统一？一个地位低微的人，要想出人头地，黑道是一条唯一的捷径，当拥有了地位和身份，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第一章 陷入江湖

船驶入维多利亚港继续向南，半个小时后，成犬牙状的两架山映入眼帘，接着，半山腰的天桥及山脚下的英式楼群渐渐清晰可辨……

不用猜，湾仔码头到了，客船甲板上两位唐装打扮的青年人总算松了口气，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种新的不踏实感，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毕竟，两位是初来香港，面对这陌生的环境，再成熟老练的人都会心虚。

时间是本世纪二十年代，两位青年，年长的叫陈余祥，二十来岁，“年少一点”的叫陈百威，十八、九岁。两位因家乡连年旱灾，收成不好结伴离乡背井来香港谋生——在湾仔，他们有一位远房表叔。

陈余祥身材中等，善眼善眉，给人的第一眼感觉就是个忠厚之人；陈百威虽一脸稚气未脱，但那浓眉大眼、轮廓分明的长相显示出他的不凡。

海风夹着淡淡的腥味迎面扑来，客船渐渐靠岸，两位从下等舱提了简单的行李准备登岸，并将各自的情绪融入这异乡他地的香港。

码头人山人海，搬运工肩负着各种货物如蚂蚁负重一般，港湾泊满了各种货船。

这个时候陈余祥下意识地回头望望，但见海面浩淼，船帆点点，若不是船刚从那边驶来，甚至会疑心维多利亚港无边无际……

“祥哥，船靠岸了，走呀。”陈百威提醒道。

陈余祥回过头，此时船客们正纷纷争先登岸，不时传来各种称呼之类的嘈杂声。

两位上了岸，陈余祥从唐装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这是表叔阿南给他的地址“筲箕湾晒鱼场靠东的平民房。”

眼前尽是一些三、四层高的漂亮洋楼，南叔当然不可能住这么高级的住宅，南叔在信上说，在湾仔码头下船后，再沿海岸向东步行第一个海湾就是，不能再过去，再过去便是香港有名的铜锣湾了。

陈余祥准备找一位老伯打听一下。恰在这时，一个熟悉的东莞口音在人丛里叫喊：“祥仔、祥仔，我在这里！”

陈余祥喜出望外，一拉了陈百威的手：“威仔，快，南叔在找我们！南叔，我们在这里——”

南叔五十岁上下年纪，穿一件竹布旧长衫，胸襟、下摆有明显的折叠痕迹，很明显是特意这番打扮的，他挥着手，额上渗出星星汗珠：“我都看到了祥仔。威仔，你也来了？”

陈百威说道：“家里收成不好，本指望荔枝树帮衬，可去年冬气候太冷，荔枝也失收了，爹让我出来挣几个崩儿。”

南叔没想到陈百威小小年纪口齿这么清楚，拍着他的肩：“这年头穷苦人家谁的日子都不好过，出门在外更艰难，你们来了就好，多几个熟人，多几份力量，你们不知道，外头复杂呢，呆久了就知道了。”

陈余祥拥着陈百威随南叔走：“南叔，你亲自来接，怪不好意思的，我们自己会找到的。”

南叔摆着手：“别说这些了，从此以后我们是一家，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走，我们租一辆黄包车，这些车夫，专会宰客，你们初来香港的肯定会吃亏。”

南叔唠唠叨叨地说着。在路旁跟一位人力车夫讨价还价，然后招手示意两位上车。

南叔是当年“卖猪仔”去了南洋的，后来做鱼生意在香港定居下来，去南洋前家里已有妻子、女儿。待在香港宽裕点后于前些日子回乡接老婆和女儿。

南叔的女儿香珠比陈余祥小两岁，和陈百威刚好同年，在东莞乡下时他们从小就认识，他们的家离得不远，下田时常在一起，香珠父亲不在家。到了水果成熟的季节她就要守果园，守了李子守荔枝，然后是龙眼、杨桃。南叔的果园离陈余祥的果园仅隔一条河汉。因此香珠和阿祥、阿威相处的机会特别多。

那次南叔从香港来接眷属因为要处理房产、田产等诸多事务，呆的时间很长，和家乡年轻人都混得熟了，他用自己的经历鼓励陈余祥他们不要留恋家乡，应该趁着年青出外闯荡，说东莞地方小，比不上外头大世界。南叔回港后，余祥去过广州，但没有闯出什么名堂来，眼见日子每况愈下于是先写了一封信试探，言明想去香港谋生，结果很快有了回音。

在人力车上，南叔说：“我前一阵刚接到祥仔的来信，香珠就催着我快点回信，让你们过来，我估摸着若来的话也是这几天抵达，今天去码头试探着看了几班船，还真个把你们接到了。”

陈余祥、阿威被南叔的热情感动了，问道：“阿珠现在干啥？”

南叔摇头笑道：“她还能干啥？跟着我这号没长进的爹当然只能卖鱼。我每天从渔场把鱼买回，由她在菜市场卖。一个女孩子，又是个异乡人，招人欺呢，你们来了好，多几个伴，占几个档口，也好互相照应。”

人力车绕过晒鱼场，进入一片低矮的住宅区道口，南叔叫车夫停下，付了钱，领着余祥、阿威踏着一条很脏的煤碴路七拐八转来到一栋砖屋前回头招呼道：“到了，就这里！”

陈余祥正要客套，南婶已开了门，但见她腮上挂满了泪痕，见了老远来的两位老乡，强装起笑脸相迎。南叔见状问道：“怎么了？阿珠没去市场？”

南婶嘴唇翕动几下，用手指着内房。

陈余祥一听说阿珠在家，心怦怦跳，不知怎么跟久未见面的女朋友招呼，这时，阿珠已眼睛红肿地走出房门。

南婶道：“你不在，隔壁的又欺侮她了。”

南叔愁苦着脸：“我们势单力薄，不可以跟人争的嘛，能让就让让。”

这是两室一厅的房子，厅较宽大，两旁堆满了鱼筐、木盆、篓，中间置一张吃饭用的八仙桌、四张竹椅。

阿珠抹着泪：“今天去晚了，我的摊摆满了阿昆的东西，我请他让让，他瞅着爹不在吹几声口哨唤来了阿枫、阿飞围着我说下流话，要一人摸一遍才肯还摊档给我……”

南叔脸上的肌肉搐动着，咬着牙骂了一句：“臭流氓！”然后气得再说不出来话。

陈余祥设想到一来香港就逢上了这种事，非常气愤：“南叔，出门在外势力再弱，不该让的拚了老命也不能让，免得人家日后气焰更嚣张。阿威我们走，阿珠，市场在什么地方你带我去。”

阿珠抹着泪点了点头，跨出门在前面引路。

见他们真要去市场，南婶急了：“祥仔、威仔你们千万不要闹大事情，他们很有势力的。”

陈余祥回头答道，“放心，我们会有分寸的。”

南婶还是不放心的，推了推南叔：“他爹，你还愣着干啥，快去看住他们！”

南叔醒悟过来拔脚就走，南婶连忙叫道：“慢着，把袍子脱下来，又不是走亲戚、赴宴会，穿这么贵重的衣物。”

南叔边解纽扣边喃喃自语：“女人就是婆婆妈妈，烦死了。”

南叔经营的渔档摊点在湾仔春园街附近，五、六十年前，这里是外商上落的码头，十分繁华，居住着无数达官、富商，发展到现在，已成为贫富人杂居的闹市区，随处可见漂亮的雪佛兰小轿车、牵着名犬的贵妇人，同时，墙角边、拉杈堆旁边也坐满了贫苦乞儿。繁华的大街后是低矮的贫民窟，富贵与贫苦、繁荣与落后在这里仅一墙之隔。

春园街渔市场经营的不仅仅是鱼和海鲜，准确地说它是个综合型的大菜市场，有各种蔬菜、肉类，当然最多还是鱼。所谓的摊档也仅仅是各人占一块空地，摆上货物，人坐在一旁等顾客上门购买，走入人头攒动、叫卖声鼎沸的市场，抬眼望去，但见还有一种特别：即不少空地的上空悬着诸如“广州渔档”、“清远兄弟档口”、“花都海味”之类的招牌。

据香珠介绍，在这个鱼市场里乡亲观念十分严重，如果能有十几、二十多名同乡在一起做生意就可以霸占一片市场、不用怕外来势力欺侮。

她说，东莞籍人在这里做生意的很少，她们一家受尽了外乡人的欺侮，好在南叔为人谦和不喜闹事，还不至惹上太大麻烦，最使人苦恼的是自从香珠来到香港，因有几分姿色惹得市场里一些轻浮后生垂涎，其中有位名叫彭昆的广州籍青年求婚不成便采取了报复的手段，天天骚扰，更可恶的是他有意和人换位置在香珠旁边开档，争抢顾客或者乘机偷鱼，弄得南叔这边没得安宁。

南叔早就想着多拉几个东莞籍同乡来香港做生意，接到陈余祥的信非常高兴，觉得从此以后又多了一份力量。

香珠还告诉呵祥、阿威，彭昆有两位最亲近的同乡在春园街菜市场，一位名叫苏小枫，人称“阿枫”，一位名叫苏小飞，人称“阿飞”这三人在这里结成一股势力，欺行霸市，经常与人抢主顾、争摊位，打架斗殴谁人都恨之入骨。

陈余祥唾一沫口水放在手心搓揉：“这三个小王八到底有多厉害今天我非要见识见识。”

陈百威听说要打架，心里跃跃欲试，束了束腰带。

正是初夏的上午时分，买菜的人很多，工棚式的菜市场弥漫着鱼腥味，小贩们一边叫卖一边用拂尘驱赶着蝇蚊。

阿珠指了指靠东头的一个摊档：“就在那——”

阿祥、阿威定眼望去，见那位彭昆长了一张马脸，黑黑的，两腮无肉，小眼睛闪烁着狡诈，按“麻衣相法”上称，此号人属于人中之渣，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两位定了定神，附着香珠耳朵吩咐一遍，然后装成闲逛躲在一边盯着阿珠走近摊档。

彭昆正在高声吆喝招徕生意，一见阿珠立即嘻皮笑脸：“老婆，你又回来了，是不是舍不得我？”说罢压低声音：“你还来干什么？老实告诉你，有你在，我的生意差一半，这地方我要定了！”

香珠是有备而来，并不胆怯：“阿昆，我的鱼哪里去了？”

彭昆不曾想到阿珠是来找茬的，以为跟他开玩笑，嘻嘻笑道：“鱼？我

卖了！”

阿珠不急不愠：“那么，鱼篓呢？总得还我吧。”

彭昆眯缝着一双好色的眼睛：“鱼卖了，鱼篓当然得扔掉。”

阿珠柳眉一竖，指着他高声叫道：“这可是你自个承认了的，大家听着，阿昆霸了我的摊档，还当众调戏我，现在又把我的鱼卖了，这天底下还有没有王法？有没有公理？”

彭昆奸笑着，拍着胸部用阴阳怪气的声调说：“我就是王法，我就是公——”那个“理”字还没说出来，下巴已被一个中等身材看上去很敦厚的年青人捏着了。

彭昆一惊道：“你、你是什么人？捏我干吗？”

捏彭昆下巴的人正是陈余祥、他又把手移到对方脸上：“我是过路的，你这下巴不好捏，倒是这脸皮很厚，小子，把鱼还给这位小姐！”

彭昆正要发作，见后面还站着一位陌生年轻人，好汉不吃眼前亏，忙道：“我没卖她的鱼，是她自个挑走了的，你、你们想干什么？！”

陈余祥步步紧逼：“刚才我听得明明白白，你承认卖了，连筐都扔，这会怎又出尔反尔了，我们不干什么，路见不平，要讨还一个公道！”

彭昆一见形势不对头，转身溜去……

陈余祥也不理会，和陈百威一起把彭昆遗下的鱼类踢翻，各种带鱼、马交鱼、虾倒得遍地都是……

这时附近的摊主情知大事不好，纷纷收起鱼篓、杆秤逃跑，偌大的棚子很快空空荡荡，只剩下几个人。陈余祥意识到一场恶斗已无法避免，吩咐道：“阿珠，快躲起来！”

很快，彭昆领着阿枫、阿飞过来，气势与刚才迥异，换了一副凶狠面孔指着陈余祥：“就是他！”

话音未落，苏小枫、苏小飞各执一条扁担劈了过来。

陈余祥跳起躲过，随手拾起一只鱼篓迎了上去，陈百威随后也操起一块设摊用的木板加入其中。

陈余祥、陈百威出生的地方历年流传下来规矩：凡陈姓男孩子，不管家里多穷，从小就得接受武功训练，以抵制外族人的欺侮。阿祥、阿威习武多年，现在是第一次派上用场，两个人对付三个，很快将他们打趴在地上。

彭昆事到如今还嘴硬：“小子，我警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放了大爷，在香港大爷我的同乡成千上万，当心收拾你！”

陈余祥见他那副嘴脸确实讨厌，在地上捡了一条踩坏的鱼填入他嘴里：“老子偏不信邪，看你如何收拾我！”

彭昆“哇哇”叫着。旁边的香珠捡来一只鱼筐，陈余祥将彭昆的一条腿提着装入筐里，随后，陈百威也将阿枫、阿飞装在里头，并搬来一块木块压在上面，用屁股坐在上面。

市场的鱼贩们平时最恨这几个人，都拍手称快，说这回总算逢着了对手。

彭昆、苏氏兄弟在鱼篓里挤得嗷嗷叫，陈余祥拾起一杆断秤朝彭昆捅：“还充不充大爷？叫爹我就放了你。”

彭昆不叫，陈余祥就用秤杆挑着烂鱼往他嘴里塞：“你还嘴硬，我看你能硬到几时，不认输就一直喂你鱼吃！”

彭昆吐掉口里的烂鱼：“我，我认输……”

毛竹编的鱼筐很大，彭昆一张满是泥的嘴刚好被挤在外面，他一口接一

口地吐着鱼泥。

陈余祥等着他认输：“怎么样，还不叫我爹？”

彭昆蠕动着嘴唇，喘了几口粗气：“我叫，叫你——”

陈余祥蹲近一步：“叫我什么？”

彭昆啐了一口：“我叫你儿子！”

陈余祥火了，寻了一块更大的鱼往他嘴里塞，无奈口太窄，进不去，只好奋力和陈百威猛摇鱼筐，筐里的三人同时哭爹叫娘。

两位要更进一步“教训”彭昆等人，南叔随后赶来：“住手，祥仔、威仔，得饶人处且饶人！”

陈余祥道：“道理我知道，可这三个家伙不是人，没人性。”说着仍继续摇筐。

南叔气喘吁吁地附着陈余祥耳朵说：“你惹麻烦了，香港很复杂，不比家里，湾仔地带广州人很多。”

陈余祥有点发虚，叫道：“阿威，看在这位大叔份上，饶了这三个家伙！”说着，揭开筐盖，躲在最上头的苏小枫哼哼叽叽最先爬出筐来。

彭昆等三人都出来了，陈余祥指着他们道：“你们听着，今天我是看在这位大叔面上饶了你们，今后绝不许再欺侮弱小，若让我碰见，小心狗命！”

彭昆等人呻吟着离去，全身是泥，样子十分狼狈，走了一段路，估计追不上他们了，回头叫骂道：“小子，好生记着，老子绝不会放过你！哎呀，打得我好痛呀——”

苏小枫、苏小飞伤势略轻，跑过来搀扶：“昆哥，伤得重不重？”

彭昆摆着手：“不要管我，盯着那两个家伙，认清楚点，这仇一定要报！”

苏小枫果真放开彭昆，躲在一个档口后面看刚才打他们的人。苏小飞道：“阿枫，盯有什么有？给他们瞧见又追上来揍我们。”

苏小枫搔着头：“不盯紧岂不给他们白跑了？”

苏小飞道：“笨东西，保证跑不了，我自会有办法找到！”说着附在彭昆耳朵旁咕噜几句什么。

彭昆“嘿嘿”一笑，挥手道：“阿枫，我们走，阿飞说得有道理，找阿南那个死老鬼准没错！”

彭昆三人离去了，估计暂时不会来找麻烦。香珠从熟人处把早晨那篓鱼提出来，南叔和阿祥、阿威早已收拾好摊位，摆好等着顾客上门。

市场复又恢复了热闹、繁荣，仿佛这里根本不曾发生过一场斗殴。所不同的是，南叔的熟人不时走过来问道：“阿南，这两位后生仔是你什么人？”

南叔是老实人，回道：“是我表侄，日后就留在这里了，请多关照。”

陈余祥在广州市呆过一段时间，并且加入过一个叫“洪胜堂”的组织，懂得复杂的江湖常识、事体，待没有外人的时候提醒道：“南叔，你老千万不要对外人说我们是你的什么人。”

南叔不解：“怎么啦？你难道不认我这位表叔？”

陈余祥道：“南叔别误会，我是说彭昆这几个家伙会找麻烦，如果光他们三个人，问题倒是不大，如果真如你说的有一帮很大的同乡，那就麻烦了。”

南叔一听，果然顿悟过来，叹道：“刚才你们两个教训得太过火了点，好了，好了，阿珠留在这里，你们跟我回去吃饭。”

三个人一路无语，回到筲箕湾华人居地，这里房屋密集，大多是红砖青瓦结构，在山坡上间或有红墙绿瓦的富人别墅。

南婶在家已备好饭菜，多是时令鱼类或盐煮或清蒸，恰好有卖烧酒的在门外叫卖，南叔要了两斤。

陈余祥、陈百威初来乍到，后面的事南叔南婶已替他俩安排好了，睡的地方是香珠的闺房，香珠搬去和父母同住。最近几天就各处走走，熟悉熟悉环境，事后一起去码头贩鱼，拿到春园街市场卖。

不说南叔等人如何安排日后，单说彭昆本是个争强好胜的无赖，从广州来到香港谋生处处与人争斗，为此挨了不少拳头。为此，他天天在湾仔地带串联游荡，几个月里筹办了一个“广州同乡会”，所谓的会并无固定办公地址，只凭彭昆一张油嘴说通了三五几十个广州籍的同乡，凡与外乡人发生争执，串通一下，立即聚在一起替同乡出气，这一招倒还管用，广州人在湾仔地区很快成了一股势力。谁都难免为争地盘、抢主顾、霸档口等利害关系发生磨擦，彭昆自有了“同乡会”做后盾，气焰自然嚣张起来，俨然成了春园街市场一霸，争地盘抢主顾对他来说已是小事，有时甚至调戏民女。

彭昆哪里咽得下这口气，回到租房洗罢澡，换了衣服后令他的同乡苏小枫、苏小飞速去通知其他同乡，下午时分，便纠集了二十来名血气方刚的好斗青年。

彭昆故意躺在床上，一边叫痛一边说那两个揍他们的东莞仔口出狂言，不把广州人放在眼里。

众人火了，寻刀拿棍，非要立即扒了东莞仔的皮，彭昆挥着手道：“弟兄们别急，此仇当然要报，但现在不能，一大堆人去肯定吓跑他们。”

大家觉得有理，香港这么大，两个随便躲在哪里都没办法寻出来。彭昆分析，那两个东莞仔一定是南叔的什么人，今晚肯定睡他家，待夜深人静兄弟们把狗日的房子重重包围，量他插翅也难飞！

苏小枫听了，第一个鼓起拿来：“好计！”

这时彭昆吩咐苏小飞带弟兄们到附近的饭店用餐，留下苏小枫用田七磨酒替他揉身子，到了傍晚，便爬起来挥拳踢腿了——原来他并不曾伤了骨子。

拿灯时分，苏小飞领着二十多名酒醉饭饱的同乡从饭店回来。这伙人一回来忙着寻刀拿棍，彭昆制止道：“不要这般，太招摇了，从此处到筲箕湾好几里地，等到了南叔家里砖头、瓦片都可做武器。”

众人依言，再次计议一番，由阿枫、阿飞领头，彭昆压阵，浩浩荡荡向筲箕湾开拔，彭昆满腹仇恨，发誓此去非要打断东莞仔的腿才解恨。

穿过晒鱼场，进入密集的华人居住地，空气很闷，有一股说不出的味道，这种味道凡人口过份密集都是这样。

阿枫、阿飞凭印象寻到了南叔的砖房，彭昆用事先说好的手式示意众人分散，前、后、左包围房子——右边因与别人的房子接壤，不必把守。

彭昆特令门口多守几人，自个在厕所寻了一条木棒去左边的木窗窥看，木窗糊了一层纸，像是新糊的，里头亮了灯，伸出舌头舔了片刻，便有了一个可窥看的洞。

但见煤油灯下，香珠正脱衣准备就寝。

彭昆心里一热，一股无可阻挡的酥麻由脚底直冲脑顶……他口干舌燥地窥看着香珠从最上一个钮扣子解到最下的钮扣，然后像花生去壳似的一点点露出粉红内衣，青春少女的丰满身体便隐隐呈现……彭昆恨不得自己有邪术，脱去她最后的遮掩……就在他最最销魂之时，香珠钻入帐里，灯随即被躺在地铺上的南叔吹灭了……

彭昆收敛起欲望，退了出来，蚊子从裸露的手上、脸上惊飞四散——他娘的，看女人居然连蚊子咬都没有感觉！

苏小枫附着耳朵小心问道：“昆哥，东莞仔在不在里头？”

彭昆点头，小声道：“肯定在，南叔家里两室一厅，我看到他一家三口搬到一间房里来了。”说着来到大门口用手中的木棍使劲敲打，并高声叫道：“开门、开门，快开门！”

刚刚落枕的南叔忙爬起来问道：“谁呀？”

外面传来彭昆的声音：“老家伙，别装蒜，总不会连你彭大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吧？”

南叔心里一惊，知道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答道：“阿昆，这么晚了你来干吗？”

彭昆在外叫道：“干什么，你开了门就知道了。”

南叔：“你不说出来我怎好开门？我老婆、女儿都在家，她们是女人。”

彭昆：“你老婆我不会要，你女儿反正也得嫁人，迟早有给男人睡的那一天，不瞒你说，今天大爷我在市场挨了打，听人说那两个家伙是你从东莞叫过来的，现在就睡在你房里，识趣就交出来，否则我今晚就给你女儿开苞！”

南叔：“畜牲！阿昆，你不要胡搅，那两个人我真的不认识。”

彭昆：“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你开了门给我瞧瞧，放心，如果那两个人真的不在这屋里，你女儿不肯嫁我，我也犯不着来硬的，谁都知道强扭的瓜不甜。”

南叔叫道：“不行。我们清白人家深更半夜不可以让陌生男人进来，我说过那两个男人与我无关，不信的话明天一早再来不迟！”

彭昆：“南叔，我尊重你不是我软弱，做人得讲理，你如果在不开门，我就不客气了！”

此时，靠右的内房里陈余祥、陈百威听得真真切切，摸黑穿戴好各持一条木棍准备随时冲杀出去。

南叔道：“我不开门你又怎么样？”

彭昆“嘭嘭”地敲着门：“你这门又不是钢铁做的，即便是钢铁做的，哥们四五十个难道还破不了？弟兄们，是不是呀？”

“是——”外头异口同声。

陈余祥、陈百威吃了一惊，听出外头果然是大队人马。俩人小声商议，以他俩的武功杀开一条血路逃命不难，问题是做人不能不讲道义，这样逃脱了，那南叔一家就惨了，以后无法在湾仔立足。

情况越来越危急，彭昆已下了最后通牒，在这左右为难之际，俩人一致认定：逃出这间房子是唯一的办法。

入地，两位没有土行孙的“遁地术”，那就爬屋顶吧。好在屋顶不高，叠两张椅子就够着了。

陈余祥令阿威在地下保护，他爬上椅子用手轻轻地把瓦片向下推……

此时，外头的彭昆忙碌起来，高声吩咐道：“弟兄们，打起精神，千万别让东莞仔逃了，前后，左边看牢，还有屋顶，谁愿意去屋顶？”

苏小枫应道：“昆哥，我去，我最喜欢爬屋顶，不过，等会打起来我可下不来的。”

彭昆：“啰啰嗦嗦干嘛，快点上！”

陈余祥吐了吐舌头，跳了下来。

那边，南叔一家急得一团没了主意，陈余祥搬椅子的时候被一枚铁钉划破了手指头，立即记起房角有一堆铁钉，这些铁钉是南婶捡的，大多是码头钉木桥用过的，收起来准备卖给收废铁的。

有了，陈余祥捡起几枚在靠右墙的地方挖了起来。

“丁”字形结构的墙很好挖，加之当时砌屋用的是石灰沙，一挖便掉，很快挖了一个洞。

彭昆在外头准备撞门了，南叔沉不住气悄悄跑过来，见两位正在打洞于是冲着外面叫道：“阿昆，不要打门，我自个开好不好？”

彭昆：“你几时开呀，明年、还是后年？！”

南叔：“当然是今晚上，你总得等一会让我的老婆、女儿穿戴好了再进来，男女有别嘛。”

陈余祥、阿威趁南叔拖延之际，奋力挖穿了邻家的墙，钻了过去。

邻家的男主人本来被彭昆、南叔他们吵得睡不着，又听到自家墙上有钝器挫动的声音，执了煤油灯从内房过来，一见进来两个人正要叫喊，陈余祥忙道：“老兄别叫，我是南叔的侄儿，被人追杀！”

屋主明白过来，引两位去后门。这时阿祥、阿威才看清屋主的容貌：个子矮小，面部轮廓分明，鹰钩鼻、鼻梁窄而直，眼睛不大，但滴溜溜十分灵活，一看就知是位精明角色。

陈余祥见他四十岁上下年纪，问道：“阿叔尊姓大名？”

屋主道：“免尊姓文，贱名一个‘贵’字。”

陈余祥道：“毁坏的墙壁日后一定奉赔，还望文贵叔多多谅解。”

文贵道：“两位休要说这些，还是逃命要紧。外头那个彭昆我认识，是位有名的恶棍，什么样的事都干得出来，跟我来，后门可能没有布下埋伏，不要吭声，看我的手势行事，我先去侦探侦探。”

文贵路过内房时把灯吹灭，陈余祥隐约见床上的罗帐里睡着一个女人，估计是文贵老婆。

开了后门，文贵装成小便去后面探了虚实，认为安全，方招手示意陈余祥、陈百威出去。

后门外是与后栋房共用的空地，不到两米宽，两家都在此处安置了粪坑。绿头苍蝇被惊动后在厕所里乱撞，一股屎尿味直冲鼻。

陈余祥、陈百威走得十分小心，担心惊动屋主会招惹多余的麻烦。

俩人一直顺着这空隙走下去，那边吵声嚷嚷，弄不清说些什么，陈余祥一心想着尽快脱离危险区，这样大家才会安全。

越过大约七、八栋房子，那边的吵声渐渐消失，俩人才走出窄地，来到小巷，喘息片刻，陈余祥突然想起这样离开太不负责了，最起码应该守在附近等看结果。

“阿威，我们回去看看南叔一家。”

阿威道：“会不会给发觉？”

陈余祥道：“小心点，我们就躲在附近好了。”

两位从另一条巷折了回去，估计差不多了，躲在墙角静听，什么声音也没有。

阿威：“是不是没事了？”

陈余祥：“不会这么快。”

阿威：“要不就是我们走错了方向，黑灯瞎火的也说不定。”

陈余祥：“大概不会吧，别吭声，听听再说。”

远处有客轮靠岸的笛声、近处有狗吠声、小孩的哭声，就是不见南叔一家的动静。

“怪事了，我们离开不到二十分钟，怎会就没有声音了？”陈余祥搔首自言自语道。

阿威道：“我们去找准方位，万一没事，证明他们已经言和。”

陈余祥觉得有理，翻过墙头，进入南叔那条巷，巷尽头狗叫声骤起。

凭印像找着了南叔的房子，但见大门开着，里面漆黑，陈余祥跨脚要进去，阿威一把拉住，附着耳朵：“当心埋伏！”

陈余祥一听后退半步，被横在门口的砖块拌了一个趔趄……站稳脚，里头还是没动静，门口的砖块、木棍堆满一地，正是广州仔遗下的。

陈余祥拾起两块砖往里扔——砖块击在鱼筐上，声音沉重，却不见有何反应，于是对着隔屋叫道：“文贵叔，文贵叔文贵家亮着灯，不见回音。

余祥、阿威一齐叫喊：“文贵叔，南叔家怎么了？”

还是没有回音。陈余祥、阿威慌了，这时才看清文家的门也是开着的，空荡荡没人。

此时，再也不用担心中埋伏了，陈余祥冲进文贵家，见他屋里空空如也。煤油灯摆在内房的八仙桌上，罗帐半开，一条毯子半截拖在地上……

“不好，”余祥道：“南叔、文贵叔他们出事了。”说着，执了灯，把灯蕊拨亮，从文叔家来到南叔家，果然不见半条人影。

两人正发愣，外面的狗叫声由远而近，接着又有人的说话声。

陈余祥吹灭灯，在南叔睡房里揭开窗纸，听出外面的声音是南叔的咒骂声、南婶和另一个女人的哭声……

果然出事了，陈余祥担心吓着南叔他们，站在窗口大喊：“南叔，我是祥仔，倒底发生什么事了？”

南叔等人听出是陈余祥的声音。

南叔道：“天杀的，他们把香珠、文贵劫走了！”

南婶：“祥仔、威仔，你们一定要救阿珠啊！”

第二章 水坑口残花

话说南叔稳住外头的彭昆，直至看着阿祥、阿威钻入文贵屋里才高声吆喝道：“来了，我老婆、女儿穿戴好了——”

南叔打开门，用身子堵在门口：“阿昆，我丑话说在前头，如果那两个揍你的人不在屋里，你如何向我道歉？”

彭昆道：“很简单，如果不在里头，你仍站在门口，我从你裆里钻出去！”

南叔让开：“好，话可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请便！”

彭昆进门先在厅内的鱼筐里、内室的床底、屋梁寻了一遍。

南叔咳嗽道：“阿昆，现在后悔了吧？还来得及，说句对不起我也饶了你，只是以后别骚扰我女儿。”

彭昆和阿飞等人面面相觑，小声商议一番，走到南叔身边：“老东西，你休要耍花招，那两个人明明是你叫来的东莞仔，藏在什么地方快点招出来！”

南叔退后半步：“你们讲不讲道理，刚才说如果找不到人从我裤裆钻出去，现在为何出尔反尔？！”

彭昆道，“东莞仔明明是你女儿带到市场来的，还想要我们，难道老子白给人揍了？弟兄们，上，把他女儿带走抵债！”

一时屋内大乱，彭昆方面人多势众，一下子把南叔一家三口制伏了，更有一些心术不正之人趁机占便宜，在香珠身上乱摸。

香珠一家人拼命叫喊，彭昆担心惹来邻居，令人将三位嘴里塞了毛巾，屋内一下子平静了。

彭昆始终不相信两位东莞仔不在屋里，大声问道：“阿枫，你看到有人从屋顶跑了没有？”

屋顶上的苏小枫回道：“没有，我正要问下面的情况呢。”

彭昆滴溜着一对贼眼在屋内搜寻，令人拿来一盏灯，照见靠右的墙壁有一个洞直通邻家，于是一声尖叫，率众打开文贵的门逼着要人。

人早已跑远，彭昆迁怒到文贵身上，将他用绳子绑了，叫道：“南叔，你不仁，我就不义了，你女儿和姓文的我要带走，什么时候交出两个王八，什么时候我还你人！”说完，率众扬长而去。

一会文贵老婆过来给南叔夫妇松了绑，取了口里塞物，仨人一起追赶。

此时彭昆已经远去，追了一阵，狗叫声渐远，最后文贵老婆提议回去找陈余祥两位，然后再想办法。

三位沿途返回，适逢陈余祥、陈百威在屋里，诉了原委。

陈余祥万没料到一来香港就惹了一身麻烦，后悔不该鲁莽行事。

南叔安慰道：“你们也不必过份自责，这麻烦迟早会有的，现在救人要紧，我就怕香珠被畜牲糟踏了。”

南叔一说南婶就急得哭了，扯着陈余祥的手：“祥仔，你从小就和香珠要好，你一定要救她。还有威仔，你也帮帮忙。”

陈百威皱眉道：“阿珠在家和我是最要好的，赴汤蹈火理所当然得去救她。”

陈余祥捏紧拳头道：“谁敢动香珠一根汗毛，我非宰了他不可，大不了仍回大陆。南叔，事不宜迟，快领我们去！”

南叔不再多言，吩咐南婶几句就走。陈余祥、陈百威带上菜刀、砍刀紧

随其后。

彭昆的租房在上环和中环的交界处，过去南叔为一些债务上的事去过两次，知道那里叫水坑口。

上了年纪的香港人都知道水坑口是个什么地方。早在 1903 年前那里十分繁荣，是香港有名的红灯区，大小妓寨林立，带动了其他各行业的发展，后来一场大火之后，成千上万的妓女没有安身处了，于是向香港政府提出要求，希望身有居所。

1904 年，第十三任香港总督弥敦到任，恰好石塘咀地区的填海工程已经结束，正准备大量移民，于是下令水坑口的妓寨迁至石塘咀。

水坑口曾为繁华一时的烟花地，茶楼酒家林立，一派歌舞升平，当地人一听说要搬到上环以西的石塘咀去，一般的平民百姓无所谓，铺盖一卷，搬去就可也，但做生意的店家损失惨重，于是酒家、店主纷纷请愿抗议，举行了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次群众示威游行。

此时的水坑口虽然繁华不再，但通过二十多年的改造已初具规模，大多数业主以出租房屋为业。

彭昆租居的地方是一栋三层楼的一楼，一室一厅，室内住人，厅里堆放各类乌七八糟的东西。

陈余祥事先在前后、左右查看一番，确认只有一道前门，才小声问南叔：“彭昆这小子有什么喜好？”

南叔不解其意，如实回道：“这号烂仔还能有啥爱好，除了赌就是喜欢女人。”

陈余祥干咳两声，清清爽爽，敲门高叫：“喂，阿昆，附近新来了红牌阿姑，靓得很呢，快出来呀！”

里头悉悉索索很久才有人回话：“昆哥不在，你去别处找他吧。”

陈余祥道：“你是阿枫吧，我们在一起玩过骰子的，阿昆去了那里，告诉我？”

里头不耐烦道：“昆哥去了哪里我怎么知道，你明天来找他吧。”

陈余祥本是信口瞎猜，没想正是苏小枫，又道：“阿枫，我有要紧事找你，能不能放我进来？”

苏小枫道：“你是谁？我怎么听不出声音来？”

陈余祥：“你八成是认识的女人太多把老朋友给忘了，我不告诉你，偏要你猜。”

这一招吊了苏小枫的胃口，他哪里还等得去猜，开了门，这时陈百威冲了进来，一记勾拳打得他眼冒金花，不等他回过神来，脖子已被手肘锁住。

苏小飞看清是南叔领来的人，急着要逃，无奈没了去的地方，扑哧跪在地上求饶：“南叔，饶了我，这事都是阿昆干的！”

陈余祥上前抓住他道：“别害怕，我们只是救人，交出阿珠、文贵就没你们的事。”

阿枫、阿飞双双被按倒在地上，南叔一进来就急着寻找香珠，房内不见人，这时厅堂的鱼筐堆里有人在“嗯嗯”哼着，翻出来却是捆成一团、嘴里塞了毛巾的文贵。

陈百威问阿飞：“快说，香珠在哪里？！”

这时文贵嘴里的毛巾已经扯去，说道：“香珠被彭昆带走阿飞忙道：“我知道昆哥在哪里，可是我一说他会告密！”

陈余祥把苏小枫的手向上反剪：“好，我偏要让你说出来！”

苏小枫痛得失声尖叫：“我说，我说……”

原来彭昆等人准备用香珠、文贵换取陈余祥、陈百威两个。回到租房，想起南叔知道他的住处定会来找他，便把文贵交给苏氏兄弟，将香珠带到同乡梁再堂家。

陈余祥问得梁再堂的门牌号码，仍将苏氏兄弟捆起来，嘴里塞了毛巾装进鱼筐里：“好好呆着，如果找不到香珠，回来再收拾你们！”

南叔、文贵，阿祥、阿威四个离开彭昆的租房来到一处独立的院子。据苏小枫说，这就是梁再堂家。

梁再堂是广州瑞宝人，世代靠种植荔枝、香蕉为生，早年他的祖宗来到水坑口做水果生意，借着这块风月宝地很快发达起来，到了他这一辈便改行做赌局。1903年一场大火，他的房子幸免于难，在这里算是殷实人家，到了塘西风月盛起之时，他又在石塘咀开了一间“旺发”赌馆，生意也非常火红。本来全家是应该迁居塘西的，但梁再堂和所有旧辈广州人一样思想迷信守旧，认为梁家之所以财源滚滚，全得益于水坑口这块风水宝地。因此，他都在塘西与水坑口两地跑。

梁再堂六十有二，虽家有万金，仍有一样遗憾：年轻时风流成性，落得个不育之病，但他又不服气，非要有自己亲骨肉不可，他曾有几房姨太太为得家财在外借种而孕，都被赶出家门。到现在，他仍抱定自己终将有子的信念，一边吃药，一边拜佛，因为有好几个八字先生都说过他命中有儿子，要到六十岁后才可“铁树开花”。

彭昆和他是八杆子也打不着的远房亲戚，顺腾摸瓜投到梁再堂门下，先在赌馆“旺发”谋得一个看门的差事，但又不好好干，三日打鱼、两日晒网，梁再堂是位精明的生意人，当然不愿白养人，将他辞退了。

彭昆是位很能缠的家伙，明明是给梁再堂炒了鱿鱼，却偏要往外头吹嘘说是他表叔见他年青、社会经验不足，有意让他去社会上“摸爬滚打”，发后再予以重任。很久过去了，人们仍不见梁再堂重用彭昆，渐渐发现他们之间并无太深亲戚关系，自然不那么“尊重”了。彭昆本是好事之徒，天天与人争地盘、抢主顾，开口骂娘，几句活动手打架，他力气不大，十次有十一次吃亏，好在有同乡苏小枫、苏小飞，向他俩吹嘘自己是梁再堂的侄子，三人狼狈为奸，欺行霸市。尝到了甜头，彭昆又用同样的方式欺骗其他广州籍的同乡，说他是梁先生的侄儿，表叔委托他筹办“同乡会”，居然也纠集了三、五十个人。

恰在此时，塘西地区又增加了几间赌馆，对梁再堂的“旺发”构成了威胁，彭昆趁机在他面前一番吹嘘，说手下掌握了五、六十人，随时可以拉出来打架，一次有人来“旺发”捣乱的时候，彭昆果然叫了一帮人教训了对方。从此梁再堂不再小觑彭昆，准许他自由出入梁府。彭昆更加神气，提出让梁再堂出任同乡会会长，梁再堂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答应了，并慷慨地同意用梁府做为“会总部”。

陈余祥一行四人来到梁府，此时彭昆将香珠关在内室，正在厅里对梁再堂及其他同乡鼓舌摇唇，说这是东莞人蓄谋已久的大阴谋，其用意不是针对他彭昆一个人，而是向整个广州的在港同胞挑战，广州人想要在这里站稳脚，这次一定要齐心协力打出威风来，否则往后任何一个小地方的人都敢欺侮我们广州同胞。

彭昆的话很具挑逗性，且有一定道理，连梁再堂都认为这一次不能轻易放过，广州同乡会打不过东莞仔，往后有人来“旺发”乱拿乱要怎么办？

说到此处，外面的狼狗汪汪大叫，接着门铃响了，梁再堂起身道：“大家静一静，我出去看谁来了。”

按门铃的是陈余祥和阿威，他们站在铁门外，四周是铁栅栏，栏内是梁府深院大宅，光从外观气派就可看出这家人的富有。

大狼狗足有小牛那么大，脖子上挂着一串铃铛，跃起吠叫摇得叮铛响。

按了一阵，仍无动静，陈余祥忍不住喝道：“这里是梁再堂先生家吗？”

传来了脚步声：“我就是，谁找我？”门口处，探出一位六十岁上下年纪的男人，着印花黑绸马褂，园脸，不大的眼睛下吊着很大的眼袋，没有胡子，一看就知道是个精明角色。

陈余祥放心了，知道苏氏兄弟没有说谎：“没什么大事，我的一位表妹被人押在贵府，我来带她回家去。”

梁再堂喝住狼狗说道：“你等一等，有人要跟你说，这事与我无关。”

梁再堂进去不久，突然大门内灯光四射，原来里面还有一个四合天井，一伙持刀执杖的人在天井中一字儿排开。

彭昆抱着胸：“先通报姓名，好认识一下。”

“大丈夫坐下改名、行不改姓，陈余祥就是我，这一位是我的族弟陈百威。”

彭昆：“陈余祥，我等你多时了，香珠在我手里，不过不能白让你带走！”

陈余祥：“爽快一点，有什么条件请讲！”

彭昆：“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我的条件不太苛刻，只要两位留在这里就放人！”

陈余祥：“此话当真？！”

彭昆：“大爷我从不食言！”

陈余祥转对南叔：“南叔、贵叔，等会你俩领香珠回去，我和阿威就留在这里。”

南叔：“祥仔，他们很凶的，你……”

陈余祥：“不怕，这麻烦是我们惹的，不能连累别人。”转身对彭昆“开门吧！”

彭昆道：“不行！你先得把身上的凶器全部卸下，我没那么笨！”

陈余祥把别在腰的菜刀从铁栅栏扔了进去，陈百威也解下了砍刀。

“怎么样，现在行了吧？放心，你们那么多人，我才兄弟俩。”

有人过来开门，陈百威小声道：“祥哥，小心有变。”

陈余祥点头，大门开了，彭昆喝道：“别进来，举起双手，搜了身再说！”

阿祥、阿威俩人此刻救香珠心切，果然举起双手，任人搜身。完毕，在天井隔开距离对峙。

彭昆没想到两位如此大胆，刚才他已经策划好了，待两位进来趁机关了大门，乱棍劈打，抽去腿筋，让他们永远站不起来……至于香珠，肯定是不会放的，这辈子玩的女人无数，却从未开过苞，凭感觉这香珠是绝对的黄花处女……

各位手中执棍，看彭昆的眼色行事，陈余祥从细微的变化里闻着了一股火药味，原打算只要救出香珠，让自己的皮肉受点苦平息此事算了，现在看来这想法是错误的，对方的念头不仅仅是“报复”就可罢休了结的。

陈余祥双手抱拳：“各位兄弟，东莞、广州相距不到几十公里世代同饮珠江水，来到这米字旗翻卷的殖民地就是真正的同乡。昨天上午的事是我两兄弟出手太重了点，现在陪个不是，昆哥若是还不肯依，我和威仔愿意以皮肉抵债，只求不要为难香珠姑娘。”

彭昆一声奸笑：“好，弟兄们，上，把这两个东莞仔的腿筋抽出来！”

陈余祥见彭昆已动了杀机，正要动手，旁边陈百威早冲过去锁住了彭昆的喉咙喝道：“谁敢乱动，我扼死他！”

陈余祥叫声：“好样的”，同时也挟持了梁再堂。

彭昆万没料到两位还有这一招，用发颤的声音叫道：“弟、弟兄们千万不要乱动……陈先生，有话好商量。”

陈百威道：“敬酒不吃偏要吃罚酒，快把香珠放出来！”

彭昆道：“快，快放香珠！”

一会，香珠被人带出来了，叫道：“阿祥——”

“你爹在外头等你，快走，不要管我。南叔，你们走，这边我会摆平的。”

南叔接走了香珠。陈余祥对梁再堂说：“梁先生，委屈你了，我得等他们离开了水坑口才能放你。”

彭昆以为陈余祥虚怯。叫道：“姓陈的，还不放我，以后饶不了你！”

陈百威加了一下臂力，彭昆痛得啞牙咧嘴。

陈余祥见状叫道：“阿威，不要这样，我们应该替南叔一家想想。”

梁再堂附和道：“是呀，不要为难阿昆。南叔有老婆孩子，还有房产，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的。”

彭昆又说话了：“姓陈的，今天我由着你，总有一天我会报复的，除非你们不想在香港呆下去！”

陈百威偏是不信这个邪，又是一阵拳脚。听到彭昆惨叫，屋内的狼狗汪汪狂叫，挤开门抖动着脖子上的金属铃铛溜了出来，它一眼见自己的主人被挟持，啞牙咧嘴向陈余祥扑了过来。

狼狗很通灵性，专拣陈余祥的背咬。

陈余祥急忙躲过，随手抓住梁再堂的身体给自己当盾牌……

天井里一时大乱，彭昆看出陈家兄弟没有置他死地之意，更狂了，叫喊着要同手下手，混乱中陈百威背上挨了几棍……

陈百威火起，向彭昆脸颊左右开弓，不过十几拳，便口吐鲜血，声音沙哑了。

这边，陈余祥用梁再堂做盾牌，几个回合，狗咬不着，兽性大发，竟不认主人，从梁再堂的身上撕下血淋淋的一块肉来……

陈氏两兄弟情知不妙，不敢恋战，边打边靠近大门，没想门早已锁上，只有铁栅栏尚可爬，但栅栏尖端都是利箭般的倒钩。此时逃命要紧，也顾不得太多了。

陈余祥要陈百威先逃，自己挟着梁再堂挥着一条木棍压后掩护。

陈百威逃走后。陈余祥踢开梁再堂，爬上铁栅栏，背部挨着雨点般棍棒，向外翻越时大腿又被倒钩划一下……落地时，狗扑在栅栏上狂吠。

本想休息一会再走，没想里头太乱，有的说梁先生死了，有的说阿昆没气了……陈百威见余祥伤得不轻，又听得里头有人叫喊开门捉人偿命，慌忙把铁门反锁了，才争取了喘息的时间。

陈百威架着陈余祥仓惶逃奔，转了几道街口，估计已逃离了危险区才找

了一处僻静的小巷坐下，借着街灯，陈百威发现陈余祥的左腿被倒钩划了一道半寸深、半尺长的伤口，血在汨汨流……

陈余祥脱下上衣，把大腿缠了几圈，止了血，陈百威说道：“祥哥，这么严重，会有危险的，我背你找家诊所疗伤。”

陈余祥摇摆着手：“不要管我，我会没事的，你马上回去通知南叔、文贵快逃，告诉他们出人命了。”

陈百威也意识到问题严重，急道：“那，那你怎么办？”

陈余祥摇头：“我会没事的，先休息一会儿，等恢复了体力再慢慢跟上来，能赶上一起逃命最好，追不上以后每月的初一我都去湾仔码头等你，直到我们团圆。”

陈百威点点头，泪情不自禁流了出来。

陈余祥道：“我们命苦，一出门就遇上麻烦，这还在其次，连累了南叔、文贵一家，我的良心会永远不安……”

陈百威不敢久留：“祥哥保重，”说完转身消失在街灯照不见的黑暗里……

陈余祥目送着陈百威离去，因失血过多，浑身无力，双眼发黑，本想斜躺着休息片刻，无奈蚊子闻着了血腥纷纷飞来，紧接着，街那边又传来了打杀声。

陈余祥精神一振，洗耳细听，果然是广州同乡会的人在追赶他们。

他们打着灯笼，正向陈余祥所处的这条巷走来，灯笼上书写的“梁”字清晰可辨。陈余祥不敢久留，正想着去路。前面已没有其他去处。

陈余祥所处的位置是别人的厕所，见喊叫声渐近，只好硬着头皮躲了进去，不再在乎臭气。

大约七、八个广州仔执着灯笼一直走过去，陈余祥这才松了口气，思考如何脱危，没想到一会后面又来了一群，紧接着，先过去的那一群又折了回来。

有人问道：“怎么，不过去找？”

折回的回答：“他妈的，是死胡同。”

陈余祥大气不敢出，庆幸自己没有冒昧行事，否则现在已经束手就擒。

陈余祥盼望着他们早早离去，突然有人叫道：“弟兄们，快来看，这里有血迹！”

众人探过头，果见一路血迹，沿着路线，终于在陈余祥坐过的地点发现了一滩血迹：“好哇，就在这附近！”

现在再不可存有侥幸心了，陈余祥寻找木棍、砖块什么的，转念又想：我伤得这么重自然斗不过，倘是平时兴许还可以杀出一条血路。正想着时，见厕所的一头是搭在一堵围墙上，顶上只是大块的水泥瓦，奋力一撑，随着外头广州仔的惊叫，陈余祥已落脚在隔壁的小巷。

逃！心中只有这个念头，一腐一拐地转过了几条巷，后面的喊声犹在耳畔，突然横刺地冲出一个人来将他搂住：“哇，我总算找到你了……”

陈余祥差点魂飞魄散，听出是女人的声音，定了定神。女人道：“亲爱的，我等了大半夜都没生意，今儿总算有你上门。”

陈余祥很快明白，这是位夜晚接客的下等妓女，如今逃命要紧，先进屋再说：“小姐，家在哪？快领我去！”

妓女喜道：“我就知道今晚你会走桃花运的，可不，亲爱的，你是不是几年没见女人？看把你急的！”

陈余祥不再多说，推着妓女就走。

妓女领着他七转八拐来到一栋简陋的平房前，然后慢悠悠地掏钥匙。

陈余祥已听得“得得”的脚步声，十分焦急：“小姐，快一点好不好？求求你！”

妓女“扑吃”一笑，干脆停了不开门：“我敢打赌你一定一辈子没见过女人，好罢，我们先谈价！”说完，双手一抱，摇晃着全身……

陈余祥：“姑奶奶，求你开门，有人追杀我，那喊叫声正是冲我来的！”

妓女果然听到了杂乱的脚步声和叫喊声，失声哭道：“什么，你不是来做我的生意？”

陈余祥：“小姐，我今晚包了你，这样行吧？哪怕一次不干我也照价给钱！”

妓女转啼为笑：“我瞧你就是个情种，最懂得怜香惜玉，既然包了我，我定会伺候得你舒舒服服，这是我的本行工作，干什么都得讲道义。”

陈余祥：“你有完没完？是不是存心让我给人打死？”

妓女猛醒过来：“啊，我差点忘了有人追杀你，这就开门！”

灯笼的光已射到这边来了，妓女总算开了锁，陈余祥惊恐万分地躲了进去，听任命运对他的裁决……

外面是苏小枫的声音：“小姐，有没有见人从这里经过，一个男的。”

妓女：“我一直就在这里等着客人上门，亲爱的，好容易等来了你，便宜点，两块银洋上床，来呀，嗯……”

苏小枫提起灯笼一照，妓女故意啞牙咧嘴：“先生，我美不美？”

苏小枫啞道：“美你个头，死八婆，老母猪！”

脚步声远去了，妓女掩了门，拨亮灯，边解衣扣边道：“亲爱的，没事了，他们都给我打发走了，上床做爱去。”

惊魂未定的陈余祥喘着粗气：“我都给吓得阳萎了，做不了爱。”

妓女道：“给我瞧瞧，这就给你治疗。”

陈余祥感到这女人唠唠叨叨没完，只好忍痛把扎伤口的布揭了：“那你先治好这里。”

妓女打灯照看，失声尖叫：“天啦，伤成这样会死人的，快去医院！”

陈余祥摇头：“我没那么娇贵，随使用点冷水洗洗就行。”

妓女肉麻了很久，稍稍稳定了：“我还是不敢看，太吓人了，开水没有，刚好有一瓶新配的药水，你可以自己洗，比盐水还管用。”说着，从床底下拖出一只木盆，盛了大半盆看似很脏的水，然后将一条毛巾放在水里。

陈余祥一看不敢洗了。没办法只好用手拿起毛巾沾了药水在伤口洗刷起来。

妓女找一张椅子坐下，撑着下巴盯着陈余祥洗伤口：“先生尊姓大名，何方人士？又为何被人追杀？”

陈余祥道：“如果你想知道，我就没必要保密，我正想问小姐芳名，青春几——”

灯光下，陈余祥猛见妓女一脸很深的皱纹，年龄最少在四十五岁以上，忙咽下后面要问的话。

妓女并不忌讳，很平静地道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世。

原来此妓女并无准确的姓名，属于“琵琶仔”。这是香港特有的一个名称，即是因天灾人祸父母养不活很小送给或卖给妓院的鸨母，一般都在七、

八岁左右，由鸨母收为养女，到了十三、四岁含苞待放时，找个出得起价的嫖客开了苞，从此之后开始做妓女。这名称的来历据说是女人改嫁，怀中抱着的“油瓶女”样子极像抱着琵琶，故名“琵琶仔”，待水坑口风月盛起之时，便成了雏妓的代名词。

今晚这位妓女是在五岁的时候由父母卖给一位姓管的鸨母的，以后便改名为管名花。管名花十三岁由人破身开始卖淫生涯，因长得漂亮，又会说笑话，几年后成了水坑口的红牌阿姐，其名声在当时的嫖客中如雷贯耳。因此，她积蓄了一笔财产，打算到了一定的时候赎身从良，永远脱离火坑，没想1903年水坑口一场大火，繁华的烟花地成了一片废墟，管名花的上万银票也付之一炬。1904年，第13任港督弥敦为了搞活西区石塘咀的经济，下令妓女西迁。

当时，管名花听得那里是刚填海填起来的一片空地，加之水坑口这边有不少老相好。便不愿搬迁，在原地买了地皮，修建简陋的砖房继续卖身生涯并追忆惜日的繁华。

水坑口风月的兴盛，最早要推到第8任总督轩尼诗执政时期，由于性病流行，严重影响了港人及入埠外籍人员的健康，轩尼诗试行了娼妓合法化，在皇后大道中即上环与中环的交界地水坑口开劈了红灯区，公开向妓女、妓院抽税，用抽得的钱开办性病医院，妓女定期检查，娼妓一经港府认可，色情行业也就公开了，于是大寨、小寨林立。大寨档次高，讲排场、饮花酒；小寨则是速战速决，针对一些性饥渴的苦工。这样穷人富人都有得玩，除此外，还有一些不愿纳税的私娼，她们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到处游击兜售。由于水坑口开辟做红灯区，一时出现了不少茶楼、酒家，夜夜签歌，热闹非凡。

管名花经历了水坑口从繁华到衰落的过程，她希望再返回从前，然而她这一选择酿成了大错，妓院迁到石塘咀以后，繁华也带去了那里。

据说将妓院迁至石塘咀也是港督弥敦的一个决策，要想使一个地方繁荣起来，最佳的捷径是把那里变成为烟花之地，大凡男人十有八九好色，对女人的敏感就像苍蝇对于臭大粪，只要闻着味再远也会去，把钱花在妓寨里。

管名花回忆过去，面部浮现无限追悔，拢一拢头发以平息内心的不安道：“开始的时候，据我的姐妹张鲜花回来说，那里好凄凉，只住了一些采石矿的‘采石仔’人工搭的棚子海风稍大就刮走了。我担心风刮走了工棚，一下雨就淋成落汤鸡，我是舒服惯了的，那吃得这份苦，一咬牙，就留在这里了，有谁能料到，有娼、有赌的地方，要不了多久，连海滩里的沙都会变成金子，几年功夫，石塘咀——后来改成叫‘塘西’，它的繁华已远远超过了惜日的水坑口。”

陈余祥道：“那你后来怎不搬过去？”

管名花摇摇头：“开始几年我在水坑口靠老主顾还撑得下去，到塘西繁荣了我已年老色衰不值钱了，据说那里的后起之秀不仅姿色比我好、人年轻，而且还会唱曲、弹琴，我哪里斗得过？只好在原地赖着，男人们我都看透了没一个是好东西，年轻时把你当心肝宝贝，到人老珠黄把你当臭狗屎。陈先生，你看我多大了？”

陈余祥的伤口经药水消毒已舒服了些，重新包扎好，正准备把脏水倒掉，见状，忙回道：“我看管小姐最多也就二八九岁左右。”管名花一阵苦笑：“陈先生不要哄我了，我也常常这样哄不知内情的嫖客，不瞒你说，我今年

四十八岁，连老相好都嫌弃，骂我老妖怪，你说，我是不是很丑？”

陈余祥装做认真地打量，摇头道：“不很丑，徐娘半老，很有魅力。当然，我伤的太重，要不也会被你迷住的。”管名花更是一串怪笑：“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有了信心，陈先生伤好了，一定替我捧场。”陈余祥：“那当然。”管名花盯了陈余祥半晌，敛起笑说道：“陈先生，我的身世都说了，现在该轮到你说了。”陈余祥只好将自己来香港的经历从头到尾说了一遍。管名花听陈余祥述完经历，产生了怜悯：“你表叔离开了筲箕湾，那你以后怎么和他们联系？”

陈余祥垂下头：“我和阿威分手时说，万一失散，以后每月初一去湾仔码头会面。”

管名花点头，这倒是一个好办法，说着掐指头数日子：“不过，现在离下月初一没有几天了，你的伤不会好得那么快，一旦错过，又要等下一个月，对了，你在香港还有没有其他熟人？”

陈余祥摇头：“除了南叔，就剩下你了。”

管名花：“那你身上带了多少钱？”

陈余祥红着脸：“不瞒你说，付了你的包租费明天吃饭都成问题。”

管名花摇头叹道：“怪可怜的，没有钱，还有一身的伤。看来除了我，真的没有人可帮你了，可是……”

陈余祥抬起头，双眼里充满了恳求：“管大姐一定要帮我，只要度过这难关，往后一定报答，对了，我有一身武功的管名花思忖片刻：“在很多姐妹中，我的好心肠是出了名的，你不开口，我都会帮你，只是我经济不宽裕，屋子又窄，加之留一个男人在屋里影响生意，你说，大姐该如何帮你？”

陈余祥：“我当然不忍过份麻烦你，只求你收留呆几天，等到了下月初一一定离开，救命之恩余祥将刻骨铭心，永世不忘！”言罢，纳头便拜。

管名花连忙扶起：“你有伤，不宜乱动，留几天当然没问题，问题是万一你的伤势加重，行动不便，一旦错过又要等一个月，出门在外，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陈余祥道：“这问题我也想过了，只要管大姐愿意收留，便是我的福份，我相信伤痛总有好的一天。那时对一位健康的人来讲，一个月时间不算长，我可以去附近找工赚钱糊口，在家里我除了做过鱼贩，力气活也使得，码头上每天有扛不完的货总不至白吃大姐的。”

管名花点头：“我想也只有这样了，若是伤好了，你武功好，我可以向好姐妹张鲜花推荐你做妓院保镖。”

陈余祥：“管大姐，我听你多次提到张鲜花，她是你什么人？”

管名花不无自豪道：“她是我的结拜姐妹，出道比我晚，现在数她最有出息，开了几间妓寨，生意做得十分火红，还包养了好几只‘鸭子’，你这模样儿她肯定喜欢！”

陈余祥：“管大姐不要取笑我，我真的好急，只盼着明早就好了，你带我去找工。”

管名花敛起笑：“我也是这样希望。好了，时间不早，我也做不成生意了，你去卫生间冲个凉，我替你寻几件男人的衣服，他妈的，有些男人没钱还想占便宜，我就把他的衣服扒下来抵债！”

陈余祥感到管名花够可怜的了，无奈自己身陷困境，帮不上忙，从卫生间冲凉出来。管名花叫道：

“阿祥，衣服在床上，我洗得很干净的，不介意我们就睡一张床。”

陈余祥用蒲扇扇走帐内蚊子，放下帐，床上还有一股淡淡的香水味。

管名花家里设置很简单，只有两把太师椅、一张方桌、一只木衣柜、一张雕花双人床。

陈余祥长到二十来岁还是第一次和母亲以外的异性睡觉。此时，他在心理上尽量把管名花想成母亲一样的人，可脑海中始终抹不去“妓女”这词汇……

没有睡意，他又开腿把伤口尽量通风，管名花翻身面向他：“阿祥，虽是第一次见面，但我相信你不会是坏人。”

陈余祥：“你也是，心肠好，有同情心。”

管名花：“你会不会因为我干这一行从内心瞧不起我？”

陈余祥摇头。

管名花满足地握着陈余祥的手：“祝你睡个好觉，伤口明天就好了。”

陈余祥点头。灯吹灭了。

次日一早，陈余祥痛醒，本不想惊动管名花，无奈痛得难熬，在床上动了几下，管名花从床上爬起来，推开后窗，外面已经阳光灿烂，照着陈余祥的伤口一溜红肿。

“阿祥，这样不行，会有危险的！我带你去看医生。”

陈余祥忍着痛：“你快去笕箕湾找我表叔，我、我只怕是不行了。”

管名花三五下穿戴好，咬咬牙带上所有积蓄，扶陈余祥出门，在附近叫了一辆人力车：“快，仁爱医院！”

在仁爱医院急诊室里，陈余祥高烧、伤口严重发炎，口唇干裂，说糊话。

英国医生取下听诊器，看了体温表，摇摇头，用责备的口气教训管名花：“夫人，你太不负责了，儿子伤势这么重，早就该送医院！”

管名花急问道：“大夫，还有没有救？”

英国医生：“必须急救，不过你得交一百大洋。”

管名花惊恐万状：“为什么要这么多钱？我一共才二十块大洋，好些年才攒下来的，大夫能不能少点？”

医生耸耸肩，摊开双手，做爱莫能助状。

见陈余祥痛苦的样子，管名花情急中想起一个人来，追上已离去的英国医生：“大夫，请问这仁爱医院有没有一个叫李毓舫的中国医生？以前他在这里的，皮肤科。”

英国医生手指二楼：“在那里，他现在还在皮肤科。”

管名花满心欢喜，跑上二楼，见一个六十开外的老中医戴着老花镜在给病人开处方，旁边等满了人。

李毓舫是香港有名的性病专家，管名花走红水坑口的时候，他不仅给她治过梅毒、花柳，同时也是她的忠实追随者，经常捧场，后来性病医院解散，又被英国人办的仁爱医院聘用。

好容易等到最后一个病人走了，管名花上前招呼，老相好惊喜万分，本该有许多旧情要叙，无奈楼下病人危急，拉着李毓舫跑下来。

李毓舫先看了陈余祥伤势，见是一般的伤口发炎，只是时间耽误长点，必须马上打针消炎。

管名花诉说这里收费太贵，李毓舫边打针边说：“这里是英国办的医院当然贵啦，我就打点针稳住伤势，完了去我家里，老朋友啦，我当然不会宰

你。”

管名花放心下来：“死鬼，你家在哪里？这么久怎不来看我？”

李毓舫：“我没搬动，就住在水坑口，我以为你去了塘西，结果也没找到你，我说可能是我俩的缘份尽了，谁知老天爷安排在这里见面。喂，这小子是你什么人？好靓的，是不是养的‘鸭仔’？”

管名花避开话题：“喂，死鬼，一大把年纪了，你是不是还常去那些地方？”

李毓舫拔出针头，说：“好了，没问题了，缓一会去我家，再慢慢精心治疗，我们俩来日方长，有话留在后头说。”

管名花这才发现急诊室里挤满了等着治性病的人，于是说：“李大夫，你是治性病的，治打伤你会不会？”

李毓舫：“放心，刀伤、枪伤、跌打损伤、性病、阳痿都是我们李家的祖传。”

陈余祥吃了几片药、打了针高烧慢慢退了，人也清醒。此时是中午时分，李毓舫怀抱公文包走下楼来，向这边招手：“走，回家去！”

三个人合租一辆人力黄包车，李毓舫的家果然在水坑口，离管名花家不到半里地，管名花嗔道：“死没良心的，离得这么近，二十多年都不来看我！”

李毓舫付了车夫租金，让管名花扶着陈余祥进去了，叹道：“离得是不远，这就叫做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管名花：“什么缘不缘的，准是嫌我老了，被年轻、风流的狐狸精迷住你。”

李毓舫的家境在水坑口属于中上水准，砖瓦结构，有天井、阳台，房间很多，都布置简朴，只有医疗室摆了几样古董，墙上有名人字画。据说大陆有好些如雷贯耳的人物在香港也染了风流之疾，李毓舫给他治好后，都留下墨迹，无形中又提高了知名度。

李毓舫在更衣室脱去西装，穿上轻便的唐装，有佣人的辅助下替陈余祥清洗伤口、敷药、包扎。他说按道理应该逢针，可惜时间太长，伤口发了炎，针脚不稳，可能康复的时间要长点。

手术毕，李毓舫令佣人扶陈余祥去病房，走过游廊，靠右一间宽敞明亮的房里摆了五六张小铁架床，一色的白床单，墙上是白粉墙，连床柜都涂了白色。

女佣指了一张空床，要陈余祥自己躺下，然后关了门，得得的高跟鞋响声由近而远。

陈余祥看了看病房内，发现另有病人。

病人头上扎了绷布，看不清面孔，陈余祥按护士的吩咐躺下，才拉过洁白的薄被单，听得外面有杂乱的脚步声，至少两个人以上，估计是李毓舫和管名花。

外面的人说话了，竟不是李医生的声音，象是两个年轻的男人，陈余祥连忙把被单拉过头顶，他不喜欢让陌生人看他躺着的样子。

门开了，似曾熟识的声音在病房内响起，尖尖的，十分刺耳：“梁叔、昆哥，你们好点了吗？我们代表弟兄们来看望两位。”

陈余祥一惊，辨出是苏小枫的说话声，那么，这房里的另两位是梁再堂、彭昆无疑了！

真是冤家路窄，果然是彭昆的声音：“我没事，伤得不重，可能梁叔伤

势重。”

梁再堂翻动一下身子：“我也没事啦，昨晚很痛，认定会死人的，现在好了，我说过李医生的医术是全香港最好的，我最信他的。”

苏小枫走近说道：“梁叔没事就好了，在这世界上我最关心是您老人家的身体，什么时候需要献血，需要割肉我都愿意。”

彭昆不悦道：“别马屁拍得肉麻了，我问你，那两个姓陈的王八蛋抓到没有？”

苏小飞抢先回道：“快了，不过还差一点，昨晚我们追到水坑口妓寨原址发现了血迹，他妈的果然是姓陈的躲在茅厕里拉屎，给他妈的越墙溜了！”

梁再堂说道：“抓住了绝不饶他们，我堂堂太平坤士无辜被小烂仔打伤，这口气躺进棺材里都咽不下去。”

彭昆骂道：“混帐，废物，大班人都抓不住他俩人！”

苏小枫道：“昆哥你也是知道的，那两个东莞仔武功实是了得，简直会飞檐走壁，我听何南说那地方的人最好打，从小练武功，聘请世外高手，不比你我，所以——”

彭昆：“放屁！不许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限定你们两日之内一定抓获东莞仔，否则不许来见我！表叔，你说是不是？”

梁再堂：“抓人由你们管，抓住了如何处理由我负责，不管花多少钱我也要买通法官处他们绞刑！”

躺在床单里的陈余祥已是一身冷汗，听到梁再堂的话心里一惊，恰在此时旁边的苏小飞嫌站着累了，一屁股坐下，恰好坐在陈余祥的右腿上——此处正是伤口，痛得他心绞一般，又不敢妄动，咬着牙沉受。

静了片刻，彭昆又问道：“阿飞，你负责追何南他们可有什么收获？”

阿飞忙起身，下面的陈余祥松了口气，不仅解了痛，他正希望得知南叔他们的消息和下落。

阿飞干咳了一声：“小弟我昨晚负责追赶何南他们，一直不敢怠慢，集合弟兄们舍命——”

彭昆道：“少卖关子，到底收获如何。”

苏小飞：“不是弟兄们跑得不快，是他们事先知道情况不妙，全跑了。”

彭昆骂道：“混帐，怎不把房子砸了？”

苏小飞：“我们要砸，可老不死的拼命护着，说要死在我面前。”

彭昆：“哪个老不死的？”

苏小飞：“还能有谁，何南的老婆啦，我一推，哪想她的身子骨比玻璃还脆——”

苏小飞话未说完，闲着的苏小枫发现病房里还有人：“怎么，这床上睡着谁呀？”

众人一齐将眼睛移到陈余祥身上。

第三章 码头大力神

话说李毓舫处理完了陈余祥的伤口，令女佣领去病房，诊所里一下子只剩下两个人，在老相好身边，多情的管名花难免心旌摇晃，倒在李毓舫怀里：“死老鬼，这些年来想得我好苦！”

李毓舫也是风流种子，立即也进入角色，张开嘴将舌头伸了过去，开始时管名花还没什么不适，待闻出李毓舫口里一股呛人的恶臭，忙推开：“死鬼，你又吸鸦片？”

李毓舫明白管名花嫌他口臭，凡吸鸦片过量者都有恶臭味，一时兴致也没有了，叹道：“没有女人喜欢，也没有别的寄托，当然只靠吸鸦片啦。”

管名花道：“你把鸦片戒掉，我就会喜欢你。”

李毓舫苦笑：“到了这年纪，就算给一位比天仙还美的黄花女，我都不愿戒掉鸦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鸦片我每天至少抽五次，女人五十天玩一次就够了。”

管名花觉得李毓舫说的是实话，并不往心里去，叹道：“老相好中，大火以后就你跟梁再堂没有找过我，论起来也数你俩在我的印像中最深。”李毓舫：“梁再堂也有房产在水坑口，他跟我不同，后来在塘西也有了一间‘旺发’赌馆，生意十分好，我想他才是真正花心，移情别恋爱上小妖精了。”管名花点头：“这老小子不是东西，当初想我时和人争风吃醋，敢烧钱钞堡红豆沙，1903年大火一过，嫌我老了、穷了，理都不理，老天爷没长眼，应该把梁府烧掉，让他变成穷汉，我希望看着他一身臭汗跪在我床前求欢，却不愿看着他前呼后拥、趾高气扬的样子。”李毓舫问道：“你以后再没见过他？”管名花摇头道：“是的，当初我也气做，他不上门，我也不愿找他，到后来，认定他是嫌我了，更放不下面子。”李毓舫突然神秘兮兮：“你不想他？”管名花问：“他是不是还住原先的老地方？”李毓舫点头。管名花：“你们以后有没有来往？”李毓舫笑道：“岂止是有来往，我们交往比以往深多了，当初为了你，我和他是情敌，后来没有了你又成了朋友，他家里人大小病都找我，还有他的性病好了又染上，倒不是我的医术不高，而是他太风流成性，你姐妹张鲜花开的桃花园妓寨每月来了新货他都喜欢尝个鲜。”管名花道：“他这旧性还是不改。”李毓舫盯着管名花：“怎么样，要不要见一见？”管名花：“专程登门不妥，好像我很那个是的，念在过去的情份上，烦你从中凑合，把我们约到一个地方。”李毓舫连连摇头：“那样太废时，不瞒你说，他现就在我家里！”管名花望着对方忙问：“哪里？”

李毓舫：“病房里。昨晚他家飞来一场横祸，被自家的大狼狗咬了，幸亏来得及。”

管名花：“他自家的狗怎会咬人？是不是疯狗？”

李毓舫摇头：“说来话长。他办了一个什么同乡会，众人见他钱多，推为会长，专们联合起来对付外乡人。他的一位手下瞄上一位鱼贩的女儿，人家不愿，结了仇，昨晚领人抢了回来，那鱼贩是东莞人，请了两位武林高手，杀入梁府，救走女人，几十个人都奈何不得。狼狗出来想帮助主人，哪里咬得到？结果误咬了梁再堂，他手下那个多事的人也被打伤。关了大铁门，两个东莞人会飞檐走壁，从铁栅栏飞逃了。”

管名花听了，竟和陈余祥说的完全一样，这样说来，他们三个仇家住进了同一间病房，不禁急出汗珠来。

李毓舫见状问道：“对了，你还没告诉我那个受伤的靓仔是谁。”

管名花：“阿舫，不瞒你说，他就是昨晚在梁家救人的东莞仔。”

李毓舫明白过来跺脚道：“不好，梁再堂扬言抓住绝不轻饶，这样一来我岂不陷入他们之间的恩怨之中？”

管名花道：“是呀，阿舫，你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正说着，“同乡会”的苏氏兄弟进来：“李医生，我们来看梁先生他们。”

李毓舫慌忙地点头，急得无计可施。

相比起来还是管名花老练，提醒道：“李医生，我们也去看看刚才进来的那位病人。”

两位尾随在后，见陈余祥用床单蒙了全身，开始思考对策。

苏家兄弟进去后说了一些自家话，待苏小枫最后发现床上还有另一位病人时，管名花再也奈不住了，叫道：“李医生，儿子的尸体我想运回去，”说着，悲悲凄凄冲过来抱了陈余祥的头，不许苏小枫揭看。

李毓舫惭愧堂堂须眉还不如一个女子，一边顺水推舟：“两位先生帮个忙，抬抬脚，才死不久，从楼上掉下来。”

苏氏兄弟因一进门就不曾见床上躺着的人动过，信以为真，帮着往外抬，梁再堂、彭昆在陈余祥进来时正处在昏睡中，更不知道内情。

陈余祥扮死尸被抬出门，租了平板车拉走，转了好几道弯才坐起来，惊吓得车夫弃车就要逃跑。

管名花一把拉了：“师傅别怕，他并不曾死，是故意扮的。”

陈余祥也道：“我真的没有死，是假扮的。”

车夫这才信了，嘟着嘴，把他们送到目的地。

管名花付了钱，开锁让陈余祥进去，以后的几天，管名花不肯去李家了，只在仁爱医院拦截，领李毓舫回家给陈余祥换药打针。

陈余祥的伤口恢复好了，转眼便到六月初一，想起和南叔、阿威他们已失散数日，恨不能立即就见到他们。

一大早，陈余祥下床走动，虽有隐痛，但总算可以行走，今天说什么也得去湾仔码头试试运气。

回头说陈百威、陈余祥越墙逃走，梁再堂那边已用铁锤打开大门，彭昆的伤势不是很危险，但也无法行动，一面吩咐其余同乡看梁再堂断气没有，一边令人火速去租房找苏家兄弟过来听候安排。

一会梁再堂的家人回报梁老板还有呼吸，没多久也醒了过来，彭昆马上吩咐道：“快送我表叔去仁爱医院抢救！还有我也要治疗。”

于是梁府上下乱做一团，没有个头绪，一会苏家兄弟被人从租房渔筐里救出来，彭昆忙道：“苏小枫，你快领人去追捕陈余祥，还有阿飞快快去捣毁何南的老巢，香珠一定要抓来，老子非要开了苞再卖给张鲜花。”

阿枫、阿飞率人领命去了，梁家佣人叫来司机要把伤员送往仁爱医院去，梁再堂吃力地摇头：“不要去仁爱医院，半夜三更喊不开门，去我的好朋友李毓舫家里行了。”

不说梁家人如何把伤员送往李毓舫家，陈余祥逃至一条小巷自知不济，令陈百威速速通知何南等人逃命。

小巷没有左右甬道，陈百威向前走了百十米是死胡同，一堵高高的围墙挡住去路，因担心后面有人追来，后退数步，纵身一跃越过围墙，那边是一条大街，没有行人。

心里想着香珠等人的安危，迈开步，向筲箕湾飞跑，刚好在何南家里追上。

陈百威跑得气喘吁吁，说不出话来，南叔、文贵连忙扶他进去，坐在太师椅上，香珠寻来汗巾，又叫母亲倒茶过来。

南叔问道：“祥仔呢，是不是出事了？”

陈百威揩了汗、喝一口茶，急道：“南叔，快逃命吧，梁再堂、彭昆被我和祥哥失手打死了。”

众人惊愕，还是文贵见识多，最先发表意见：“事情闹大了，梁再堂我认识，是全香港最早开赌馆发了财的人，这还在其次，前几年才当选了太平绅士，有不少法官朋友，与港督司徒拔也有来往。”何南搓着手，急得不知如何是好：“阿贵，你是见过世面的人，我们应该怎样才好？”

文贵：“就两个字‘快逃’，不逃的话我们大家抓住都要吃官司。”

南婶道：“可是我这房子……”

文贵笑道：“这时候还舍不得你的房子，梁再堂是那般富有之人，死了自然要热热闹闹办丧事，这房子替他买棺木都不够。”

南叔道：“我也知道是这样，只不知如何逃，逃到哪里去。”

陈百威道：“时间来不及了，阿祥哥的意见也是我们要我们逃了命再说。”

未及商议具体方案，外面狗叫声骤起，南叔拉着香珠率先夺门而出，小巷西头已有好几个灯笼。文贵、陈百威随后也出来，剩下南婶在房里收拾细软。

南叔急得跺脚：“老婆，你有完没完！”

眼尖的已看清灯笼上的“梁”字了，南叔才将妻子硬拉出来，从对面的小巷里逃了出去，这时候已能听到苏小飞在房里指挥搜寻。众人捏了一把汗。

走出危险区，南婶中途把装着贵重物件的包袱交给香珠：“拿着，妈去拉泡尿。”说着提着裤头钻入近处一间厕所。

这时大家也感到没有了惊吓，停下来休息。

文贵道：“陈先生，你们怎不想想后果，就失手打死人了？”

陈百威道：“我也没想到对方根本不会武功，比玻璃还脆，不禁打。”

文贵立时眼睛发亮，上下打量陈百威：“怎么你们会武功？”

何南道：“这当然啦，我们家乡自古崇尚武术，男孩子从小练武，就我没出息，主要家里就我一根独苗，怕练了武功惹事，不让学，也好，省了一生麻烦。”

文贵点头说道：“武功这玩意要么不练，要练就得出众，半桶水是没用的。”

何南道：“祥仔、威仔是很厉害的啦，不说今上午把彭昆三个一下子装入鱼筐，单说今晚同乡会的几十个人也奈何他偿不得。”

文贵拍着道手：“这样就好，在香港只要武功好还是不愁发达的，机会多的是。阿南，你不是愁没地方去么？这就有了，以后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合租一栋房子，我介绍阿祥、阿威去桃花园妓寨做保镖，由他俩养我们。阿威你说对不对？为了你们，我可是无家可归哟。”

陈百威点点头。

何南不悦道：“阿贵，你说的话就不对劲了，你的家是临时租的，老婆呢，也只是半路认识搭窝的寡妇，这一走，你什么也没丢，现在嚷着吃亏要人养，这辈子你专会占便宜。”

文贵尴尬地冲陈百威笑了笑。

何南道：“对了，威仔，祥仔的伤重不重？是怎么弄伤的？”

陈百威道：“伤势很重，是铁栅栏的倒钩划的，不过祥哥会没事的，他在广州见过大世面。”

何南道：“我们这一走就失散了，你们商议过以后怎么联系没有？”

陈百威点头：“临分手祥哥说过，万一失散，每月初一去湾仔码头相会。”

文贵掐着指头：“看来也没几天了。你们还是会想办法，我还以为这世界就文贵聪明。”

香珠见母亲去了很久没出来，跑去叫了几声，没人应，急了：“爹，妈不见了。”

南叔连忙起来：“不好了，老婆子一定是舍不得家里还有值钱的东西返回去了。文贵、威仔，你们把阿珠带走，我回去看看。没事我们明天在春园街市场见，万一回不来，也不必久等了。”

此时是陈百威在香珠面前表现自己的最好机会，拦住道：“南叔这又是何苦呢，你年纪大，又不会武功，去了肯定也是白搭，你和文贵叔领香珠离开这里，明天上午我一定去春园街市场找你们。”说完拉了香珠一下。文贵道：“阿威，如果我那女人问起，别说我在这里。”

陈百威沿旧路往回走，不想房屋太密，记不清方向，迷路了。心里十分急，后悔在香珠面前夸下海口。

天上没有月亮，只有星星在灰蒙蒙的夜空中时隐时现。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走出住宅区，再重新寻找路口，这样就要耽误时间，但也只有这办法了。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陈百威走出住宅区，方发现返回中因转错了弯把方向弄反了。

南叔家已寂静无声，显然，已错过了搭救南婶的时候，点上灯，屋内东西一方狼籍，太师椅、八仙桌全砸烂，墙上东一个洞、西一个孔，顶上的瓦也戳下不少，各种棉被、衣服扔得满屋都是。

从南叔家出来，听得隔屋有“嚶嚶”的女人哭声，便知是文贵的“老婆”，陈百威正便向隔壁走来。

文贵家也被砸了，不过不很严重，女人趴在桌上哭，见陈百威来了，便缠着领她去找文贵。

女人名叫黄丑莲，马脸、黑皮肤，自小被父母送给妓院，妓院嫌丑不愿要，在湾仔码头一带贩卖瓜子为生，后来先后找了三个码头搬运工丈夫，头一个为争地盘与人打架死了，第二个也因为无意中抢了另一伙人的生意被推下船恰好另一只船抛锚砸在头上死……第三位是牛高马大的搬运工钟盛富，同居一段时间后听说死了两个丈夫，吓得躲在工地上不敢回去，以后做事都精神恍然，一次扛一个三百斤重的货物时闪了腰，于是认定黄丑莲命带“八败”，是“克夫”的扫帚星，可又不忍甩掉，觉得她实在可怜，这时专靠吃嘴皮饭的文贵来码头设骗局骗钱，因为大家都吃过他的亏，不愿上钩，几乎沦落到饿肚子的地步，钟盛富知道文贵一肚子诡计，于是讨教于他。文贵喜出望外，要钟盛富给他二十大洋，说他命比钢硬，不怕克，愿娶黄丑莲为妻，钟盛富当下给他二十块大洋，并立下字据，保证从此黄丑莲归了文贵。文贵得了钱，暂时有吃有玩，在筲箕湾地区租了房子，和黄丑莲同居起来，黄丑莲乃命苦之人，吃苦耐劳，白天到处拾破铜烂铁维持日常开销，指望能和文贵做长久夫妻，没想文贵根本没有过长久和黄丑莲过日子的打算，一有机会

当然一脚蹬开。

陈百威因为文贵的吩咐，不敢向黄丑莲说出文贵去处，只道：“我们失手打死了对方的人，贵叔也一样要吃官司，你好生在这里呆着，等没事了一定会来找你。”

黄丑莲摇着头：“我知道文贵不会回来的，男人都嫌我丑，你不要哄我了，只是当初他花言巧语哄我，心不甘，要见面和他说几句话。”

据黄丑莲说，何南他们离去后，一伙人就冲了进去先砸南叔家，见隔壁有人，又过来逼着黄丑莲要人，并摔打东西，直至黄丑莲言明她和文贵的关系才放手，复又过去打墙，扬言要把南叔家夷为平地。没多久，南婶不知为什么又返回来了，被抓住拷问。

黄丑莲道：“拷问到最后，一个男人尖声喊叫一声，把南婶推翻，于是那边一阵乱叫，七手八脚把南婶装进一个麻袋里带走了，如果你早来二十分钟，刚好还可以救南婶。”

陈百威告辞了黄丑莲，复又返回水坑口，先是去彭昆租房，里头空空如也，又去梁府，也是冷冷清清，本打算越过铁栅栏进去探虚实，身子在门外一晃，狼狗便汪汪大叫，并趴在栅栏口啮牙裂嘴。

由于几天在船上没睡好觉，倦意上来，陈百威只好走出水坑口在皇后大道找一个桥洞睡觉，也不管蚊子了，养足精神准备明天去春园街市场找何南他们。

再说何南一行人走出笏箕湾，文贵便提议找熟人处借宿。

何南是个厚道人，熟人虽不少，就是不忍心深更半夜去打搅人，搔首道：“俗话说，宁愿三岁死娘，不愿三更离床，这时候叫醒别人，比要命还残忍。我们还是找个干净地方休息一下算了。”

文贵撇着嘴道：“我可吃不了这份苦，露天过夜，不给蚊子吃了才怪，要不跟我走，这附近我有熟人。”

文贵的熟人在湾仔码头。夜晚的海风很大，带着凉意，何南父女随着文贵在一些简陋的工棚里转来转去，最后在一栋木板钉成的工棚前停下来。

文贵拼命敲着门并大声叫喊：“阿富，起来，起来！！”

叫了十几声还是没有动静，这时隔壁有人骂道：“叫你个头，烦死了，给我滚！”

文贵像抓着了救命草：“我是阿富的朋友，老弟，别烦躁！”

“你是阿富的朋友，也不要影响我休息。”

又有人提醒道：“好了好了，棚子那么简陋，伸手进去拨一下门门就开了。”

文贵一弄，果然开了门。走进去，拈了一个人的耳朵：“阿富，你死了是不是？！”

一个大汉猛得坐起，喝道：“谁？吃多了哇？”

文贵干咳一声：“别嚷，是我，快把灯点了，这鬼地方比棺材里还黑。”

对方听出是文贵的声音，口气缓和了，但仍带着几分不悦，一边打呵欠、一边点灯：“阿贵，深更半夜的跑这里来干吗？”

文贵道：“别急，我自会慢慢跟你说。”

灯亮处，只见一位五大三粗的汉子坐在木头搭成的床沿揉眼睛，文贵回头对门外叫：“阿南、香珠快进来。”

大汉一眼看见如花似玉的香珠，顿时清醒了，附着文贵耳朵：“喂，你

是不是做人贩生意？”

文贵大声道：“贩你个头，人家阿南是我的朋友，比我和你的关系还深，这位是他的女儿，也是我的侄女！我警告你别打歪主意！”

大汉搔着头，尴尬地傻笑，样子十分憨厚，一点也不像好色之徒。

文贵指着大汉向南叔介绍：“他就是钟盛富，我内人的第三个丈夫，可能你们都听黄丑莲说过了，不用多说，已经是熟人了。我这位朋友最大的长处是一次能扛三百五十斤重的货物，全湾仔码头数他力气最大。今后阿南有什么力气活找他准没错。”

钟盛富冲着何南父女笑笑，算是打招呼。

文贵见香珠不自在，认真道：“阿珠不要怕，我刚才只是开玩笑的。这位阿富有色心没色胆，从没对人非过礼，阿富是不是？”

钟盛富在漂亮女人面前很不自在，搔着头：“我这里没有吃的，这么晚了，没处买。”

南叔道：“已经吵醒你了，怪不好意思的，我们都不饿。”

阿富见他们都有倦意，道：“那就休息吧，我去隔壁找个床搭铺。”说着，猫着腰钻出去，接着隔壁传来开门声及阿富的吼叫声：“睡进一点，我来客人了！”

文贵关上门，得意地望着南叔：“怎么样，我还行吧？”

南叔：“你行，脸皮很厚。”

文贵：“不多说了，睡觉，你们父女俩睡一头，我先进去了。”身子一沾床，马上呼呼入梦。

南叔为难地望着女儿，香珠道：“爹，你很累了，不要管我，进去睡吧，我在外面坐一会就行了。”

南叔摇摇头，无奈地钻入帐内睡觉。

香珠一心惦念着母亲，毫无睡意，自小和母亲相依为命，从没离开过一晚。想着一旦母亲有个三长两短，真不知如何是好，又想着阿威武功高超，绝对可以救出母亲……这时她痛恨自己为什么身为女儿，按家族的规矩，女孩不能练武功，可不可以亲自去救母亲……

小的时候，每天早晚，村里的男孩子都排在祠堂门口麻石铺成的演武场上由族里请来的武师教武功，一招一式，一个个虎虎生威，香珠远远地倚门望着，羡慕死了。

香珠家姓何，跟陈姓是世交，因人丁不旺，所以没有祠堂，寄住在陈家，村里人都不把他们当外人看待。

香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过去的，待醒来后，天已大亮，身上多披了一件衣，认得是父亲的上衣。

一会钟盛富从隔壁过来，看上去似乎没睡醒。

钟盛富天生就是一个鲁莽汉子，出生在九龙天星码头，祖籍清远，那里是个最穷的地方，出得最多的是挑夫、苦力工人，钟盛富秉承了祖上的血统，自小力大无穷，吃糙米烂菜也长成了五大三粗的身体，只是头脑少根弦，为人虽然正直仗义，但容易被人利用，在天星码头扛货的时候帮助朋友打架一拳打死了人，才到湾仔码头来了。

凭着自己一身牛力，钟盛富不信什么武功，认为只要力气大，走遍天下都不怕，因为他确实逢过不少所谓的武林高手，据他自己说，除了有一次被人卖个破绽失手被打倒在地上，其余都被他一拳两脚打趴了。

码头工人的生活很艰苦，一早起床在工棚外用砖块架锅烧饭，干活的时候一个个光着膀子不要命。几百斤的货压在背上，像背着一座沉重的大山，令人不忍卒睹。

钟盛富站在棚外用砍刀劈着破旧的箱板生火做饭。太阳在天上照，灶火在下面烤，蒸得他的脊梁和胸膛都是汗珠，汗珠映着阳光、火光，整个身子像一只油汪汪的烤鹅……

钟盛富做了一大锅饭，足有五、六斤米，码头工人一般一顿能吃两斤米饭。今天，他特意割了肉、沽了酒。

吃饭时，文贵才醒来，眨巴着腥松的眼睛，钟盛富在门口拉住他：“喂，我昨天忘了问你，阿莲怎么样了？”

文贵不耐烦道：“你还这般惦记她干脆要她回来算了，我也懒得背着一个包袱。”

钟盛富道：“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是你该好好待她，好容易碰上你这么个命硬不怕克的男人，她够可怜的了。”

文贵：“我告诉你，现在我的命也硬不过她了，很快就会死呢。”

钟盛富不解地望着文贵。

“你不信？要不昨晚深更半夜的我来找你干吗？我又不是疯子。”

钟盛富道：“什么事这么严重。”

文贵于是把被彭昆追杀的来龙去脉详细地说了一遍，又道：“以前呢，我经常哄骗别人但从来没人说要杀我，自从娶了阿莲，麻烦也就来了，有次半夜起床上厕所就遇见毒蛇，还有次在马路上差点被车撞死。还有——”

钟盛富：“我以前怎没听你说过？”

文贵道：“以前只是偶尔有之当然不会跟你讲，你要什么都想知道是不？连我跟她做爱的细节也得告诉你？现在呢，我就不得不说了，我们打死了梁再堂、彭昆，姓梁的是有钱人，又是太平绅士，人命关天一旦被抓住了，我哪里还有命？所以呢，阿莲的命是太硬了，连我也克了，你替我想想，如果没有她，我就不会去笏箕湾租房住，不去笏箕湾就成不了阿南的邻居，不是阿南的邻居阿祥、阿威就不会从我房子里逃命，那么，不管他们打死谁，就算打死了港督也与我无关，你说对还是不对？”

钟盛富想想也很有道理：“不过，你还是逃脱了嘛，你总不会蠢到去投案自首吧。”

文贵：“人逃脱了何处躲？”

钟盛富不知他是圈套：“你不就躲到这里来了？”

文贵一拍巴掌：“这话可是你亲口说的，那我就不客气了，以后就长期躲在这里了，按理呢，我也没有白让你养，试想，如果当初不是我把阿莲娶走替你挡了灾，你早就不在人世上了。”

钟盛富额上的青筋暴出：“你乌鸦嘴，瞎说！”

文贵：“我没瞎说，你以为你是铁打的？扛着货一失足跌下船去，一条鲨鱼游过来一口就吞了。”

钟盛富：“放屁，鲨鱼根本不会来码头！”

文贵道：“鲨鱼偏会来码头，码头人多，最容易觅食，你以为鲨鱼很蠢？”

南叔见他俩越争越离谱，叫道：“不要吵了，快吃饭，人家阿富要去干活，我们也要去市场跟威仔接头。”

钟盛富囔了文贵一口，手里端着一大盆饭吃了起来。

上午，南叔让文贵与香珠在家呆着，一个人去菜市场找陈百威，没多久就接上了头，带回湾仔码头。

香珠一听说没有母亲的下落，急得哭了起来，越哭越伤心，最后道：“万一妈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想活了！”

南叔劝道：“你年纪轻轻，怎么可以跟你妈比呢？放心好了，你妈会没事的。”

香珠哭道：“祥哥要在就好了，肯定可以找到妈。”

陈百威心底涌起醋意：“我昨晚是太累了，若精神好，肯定也能找到，阿珠，你应该相信我，我不会比祥哥差。”

香珠抹着泪道：“那你一定要救我妈。”

陈百威点头，他觉得这是讨好阿珠的最佳机会。他有个秘密，心里一直恋着香珠，在感情问题上，决心不让给任何人，当然也包括陈余祥，必须想办法夺取香珠的芳心。

陈百威夜晚要去梁府探南婶下落，因此，白天在钟盛富工棚里睡觉，养足精神。

傍晚时分开饭，文贵向钟盛富介绍了陈百威。阿富开始还客气，当文贵说陈百威是“武林高手”时，脸就拉了下来：“我最不信什么武林高手，古书上说什么薛平贵、关云长有万夫不当之勇，他们打得过今天的洋枪洋炮？什么鸟武功，有力气就是武功。”

文贵是个最善牵牛相斗的角色，挑唆道：“那你俩个比试比试，分个高底出来。”

钟盛富果真就脱下衣服赤膊上阵嚷着要干，陈百威想着晚上要去探梁府，不能消耗体力，加之也不屑跟一个粗鄙之人计较，拱手道：“小弟认输了。”

钟盛富得意道：“怎么样，阿贵？”

文贵知道陈百威的心思：“你得意什么，人家不屑跟你计较。”

陈百威害怕挑起钟盛富的火气忙道：“阿富别信他，我真的认输了。”

钟盛富拍着陈百威的肩：“够意思，我就认你这朋友，今后只要有什么人敢欺侮你，找湾仔码头阿富准没错，弟兄们都听我的！”

陈百威点了点头。

夜晚八、九点钟，陈百威辞别众人去寻找南婶，临行，香珠送他，陈百威深情地望着她，到了无人处，大胆表示：“阿

珠，我知道祥哥也喜欢你，但我决定绝不放弃这机会，你放心，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你争取到。”说完，转身消失在夜色里。

农历5月29日的夜是灰蒙蒙的，来港之前这里下了很久的绵绵细雨。陈百威步行到繁灯闪烁的闹区叫了一辆人力车直奔水坑口。

来到梁府附近，陈百威把衣服揉皱，又在垃圾堆里故意沾了灰，把头发蓬乱，脸上抹成黑色，捡了个半边破碗、一条打狗棍，装成要饭的叫化在梁家围墙脚下倦做一团。

那条大狼狗眼尖，看到人就叫，陈百威想起这条狗是心腹之患，不除去它定难成事，但是隔着铁栅栏不好下手。

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是倦缩着不动，这一招果然灵验，狼狗适应过后不再吠叫，坐下来紧盯着陈百威吐着舌头喘气。

又对峙了十来分钟，狼狗确认对方没有歹意，放松了警惕，在天井中来

回踱步。

一会狼狗又叫，这回它不再是叫吠陈百威，街那边传来竹板声，原来是位卖米糕的小贩过来了。

路过身边时，陈百威有了好主意，叫道：“可怜可怜，我三天没吃东西了。”同时，手拉住了米糕担。

小贩叱道：“去、去、去！”

陈百威放下，随手取下来一大块米糕。

小贩过去了，狼狗停止吠叫，陈百威撕下米糕一边向狗做鬼脸，一边大吃大嚼起来。

狼狗看得馋了，一边舔着嘴，一边摇尾巴。

陈百威轻轻地吹了声口哨，撕下一小块丢了过去，狼狗吃了，陈百威又丢去一块……如此五六次，陈百威把狗引到身边，不再丢。而是撕下用手一块一块地直接喂……狼狗不再有戒备心，把陈百威当成了朋友。陈百威拭探地双手捧了狗的头，感到一双手在栏内不好使劲，又用米糕逗引，狗把整个头伸出了栅栏，冷不防被陈百威卡住连叫声也出不来，四只腿乱蹬……

约十几分钟，陈百威感到力气都使尽了，狗也张开嘴白沫长流，确认死了，才轻轻放下……幸好梁府上下都在屋里忙碌不曾注意外面。陈百威喘息片刻，因担心久了有人出来，不敢怠慢，纵身越过栅栏。拖着狗，藏至无人注意处，才沿墙壁在后花园蹲下来，准备梁府人就寝后再想办法逐个房间寻找南婶的下落。

后花园由石栏杆和冬青树圈成方块形的布局，每一小方块内种植各种花卉，地上是绿绒绒的草坪，既利于隐蔽又干净。

听得厨房有人在说话，陈百威心想：我这样黑灯瞎火漫无目标救人总不是个好办法，何不去厨房外偷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消息，行，就这么着。

陈百威蹑手蹑脚走近，背贴着墙偷听里边的人说话。

烧火丫头说：“怎么‘黑仔’这么久还没进来，是不是你把门关了？”

“黑仔”就是那条狼狗，因全身黑毛得名，厨子道：“门没关，大概是刚才舔我的脚被我砸了一锅铲现在生气了。”

烧火丫头：“难怪呢，狗跟人一样，也有自尊心的，你砸它干吗？”

厨子：“我的脚最不喜欢别人动，痒酥酥的，据长辈人说，怕搔痒痒的人最心痛老婆，所以我劝你嫁我最好。”

烧火丫头气道：“嫁你个头，再说我一拨火棍打死你。”

静了一会，又是厨子的声音：“好了，快准备给老爷送饭去，去晚了挨骂。”

“老爷也真是的，一日三餐非要吃自家的，李医生家里难道没厨子？怕别人赚钱，有钱人就是小气。”丫头道。

陈百威一惊，暗忖：“梁先生不是死了么？怎么又是一日三餐、又是什么李医生？慢，我且再听一听。”

厨子道：“你这就错怪老爷了，并不是他小气，自从他和阿昆被东莞仔打伤住进李医生家里，就特别小心提防。东莞仔武功真是了得，会飞檐走壁，他们的一个什么表婶被阿飞弄走了。肯定不会罢休，要上门报复。”

烧火丫头：“这些人真是胆大。对了，阿飞弄来的老太婆藏什么地方了？”

陈百威大气不敢出，一心听下面的话，厨子道：“我怎么知道，据说老爷为这事伤透了脑筋，吩咐屋里人百倍小心，东莞仔随时会潜进屋来寻找的。”

所以，你出门送饭更要当心才是。”

烧火丫头：“你这样说我都不敢出门了，求求你，陪我一起送吧。”

厨子：“陪你可以，你怎么谢我？”

烧火丫头：“这个……我只能给你摸一摸，那个可千万不行，怀了小孩谁敢娶我？”

陈百威准备尾随送饭的人去找梁再堂，于是决定去外头等着，经过房屋右侧发现有风吹草动，借着别墅里射出来的弱光发现竟是那条狼狗还没死，正在动……

这还了得，幸亏发现及时，否则露馅了，忙用手再次掐死，直至口里流出血来。早就听老人说过，狗是属土的，贴近地最容易活过来，还是不放心，拖着来到后花园，想寻一个缸或坑什么的，竟没有，茫然中，脚下踩着了一块松动的大石板，厨子在厨房里叫道：“黑仔，不要乱跑！”

陈百威惊得不敢动，侧卧在花丛下，接着后门开了……厨子唤叫了几声，提着灯笼走近……陈百威决定采取“非常行动”，没想厨子一会又回去了，原来他是来后园拔蒜苗的。

陈百威虚惊一场。

看看石板，下面压着一个洞……有了，小心挪开石板，里头黑幽幽可怕，大概是一个废弃的水井，且不管他，先把死狗沿洞壁放下去……

厨房里没有察觉。

沿旧径来到天井，施展攀援功夫，翻越这种带“倒钩”的铁栅栏难度很大，必须有超人的臂力，抓牢“倒钩”身子悬空，到了顶端，方可采取跳木马的动作跃过那边去……一不小心就有被倒钩伤了腿的危险。陈余祥正是吃了这个亏。

出得栅栏外，陈百威仍扮“乞丐”躲在外面，一会烧火丫头和厨子提着篮子出来，他瘸腿跟过去：“先生小姐行行好，我三天没吃东西了……”

烧火丫头叱道：“去、去、去！”

厨子看了他一眼也不理会。

陈百威就这样隔着一定的距离在后面尾随他们，一直来到一座深院大宅看着两位进去。

陈百威在门外观察了地形，发现这院子是砖砌的围墙，爬越起来没有难度。

此时夜已深了，佣人开了门又回房睡去了，一路呵欠连连，只有东头一处房子的窗户亮了电灯。

厨子和烧火丫头送夜宵进去了，陈百威打算尾随进去，又担心地形不熟与人撞个正着，趴在墙头认真研究别墅的布局，思考从何处进门、何处潜伏，又从何处逃走。

约十几分钟后，厨子领烧火丫头出来，厨子一路还故意喊道：“守更的不要贪睡，提防东莞仔进来捣乱。”

厨子在门口停了片刻，然后就走了，陈百威松了口气，越墙而过，贴着墙根向东头亮了灯的房子逼近……

到了。果然听得有人在说话，偷偷向里窥看，见是一处病房，有多个床位，一色洁白铺盖，十分扎眼，梁再堂、彭昆头扎绷带坐在床上吃东西，有两个穿护士装的女佣伺候，苏小枫、苏小飞则把着门。

陈百威做好过去探听的准备，没想大门又开了——是走了的厨子又回来

了，径奔病房。陈百威迅速躲进暗处——原来厨子回来取碗筷。

病房里的梁再堂、彭昆在女佣的伺候下洗了面、漱了口，然后只剩下梁、彭、二苏四个。

这时苏小飞干咳一声：“梁叔，我们好不容易抓到一个老太婆，千万要看好，不可给救了回去。”

梁再堂道：“那当然，我不会让东莞仔知道的，我要用这老的换那两个年轻的。”

邻床的彭昆道：“表叔，现在把老太太藏在哪儿。”

梁再堂道：“藏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彭昆道：“据我所知，我的租房、梁府，这两个地方都被东莞仔知道了。不如把老太婆转移到这儿来，你和李医生是深交，他会同意的。”

窗外的陈百威心提到了喉咙上，害怕漏听了一字半句。

梁再堂道：“不必，那个地方很安全。”

众人：“何处？”

梁再堂把声音压低，任凭陈百威如何焦急细听也无济于事，听不到半句。

陈百威恨不得立即冲进去，但又不敢鲁莽。一会厨子提着碗筷和吃剩的饭菜出来，陈百威眉头一皱，悄悄跟在后面。

到转弯处，冲过去将厨子制伏，亮出雪亮的匕首顶着他的胸膛：“别叫，否则我宰了你！”

厨子道：“好汉饶命，我身上实无分文，家里有80多岁的老母亲……”

陈百威道：“我不会杀你，但问你的话必须如实告诉我，否则休怨我不客气。你家老爷把抓来的老太太藏在哪儿！”

厨子慌道：“我、我是梁老板的厨子，这些事不太清楚。”

陈百威把匕首顶进一点喝道：“不要耍花招，刚才梁再堂已经在病房里跟你们说了，我听得一清二楚，我看你老不老实！”

厨子惊道：“啊？！你什么都知道，果然会飞檐走壁，我说我说，老板把你的人藏在梁府后花园石板底下的洞里。”

陈百威道：“那是个什么样的洞？怎可以藏人？”

厨子道：“好汉有所不知，那个洞原是梁府废弃了的水井，只因二十年前水坑口发生大火，老板把家中值钱的财物往里头扔，后来房子没给烧掉，老板从那次大火中吸取教训，请工人把洞扩大，以备往后的火灾、战祸时应急之用。”

陈百威道：“你们老板想的还蛮周到，不愧有长远目光。”

冷不防陈百威在他穴位处击了一掌，打昏在地上，脱下他的衣服堵了嘴，解下腰带反缚了双手，一脚踢在街边垃圾堆里，没想到就在这时传来杂乱的脚步声、说话声。

不好，是苏小枫、苏小飞他们！

陈百威迈开步，向梁府飞奔，争取抓紧时间抢在前面把南婶救出来。来到梁宅时已把苏氏兄弟甩开很远了。

越过墙，轻车熟路来到后花园，搬开石板，里头黑幽幽的，想起厨房刚刚才生过火，伸手从后窗拨开门，却发现厨房墙上挂了个灯笼。这正好，南婶命不该绝了。

下了洞，洞底很宽，有不少耳洞，既干燥，又布置得精巧：“南婶，你在哪儿——”

没有回音。

“南婶，我是威仔——”

“我知道你是威仔，威仔，你好！”

声音是从上传来的，是苏氏兄弟！不好，中圈套了……

苏小枫在上面叫道：“姓陈的，好好呆着吧，等什么时候香港再发生大火或者战争时再请你上来！”

陈百威吼道：“姓苏的，你们把南婶放哪里了？快交出来！”

阿飞道：“什么南婶？是不是那个姓何的鱼贩老婆？不瞒你说，昨天晚上她回来取一只玉镯和值钱东西给我逮着了，准想又不禁打，推到在地上就没气了，被我们用麻袋装着扔海里了。”

陈百威：“人命关天，你们要吃官司的！”

阿飞怪笑：“吃官司？好笑，除了梁叔、昆哥、几个铁哥们知道这事，剩下就只有天地鬼神知道。”

陈百威叫道：“还有我，我要告你们！！”

阿枫、阿飞同时怪笑：“告我们？到阴曹地府告去，你睁开眼睛看看自己在什么地方，这辈子能不能出来。”

陈百威举起灯照看，洞有七、八米深，洞口小，成喇叭形向下扩宽，到了底部足有二十几个平方宽……爬出去是绝不可能的了……

苏小枫道：“有人还说你是武林高手，我看也不过如此，连一个小厨子都斗不过，被他设下圈套诱入这洞里，我们也不杀你，也不会让你出这个洞，十天半月后，心饿死无疑，那时再来收拾尸体，再见！”

陈百威眼前一黑只感到自己已经未死先葬……

灯灭了，现在再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即来之，则安之。眼睁睁看着洞外明了又黑，黑了又明到了第三天肚子再也顶不住了，直等到太阳正顶的时候，利用光线用匕首一块一块地割狗肉生吃……开始不适应，久了，竟能品出味来……

每过一天，他都在壁上划一道痕，掐着手指头安徽，十天过去，明天就是六月初一。

六月初一 约好是跟陈余祥在湾仔码头见面的，而现在却被活埋在此……狗肉已吃得变臭了，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到最后连狗皮带毛全吞完，还是难逃饿死的厄运，看来这回是死定了他这样思考着。

六月初一到了，上午，陈百威正在悲泣，洞口苏小飞在上面叫喊：“姓陈的，滋味怎么样，舒不舒服？”

陈百威听任上面怎么叫都不吭声。

苏小飞道：“死了。”

苏小枫接着道：“早就死了，快下去抬上来，不要等臭了不好收拾。”

苏小飞：“你下去。”

苏小枫：“你下去。”

最后两人抽签决胜负，结果还是苏小飞下来。

苏小飞胆颤心惊椽绳下来，冷不防陈百威捂住他的嘴用匕首顶住胸膛，压低声音道：“乱叫我宰了你！对上面说，等会拉三次绳就马上往上吊。”

苏小飞冲着洞口道：“哥，等会我拉三次绳，你马上收绳往上吊！”

苏小枫回答道：“知道了，快点把尸体绑好，喂，发臭没有？”

苏小飞叫道：“没臭，尸体还鲜。”

陈百威小声道：“我不会杀你，委屈一下，别怕。”

说着脱了阿飞的衣堵住嘴，解下腰带反绑他双手，然后拉了三次绳。

苏小枫：“是不是妥了？”

陈百威噙着声音：“嗯。”

绳子吊着陈百威上升，到了洞口，攀着井洞纵身而出，未待苏小枫回过神来飞起一脚踢往裆部……

苏小枫捂着下身一边在地上打滚，一边叫喊：“抓人呀，东莞仔逃了！”

梁再堂、彭昆伤已痊愈，为了提防陈余祥报复，特将远在旺发赌馆当保镖的武士向科武、曾英勇叫到身边保驾。此刻一听到陈百威已奇迹般地活过来，急了忙吼：“给我追，千万不要让他遇了，他知道我们打死何南老婆的秘密！”

向科武、曾英勇五大三粗，孔武有力，听到老板吩咐，奋起直追，彭昆、梁再堂及同乡会的人纷纷随后追赶。

在一条小巷，陈百威被向科武、曾英勇包抄夹攻，陈百威使出浑身解数，无奈身在井下关闭十多天，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抽空拼命逃跑。向科武、曾英勇紧追不舍。

后面梁再堂坐在黄包车上指挥：“给我追，抓住了赏五百大洋！”

重赏之下出勇夫，陈百威被追得毫无喘息机会，闪入一栋楼房后，待向科武冲追来时，冷不丁伸出一条烂木将向科武头绊住跌在地上，后面的曾英勇随后绊倒，跌做一堆。

陈百威有了空隙，拦了一辆人力车跳上去：“湾仔码头，甩开后面的追兵有重赏！”

人力车载着陈百威由皇后大道中经金钟道、插告士打道再转湾仔北，到达湾仔码头……

回头看时，但见梁再堂、彭昆等人坐了人力车紧随在后，心里暗叫苦也，车夫的钱来不及付，跳下来，径奔钟盛富的木棚，边跑边喊叫：“南叔、文贵叔，快去叫阿富，有人追、追杀我……”

陈百威一眼看见陈余祥也在，叫道：“祥哥，总算见到你了——”扑过去，两个失散多日的兄弟抱成了一团。

梁再堂的大帮人围住了陈余祥、陈百威、南叔、文贵、香珠，两位打手模样大汉抱着胸站在最前面……

梁再堂道：“阿南，我我的是这两位小子，没你的事！快闪开！”又狞笑着：“怎么样，两位还逃不逃？”

陈余祥小心道：“阿威，我的伤还没全好，就看你的了。”

陈百威无奈道：“我也不行，在地洞里关了十几天，祥哥，怎么办？”

陈余祥：“只有拼了，小心。”

两位摆好架势准备动手，忽听得人堆后面闹哄，原来是码头工人看热闹来了。

陈百威道：“这回有救了。”

陈余祥还不曾明白“有救了”是什么意思，只见一个牛高马大的汉子推开围观人：“干什么，干什么，谁吃了豹子胆敢到这里闹事？”

梁再堂拱手道：“这位师傅得罪了，我们并不是冲你来的，有两个仇家跑到这里来了，我想带走。”说着，指了指陈百威、陈余祥。

大汉道：“不行，这两位是我的朋友，在这里我就得保护他们！”

这时彭昆挤到前面指着粗汉说道：“表叔，不要跟他客气，这小子叫钟盛富，不会武功，阿武、阿勇上，打趴他！”

钟盛富哪里受得了这口气，指着向科武、曾英勇两个：“老子今天就和你两个比，若输了，甘愿从你裆里钻过去！”

众人随声附和：“好！”同时让出一片空地来。

第四章 月夜夺尸

钟盛富啐一口唾沫于手心，束了束腰带，躬着裸身，让隆起的腱子肉在阳光下熠熠闪光，样子非常英猛。

“喂，男子汉大丈夫，有种的上！”

向科武与曾英勇小声嘀咕：“你从右边，我守左，当心他的横力。”

钟盛富听到了：“喂，你们懂不懂规矩，还是什么武林高手，一对一！”

向科武先上：“一对一就一对一。”说罢摆开马步，运气上身。

钟盛富叉着腰叫道：“喂喂，你这是什么动作？过来，我们两人抱在一起，准倒下去谁就是甬种。”

彭昆道：“哪有这种比试法？武术讲的是技巧，抱在一起不叫比武，叫摔跤。”

钟盛富头一昂：“我说的就是‘摔跤’，我们大粗人不懂花拳秀腿。凭这，弟兄们都服我，不信看他们听不听你使唤！”

梁再堂算是见世面最多的人，出来圆场：“诸位不要争了，我提议比试分两项进行，先搏击，后摔跤。”

钟盛富：“不行，先摔跤，后玩花拳秀腿！”

向科武自持一身大力气，说摔跤就把衣服一脱，束紧腰带，和钟盛富按摔跤的规矩抱成一团。

一位搬运工见钟盛富在地势占了优势，叫道：“开始！”

两位大汉立时使劲恨不得把对方摔趴在地，浑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充分绷紧，四排牙齿咬得格格响，较量了大约三分钟，向科武虽有过人武艺，无奈紧贴在一处施展不出来，没坚持多久就被钟盛富重重地摔在地上……

码头工人欢呼雀跃，把钟盛富举起来向空中高抛以示庆祝。

梁再堂见码头工人众多自知凶多吉少，本欲撤退，无奈向科武、曾英勇感到面子上过不去非要“搏击”。彭昆也在旁边怂恿。

钟盛富被众人抬下来，感到挣足了面子，当向科武提出“比武”，挥着拳叫道：“你输了还不滚，想找死呀！”

彭昆插嘴道：“你还守不守信用？说好了要比试搏击的。”

钟盛富双目圆睁：“哪里冒出来的马脸汉，这里也轮到你说话？弟兄们，揍扁他！”

码头工人呼啦一下如缺了堤的洪水，挥着棍棒向“同乡会”的人扑过去，一时打杀声，哭爹叫妈声乱做一团。

梁再堂幸好早做好了准备，在几位心腹的护驾下逃了出去，其余同乡会人员都被打得头破血流。

码头工人大获全胜，钟盛富如斗胜的公鸡，蹬着脚，红光满面地在码头上来回走动。

暂时脱离了危险，陈余祥、何南在钟盛富工棚里互道别后经历，颇多感慨，认为人还是平平淡淡地活着好，一旦陷入江湖恩怨，一生都脱不了身，时刻置身危险中，像在刀刃火口上跳舞。前两年，陈余祥在广州呆过一段时间，并加入了洪门组织，拜武功高深的洪门掌门人万云飞为师，后因师父卷入了江湖恩怨被人追杀，分别前劝陈余祥千万不要卷入江湖，求得一生清静。

香珠最关心的是母亲的下落，在她多次追问下，陈百威垂下头道：“我没有找到。我想应该不会有事的。”

香珠早就预感到不祥，此时见陈百威吞吞吐吐，更加证实了，眼泪雨水般淌下来：“你不要骗我了，有什么直接告诉我还好受些。”

陈百威望着何南，何南会意，把一只手搭在陈百威肩上，声音哽咽道：“不必瞒了，如果是出了事，迟早是会知道的。”

陈百威道：“我当时回去晚了，赶到时表婶被他们打死用麻袋带走……我也是后来才在梁府听他们自己说的。”

香珠“哇——”一声趴在钟盛富床头伤心哭了起来……

何南坐下，深情拍着女儿的背：“孩子，大声哭，这样才会好受点……是我对不起你们，不该接你们来香港……”边说边泪如雨下。

陈余祥、陈百威也跟着抹眼泪。

南叔道：“就这样死了，尸体总得要见一见。”

陈余祥：“目前这是最主要的，既然梁再堂、彭昆已经没事了，这场恩怨就是他们欠我们，首先必须把婶娘的遗体找到，其余的以后再慢慢说。”

何南要文贵好生看着香珠，搭着陈余祥的肩：“我们找个地方商议一下。”

三个人走过几座工棚，在一背阳处坐下。

陈百威沉不住气先开口：“南叔，这件事你打算如何处理？”

南叔望了一眼陈余祥道：“我正为这事要跟你们商量，祥仔，你也是在外面混过的人，这事应该怎样处理？”

陈余祥道：“婶娘就这样死了，当然得讨个公道。这事若发生在广州，解决的办法就是‘讲数’。”

何南不解：“什么叫‘讲数’？”

陈余祥道：“‘讲数’就是评理，这是江湖上的做法。比如同乡会方面打死了婶娘，就得有一个人偿命，如果对方不服，那么就只能采取决斗的办法，双方派武功最好的人约定到人迹罕至的荒野决斗，直至将对手打死，这件事就算了结了。”

南叔拈着须：“只是我们没有一个组织，算不上江湖帮派，但他们同乡会也是个一盘散沙的组织。”

陈余祥道：“鉴于这种情况，当然只能见官府——也就是说打官司，这是一般百姓讨回公道惯用的办法。”

南叔道：“这当然好，只是官府历来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梁再堂有的是钱，社会地位也高，是太平绅士，和总督都有来往，我们岂不明摆着要吃亏？”

陈余祥道：“这两个办法都无法讨回公道的话，那就只能由我出面杀了苏小飞和彭昆，然后离开香港，永不露面，不过这是下下策，一旦如此，就会冤冤相报，你们也不能呆在这里，还会连累很多人，比如文贵、钟盛富、还有管名花。”

三个人沉默了很久，南叔道：“好吧，这事就让我吃亏算了，人不是已经死了，先把尸体找到，再找官府，凭他们的良心，要怎样判就怎样判……我知道对不起死去的内人，还有阿珠也不会罢休的，为了大家，我也只能这样做了，到时只请两位瞒住阿珠，就说凶手已经处死。”

陈余祥：“难得南叔如此深明大义，我们当初如能忍一忍，就不会酿成今天之错了。”

南叔道：“人在他乡，不忍是不行的，若是事事放不开，我早就客死他乡了，好吧，这事就定下来了，明天一早请文贵出面，跟梁再堂协商。”

次日南叔一干人仍回筲箕湾住房，把打烂的墙、瓦收拾好，家什该修的修，该丢的丢，到下午时分方搞妥当。

文贵在傍晚时分醉薰薰回来，向南叔、陈余祥等人叙述在梁府的经历。

梁再堂待他非常客气，承认这场纠纷最后还是他错，愿意化干戈为玉帛。只是尸体的事实难遂愿，当晚黑灯瞎火，扔哪里都记不清楚了，即使是白天，经过了近半月，潮涨潮落，加之海里鱼虾颇多，除了鲨鱼吃人外，其余对死尸有嗜好的鱼类不下百十种……梁府乃香港富户，又是太平绅士，愿意一次性给两千大洋了结此事，今后各不相欠。另外，梁再堂还特意请文贵带来口信，说他非常赏识陈余祥、陈百威两位的武功，比他旺发赌馆混饭吃的人强多了，愿出高价聘请两位。

文贵言罢，双手抱拳：“恭喜两位、贺喜两位，给你们带来了好消息，今后千万别忘了我。”

陈余祥不屑道：“我们如愿意当打手保镖，根本就用不着大老远的跑来香港谋生，广州市的堂口多如牛毛，不瞒你说，今生就是不想再陷入江湖恩怨！”又向何南道：“表叔，对梁再堂的答复你做何反应？”

南叔摸着下巴：“钱乃身外物，要多要少都在其次，只是不见尸首，这断然不成，生死阔别，就算我再开通，香珠死也不会干的。”

陈余祥伸头偷偷地看房内的香珠，见她睡得很沉，小声道：“文贵叔，烦你再辛苦一次，转告梁再堂，就算找遍维多利亚每一片水域，必须把娘娘的遗体找到，这是第一；第二，我对他的好意心领了，只是艺不高，胆不大，难以担负重任。”

文贵苦着脸：“你们这是怎么啦？一个个见了钱不会要，活着到底为的是啥。”

陈余祥道：“活着当然为了过得舒服，但人格和尊严更重要，辛苦你了。”

文贵摇着头出去后，转身又进了自己家，黄丑莲在灯下纳鞋底，见文贵来了，转身背对着他。

文贵借着酒性攀她的肩：“老婆，老公回来怎么这个样？”

黄丑莲本发过誓不再理文贵，可见了面就心软，委屈道：“你还当我是老婆？出门连个招呼都不打，我以为你再也不会回来了。”

文贵嘻嘻笑道：“怎么会呢，其实这些天我每时每刻都在惦念你，连做梦都和你在一起，只是被人追杀，回不来嘛。”

黄丑莲被文贵的一番花言巧语说得破泣为笑：“你没骗我？”文贵道：“当然不会骗你。”然后斜躺在床上：“来，帮我脱衣服，裤叉好久没洗，该换了，对了，我好多天没洗澡了，身上很脏，烧一锅热水，老婆擦背最舒服，阿嚏——”何南这边在商讨以后的出路，大家认为目前谁都没有什么钱，应该一边做生意一边想办法促使梁再堂手下寻找南婶尸体。

次日，几个人果然挑着鱼筐去鱼场贩鱼，挑回春园街出售，仍像过去一样，只是没有了彭昆等人的骚扰。

原来“同乡会”在湾仔码头吃了亏，都惶恐不已，尤其苏小飞更是如坐针毡，时刻提心吊胆，问计于彭昆：“昆哥，你说我该怎么办？”

其实彭昆心中有了自己的如意计划，对苏小飞的今后也做出了安排，此时却故意问道：“你自己想该怎么办？”

苏小飞愁苦着脸：“我就是没有主意才问你的。”

彭昆道：“你总不会连什么念头都没有吧。”

苏小飞眨巴着眼：“我、我想躲起来，离开香港。”

彭昆早估计苏小飞会这么想，没想还猜着了，以关心的口吻道：“你万万不可这样。麻烦不惹已经惹了，官府、东莞仔都会找你，找不到肯定拿同乡会开刀，这样就会逼着大伙把你交出去。”

苏小飞惊道：“我既逃不得，留在这里又危险，这、这彭昆干咳：“我本来可以救你，可又怕你这家伙忘恩负义，到时不忠心于我。”

苏小飞纳头便拜：“只要昆哥能救我，今生就是我的再生父亲，以后肝脑涂地也跟你走。”

彭昆得意地点点头：“这样就好，那我告诉你，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大家齐心协力，促使梁再堂下决心把同乡会办成一个正儿八经的组织，弟兄们以后就专干打打杀杀的事。只要组织抱成了一团，你的事本来就是大伙的事，区区失手打死一个老太婆又算什么？”

苏小飞点头，“这当然好，只是梁叔那么小气同不同意出大笔钱养我们？”

彭昆道：“这就需要筹划了，此外，还要大伙团结一致，你过来，我授你一计，照我的去做，保证成功。”

彭昆对苏小飞耳语，两人相视一笑。又道：“快先叫你哥来，须得让他扮演一个角色。于是又一个阴谋形成了。”

再说梁再堂自码头回来，整日闷闷不乐，估计东莞人时刻都会来找他麻烦。

这时，他把彭昆叫到内室，开门见山说：“阿昆，现在我们该怎么办？等着别人上门收拾？”

彭昆一屁股在太师椅上座下：“梁叔急什么？古人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东莞人来了，弟兄们一齐上，打他个落花流水。”

梁再堂道：“这固然是个办法，只是他们都是一伙穷鬼，事情闹大了，他们屁股一拍，一走了之。我呢，有头有脸，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富人跟穷人玩命，吃亏的终究是富人。”

彭昆献眉道：“原来梁叔是害怕他们玩命，这好办，大不了我这帮兄弟们从今天起就不离你左右，你只管供吃、供穿，打打杀杀的事包在我们身上。”

梁再堂皱眉道：“这当然也算办法，不过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彭昆知道梁再堂小气，靠他一个人劝说是不可能的，现在只能按拟定的计划进行，干咳一声：“办法呢，不是没有，但梁叔必须保密，不要说这点子是我想出来的。”

梁再堂凑过耳朵说道：“尽管讲，我不会出卖你。”

彭昆点点头：“我的办法很简单，老太婆是阿飞失手打死的，东莞仔寻仇时就把阿飞交出去，说这事与同乡会毫无关系，冤有头，债有主，要杀要砍都由他们，绝不报官。”

梁再堂喜道：“亏你想的和我一个样，只是这样就委屈阿飞了，我心里很不安的。”

彭昆道：“你没必要这样，他是自讨的，谁叫他一错再错：一错失手打死人；二错不该太张狂把底细告诉陈百威；三错大低估了陈百威，让他在洞里逃走了。”

梁再堂点点头：“也只有这样，那么每年在他的忌日我吩咐下人多烧些纸钱给他。”

彭昆得意道：“好罢，就当我说什么也没说，阿飞的事以后都与我无关。我走了。”

梁再堂：“慢，你还没说怎样把阿飞交给东莞人。”

彭昆冷笑道：“梁叔是不是有意试探我？要不连你这么精明的人都不知道‘掩人耳目’这一句话？”

梁再堂哈哈大笑：“看你鬼的，好罢，我也请你保密，计划我已经想好了，先差你去和陈余祥他们讲清楚，再派任务令小飞去一个地方，故意让东莞人抓了他！”

彭昆击掌：“姜还是老的辣，此计实在是妙，不仅可以减少麻烦而且——”

彭昆话音未落，冷不防门“轰”地被人推开，苏小飞一进来就跪在梁再堂身前：“梁叔千万别这样，行行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彭昆趁机想溜，恰在此时，二、三十位参与打架的同乡一齐进来，见屋内情景忙问原委：“这是怎么了？”

苏小飞哭道：“梁叔要把我交给东莞人呢，看在往日的情份上，大家帮我说说好话。”

苏小枫惊叫道，“梁叔，你真要这样做？”

梁再堂尴尬地看了彭昆一眼：“也没有，我只是跟阿昆在讨论如何对付东莞人的报复，阿昆，你说是不是？”

彭昆忙道：“是的，梁叔根本没有把小飞交给仇人的意思。”

苏小飞指着彭昆道：“这鬼点子是你出的，还要梁叔不要出买你，别以为人不知鬼不觉，从头至尾我听得真真切切！”

苏小枫跨前一步走近梁再堂：“梁叔，既是这样，我们只好离开这里，永不回来。”

众人异口同声：“我们一起走，永不回来。”

苏小枫把地上跪着的苏小飞拉起来：“小飞，我们回去收拾，准备回广州。”

梁再堂万没料到会成这样的结局，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彭昆趁机道：“梁叔，大事不好了，弟兄们这一散，再也招不回来，官府、姓陈的都会来找麻烦，向你索凶手。”

梁再堂搓着手：“你说，这场面该如何收拾？”

彭昆：“我一时急的也想不出办法来，单知道后面会有两种结局，一是他们告官、二是我冤主，反正归根结蒂都找到你头上，我担心的是他们告你个以势欺人、草菅人命，到时你这‘太平绅士’的头衔都保不住。”

梁再堂急道：“快，快去追他们回来。”

彭昆道：“没用的，除非许诺他们才会听话。”

梁再堂：“那你说许什么诺好？”

彭昆故做苦思：“唯一的办法是正式成立一个同乡会组织，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对付外来势力。这些人我了解他们的喜好，年轻好斗，有过剩的精力，如果让他们专干打打杀杀的事，没有不喜欢的。”

梁再堂想了想叹道：“好吧，你去说服他们，组织还是由你管理。”

彭昆窃喜梁再堂终于中了圈套。那些人其实没有走远，在彭昆租房等听消息，然后一个个欢呼雀跃。

是日，彭昆正在梁府编排队伍，有人报告文贵带了何南的话要跟梁再堂

商量。

梁再堂估计凶多吉少，招彭昆做陪，没想到对方愿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文贵说：“本来呢，那两个姓陈的小子都恋着何南女儿，且各不相让，为了讨女人欢喜，互相斗气，要杀了梁先生、阿昆、苏家兄弟替死去的南婶报仇，我知道这事闹大了不好，双方会两败俱伤，这冤冤相报何时才得了？凭着我这三寸不烂之舌，饶以利害，说服了何南父女，答应只要支出凶手苏小飞，盛殓死者，这事就算了结。”

梁再堂望了一眼彭昆。

彭昆道：“这事断然不成，南婶行将就木，风烛残年，随时都有死的可能，苏小飞二十来岁的出山虎，不要说这种交易不公平，最主要不是有意杀她。”

文贵道：“阿昆别冲动，我话还没说完嘛，人命关天，一命偿一命这是自古的王法规矩，哪有年老、年少之分？若这来说来，我也不管了。”

梁再堂道：“文先生息怒，我知道你做了不少工作，我会谢你的，先且说后来怎么了。”

文贵道：“后来我鼓动三寸不烂之舌，说人已经死了，若非要以命偿命，就会没有个了结，古人云，进一步山穷水尽。退一步海阔天空，最后阿南就只要求你们交出尸体，给一笔安葬费。”

梁再堂十分欢喜：“多谢文先生，今天一定要在这里喝酒，以表谢意。”

文贵道：“谢当然是要谢的，没有我出面，谁愿这样让步，阿昆，你说呢？”

彭昆表面平静，内心却十分焦急，一旦这件事平息了，梁再堂定会解散同乡会，自己才刚刚上任的头领很快当不成，他想着如何使天下大乱起来。

梁再堂见彭昆久未答话，道：“人家已经想通了，如果还不依，全香港人都会说我们不讲道理。”

彭昆依然愁苦着脸，吃饭之前，趁空找了苏小飞关在一间小房里密谈：

“大事不好了，我们这个组织很快就要解散苏小飞不解：“此话怎讲？”

彭昆叹道：“何南那老小子提出讲和，要求只要盛殓老太婆的尸首就算完事。这样一来，梁再堂肯定变卦，舍不得出钱养一批闲人。”

苏小飞一听说不再找他麻烦，内心欢喜：“这样岂不更好？从此就太平了。”

彭昆滴溜着小眼睛：“太平个屁，你以为他们真的放过我们？这是缓兵之计，知道我们有防备，更主要陈余祥伤未痊愈，陈百威在洞里关了十多天也才出来，一旦恢复了体力，肯定上门寻仇，下一个要杀的对相不是别人，正是你苏小飞！”

苏小飞吓得目瞪口呆，很久才回过神来：“那、那我如何才能保住性命？”

彭昆趁机道：“保住组织才能保住你的性命，现在他们用缓兵之计来迷惑梁叔，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必须想办法保住组织！喂，老太婆的尸体你扔在何处？”

苏小飞不解，但还是答了：“埋在晒鱼场的一个小山坡彭昆：“还有没有其他人知道？”

“那晚一起去筲箕湾的弟兄们全都知道，”

彭昆：“我给你个任务，立即想办法把尸体转移。”

苏小飞不解：“干吗？”

彭昆骂道：“笨猪！过来，我告诉你！”

苏小飞贴过耳去，听罢一拍大腿：“妙、妙，昆哥不愧是诸葛亮再世。”然后又搔着头：“只是那晚天太黑，估不清方向，那里的小山坡又多，这个……”

彭昆命令道：“我不管你这个那个，反正非要把尸首转移不可，这事牵系到你自己的性命。还有，等会我叫你，你一定要照我刚才吩咐的回答梁叔的问话。”

彭昆开门出去，梁再堂、文贵已在客厅等他，文贵道：“阿昆去了哪里？”

彭昆道：“去了一趟厕所——对不起，面对这一桌美味佳肴是不能说脏字眼的。”

文贵客气道：“不介意，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刚才我已和梁先生谈妥了，由你负责找出何南老婆的尸体。”

彭昆道：“这个不难，”转过身对外喊道：“苏小飞，进来，梁叔找你。”

天井里应了一声，一会苏小飞跑步进来，站在餐桌旁眼巴巴地望着梁再堂。

梁再堂道：“阿飞，那天晚上你把何甫老婆的尸体安置哪里了？”

苏小飞按刚才彭昆吩咐的话回道：“报告梁叔，那晚上因天太黑，弟兄们迷了路，走的又累，恰好到了海边，只好把尸体扔了下去。”

梁再堂怒道：“混帐，你怎么能这样！”

苏小飞假装做低声下气道：“梁叔息怒，只怨小飞年轻无知，只知道人死了尸首是一具废物，埋了或扔了都是一样。”

梁再堂闻言：“放屁，看你现在如何向人家交代。”

文贵急道：“梁先生，这件事就不好办了，阿飞，扔什么地方记不记得？”

苏小飞摇摇头：“不记得了，天太黑，又涨潮，一扔下去尸体就被大浪卷走了。”

梁再堂急得直搓手。

彭昆道：“阿飞，还不滚！”又提着箸请道：“梁叔、文贵请吃饭。”

饭毕，文贵已有些醉意，梁再堂令人伺候他休息，把彭昆叫到内室商量如何处理此事。

“人家的要求再低不过了，如果连尸体都交不出来，那我半点理由也没有了，我是做生意的，名声第一重要，如果连这点信用都遵守不了，今后谁还信我？”

彭昆听梁再堂说完，道：“梁叔何苦只往一方面想，可不可以换一种想法呢？”

梁再堂不解，望着他。

“比如这只是陈余祥的一个计谋，事前已把尸体藏到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然后再装出一副愿意吃亏地姿态，故意不提任何条件，只要尸体？”

梁再堂愕然：“会是这样吗？”

彭昆道：“可能就是这样的，他明知你交不出尸体，只是一味苦苦相逼，在天下人看来，这要求很低，且又合情合理，公理和社会舆论都偏向他，故意使你难堪。”

梁再堂摸着下巴道：“这一招果然厉害，不知他目的何在。”

彭昆说：“很简单，最后名正言顺地报仇，说具体点，这是一个‘缓兵

之计，目前陈余祥、陈百威都受到重伤，需要时间养精蓄锐，一旦恢复了元气，立即反扑。”

梁再堂点头：“原来如此，阿昆，现在我任你为同乡会的头领，你说，我们该如何对策？”

彭昆滴溜溜眨巴着狡谑的小眼睛：“这个不难，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断定尸首是无处可我的了，说愿意给一笔钱，如果不是心怀不轨，那就是为了钱，一旦连钱也不要，非逼着要尸体，那他们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梁再堂听罢：“说得有理，你下去打理，我这就跟文贵说去，需要什么跟我商量。”

彭昆忙道：“目前还不需要什么，以后就希望梁叔以大局为重，还有，目前我们这帮人都是杂牌军，虽个个好斗好勇，但无真本事，到时还要请个世外高手天天指点操练。”

梁再堂高兴了：“这建议很好，我同意采纳，只是聘世外高手没这必要，旺发赌馆里两位武师向科武、曾英勇武功不错，可由他们指点，这并不是梁叔小气，其实也省不了几个钱，用句生意行话叫‘做熟不做生’。”

至此为止，彭昆的计划已成功了大半，进展出乎意料的顺利，只剩下最后一步，他找来苏小枫，令他去湾仔码头、春园街等地打探陈余祥一行的行踪。

次日上午，苏小枫回来报告，说何南、陈余祥、陈百威在筲箕湾鱼场贩鱼，仍去春园街摆摊。彭昆暗忖：这样看来，他们是真的怕惹麻烦，不行，我得想办法挑起事端。

彭昆纠集几十个同乡会成员准备赴春园街捣乱。这时，文贵带着何南的口信来回梁再堂的话。

彭昆令手下整装待发，自个随文贵进梁再堂房里探听虚实。

梁再堂自昨日傍晚送走文贵就等着这一刻，起身让坐，令佣人砌茶，然后单刀直入问话，“文先生是否把我的意思转告了何南？”

文贵施礼，“梁先生吩咐的我怎敢怠慢，昨天刚回到筲箕湾居地我就直奔他家，除余祥、陈百威也在。”

梁再堂问彭昆：“何南在筲箕湾的住所不是给小飞他们砸了么？”

彭昆正要回答，文贵抢先道，“对了，何南他们还提出要赔偿房屋、家具的损失，后来我凭着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劝通了。只是尸体的问题断然不会让步，非要不可。”

此话正中彭昆下怀，问道：“一具尸体臭兮兮的，我们给他海葬了省去一件大麻烦岂不是好事？再者梁先生已答应赔偿几千银子，如今又提出非要尸体不知其用意是什么？”

梁再堂遂道：“文先生，一具尸体能值得几个钱，莫非真如阿昆说的他们另有用意？”

文贵思忖了一下：“有没有用意我不大清楚。按道理尸首是不值几个钱，可何南千叮万嘱要我转告梁先生，说钱乃身外物，给多给少都无所谓，死者和他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加之又有女儿，这生死离别最后一次见面非常重要，务必请梁先生想办法寻遍维多利亚水域也要找到，”

彭昆道：“梁叔，你可听到了？维多利亚港的海域有多宽，一具尸体，您老就算能活三百岁也断然难找到，不要再浪费表情了，人家有意刁难，干吗要低三下四赔小心？”

文贵愕然：“阿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人家阿南连连让步，一片诚意，你还这样说人家，要不，我也不管了。”

彭昆见时机成熟，“梁叔，不用再思考了，尸体肯定已到了何南手中，现在故意出难。还有这位文贵也是他们一伙的，我建议立即轰走！”

梁再堂瞪着眼：“文贵，你怎么是这号人？我本打算成事之后重重地偿你，没想你和他们是一起的。”

文贵打量彭昆半晌，惊愕道：“你小子还真有几下子，以前倒是小看了你。”转头对梁再堂：“梁先生，我俩能不能单独谈谈，这位小子唯恐天下不乱，”

彭昆嗜地站起：“来人啦，把这个奸细轰走！”

话音甫落，苏小枫、苏小飞等几人冲进屋来，反剪了文贵双手，驾着往外推。文贵一路叫喊：“梁先生，你千万不能相信彭昆，他会把你害惨的！”

彭昆用眼睛示意，苏小枫等人会意拼命掌文贵嘴巴，不让他乱说话。

梁再堂摸着下巴，见彭昆要走：“阿昆，你过来，我问你，阿南老婆的尸体是不是真不见了？”

彭昆知道梁再堂听了文贵的话，对他产生了怀疑，越是到了这关键时刻越是要稳住：“梁叔，你是相信别人呢，还是相信自己人？”

梁再堂不语，望着彭昆。

彭昆道：“关于何南老婆尸体的事，从头至尾我一概不知，都是阿飞跟你说的，梁叔既要怀疑的话，再去盘问好了，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和你在一起，没有和小飞单独呆过。”

梁再堂本是多疑之人，想想这两天彭昆一直在身边，最多去了厕所，怀疑消了大半：“我没有怀疑到你，你也没必要把一具尸体藏起来，这样对你没有太多好处。如果应了你的话，你说，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办法对付？”

彭昆紧绷的弦松弛了，坐回了原处，这是梁府的正厅，梁再堂与彭昆各坐一方，面朝天井，中间是一张四方红木桌子，桌子上供奉着香烛供奉天地国师神位。

彭昆把瘦削的屁股在太师椅上移动几次，使自己坐着舒服：“我们轰走了文贵，这家伙回去后一定添油加醋挑唆，这更好，说明我们有底气、有防备，在心理上对他们造成了威胁，我以前说过，不到一定的时机，他们是不敢轻举妄动的，最起码也得等到陈余祥、陈百威恢复了元气。所以，我们当务之急是操练队伍，聘请武林高手，光向科武、曾英勇是不够的，那天你都看见了，一位码头搬运工都能把他摔在地上。”

梁再堂没有开口，皱了皱眉头，彭昆从这细微的表情里看出了梁再堂的心思，知道他舍不得花钱，稍停片刻又道：“梁叔应该有远大的眼光，弟兄们不会白让你养的，一旦学成了武艺，还可以开设镖局、赌局、妓院，从多种渠道赚钱。”

梁再堂不耐烦道：“那都是以后的事，现在走一步算一步。”

这时苏小枫、苏小飞报告：“昆哥，文贵已被我们轰走了，弟兄们在外面等听你的吩咐。”

文贵被苏小枫等人剪着手推出梁府，双膊疼痛，一路骂骂咧咧回春园街市场去了。

正是正午时分，市场上少有顾客，小贩们或点着零钞计算收入或东倒西歪打盹，十分冷静。

何南、陈余祥、陈百威正在等文贵的消息，文贵到时，恰好香珠送来饭菜，顾不上吃，一齐问道：“姓梁的如何答付？”

香珠戴着孝，眼如桃肿，眼巴巴地望着文贵——她的嗓子已经哑了，不便说话。

文贵摇摇头：“问题比我们估计的严重多了。”

众人面面相觑，何南道：“我已经让步到这份上，姓梁的难道还有什么话说？”

文贵道：“问题不是梁再堂，那位彭昆原来野心不小，头一回我捎去你的话，梁再堂本来很高兴，表示很愿意化干戈为玉帛，谁想吃饭之前，彭昆偷偷溜到一间密室与苏小飞嘀咕些什么，当时我就感到纳闷，待到吃饭时谈到正题上，梁再堂问苏小飞要南婶的尸体，那小子就像得到什么启发似的，一口咬定尸体已扔进大海给潮水卷走了，联想到彭昆前后的反常表现，我当时心里就产生了怀疑。”

陈余祥道：“彭昆前后什么不常表现？”

文贵道：“开饭前，那小子脸色紧张，似有什么心事，后来和苏小飞碰了头，便得意起来，这细微的表现他骗得了别人，瞒不过我，我文贵最擅做察颜观色。”

陈余祥点头：“只是不明白彭昆为什么要这样做，按常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文贵拍着陈余祥的肩：“当时我也是这样认为，虽心里怀疑彭昆有意把尸体藏了起来，就是猜不透他的用意何在，今天我一去，彭昆嘴脸与昨天果然截然两样，一口咬定是你们藏了尸体，有意向梁再堂发难。这时候我猛然记起彭昆一直想着组织一个流氓团伙，专干打打杀杀的事，只是苦于没有后台，他曾经多次向梁再堂提议，梁再堂觉得花一大笔钱养一群闲人不合算，彭昆才搞出现在这个不伦不类的‘同乡会’，这次彭昆把梁再堂拉扯到这场纠纷中，局面越难收拾越对他有益，可促使梁再堂拍板承认他们。”

众人恍然大悟，明白了彭昆唯恐天下不乱的不良用心。香珠一听说母亲的尸首不能得见，泪又止不住了。陈余祥强行把气憋在肚里，蹲下去揭开篮子上盖的毛巾：“大家先吃饭，再慢慢商量对策。”说着，率先端了一钵饭。众人都感到饿了，各自端了一钵蹲在一处边吃边讨议。陈余祥伞里憋的气和饭一起咽了下去，问道：“文贵叔，据你分析，南婶的尸体是不是真找不到了？”

文贵摇头：“可以找到，我想，当天晚上他们扛了尸体绝不会走得太远，应该说，凡和苏小飞一起的人都知道，这样一来，彭昆肯定不会放心，设法要让苏小飞去转移，可惜的是昨晚我们失去了机会——昨晚上派一个人盯梢苏小飞绝对可以找到。”

陈余祥点头，一会又道：“我认为并非全无希望，当时黑灯瞎火，掩埋时万没想到以后还要转移，因此不可能记得非常仔细，正如文贵叔分析的那样，昨晚绝对去寻找了，至于是否找到，那还不能肯定。”

文贵欣然道：“阿祥说得很有道理，今晚一定要派人去盯梢苏小飞。一旦找到证据，呈一张状纸上去，向法庭讨个公道，我们不再忍让他们了。”

陈余祥道：“这是一定的，问题是彭昆既然存了那份心，就不会就止罢休，还会继续捣乱。”

文贵还没答话，市场大门口出现了一彪人马，一个个拿着棒棍，杀气腾

腾。

陈百威眼尖，最先看到，叫道：“不好，是彭昆领人来了！”

陈余祥、南叔、文贵忙放下饭钵，命香珠躲开，纷纷拿起扁担应战。

那边的彭昆，今天不全是冲着南叔等人而来的，一路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一边狂妄地叫道：“你们这些人以前都讨厌我，老子那时候没有队伍，一直忍气吞声，今天老子抖起来了，先给点颜色瞧瞧，弟兄们，打呀，过瘾的时刻到了！”

一时间市场大乱，打杀声，哭叫声、砸东西的声音乱做一团，胆小的抱头鼠蹿，哭爹叫娘。胆大的尽可能收拾东西。

陈余祥一马当先迎上去：“彭昆，休要连累别人！”

彭昆滴溜着一对小眼睛：“这是我跟他们之间的恩怨，至于你们，也要一起收拾，弟兄们，上！”

同乡会人员都领教过陈氏兄弟的武功，见两位横立在前，都有点胆怯。

彭昆叫道：“不要怕，这两家伙一个是残废人，一个活埋了十多天才出来！”

这一叫众人果然胆子大了，挥棍扑了过来。

陈余祥、陈百威立即分两路迎战。

同乡会虽人多势众，来得也猛，但都是些乌合之众，没经过正规训练，或砸了自己、或伤了同伙、或被二陈用扁担击倒在地。

彭昆由苏小枫保护，站在卖猪肉的案桌上指挥叫喊。

菜市场棍棒叮当响做一团，鱼类、海鲜、肉、蔬菜遍地都是，小贩们十有八九挨了棍棒、东西被毁。

陈余祥毕竟伤未痊愈，行动不便，加之挨了几棍，渐渐不支。

陈百威也才从地洞里出来，体力大不如前，虽比陈余祥方便些，也慢慢招架不住，准备撤退。

站在高处的彭昆见了，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声叫好。

香珠提篮躲在暗处，右手捏着一个饭钵，想帮忙又怕打了自己人，听得彭昆的声音，恨不得立刻让他死，于是奋力掷去。

彭昆冷不防后脑勺挨了一下，回过头来，恰逢香珠第二个饭钵掷来，扣在脸上……

苏小枫忙帮着揭开，彭昆的马脸上粘满了饭粒，嗷嗷叫道：“抓住小婊子，今晚弟兄们开荤！”

苏小枫本是好色之徒，一见香珠身子就酥了，再听了彭昆的命令，不顾一切地跳下案桌，向香珠扑去。

香珠先是愣着，见有人扑来，迅速躲向另一木柱上，与苏小枫捉起了迷藏。

苏小枫见香珠腰上束着一道“孝带”，把身子束紧了，胸部上的一对东西比平常耸得更高，这撩起了他的欲火，恨不能一把搂在怀里。无奈香珠机灵，左右躲闪，只好不追了，涎着脸嘻嘻道：“我不抓你，我们接着亲亲嘴就可以放你走，当然还有你的奶子我也得摸一摸。”

香珠乃一位黄花闺女，听有人当面说这种下流话，羞得把篮子里的饭钵一个接一个扔来，虽没打中，苏小枫脸上却溅满了饭粒。

完了，苏小枫又扑了过来，香珠一急，回头便跑。苏小枫见香珠离开了躲藏的廊柱，喜不自禁，像一头淫性大发的公猪，奋力追赶。

香珠眼前只有了一条通往告士打道的路，边跑边叫喊：“祥哥救命——”

陈余祥与陈百威正在吃力招架，哪里听得到。只有躲在案底下的文贵看见，对正在厮打的何南叫道：“阿南不好了，流氓追你女儿！”

何南本无力气招架，见那边有人追她女儿，急了，叫道：“祥仔、威仔，快救阿珠——”说完扔掉手中木棍，追了上去，文贵，也紧随其后。

陈余祥、陈百威早想撤退，只是担心南叔、香珠他们，这时听得南叔说有人追阿珠，回头一看，见他们撤退，各自打倒几个近身的流氓，拨腿赶在文贵后面。

市场里的彭昆见自己人占着上风，并不焦急了。摸着脸上有许多饭粒，在一颗一颗地摘下来。

彭昆虽然长着一张马脸，肤色黑如牛粪，却极爱讲究，其目的也是为了去妓院博取女人喜欢，此时他一面照镜，一面摘饭粒，唯恐漏掉一粒，待到有人来报告陈余祥跑了，才回过神来吼叫：“还不快追！”

手下忙道：“报告彭头领，他们已经跑远了。”

彭昆揣了镜子，从案桌上跳下来，骂骂咧咧清点人数，发现少了苏小枫，便把怒气全出在小贩身上，又是一通追打。

再说香珠边跑边叫喊，苏小枫在后追赶，一心想着肥肉很快会到手，精神上来了，步子一加快，距离越缩越近……

在一拐弯处，香珠脚下拌了石子，扑通跌倒在地，苏小枫想着这是老天赏他艳福，扑上去心肝宝贝地叫着亲嘴，冷不防何南随后赶上，照着叉开的双腿根部乱踢。

苏小枫的宝贝给踢着了，痛得腾身坐起，见是何南一个老头，啐了一口：“呸，我还以为是谁，原来是个臭老头，乖乖地让你女儿脱了裤子给老子干就饶你老命，否则休怨我出手太狠——”说罢站了起来，拉大旗做虎皮装腔做势，“嗨嗨”叫着，就在这时，文贵、陈余祥、陈百威相继赶来。

苏小枫立即敛起凶相，嘻嘻笑道，“我在跟南叔闹着玩，小侄就此告辞。”言罢，抽空要逃。

没想南叔早已做好准备，这么长时间没动手就是为了争取时间等阿祥他们，并挡住了唯一的去路。

前有南叔、后有二陈，犹豫中趴在苏小枫脚下不远的香珠猛的逮住了他裆里宝贝……

苏小枫失声尖叫：“哎呀，南叔，你女儿想我的宝贝也犯不着这样——”

话未说完，陈百威一拳挥过来，打得他眼冒金花，又是当胸几拳，打趴在地上哼哼叽叽，爬不起来。

文贵跳起来呐喊着要打“落水狗”，陈余祥阻住：“慢，不能打死，我要问他。”

文贵笑道：“我正是要问他才吓唬吓唬他，不然他会说假话的。”

陈余祥上前抓了苏小枫的后领提起来：“我问你话必须老老实实回答，否则宰了你！”

苏小枫哆嗦着，“陈爷爷饶命。”陈余祥提起又是一摔，喝道：“我没工夫跟你嚼舌头，老实回答我：我婶娘的尸体在何处？”

苏小枫忙道：“我真的不知道，这事是我弟弟苏小飞一手操办的，那天晚上我的任务是追杀两位陈爷爷。”

陈余祥知道这家伙是不见棺材不流泪的，“嗖”地从腰上拨出一把匕首，

翻过来抓了他的胸，“你在不说实话现在就送你上西天。”

苏小枫看见当胸锃亮的短刀，全身发颤：“我说，我说。老太太的遗体埋在笏箕湾晒鱼场的一个土坡上，昆哥害怕有人找到，令我弟弟一个人昨晚偷偷转移，没想估不清方位，白费一夜辛苦，只好今天白天去实地寻找，等天黑了就动手，我的话全是实话，绝无半点虚假，陈爷爷千万饶命，可怜我活到十九岁还没娶老婆……”

陈余祥和文贵互望一眼，他们的猜测果然正确。

陈余祥把苏小枫带到湾仔码头，然后捆绑好，嘴里塞了毛巾，吩咐要待到寻出娣娘遗体才能放人，然后和陈百威扮成小贩去笏箕湾晒鱼场寻找苏小飞。

笏箕湾晒鱼场滨临大海，远处白帆点点，海边鱼船泊岸，渔民们抬着大筐大筐的鲜鱼批发给小贩、或拿去凉晒；右边是奇力岛，海浪拍岸，一尊尊海石兀然而立……

二陈混杂在贩鱼的人群里，斗笠沿向下，遮住面孔。

寻了一遭，想着苏小飞可能不在人群里，须另辟途径，这时陈百威看到后山坡上走着一个人，正是苏小飞。

陈余祥很快也看到了，两个人商量先不要打草惊蛇，既然苏小枫说的都是实话，说明娣母的遗体一定在这里。

苏小飞此时正在堪测、察看，估计他白天是断然不敢的，但晚上绝对会来。于是二陈仍寻原路回到湾仔码头，帮助何南父女置办棺木、香烛、纸钱，回笏箕湾居处操办灵堂。

夜晚八点，家里办妥当后，文贵去湾仔码头请钟盛富领一帮人来守护灵堂，提防彭昆捣乱。陈余祥、陈百威仍借着夜色去笏箕湾晒鱼场潜伏。

六月，夜色中的笏箕湾晒鱼场被月色沐浴，来到香港难逢上一个这么明朗的夜晚。晚潮拍击着海岸，传来哗哗的涛声，陈余祥、陈百威迎着带海腥味的海风来到了晒鱼场，旋即便向白天苏小飞留连的山坡逼近。

到处空无一人，远处的渔火细如萤火，和天际之星混杂在一起构成一幅美丽的夜景。两个人躲在一块岩石后屏声息气，注视着西边入口。

约九点半钟，一条黑影映入眼帘，向这边逼近……

黑影着青色衣裤，负一把钢铲，在一块巨石前面的空地停了下来，鬼鬼祟祟四处张望，待确认无人，便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旁边，铲起土来……

此人正是苏小飞，他刚刚放下的东西是两个麻袋，在月光下依稀可辨。

陈余祥、陈百威事前已经商议好了，等苏小飞起出尸体捐上肩才上前逮他……

苏小飞吃力地挖着，约半个钟头后，尸体现出来了，从麻袋里掏出一个电筒照看，喃喃自语道：“怪事了，居然还没烂。”二陈放心了，临走也谈到过尸体如果腐烂会很麻烦，当时南叔道：“晒鱼场近海，土质含盐量高，尸体一般很难腐臭。”看来也不无道理。苏小飞终于把尸体挖了出来，拖到一块干净地方休息片刻。陈余祥、陈百威等着苏小飞装尸体，没想他却从旁边的麻袋里摸出一把明晃晃的屠刀。两位意识到情况不妙，包抄过去如神兵天降般大喝一声：“不许割尸体！”苏小飞万没料到这一招，如五雷轰顶，只感到三魂尽散、七魄全飞，全身瘫软在死尸旁……很久他才回过神来，跪在地上哆嗦：“爷爷饶命，这事与我无关，全是阿昆要我干的……”陈余祥

一脚将他踢翻在地，再脚踏在胸口上：“难道杀人也是彭昆指使你？！”苏小飞：“是，不、不，打死人完全是失手，真的，我与她今世无仇、来世无冤……”陈百威道：“现在我不会杀你，但得请你把尸体背回去。”

陈余祥松开脚，苏小飞忙爬起来：“我背，我背，先用麻袋装好才能背。”

陈百威问道：“你带上屠刀干嘛？”

苏小飞道：“原估计尸首会腐烂若那样，用几条麻袋套几层，拖到另一处地方偷偷埋了，谁也不告诉，带上屠刀是防着一旦尸体尚好，砍做几块，用铲柄当扁担挑着轻松，这办法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苏小飞套好尸体，陈余祥担心他中途弃尸逃跑，扯下他本人的衣服撕成布条，把尸体绑在他背上。

此时约是深夜十一点，涛声依旧，湾仔码头方向不时传来客轮的汽笛声，而晒鱼场南边方向的住宅区一片静寂。

苏小飞负着尸体等着吩咐，陈余祥想到彭昆绝非头脑简单之人，在苏小枫久去不回的情况下肯定会对晒鱼场有所警惕，正想着如何绕过晒鱼场这片暴露在月色下的平时时，身后转来了一阵尖尖的怪笑：

“哈哈，果不出我所料！弟兄们，上，送两位陈先生归西！”

陈余祥、陈百威心里一惊，来者正是彭昆，巨石后面还跟了一群虎视眈眈的青衣杀手。

第五章 开堂授徒

话说陈余祥、陈百威去晒鱼场等候苏小飞，何南在家里焚上香烛、置好灵堂，请了和尚、道士等候死者尸体归屋。

陈余祥临行前担心彭昆会来捣乱，特要文贵去湾仔码头请钟盛富来护驾。

文贵本是位头脑十分聪明之人，经陈余祥提醒，心里又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当他在湾仔码头请钟盛富的同时，便经过一番乔装去梁府附近探听虚实，恰逢彭昆一伙领着一彪人马出洞，吓得他掉头就跑。

文贵喘息着回到笏箕湾，钟盛富等二、三十个牛高马大的搬运工守护在门口，随时准备迎敌。

“弟兄们，快，彭昆杀来了！”

搬运工见真要刀枪相见，不免有点紧张，钟盛富鼓励道：“不用怕，彭昆和他的手下都是一群草包，手无缚鸡之力，我一拳可以打扁几个！”接着又问文贵：“阿贵，他们大概来了多少人？”

文贵用衣襟抹着脸上的汗：“具体多少人我没有细数，反正有很多，弟兄们做好准备就是了。”

钟盛富吩咐工友做好准备，又担心巷子太窄不好厮打，留下一半带领其余的去巷口迎敌，等了约半个小时，果见一队人影向这边走来……

钟盛富神经紧绷，令工友各自隐蔽，吩咐只等他们一到巷口，砖块、棍棒齐下，打他个落花流水。

工友们遵言各去准备，等了几分钟仍不见动静，钟盛富急了，从矮墙伸出头探个究竟，方发现人影在不远处转了个弯，向晒鱼场方向移动。

钟盛富立即撤兵返回。

何南家里灯火辉煌，门外站满守护的工友，灵堂正中摆着一具揭了盖的空棺材，左右墙上写了“音容犹在”、“早登仙境”之类的对联，棺材前是一张八仙桌，桌上写有死者姓名、生辰八字的灵牌，及一些纸钱、香烛、糖果之类的供品。八仙桌左边的道士，手中不停地敲打木鱼、铙拨，念着咒语；右边是身穿袈裟的光头和尚，手中捏着佛珠口中念念有词超度亡灵气……

香珠披麻戴孝跪在棺前，文贵则像坐不住似的东走走、西转转，忽见钟盛富在灵堂里探头探脑，便知有事，忙跨出门问道：“彭昆来了没有？”

钟盛富摇摇头：“不知为什么，他们转向晒鱼场那边去了。”

文贵惊道：“你怎不早点告诉我？快，集合工友去晒鱼场救阿祥、阿威！”

钟盛富猛省悟过来，一声呼叫：“弟兄们，跟我去晒鱼场杀彭昆狗日的！”

文贵见这伙人虽勇气有余毕竟谋略不足，便亲自指挥，令大家不要叫，悄悄盯梢向山坡移动的黑影。

果不出所料，这伙人正是彭昆他们，当陈余祥、陈百威把尸体绑在苏小飞的背上，便怪笑一声包抄过去……

陈余祥、陈百威已没有了逃遁的机会，拾起钢铲、操着屠刀杀了过去，这两样东西都是苏小飞带来的。

陈余祥、陈百威寡不敌众，眼看就要吃亏，恰在这时钟盛富率众赶到，一时间棍棒叮当，喊叫声震天，厮打得十分激烈……

就在这紧要关头，陈余祥、陈百威获得了喘息的机会，猛记起最重要的

还是那具尸体，四下里寻找，见彭昆领着几个人护送苏小飞想逃离现场。

“苏小飞站住！”陈余祥大喝一声，和陈百威如神兵天降，拦住了彭昆等人的去路。

彭昆虽诡计多端，但对性命却十分看重，嘴里叫道：“弟兄们杀了姓陈的，梁叔会重重有赏！”自己则想寻机潜逃。其余几人从前都领教过二陈的厉害，怎敢恋战，也逃得无影无踪，剩下苏小飞驮着尸体想逃也逃不了。刚才他曾想着解下尸体，给彭昆看到，非要他继续驮着不可，此时哭爹叫娘都晚了，只得说道：“两位陈爷爷，刚才阿昆要我把尸体给他，我不干，我知道他们迟早要给你们打败的，真的，我不会骗你们。”

陈余祥用钢铲顶住他的后腿：“少废话，当心我打断你的腿！”

苏小飞连连称是，额上大汗如注。

宽敞的晒鱼场复归平静了，潮水已经退去，呐喊声连同涛声一起消失在无际的海那边，仿佛刚才的一场厮杀根本不曾发生……

钟盛富集合起工友，站在队前清点人数，见大家并没有太重的伤亡便向陈余祥、文贵告辞。

老太太的尸体回到了家里，香珠哭得惊天动地，众人使劲将她拖开，才把尸体洗净盛装入殓，同时也计议日后之事。陈余祥道：“现在不要想的太多，先安置南娘再说。”众人依言，议定将南娘的遗体七日后出殡下葬，地点仍在笏箕湾晒鱼场的坡上。坟墓的地点，将面对北方大海，遥望大陆故土，此处按下不表。

再说同乡会方面，梁再堂已被彭昆彻底迷惑操纵。

彭昆和手下串通一气，一口咬定陈余祥他们私藏了南娘遗体，有意刁难，为了使局面日趋紧张，有意去春园市场捣乱。回到梁府清点人员，发现少了苏小枫，就向梁再堂禀报，说是陈余祥方面开始对同乡会实施报复，梁再堂不明就里，认定麻烦一定不少，胆怯地劝导彭昆：“丢了苏氏兄弟，他们也死了老太婆，这事就算了，以后各不相欠，你也不要惹麻烦。”

彭昆滴溜着小眼睛，又有了诡计献言道：“梁叔说的极是，侄儿也巴不得从此天下太平，只是两个东莞仔野心勃勃，唯恐天下不乱，在湾仔码头、春园市场纠集了大批暴徒，准备称霸香港。”

梁再堂惊道，“会有这等事？”

彭昆道：“正是。有一事我正要禀报，苏小飞已探得陈余祥把何南老婆的遗体埋藏在笏箕湾晒鱼场坡上，我准备今晚就令小飞偷挖出来，想看他们如何解释此事。”

梁再堂摸着须，“若真如你说的，姓陈的真是和我做对的话，老子就算倾家荡产也要压他下去！”

彭昆道：“我们等的就是梁叔这句话，有你的财势、地位，加上我们的敢打敢杀不伯死，这香港的天下就是我们的！”

原来彭昆不见了苏小枫，估计他一定落在陈余祥手中，而苏小枫又是个软骨头，一用刑什么都会招供。于是演出了月夜争夺尸体的一场厮打。

这场厮打彭昆大败而归，回到梁府已是深夜 12 点，梁再堂正坐在厅里等听好消息。

外面吵吵闹闹，佣人开了门，彭昆把衣服一脱，在地上抓了泥往胸部、脸上乱涂，接着扮成瘸子去厅里禀报：“梁叔，不好了，我们大祸临头了！”

梁再堂听得天井里的人一个个哭爹叫娘喊哎哟，又见彭昆这般模样知道

不妙：“别急，慢慢说。”说罢，双手把长袍下摆一提，在靠左的太师椅上坐下。

彭昆趁梁再堂不注意，一蹦上了右边的太师椅。甩手在八仙桌上的茶杯里沾了水洒在自己眼里充做泪水。

梁再堂坐定：“说吧。”

彭昆哭诉道：“我早料到陈余祥会对笏箕湾晒鱼场严加看管，因此也做了准备，小飞去了不久，我领着弟兄们去保护，可哪里料到陈余祥比我们估计的要毒辣百倍，早埋伏了好几百人。梁叔，你道那好几百人是哪里的？原来都是春园街市场的小贩、湾仔码头的苦力，这伙人仗着人多势众，对我们大打出手，弟兄们苦苦招架，哪里顶得住？”

梁再堂：“尸体找到没有？”

“怎没找到？苏小飞挖出来后，准备背回来，没想尸首这东西不好背，要用绳索固定，结果被他们夺走，连小飞也一起抓走，幸亏我头脑冷静，下令撤退，才保住弟兄性命。”

梁再堂皱眉：“尸体没保住，如果见官的话会有麻烦。”

“梁叔，麻烦大着呢，临走时我一个人压阵，被陈余祥打倒在地，他用一把白晃晃的马刀顶着我的头叫嚷：“彭昆，我本可一刀杀了你，但老子放了你，留你活几天回去报告梁再堂，告诉他我陈余祥是专为捞世界来香港的，现在已组织了五百人的队伍，我早听说梁再堂有钱，在他先出一万大洋购买武器，还有塘西的旺发赌馆在借用五六年。”

梁再堂面如土色：“他真是这样说的？”

彭昆道：“一点没假，梁叔，原来他一早就盯上你兜里的钱了，以前我只说他用什么‘缓兵之计’，根本不曾往这么深透的地方想，直到现在他露出狰狞面目，我才恍然大悟！”

梁再堂站起来，在厅里踱步，内心十分焦急，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肥”，富人最怕的就是被人勒索。

来回踱了若干次，在彭昆身边突然停下：“阿昆，你说说，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法子？”

彭昆摇摇头，又点头：“天无绝人之路，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办法应该是有的。”

梁再堂踱回自己的位置坐下：“我们再齐心，毕竟也才三五十人，难与几百人匹敌。”说罢连连摇头，叹息不已。

彭昆见自己的表演获得预期的效果，窃喜不已，嘴里却道：“梁叔不必过虑，在这节骨眼上，不要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据我所知，陈余祥才来香港不久，根底浅薄，纠集的一群乌合之众全是一盘散沙，他自己号称五六百，那是吓唬我们的，依我看，最多不过百把人。”

梁再堂道：“百把人也很了不得了。”

彭昆滴溜着眼睛：“不怕，我有办法对付。”

梁再堂把身子向右倾：“噢，你有什么办法？”

彭昆道：“首先把原有的弟兄提高待遇，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一心替梁叔你卖命；第二呢，马上购买一批军火，只要有武器在手，一个小孩子都可以杀死一位武林高手。”

梁再堂知道无论养兵还是购买军火，都得要花钱，可一想到陈余祥对他虎视眈眈，一咬牙答应下来：“我同意养你们，只是不能要太多人，机灵的、

有力气的留下四十人左右，军火呢，按理拥有这些东西是犯法的，但如今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只是从何处购买、军火商是非法组织，会不会漫天要价也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彭昆道：“不瞒梁叔，购买军火的事我早就有了门道，来香港之前，我在广州认识一位名叫马佛的广西人，此人没有什么本事，专会吹牛，天上的事他知一半，地上的事他全知道。一次在天字码头饮早茶，有人见他吹得天花乱坠，便以为他有本事，把他约到密处谈生意。你猜此人是谁？原来他是陈炯明手下的一名将领，名字叫莫启青，广西贺县人，曾在桂系军阀陆荣廷手下做过教头，后来看到陆荣廷不行了，才率部投靠陈炯明。1920年，陈炯明打垮陆荣廷，莫启青随着一起进入广州，因他是广西人，又是叛变过来的，陈炯明对他始终有成见，总不予重用。莫启青曾于战乱中私藏了大批军火，现在官场不得志，有意出售这批武器，得款后准备退出军界，归家养老。”

梁再堂立即明白这是一宗很有赚头的生意，不禁心动，急问道：“后来怎么了？”

彭昆道：“马佛一听，知道这生意大有赚头，拍着胸部道：

‘这好办，我的老家在十万大山，那里土匪成群，最需要军火，卖给他们定能卖大价’。谁想对广西的行情，莫启青比谁都熟，说一来路途遥远，运输不方便；二来广西的土匪凶悍，如果去的人少了，不仅得不到钱，丢了命都不知道。马佛于是吹牛说他对香港十分熟，认识不少海盗、悍匪，他们为了扩充势力极需要武器。莫启青一听，很感兴趣，当下许诺，如果一旦事成，给他百分之十的回扣，马佛得到这个好消息，兴奋得了不得，可又感到这买卖危险，需多几个人，于是拉上我，我又带上苏小飞、苏小枫，四个人一起来到香港，我们带的钱少，对香港又不熟，哪里寻得到海盗劫匪？不出三个月，马佛吃不了苦，回去了，我担心这桩生意被别人抢走，要马佛稳住莫启青，许诺终有一天能成功。”

听到此处，梁再堂问道：“这是多久的事了？”

“两年前。”

梁再堂连连摇头，“都两年了，恐怕早给人买走了。”

彭昆道：“不会，我跟马佛经常联系，前不久他还告诉我，说军火还没卖，莫启青还叮嘱他千万保密，不要走漏风声。”

梁再堂道，“这事刻不容缓，千万不要给别人抢在前面。”

彭昆点头：“我也是这样认为，不过问题不是很大，我马上派人给马佛送信，通知莫启青，转告我们近日将赴广州详谈。”

梁再堂松了口气。

彭昆又道：“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对付陈余祥，趁着他们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迅速武装起来。去铁匠铺打制大刀、长矛、鸟銃，还得请梁叔速决，拨出一笔现金来。”

这回梁再堂不再小气，同意彭昆速去办理。不出两天，同乡会的人都有了大刀、长矛，小头领还拥有一支鸟銃，彭昆则特意打了一把短火镜。

有了梦寐以求的“队伍”，彭昆神态与过去判若两人，天天派人去春园街市场骚扰，有意挑起事端劫一些财物。

陈余祥这边见对方来势凶猛，暂时只好躲避，所到之处，无论菜市场、码头，都有拿刀拿銃的人追杀，扬言要救苏小枫、苏小飞。陈余祥见大家疲于奔命舍不堪言，只好把苏氏兄弟交还同乡会，谁想非但平息不了事端，因

苏氏兄弟知道他们所有栖身的地方，天天带人追打。

陈余祥实在忍不住了，与陈百威商议，决定重出江湖，在香港成立第一个堂口……做出这决定的时候，陈余祥十分痛心，他深知江湖之道险恶，无论什么样的人一旦陷入，终生难以自拔，最终只能葬身此道。

在中国，最大的黑社会组是“洪帮”和“青帮”，其中尤以洪帮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陈余祥在广州加入的组织“洪胜堂”正是属于“洪帮”。

洪帮最早要追溯到明末清初，由郑成功发起，第一句秘密口号是“明大复心一”，反过来即是“一心复大明”，目的是反清复明，因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是“洪武”，所以这个组织就称“洪门”。洪门后辈都知道他们的开山祖叫“洪英”，其实这名字是第一代洪门前辈的总称，即“洪武门下都英雄”之意，其中当然也包大家熟悉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在内。

洪门以反清为宗旨与清朝廷势不两立。第一个堂口，是郑成功在台湾金台山开设的“明远堂”，之后派属下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及军师陈近南进入清占区发展洪门组织。进入大陆后，蔡德忠等五人即与陈近南分开。

先说蔡德忠领五人与陈近南分散后即向南潜至福建莆田县九连山少林寺，在那里削发为僧精练武术，待机起义。

雍正十一年，蔡德忠率福建少林僧人密谋造反，事前被清帝听闻，派兵围攻，并纵火焚烧寺门，僧众死伤殆尽，仅逃出蔡德忠、方大洪、胡德帝、马超兴、李式开五人，其后被洪门中人奉为“前五祖”。

前五祖于突围途中，获得反清志士吴天成、方惠成、张敬之、杨林佑及林大江等五人掩护扶持，才得脱离险境，共同前往粤省。因此，洪门中人又将上述五人称之为“中五祖”。

这群人抵达惠州宝珠寺。当时，许多反清人物为了逃避缉捕，部分遁迹空门，以求隐蔽。当即由宝珠寺僧人吴天佑、洪太岁、姚必达、顺廷贵及林永超五人，迎入寺中，共谋反清大计。此五人又被洪门中人奉为“后五祖”。

只可惜这班人立足未定，壮志未酬，由北京南下的清兵，已会同当时“平南王”耿精忠的部属，包围宝珠寺，于是血战再起。

由少林寺逃出的“前五祖”，在奋战之下，杀出重围，再度脱险；继而宝珠寺的僧人及一千抗清志士，亦有小部分突围而出，落荒而逃。沿途并与陆续由宝珠寺逃出的残余僧众，辗转进入赣境。在赣州城西的“阎君庙”与另一批抗清志士会合。此处据点系前明参将黄昌成夫妇隐身处。彼此会商结果，均认为势力过于单薄，实不宜于此时和清廷硬碰。互相交换秘密诗词符号，嘱黄昌成妥为隐藏，暗中招贤纳士，以图后举。后又恐多人聚集，容易引起清廷的注意，于是“前五祖”等人又再向现湖北境内转移。

进入湖北境内之后，他们听说有一股反清势力正潜伏于襄阳附近，陈近南直接前往调查。果然遇上郑君达之妻郭秀英及其妹郑玉兰二人。郑君达是郑成功的世侄，于较早期被清军杀害。其妻、妹二人与郑德英等在少林寺早已认识，此时相遇，真是感慨有加。

郑玉兰姑嫂二人带领的反清志士并不多，想要进行武装起义，仍然感到力不从心，此时正在积极准备，等待与各地反清力量会合后，再图大举。蔡等人的到来，正合其意。蔡等听说郑君达的遗体葬于襄阳城东丁山之上，为表达哀思，义士们共同前往致祭。这批反清人物在其坟前沥血为誓：一定要

联同天下豪杰，驱除满虏，还我河山。

不料此时，襄阳副将张近秋接到报告，知道有绿林人士胆敢纠众致祭“叛逆”郑君达之墓，便立即集中精锐部队六百多人，火速开往丁山，命令部下务必一网打尽，以向清廷邀功请赏。

当时这群扫墓者正在指天为誓，泪洒碑前，忽闻报有大队清军前来，连忙登高远望，果见战尘已至，顷刻已陷入重围之中。

几个人于是在坟前紧急商议，认为按当前形势，除非分路冲杀，奋勇突围，否则就会束手就擒，郑玉兰虽为一介妇人，但颇有决断力，且武功不凡。她自告奋勇，由她姑嫂三人带领一支人马，在正面迎击张近秋，掩护其他人从侧翼突围。

蔡德忠等人坚决不从，认为由姑嫂两个女子迎击敌人，而自己堂堂伟丈夫却突围而走，日后何以面对郑君达在天之灵，何以面对全国的反清义士？

但此话遭到了姑嫂的严词责备，认为反清人物如果因此而全部牺牲，对反清大业没有任何好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定要想办法保得有用之身，继承先烈遗志。至于姑嫂二人，只是一介女流而已，而且早就想与亡夫亡兄见面了，何必拦阻？蔡德忠等无词以对，只好忍痛答应。郭秀英又将遗孤二人，托蔡德忠等带出重围，长成后继承亡父遗志。

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于是开始。

郭秀英姑嫂带领三十多名志士先向敌人中军冲杀，以一挡百，反复冲击敌营，砍杀清军数十人。与此同时，蔡德忠等五十多人则从相反方向突围杀出，清军畏其神勇，纷纷后退。这批人乃冲出重围，留下了日后洪门组织的基本力量。

郭秀英，郑玉兰姑嫂二人身负重伤，终因人孤势单，全部牺牲殆尽，双双毅然投河自尽。

船夫谢帮恒父子均为反清人士，事后从河中捞出二人遗体，先藏于船中，当天晚上埋葬于三合河畔。当年冬天，又在河畔村落附近，建立“姑嫂庙”，外表和一般村落的“社会坛”一样，使清廷官员无法识别，以便日后反清志士前来凭吊。蔡德忠等数十人突围之后，开始潜伏在附近的山野之中，随后，分批化装成各种人物，再行北上，先后到达湖北边境的万云山，山中有一个寺叫万云寺，主持名叫万云龙，他收容了蔡德忠等人，共同谋划复明大计。此外，万云山的附近还有一名反清志士，设立了“白鹤道观”，自称“白鹤真人”，以研究道教为名，暗中招揽反清复明志士，此人便是陈近南。陈近南原名陈永华，雍正初年任翰林院学士。身侍清宫，心怀故国。火烧少林寺后，更对清朝不满，于是辞官回乡，厕身道教。陈近南与万云龙一道一僧，居住如此近，且志趣相投，蔡德忠等人的到来，更是增加了生力军。于是他们决定成立一个足以号召天下的组织。事前他们派出很多人马，分别到各省各县。邀请各地反清力量的领导人物，集中一堂，共商大事。这就有了洪门历史上著名的“红花亭”大结义之举，其时正是雍正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参加洪门首次聚义大会的首要人物，在文字上有记载的，除了万云龙、陈近南及“前五祖”蔡德忠等人之外，来自广东的有吴天佑、吴廷贵、洪大岁等；来自福建的有吴天成、方惠成、张敬之等；来自江西的有黄昌成、钟玉英等；明室遗臣及各地的反清志士，闻讯自动前来的有二千人之多。

“红花亭”聚义时刻为“丑时”，也就是夜半更深之时。众人推选陈近

南为“香主”。

“红花亭”聚义之后，香主陈近南就与大家一起策划进行反清的武装起义，先由洪门兄弟捐出钱财，毁家纾难者不计其数，集中财力物力后，他便派人分头到各地招兵买马，人员陆续集中于襄阳一带，清廷注意到此地民众有异动，因此也派重军集结于湖北省各主要城镇、要道。

同年八月二十一日，陈近南认为诸事就绪，于是发号施令，登坛点将，任命苏洪光为“先锋”，吴天佑等为“中军”，吴天成等为“后卫”。他向北遥祭崇祯，然后挥军向湖北中心武汉进发。

进军之初攻下若干州县，到九月初接近武汉时，却遇上了八旗军，清将于成龙颇具大将之材，一经接触，洪军就被击败。被奉为明王崇祯“皇孙”的朱洪竹在乱军中失踪，大将万云龙亦在战斗中战死。“香主”陈近南命令撤军，沿途屡遭清军截击，残余力量，只好退入襄阳死守。

清军自然不会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他们立即开始攻城。洪军虽败，士气犹存。也许他们意识到襄阳肯定是他们可以坚守的最后一个阵地，再退一步，则欲退而无所退，于是他们在百姓的帮助下，死守此城竟达三月之久。在此期间，清将屡次投书招降，但陈等洪门英雄绝不为之所动，而守城力量已达到再衰三竭的地步，伤患日众，粮草不继。在这种情况下，陈近南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将残余部队分成一股，分路突围，以保存仅有的力量。倘能突围成功，各部分散到各地潜伏，待机建立洪门山头，作长期抗清之计。五股人马在突围之前，陈近南留给大家一首诗，他让大家牢记在心，以备他日联系时使用。

这首诗就成为洪门史上最有名的一首诗：

五人分开一首诗，
身上洪英无人知。
此事传与众兄弟，
后来相会团圆时。

自此之后，洪门组织转为地下发展，代代相传，据陈余祥的师傅说，广州的“洪胜堂”属于万云龙的遗部。洪门组织经历过几百年的演变，组织形势、入堂仪式及口号暗语虽没有改变，但实际在行动上早已脱离了“反清复明”的性质，成了各自为政的纯黑社会组织。

陈余祥的师父从师祖手中接过“洪胜堂”的时候，在广州的洪门组织还有很多，都依靠贩卖军伙、走私鸦片、设赌局、开妓院等维持堂口所需的日常开销。各个堂口同在一起，经营的也是同样的营生，这样难免有利害关系的冲突。实际上，陈余祥的师父及上辈、上上辈的师祖们，谁也没有逃脱过江湖恩怨，整生都是在打打杀杀中度过。万云飞一生英勇，练得一身使暗器的绝技，江湖上提起“飞镖万云飞”没有不谈之变色的，不知有多少身手不凡的好汉死在他的手下，谁想到了暮年，随着手枪、炸弹之类涌入黑道、特别是军阀势力的介入，使他产生了厌倦江湖风浪的念头。细想起来，并非是他怕死，而是经历风险太多，突然产生了对平静生活的渴望与向往。

陈余祥、陈百威是他最后的两个弟子，收下后仅跟不到两年，所授的武功也只是一些拳脚和刀棍。陈余祥、陈百威投靠万云飞的目的是为了学成“飞镖万云飞”绝技，到最后，万云飞不仅没有传授，反而劝他们不要涉足江湖，

趁着尚早退出来。

陈余祥、陈百威依师傅之言回到东莞乡下，想凭着一身力气耕耘田地谋生，设想生活不遂人愿，连年干旱。只得南下香港。

陈余祥、陈百威准备在香港建立第一个洪门组织，发展对象为晒鱼场渔民、市场小贩及湾仔码头的搬运工。这些人对“洪门”虽不是很熟，但道听途说不少，都知道这是一个秘密组织，加入的人都要拈香拜祭香主万云龙，喝血酒，然后练武功，从此后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不再担心被人欺侮陈余祥认为针对这种情况，最利于搞组织，虽不敢保证一声号召便应者云集，最起码会有人响应。

两位一合计，再跟何南、文贵一说，立即得到一致的赞成，特别是文贵，早就向往能在香港成立这样一个堂口，并马上献计：“既要成立这样一个组织，必须拿出点东西让人信服，比如当年陈胜、吴广起兵在鱼肚里塞字条，上书‘陈胜王’，又比如太平天国起兵，洪秀全得益拜上帝会。”

陈余祥点头：“文贵叔说的很对。不过，我们可以饶过这一道。不瞒各位，我和阿威在来香港之前已在大陆入过洪门组织，并有辈份。”

文贵眼睛为之一亮：“你们真的入过‘洪门堂’？”

陈余祥点头：“是的，我们的组织叫‘洪胜堂’，堂口设在广州，堂主万云飞。”

文贵惊讶道：“是不是‘飞镖万云飞’？”

陈余祥：“正是敝人的师傅。”

文贵击掌：“这就好办了，洪门会本身就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组织，只是两位要拿得出凭证最好。”

陈余祥从怀里拿出一面真丝“委任状”，上书的职位是“洪门堂”红旗五哥。

原来加入洪门组织，等级制度十分森严，除“龙头大爷”、副龙头、护印大爷、护剑大爷这几位核心人物外，还分为内外八堂。

内八堂：

香长：又称“军师”。

坐堂：又称“左相”。

盟证：又称“中堂”。

陪堂：又称“右相”。

管堂：又称“总阁”。

执堂：又称“尚书”。

礼堂：又称“东阁”。

刑堂：又称“西阁”。

外八堂：

心腹：又称“堂内军师”或“心腹大爷”。

圣贤：又称“堂外军师”或“圣贤二爷”。

当家：又称“当家三爷”或“桓侯”。

管事：又称“红旗五爷”。

花管：又称“巡风”。

贤牌：又称“守山”。

江口：又称“检口”。

么满：又称“老么”、“铜章老么”、“铁印老么”等。

陈余祥“红旗五哥”的级别属于“外八堂”的第四位，按大陆参加洪门组织的规矩，凡红旗以上的高层人物，都有山主的委任状。

陈百威的级别是外堂的花官，又称巡风，没有“委任状”。

文贵是位见多识广的人，对洪门组织有所了解，接着又和陈余祥谈及什么“前五祖”、“后五祖”洪门典故、入会规矩，陈余祥对各种暗语、诗词都倒背如流，文贵一时兴奋，竟手舞足蹈起来：“踏破铁脚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只要阿祥到时把这些条条框框、立法搬弄出来，保证全香港都会轰动，纷纷参加我们的组织！”

陈余祥道：“这一点我很有信心，但还得做一些前期工作。比如前五祖万云龙、陈近南在红花亭大结义之前，先放出风声，说某日在河畔发现一具重五十二斤十二两的白石香炉，炉底刻有‘反×复明，四字，以暗示‘反清复明’之举是天意的安排，五十二斤又十三两的解释则为‘五湖’、‘二京’、‘十三省’。此外，又特意设置一名来路不明的少年，朱唇方口，仪表非凡，经陈近南、万云飞查询证实之后，认定是崇祯皇帝的孙子，太子妃李氏之子，让与会之人更觉得这是天意所归。”

文贵点头：“这实际上也是洪秀全那一套拜上帝会的做法，不过也很重要，现在有了阿祥的红旗五哥委任状，我便在这基础之上设一个计，由阿南、香珠、阿威分头去行动，对所有熟悉的人灌输洪门在江湖上讲义气、劫富济贫的思想，然后又说大陆洪门组织非常同情香港同胞受尽英国政府及本土恶势力双重欺压，特派武功高深、刀枪不入能飞檐走壁的红旗五哥及师弟前来拯救香港同胞，”

众人一致认为文贵这一招很妙，文贵得意道：“还有一点也重要，为了便于大家记住这位洪门大侠的名字，阿祥必须有一个上口的绰号，我给他起名叫‘卖鱼祥’，这段时间一直要深入到各处市场，传经讲道。”

南叔道：“这绰号好，近段时间由于和彭昆争斗，大家对阿祥都感到神秘，这样一宣传，相信的人肯定很多。”

于是大家分头行动，菜市场、码头、茶楼，到处传颂着大陆洪门派“卖鱼祥”前来香港拯救港民的消息，又说卖鱼祥武艺超群，刀枪不入，与梁再堂斗法，以一当百……

这些故事一传十、十传百，不到十天传遍了铜锣湾、湾仔码头、中上环、塘西及皇后大道各处，到处沸沸扬扬，越说越神乎。

第一步到达预期的效果，文贵又与陈余祥计议，放出风声，说“卖鱼祥马上开堂收徒”，传武艺和洪门教义。

这样不到三五天，一些年青好动，向往打打杀杀的年青人按捺不住，四处打探“卖鱼祥”的下落，有的听说“卖鱼祥”经常在春园街市场出没，便亲自跑来寻找……

至此，陈余祥，文贵认为条件全部成熟了，便请来工匠、木工将筲箕湾何南、文贵的住宅按“堂口”的布局装饰一新，放出风声，说“卖鱼祥”将在是年9月初1于宵箕湾华人住宅区开堂收徒……

消息一传开，慕名而来者每天络绎不绝，陈余祥预计到人数会远远超过想像，两栋平房不够开堂立坛，于是又把前后四栋房屋租下来，用红砖砌了围墙，围墙正北开一扇大门，门内是一块空地，这空地是原来的宅主傅灵华拆了一栋旧木屋准备重新兴建砖房的宅地，现在被陈余祥租用，恰好可以

做演武之地。傅灵华祖籍福建，祖上早在 1840 年前便来此贩卖鸦片定居下来，香港成为英占区后，便和一些外乡人一起从英国人手中购下筲箕湾大片地皮，准备做菜地耕种，当时的筲箕湾一片荒芜，杂草丛生，蛇虫出没，地价相当便宜。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也是傅家命该发财，这片地皮烧了杂草种上菜蔬不久，由于这里紧邻湾仔码头，维多利亚港逐步成了世界最繁荣的黄金港，这样招至大批码头搬运工的涌入，他们大多是来自大陆的异乡人，居无定所，傅家祖先灵机一动，便在此处筑起了简易工棚租给码头工人。随着天然良港的不断开发，房屋出租业越来越繁荣，慢慢有了钱。傅家鸟枪换大炮，开始大造房屋，经过几十年的演变，便形成了今天的样子。

傅灵华做为业主，因房屋太多，常为收房租的事苦恼，今听得大陆“洪门”人来此开堂立台，便有心加入，加上文贵的一张三寸不烂之舌的游说，立即赶走几家房客，愿意“无偿借用”。

陈余祥既然要重出江湖，当然是以义气、信用为重，许诺只是“租用”，待堂口兴旺之后，房租一一归还。

堂口正北围墙内是一片空地，空地过去是两栋砖房，可做堂口常用人员的聚会休息地，再向前是以前南叔、文贵的住屋，里头折去隔墙，使之变成几个大间，文贵那边也做堂口办事处；何南这边做为会场，正中央设神坛，神坛上方由文贵贴着一张大红纸，写着“洪家祠”三个大字。两旁则写有陈近南、万云龙等前后五祖等洪门历代人物。

最后面两栋房子是陈余祥、陈百威、文贵、南叔等人的住处，由于立堂后以后不再做鱼生意，房内布置得十分整洁。

接下来又向傅灵华借了一笔款，做为开堂经费，另外还购置了一批大刀、长矛，专等 9 月 1 日正式开堂。

话说“卖鱼祥”在香港开堂授徒的消息一经传开，很快就传到了彭昆、梁再堂耳朵里。当时彭还不知道“卖鱼祥”为何人，只是这消息给他带来了震动继而窃喜——他立即向梁再堂鼓噪，说如今又有人欲称霸香港，必须马上招兵买马，扩充势力，梁再堂身为富人，此时已手忙脚乱，不再像从前那样吝啬小气，放任让彭昆去搞。

彭昆在风声四起中冷静下来，派人打听，才知道所谓“卖鱼祥”其实就是陈余祥，于是冷笑道：“我道真是大陆洪门高手要来香港开堂立坛呢，原来是东莞仔的把戏，骗骗别人还可以，骗我？哼，拾人慧牙的伎俩，从陈胜、吴广到洪秀会，历史上不下万人玩过这一套！”

对于“洪门”，彭昆是早有所闻并十分惧怕的，至于陈余祥，他觉得没必要放在眼里，他向梁再堂禀告事实真相，说这是陈余祥蓄谋已久的，仍然添盐加醋说他们要来打劫梁府。

梁再堂也是虚惊一场，但还是不敢怠慢，令彭昆想办法对付。

彭昆向梁再堂拍胸保证，说小小陈余祥不足为惧，只是还没搞到军火之前应该小心谨慎，还得做更深一步的侦探。

没多久，彭昆又探得陈余祥定在 9 月 1 日开堂立坛，并已着手布置“堂口”。

彭昆不大相信一个穷小子开堂能收下多少弟子，决定先不打草惊蛇，暗地里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单等 9 月 1 日打他个下马威，叫他从此在人前抬不起头，夹着尾巴滚出香港。

单说9月1日这天一早，彭昆纠集大批人员，并特意从旺发赌馆叫来了向科武、曾英勇，以防不测，队伍集齐后，浩浩荡荡开往筲箕湾华人居地。

沿老路走不多远，被一堵围墙阻住，以为走错了地方，爬上墙头一看，才知道并没有走错，只是多了一圈围墙，恰在这时，一个腰束红带、手持红缨枪的岗哨喝令：“干什么的？！”

彭昆道：“我是来入洪门的，不知门口在哪里。”

岗哨放下红缨枪：“这里没有门，到处都有岗哨守卫，来投洪门，请走正门——在正北面。”

彭昆等人绕道去了北门，果见好一个热闹去处，大门口齐整地列了两排一身短打扮腰束红带的精壮青年，一个个面色红润，精神饱满，怀里抱着亮闪闪的马刀，一边八名，中间空出一条道直抵堂内，见彭昆等人来，立即拉开步，举起马刀，与对面的交叉成八个“×”字，封住去路，并一齐喝问：“什么人？不许带兵器私闯洪门！”

彭昆哪里见过这场面，一时呆了，好在他也算是聪明之人，示意手下退下，上前施礼：“我是卖鱼祥的朋友，在他开堂之际，特来祝贺。”

这些人都是陈余祥从前几天提前投奔洪门的人中挑出来的，经过几天的训练，居然也掌握了基本规矩礼节，一个个像模像样，齐声道：“未征得堂主许可，恕不放行！”

早有人通报。稍倾，陈余祥在陈百威的陪同下向这边走来，但见他一身唐装，双手反在背后，一双千层底青布鞋，步伐刚健有力。

彭昆透过刀丛，见他一脸冷峻，眉宇间蕴藏着一股威严的煞气，彭昆的气焰一下子消了三分。

陈余祥一举手，十六把马刀立即放下，仍按原来的姿式站好。

陈余祥双手抱拳：“彭先生别来无恙，光临敝处有何指教？”

彭昆也抱拳还礼，样子十分生硬，一看就不是惯于此道的，一说话口齿还算清楚：“不敢。彭某人闻得陈先生今天开堂授徒，今天特来祝贺。”

陈余祥：“噢，谢谢美意，有请——”说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彭昆又道：“陈先生的美意我领了，只是同我来的手下不能站在太阳底下曝晒。”

陈余祥明白他的用意，带来这帮人，目的无非乘机捣乱，道：“这不用彭先生担心，来者都是客，江湖上的规矩还是懂的。”接着叫道：“来人，带客人去后堂休息，一定要尽心伺候！”

未待彭昆反应过来，大门内齐唰唰跑来几十个干净利落的年轻人很有礼貌地收了彭昆手下的器械，并半请半推地往里面赶。

彭昆愕然，望着陈余祥。

陈余祥道：“彭先生放心，待送客时一定如数奉还，手中拿着器械出席大会不大方便，你说对不对？”

彭昆一脸无奈。

彭昆、向科武、曾英勇由陈余祥陪到会客厅，早有人奉茶让坐。陈余祥双手一抱拳谦逊的说：“各位恕罪，今天客人较多，我还要去打理，一会过来奉陪。”

没想陈余祥一出去就不再露面，彭昆更没料到陈余祥在短短的时间内招收了如此之多的“门徒”，心里担心着随来的手下，几次想离开，都被“门徒”阻止：“彭先生稍安毋躁，陈堂主吩咐的，他一会就来。”

彭昆到最后按捺不住了，仗着有向科武、曾英勇在身边硬要离开客厅。陈余祥的“门徒”劝不住，只好道：“彭先生如果非要离开客厅我们也不勉强，但求不要责怪洪门中人不懂礼貌则可。”

彭昆冷笑道：“什么洪门、鬼门，全是骗人的把戏。”

出得客厅，本欲去寻部下，无奈处处守护着无数卫兵不许乱走动，只好在可以走动的地方走走。

原来陈余祥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组织已初具规模。接收的第一批门徒是以何南、文贵、傅灵华、香珠为基本人马，再介绍靠得住的熟人 106 人，加上陈余祥、陈百威两位，刚好 108 位，堂口的名称就袭用“洪胜堂”并成立了组织结构。

香港第一代堂主陈余祥。

副堂主陈百威。

军师文贵。

管家傅灵华。

心腹大爷何南。

金凤四姐何香珠。

108 位洪胜堂基本成员今天在筲箕湾华人居地正式举行仪式。其余约一百余人作为预备会员，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再第二批吸收。

由于会场较窄，容纳不了太多人，今天分批举行仪式。

彭昆对陈余祥是否是大陆“红旗”五哥一直表示怀疑，今天非要看看个究竟，在向科武、曾英勇的护卫下，一路向何南的住宅走来——这里正是会场。

陈余祥早听得手下报告，但没有下令阻拦，正有意让他“开开眼界”。

彭昆到来的时候，已进行过三批入会仪式，只见第四批约二十人由“领路官”带领在门外早备好的清水盆中洗了脸，表示从此开始新的生活。“领路官”即是几个基本成员，率领的都是由他介绍的，此时的领路官是文贵，这二十名都是他在赌场、算命摊、红灯区拉皮条认识的朋友。

神坛上方那张写着“洪家祠”的红纸下面，左边站着的正是堂主陈余祥，他的头上绑了一块打了五个结的红布。这块红布的意思是：

第一结表示“天有八德”，即日月星辰风雨雷电；

第二结表示“地有八德”，即山河草木四方一行；

第三结表示“君有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仪廉耻；

第四结表示“亲有八德”，即慈养恩爱扶教培宽；

第五结“师有八德”，即坊道、求道、得道、悟道、循道、守道、成道、尊道。

二十人洗毕脸，由文贵领着由东门入内。

门卫收剑放行。这时有人捧着一个装满香的大盒子走近，每个人会者扔一块银元然后取一根香，这时中门又有两个卫士用双刀交叉，入会者执香从刀下爬过，这称为“过刀山”。

过完刀山，他们由文贵带领到隔壁的房里登记姓名、出生年月、缴入会费，再鱼贯过来听堂主陈余祥讲述洪门历史。

陈余祥将洪门由郑成功创办、前五祖少林寺举义到雍正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洪门历史上著名的“红花亭”大结义讲述给入会者听。快要讲完时，陈百威拿来三个纸扎的假人放在神坛前跪着，这三个人代表洪门中曾出过的叛徒。

陈余祥讲述洪门历史毕，陈百威手持一柄剑，令入会者宣誓。

“各位宣誓毕，将来如果出卖手足，背叛帮会，便是他们的下场！”手起剑落，三个纸人的头便砍了下来。

接着，何南、香珠父女俩抬来一张八仙桌置于神位下，并摆上香、烛、水果、糕点纸钱等供品及一大海碗酒旁边一把锋利的匕首，二十个入会者依次划破左手，把血滴入酒中，然后列队跪下。

陈余祥，将五根点燃的香插在供桌上的香炉上，示意跪于地上的入会者起立，依次喝供桌上的血酒……

彭昆看得呆了，才相信陈余祥是正宗洪门中人，悄然出来。

出至门外，向科武问道：“昆哥，现在怎么办？”

彭昆滴溜着眼睛想了片刻：“走，回客厅去，看他敢把我们怎样！”

彭昆领头走回客厅，几名“洪胜堂”的侍者仍回来伺候。因天气炎热，彭昆端起刚才的茶要喝，一侍者上前制止：“此茶不能喝，你走后已凉了。”说完换了一杯滚开的乌龙茶。彭昆也不得不喝，热得满头满脸是汗。

将近中午，“洪胜堂”仪式完毕，陈余祥率门徒出来，彭昆自做多情地以为要来打招呼，谁想陈余祥径直走向北门。

彭昆很不自在，忍耐了几分钟已憋不住，手一挥：“走。”领着向科武、曾英勇出了客厅。

来到北门，彭昆发现“洪胜堂”原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已在空地上扎起一个“讲台”，台有一丈余高，台上站着陈余祥和陈百威，陈余祥正唾沫飞溅、声情并茂地讲述什么。

台下，百多名新入会的青年人全部光着膀子顶着烈日认真听着，但见他们站得毕恭毕敬，身上的汗水往外冒，折射着阳光熠熠生辉……

陈余祥道：“我们洪门中人，历代都是江湖中好汉，一个个体魄健壮，武艺超群。弟兄们初入会，多数不曾受过正规训练，为了强健大家的身体，从即日起，每天拂晓起床晨练，由我和副堂主传授武功，每天中午在烈日下曝晒半个时辰……我真心希望，青出于蓝能胜于蓝，一年半载后，都能超过我们。江湖上除了仁义当重，还讲究公平竞争，到时只要弟兄们中有人认为自己不行，可提出挑战，那时仍在这台上打擂，众目睽睽苍天在上，输了我主动让贤……”

听到此处，彭昆灵机一动，挑唆身旁的两位武士道：“科武、英勇，两位听到了没有？陈余祥如此口出狂言，简直把普天之下的武林人都给贬了，这口气要是我，断然咽不下去！”

向科武、曾英勇是最受不得气的，经彭昆怂恿，“嚯”地站了起来：“陈堂主容我说一句话！”

陈余祥本是为了鼓励手下说了此番话，没想到招惹了外人，明白这是彭昆有意钻空子，但仍然镇静他说：“两位请讲！”

向科武接着曾英勇的肩臂，示意地坐下，双手一抱拳：“大胆冒犯一句，刚才陈堂主说的话本人已往心里去，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我能上台与堂主比试，赢了能否算数？”

众入会的新门徒愕然，看看向科武，又看看台上。

陈余祥此时在新门徒的睽睽目光之下，已被逼得没有了任何退路，只有应战，否则，门徒们会对新堂主失去信心，将威信大跌，至于迎战，胜负更在不定之中。

对于向科武的武功，陈余祥一点也不了解，但对他的体格和力量却很熟识，那次在湾仔码头与钟盛富较劲，双方拼力相煎几乎到了白炽化的情度，钟盛富长期做苦力，一身横力无与伦比，向科武能够跟他较量那么久，可见其功力之深厚。说实在的，陈余祥无法做到那一点，后来钟盛富因不服什么“武功”，多次提出要与陈余祥比试，陈余祥因腿伤，只跟他扳过手腕，从而领教了苦力工的神力。

这时陈百威小心道：“堂主，你的腿伤未痊愈，还是我上。”

陈余祥举手谢绝：“我是堂主，加之他又是向我挑战，这事一旦传出去，对我们新成立的“洪胜堂”非常不利，你下去，我会没事的。”

向科武祖籍湖南，祖上曾中过北宋武状元，随岳飞征战金兀术，后因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残害忠良杀了岳飞，便愤世疾俗，退出军旅，来到湖南隐居山林，但武功仍世代相传。

曾英勇是向科武的同乡，他的武功都是朋友传授的，两人当年随蔡锷北伐，蔡锷看在“宝庆”同乡的份上，十分器重，后来蔡锷死了，部队分散，向科武、曾英勇所在部被陈炯明接管，两位外乡人的身份不堪在广州受辱，便逃到香港，恰逢梁再堂公开招聘赌馆保镖，在众多的应聘者中脱颖而出，在香港谋得一份差事，暂时有了安身处，等待机会再慢慢发展。

今天，这机会可算是千古难寻，如果一旦打败了新立的堂主陈余祥，一夜之间就会名震全港，说不定被港督看中聘做保镖，日后的前程一遍光明。

向科武憋足力气，束了束腰带，一路助跑飞身跃上丈多高的擂台……

这一个动作令重未见过世面的新“洪胜堂”会员看的呆了，暗暗替他们的堂主捏了一把汗。

台下最得意的要数彭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原以为从此后陈余祥会怎样了得，再拿他没办法，想不到天赐良机，一下抓住了要害，只要向科武一脚把他踢下擂台，凭他的“大陆洪门”身份是真是假，这一辈子也休想在香港抬起头来！

向科武跃上台，站稳步，双手一抱拳：“陈堂主得罪了！”

陈余祥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开始审度对手。但见向科武身材高大，体壮膘肥，全身的肌肉像要把衣服撑破，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长期练功夫的结果。他的眼睛不大，单眼皮，却很有神光，面色紫黑，大脸盘、卧蚕眉，直鼻梁，留一头干净利索的一寸板头。

向科武施完礼，突然仰天大喊一声，如猛虎咆哮，似狮子怒啸，其威力足可使地动山摇，未待陈余祥反应过来，风一般直扑过来……

这一招名“猛虎下山”，无非在气势上来一个先声夺人，陈余祥一个趑趄险些跌倒，好在他也是经风见浪的江湖中人，就地一蹲，双手着地，双腿来一个漂亮的“地龙戏水”避过向科武的锐气，专攻对方的下三路。

向科武本意是在用完“猛虎下山”后，再来一招“霹雳拳”，旨在速战速决，打他个措手不及，今见他居然能避过，心下明白对手绝非等闲之辈，立即改变战术，就地一滚，如高山滚石般逼向陈余祥……

这招叫“地滚龙”，是向家的绝招之一，练成后，哪怕一千公斤的大水牛也能被滚倒。地滚龙的特点是依靠就地翻滚使大脑处于晕眩状态，全身肌肉变得麻木，没有痛的感觉，在此基础上，经过于锤百炼，浑身发热，产生力量，这样越滚越快，就像千斤巨石从高山之巅滚下来一般，所向披靡，势不可挡……

陈余祥暗叫一声“好神功”，一个“鲤鱼打挺”一跃而起，使向科武的“地滚龙”从背下滚过，只感到一股热气直刺脊梁，令肌肉发麻，心想一旦被压倒，后果不堪设想。

向科武见这一招又被破了，心理上不再轻敌，他知道陈余祥刚才使用的是“鲤鱼打挺”，这功夫再普通不过了，连初学武的人都会，但艺无止境，越是最简单不过的东西越包含了深奥无底的内涵。

向科武第二招被陈余祥破了，一个“蜻蜓”采莲站稳，吸了口真气，颤动着全身把气运到双掌，十指弯屈，成鹰爪状，抬腿虚踢一下，以迷惑对方视线，手便向对方扑来……这动作叫“黑虎掏心”。

陈余祥就势躲过，一招“马步横打”，直取向科武项背，他已经掌握了主动权，开始反扑。

向科武感到后颈穴位处有了压迫感，暗叫道：“好毒的手段！”就地一蹲，双手取向陈余祥裆部……

陈余祥一跃而起，把气运到双腿，朝向科武蹬来，向科武仰后一挺，一个就地打滚；陈余祥蹬了个空，马上换一招“饿虎扑食”，逼得向科武在下面只有招架之功无还击之力。

向科武瞅准一个破绽，有意让陈余祥击中他的背部，一跃面起，俩人面对面纠缠在一起，手脚并用，看得台下一个个目瞪口呆，惊叹不已。

向科武在气力上占了一定优势，估计再坚持一段时间待陈余祥的力气耗尽之后，再进行反击方可占上风。

陈余祥由于腿伤未痊，加之久战未胜，心理上有了几分急躁，就是这一瞬间的变化，使对方看出了破绽，运足气，一招“晴空霹雳”双手向陈余祥的天灵盖打来……

陈余祥一惊，此时已别无选择，亦举起双手，迎向那双力比千军的手……

四只手二十根指头成交叉状在空中合在一起，再也无法分开，像斗牛一般，俩人在台上顶了几个回合，向科武喊叫一声，把真气又运上手掌。

陈余祥只感到向科武全身的气量毫无保留地运上了手，自己也只好收腹吸气，将全身每一个部位的力量调动起来。

陈余祥全身的肌肉慢慢紧绷隆起、硬如钢铁，两排牙齿咬得格格作响，这样还是感到难以应付，再不停地运气，直至全身的肌肉在阳光下颤动，骨格“嘎嘎”作响……

二十根手指头牵连着百多双眼睛，文贵、陈百威等人的心已提到喉咙上……

彭昆脸上开始露出了得意之色，向科武一旦取胜，他这位“军师”不仅可以得到梁再堂的奖赏，而且也可以名噪江湖——因为这一计是他想出来的。

二十根指头按所承受的力量，骨头早就断成粉末，但靠着两人全身的真气护着，在台上产生了一种大楼欲倒未倒的“嘎嘎”之声，同时一股类似青烟的东西从指缝冒出……手掌的热度像炉火一样高得惊人……

两个人为了名誉和前途互不相让，尤其陈余祥就算把性命拼上去也得维护香港第一个洪门堂口的尊严……

就在众人心焦、紧张、热汗直冒的紧要关头，只见曾英勇腾地站起，大叫一声“我来了！”一路助步，人飞身跃上擂台……

此时余祥再也承受不了任何外来的力量，瞪着惊恐的双眼，看着曾英勇

扑来。

第六章 武装堂口

曾英勇见同乡久久拿不下对手，心里十分焦急，恨不得冲上去帮上一把。

此时，身边的彭昆滴溜着一对十分阴险的小眼睛，挑唆道：“快，快上去帮一把，把他打下擂台！”

曾英勇犹豫着，他知道这是犯规，彭昆于是又附着他的耳朵道：“大事不好了，你看陈百威准备上台，哇，还有人要放暗器！”

曾英勇心里一急，什么也不顾了，“嚯”地站起来，喊道：“我来啦！”从地上掠过，飞身跃上台去。

下面一直观战的陈百威见状，大喝一声：“不许犯规矩！”

曾英勇不上台也已经上去了，就要动手，陈百威大叫一声，也跃上台来，接着飞起一脚，将曾英勇踢个趔趄，并很快站占了上风，又在向科武的后背猛击一掌，向科武眼前一黑，全身散了架一般。

陈余祥得救，用尽余力将向科武推下台去……台下一片掌声、叫好声与喝彩声。

这边曾英勇哪里是陈百威的对手，七八个回合便败下阵来，卖个破绽自己跳下台去，总算没给打趴在地，挽回了一点面子。台下的新会员见自己的堂主、副堂主果然身手不凡，精神大振，更坚定了投奔洪门的信心。

已到开饭时间，这时伙房鸣哨通知开饭，众人也感到饿陈余祥本打算留彭昆等人用膳，因见他们用意不善，便送出门去，并正色道：“彭先生可能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事若换上你，今天我陈余祥等人绝对难以活命，告诉你，我陈余祥秉承洪门先祖遗志，以仁义为重，宽容为怀，只以邪恶势力为敌，今天放了你，并非你罪不该死，而是给你一次改过的机会，将来若让我再知道你持强欺弱、为非做歹，绝不饶你，弟兄们，送客！”彭昆、向科武、曾英勇被赶出“洪胜堂”，随后，彭昆的手下也放了出来。“洪胜堂”在香港的开堂立坛仪式非常成功，108名基本会员以筲箕湾为堂口大本营，内外勤组织基本套用大陆的洪门编制，各个成员都有级别和活动职责。根据香港的具体情况，以及“洪胜堂”的基本成员大部分都是市场摊贩和苦力，过去这些人披星戴月，肩挑背负的小民为了争地盘、抢主顾、霸档口经常发生磨擦，小则口角吵闹，翻脸成仇，大则聚众群殴，血流五步，这简直不是谋生，而是拼命。“洪胜堂”的宗旨便是团结这些人，本着公道与良心，一旦出现纠纷，堂主可以公证判决。“洪胜堂”成立伊始，面临的实际问题很多，最主要是经费问题，解决办法除了会员每月交纳会费，还有傅灵华的损赠，但这还不是长久之计，按大陆的惯例，成立堂口一般靠开赌馆、酒店或走私军火开妓院的收入来维持正常开销。

在这个问题上，堂主和副堂主意见有了分歧。

陈余祥想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子，这条路子的最大特色就是不要只靠打打杀杀的惯常手段，而应该以“仁义”为重，凡事都讲一个“理”，平等待人。因此，也就没必要做一些走私、绑票之类的违法事，要靠兄弟们自觉损赠及节约的办法来维持开销。

陈百威认为，这条路绝对行不通，江湖上历来是优胜劣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任何问题不靠刀剑解决就不存在公道，违背了这一点就等于违背历史规律，将来是绝对行不通的。

不要说陈余祥、陈百威意见如果分歧，自从“洪胜会”成立后，香港各

个行业受到启发，纷纷效尤。

再说梁再堂的“同乡会”，彭昆回去以后，深感组织没规没矩，一盘散沙，指挥起来十分不便。受到“洪胜堂”启发，回来和梁再堂商议，决定也成立一个正儿八经的堂口。为了有号召力，彭昆也厚着脸皮说他在大陆洪门入过会，也有“证明”，将“同乡会”改名为“洪义堂”，由梁再堂任堂主，水坑口梁府做为堂口办事处，彭昆任军师，向科武、曾英勇任武术教官，因两人在北伐战争中当过连长，把“洪义堂”的人员按军队编制分成等级，进行正规化训练。

接下来是香港各处码头以钟盛富为首成立了“洪义勇”，堂口设在湾仔码头工地。

还有塘西以张鲜花的“桃花园”妓寨为经济后台的武师许成名成立“洪群乐”。此外，还有“利和堂”、“合图堂”、“新义堂”、“群英堂”等十多个堂口，一时间，香港堂口林立，热闹非凡，且都以“洪门”自诩，此处不再赘述。单说“洪义堂”的军师彭昆本是位十分狡诈之人，自从陈余祥成立堂口之后，态度来了一个急转弯，人前人后，都尊称陈余祥是香港老大。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暗地里，他无时不在梦想做香港的“龙头大哥”。水坑口梁府的场地本身很大，做堂口基本上不用装饰，一切都是现成，每天早晨，洪义堂的会员在向科武、曾英勇的指教下练武，刀枪声不绝于耳。看着这些生龙活虎的手下，彭昆总感到缺少了什么，整天闷闷不乐。这天午休，梁再堂由塘西“旺发”赌馆回来，突然记起一件事，把彭昆叫至密室问道：“阿昆，小枫、小飞他们回大陆多长时间了？”彭昆叹道：“快一个月了。”梁再堂问：“有没有消息？”彭昆摇头：“这些天我正为此事焦急呢。”梁再堂皱眉道：“会不会出现什么麻烦？”彭昆道：“小枫、小飞这两个人我比较了解，为人老实不足，轻浮有余，当初派他们去是迫不得已，那时陈余祥方面的威胁很紧，除了他们俩没有更合适的。”梁再堂道：“现在要不要再派一个办事可靠的协助他们？”彭昆道：“我也这么想，正要跟堂主商量，现在弟兄们操练都上路了，能不能抽向科武或曾英勇去一趟广州。”

梁再堂点头同意。自从香港陈余祥的“洪胜堂”开了先河，各处堂口林立，他感到成立堂口的重要，最主要是抓到一批军火，以便保护自己。

彭昆则不这样认为，火速弄来军火的目的不是为了自我保护，而是称霸江湖，因此他把武器看得十分重要，以至白天黑夜都在想。

梁再堂同意派曾英勇去大陆协助苏氏兄弟，一会彭昆将他叫到密室。

曾英勇身材高大，大头、大眼睛，宽嘴巴，唯一不足是长着一管塌鼻子。

彭昆盯着他半晌，突然问道：“你熟识广州吗？”

曾英勇不知道军师问他的用意，但还是如实回答：“我在陈炯明手下当过兵，在广州呆过一年多。”

彭昆点头：“你去过天字码头没有？”

曾英勇道：“天字码头在大沙头的西边，以前我和科武经常去玩，那里还有一家如意楼很有名。”

彭昆兴奋道：“我给你一项重要任务，今天就起程去广州天字码头寻找苏小枫、苏小飞两个，他们就住在如意楼。”

曾英勇听罢忙下去准备，彭昆忙叫住他：“慢，我的任务还没有交代清楚！”

曾英勇搔着头，不好意思道：“我以为就把苏氏兄弟叫回来。”

彭昆不悦道：“所以办事情最忌急躁，若是这样子，我对你也不放心了。”

曾英勇脸色胀红：“军师尽管吩咐，英勇保证办好事情，到了大陆一定不急不燥。”

彭昆沉思片刻：“这个任务十分艰巨而且重要，牵系到洪义堂的前程，你到后不仅要把事情办妥，而且还要绝对保密。”说到这里，站起来，走出密室，看是否有人偷听，然后才关上门，回到座位。

曾英勇见如此神秘，也就认真起来，洗耳倾听。

彭昆坐定：“我和梁堂主有一个宏伟的计划想使‘洪义堂’成为第一大堂口，称霸江湖。以前我们探得有一批军火，正好用来武装‘洪义堂’，并派苏小枫兄弟去洽谈具体事宜。这两个人生性蠢钝，难负重任，去了一月有余，毫无进展。梁堂主赞你办事能干，且对他一片忠心，现委派你去广州协助苏氏兄弟，看看是何原因。”

曾英勇听罢：“难得堂主、军师对我器重，委以重任，英勇肝脑涂地也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

彭昆点头：“很好，‘洪义堂’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忠义之士。以前我给苏氏兄弟的任务是与卖主洽谈，具体事项须要我才能正式拍板，只是这两个混帐太不成体统了，说好与卖主接触以后马上回信，可至今还不见回来，我估计可能是卖主不太相信他俩，但也用不着躲在广州不回来，我这里给你一份‘洪义堂’的委任状，另给一张梁堂主的名片，梁堂主是香港的富豪，又是太平坤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亮出这两个招牌，相信他们会买你的帐。”

曾英勇点头：“我记着了，只是万一找不到苏氏兄弟又与何人联系？”彭昆道：“这一点我也预计到了，这两个小子可能惹了祸，有意躲避也有可能，你先去天字码头的如意楼住下来，找不到人就问茶楼老板，说找一个叫马佛的人然后把我目前的情况简略地告诉他，再提出让他领你去见货主，他会帮你的。对了，马佛这人很喜欢占便宜，有什么要求，你大胆答应，到时候由我来处理。”

彭昆在一块丝绸上写好委任状，左边梁再堂也掏出一张“名片”交给曾英勇。

曾英勇离开密室，去管家那里领取五十大洋的路费，一会彭昆令司机开着梁再堂的福特牌轿车送他从渡轮码头登船。

渡轮码头在上环与中环的交界地，靠近干诺道中，比湾仔码头还要繁荣、热闹，几乎每一时刻都有去九龙或大陆的船只。

曾英勇自小在内地长大，对乘船不太适应，到了九龙红勘码头便转乘汽车直达广州。

来到天字码头已是深夜十二点，各处店铺都已打烊，但如意楼仍是灯火辉煌。这里是广州有名的妓寨，黑夜比白天更热闹。几年前，每当身上有几个钱的时候，曾英勇常光顾此地，因此十分的熟悉。现在旧地重游，虽然隔了多年，里面的设置和规矩还是老样子。

跨进大堂，早有几个花枝招展的女郎迎了上来，这些女郎都施胭脂、穿旗袍，叉开得很高，露出白嫩的大腿，非常性感，撩得男人们心旌摇晃，想入非非……

曾英勇先住了下来，夜里叫了女人做陪，快活一夜睡至第二天太阳出来晒屁股了才起床办理正事。

果如彭昆所料，苏氏兄弟因在香港惹了麻烦害怕报复在广州躲了起来，

第二天下午曾英勇和马佛取得联系之后便知道此事。

马佛说，他在如意楼见过苏氏兄弟，根本不曾谈及购买军火的事。

曾英勇把彭昆的情况简单地向马佛做了介绍，没想马佛很感兴趣，非要仔细盘问，然后摇头叹喟：“现在彭昆发达了，这家伙诚实不足，狡诈有余，没想歪打正着，天生是军师的料。好，不错，回去后跟你们军师说，该如何谢马佛。”

曾英勇道：“我们军师说了，事成之后，一定好好谢你。”

马佛这些年仍在广州卖嘴皮子，经常陪人吃饭喝酒，吃了个大大的肚皮和一脸的横肉，一摇头，脸上的肉便一颤一颤的。他道：“做生意拿回扣天经地义。”

曾英勇听罢：“这个当然，只是我们“洪义堂”刚刚成立，香港的堂口多如牛毛，竞争十分激烈，随时都有被人吞掉的可能。因此，这批军火十分重要，必须尽快到手。”

马佛一听，咬着厚厚的嘴唇翻着白眼想了一阵，然后坐起，把客房内外察看了一遍，待确认无人，才关上门回来附着英勇耳朵：“带现款了没有？”

曾英勇摇头：“目标太大，没带，谈妥之后绝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信的话，我这里有洪义堂的委任状，还有梁再堂的名片。”说着，要去口袋里取给马佛看。

马佛连忙拦住：“不必了。没带现款不好办。我的意思你明白不？就是我们俩人合伙，比如枪械每枝五十大洋，你回去报帐说是一百大洋，这样我俩每枝各得二十五大洋。”

曾英勇道：“这当然好，只是彭军师说谈妥后由他亲自来提货付款。”

马佛咬着牙，啐道：“甚么鸟军师，我管他叫彭马脸！好罢，要我引见可以，先给一百大洋介绍费！”说着伸出一只手来。

马佛不悦的样子十分难看，两腮的肉凸出，按麻衣相法上说“两腮鼓鼓圆，便宜尽爱占”看来此话颇有道理。

曾英勇苦着脸道：“不瞒你说，军师总共才给了我五十大洋路费，昨晚我玩女人缴房租已去了五个大洋。要不我就这样回去禀告军师？”

马佛又一咬厚嘴唇，开口道：“那就四十个大洋得了，留下五个大洋吃饭住店做路费足够了，玩女人的事先克制克制，我给你开个一百大洋中介费的条，总算对得起你吧？”

曾英勇苦笑，只得应允，几经周折总算见到了货主莫启青。

这一见不打紧，曾英勇惊得呆了，原来他们同在陈炯明手下任过军官，而且十分投缘。

俩人很快甩了马佛，莫启青要曾英勇搬到海珠区的一家酒楼住下来，才正式洽谈生意。

这是一座名叫“星岛酒家”的旅店，共三层，曾英勇租的地方是三楼最北的一间，当时在广州，三层楼已经算是高的了。

房内放置一张木床，一张印心书桌，两张太师椅，一套功夫茶的茶具。把门关紧，只有临北的窗帘半开着，可望见远处白云山上的树木苍翠欲滴。

两位坐定，坐于床上的曾英勇先开口道：“莫兄这批军火的价格如何？”

莫启青坐在一张太师椅上，面对曾英勇，他的个子不高，脸色很黑，额头凸出，这些都体现出广西壮族人的特点。

“曾兄先不要问价，兄弟不值得谈论这些鸡毛小事，我问你，你能吃多

少？”

曾英勇想了想：“我们‘洪义堂’目前有一百二十名弟兄，一人一技就是一百二十枝。莫兄，这个数目你大概拿得出罢？”

莫启青沉思片刻：“对了，香港目前有多少堂口？人数多少？”

曾英勇不明他的用意，随口道：“大约十几个堂子。除了‘洪胜堂’，我们的人数算是最多的。”

莫启青问道：“他们可都有了军械？”

“没有，若有的话，可就大乱了。”

莫启青一拍大腿：“很好，这笔生意我做定了。曾兄，不瞒你说，早在陆荣廷手下当兵，我就私藏了一批军火，后来陈炯明主政，就想着如何脱手，为这，我求了不少人，如果没记错的话，也找过一位叫彭昆的马脸。”

“他现在就是敝人的军师。”

莫启青点头：“不过跟彭昆没做成生意，那批武器后来卖给了广州的堂口。”

曾英勇“嚟”地站起：“什么？武器你已经卖了，这趟我岂不白来了？”

莫启青按下曾英勇：“曾兄别急，得听我把话说明白。自那批军火出手之后，我说好是回家过太平日子的，可就在这时，又有人找我，心里一痒，又到处探货了，没想这一做就上了路，现在专干这一行，货源到处都是，尤其这兵荒马乱之年，上层人物走马灯似的换，一下是陈炯明，一下又是胡汉民，接着又是龙光济、孙中山，光记名字头都晕。那些军政要员手下的将领都知道谁当家都坐不长久，最实惠的还是多搞点钱，吃好穿好玩好，钱何处来？卖手中的军火，这样你老弟我这些年就过得滋润了。不瞒你说，我也有了自己的堂口，不光贩军火，还卖烟土，我早就打算去香港扩充地盘，就是地形不熟，现在可好了，有了你这位老弟，真是天赐良机，怎么样？跟我干，我保证给你更多好处。”

曾英勇疑惑地望着莫启青。

莫启青忙道：“不信是不？”

曾英勇摇头：“不是，我是说向科武还在梁再堂手下。”

莫启青又是一拍大腿：“我差点忘了，正要向你问他的下落，这更好，对你们俩我向来打内心欣赏！行，我都要了！”

曾英勇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答复，莫启青明白他的心意，有意上下打量他：“看来你的日子也不是很滋润。”说着从仿绸唐装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这是五千大洋的银票，先拿去花，完了再找我。”

曾英勇还是第一次得到这么大笔的款项，心里一热，心中的所有顾忌一扫而光，把银票紧紧地捏在手里。

“好好收着，先把军火生意做起来，回去后跟向科武商量好，另外别忘了多替我物色人选，钱的事不用发愁。”

曾英勇点头：“我认识很多人，莫兄只要一声号令，马上可以拉起一帮人马。”

莫启青替自己倒了一盏功夫茶，一饮而尽——又苦又酽：“先说各堂口的情况，多少人马、什么样的人执堂。”

曾英勇于是把香港各堂口的情况详述了一遍。

莫启青摸着下巴权衡片刻：“这些堂口最有实力的应该是陈余祥的‘洪胜堂’，他那‘平分天下’的思想在江湖史也算是开天劈地第一件。按他的

做法，我的军火是发展不到香港的，好在还有一位唯恐天下不乱的彭昆。我这里设了一条妙计，你马上回去向彭昆汇报，最好要他亲自来一趟。”

曾英勇道：“他说过，只要有货，谈妥后马上携款过来，不知莫兄有何计策，能不能告诉小弟？”

莫启青点头：“当然可以，只是目前还为期过早不便说出来，你回去先看看彭昆的态度，我跟他面谈后才能定夺。”

曾英勇次日回香港，临行莫启青特别叮嘱：“千万不要说我是军火商贩，尤其不要走漏我有堂口的消息。”

曾英勇道：“莫兄放心，我不会乱说的，只说生意谈妥了，邀他过去看货。”

莫启青：“就这样，少说话为妙，曾兄保重，恕不相送。对了，还有这里的租房，我替你交了半年的租金，钥匙可带回去，随时可以回来，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钱。”

曾英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香港，面对梁再堂和彭昆，他品尝了什么叫“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滋味。

彭昆问：“你见着莫启青了？”

曾英勇：“见着了，是马佛引荐的。”

“苏家兄弟呢？”

“没见着。听马佛说，两位没跟他谈过购买军火的事。”

彭昆点头：“坐。”

曾英勇在梁再堂与彭昆的对面坐下，这里是客厅，中间隔着一架红木茶几，上面有茶杯和烟灰缸，四位短装打扮的卫士在大门外把守，天井里来来回回走动舞枪弄棍的人。

“莫启青怎么说了？”彭昆问道。

“他要你马上过去面谈。”

彭昆松了口气，转对梁再堂：“看来这是老天爷有意安排的，合该‘洪义堂’称霸香港，莫启青的军火果然还没出手。”

梁再堂喉管响动着一口痰，像所有上了年纪的男人，肺部有了毛病。彭昆见他不吭声，又转对曾英勇：“他说过要我带款过去提货没有？”

“没有。”

彭昆摸着下巴：“这个有点蹊跷。按理，他应该提出这要求，也好，先过去再说。梁叔，先给我一万元能在大陆通用的银票，我明天就去广州。”

梁再堂：“这个问题不大，只是一路上千万小心，这军火出境在大陆是违法的，一旦查出麻烦不少。”

彭昆道：“梁叔放心，我会小心行事。”

次日一早，彭昆打点行装，带领六名心腹手下，和曾英勇一路八人由水路去广州。

经过昨晚一夜的考虑，彭昆认为上百枝枪械目标很大，走陆路沿途关卡多，容易出事，决定租一艘快船，说是去广州贩运桐油。当时，香港因木船多，需要桐油漆底，船家也不怀疑。

船家姓池，名一流，父子俩同在船上，儿子池小容替他当下手，池家是土著，世代以划船为生，自香港逐步繁荣后，开始用机动船。

船只由渡轮码头出发经过昂船洲进入珠江口，然后沿大鹏湾、虎门、番禺，黄铺至广州。

一路上走走停停，彭昆一边记路线，一边还要注意有没有检查的关口，两天后才到达广州天字码头。

泊好船只，与莫启青取得联系，彭昆本想在如意楼洽谈，莫启青提出那里靠近码头，是警察特别注意的地方，提议到海珠区的星岛酒家，船家及随行人员都留在如意楼。

星岛酒家三楼临北的一间客房里，莫启青请彭昆先入内，由酒店跑堂伺候，趁机悄问曾英勇：“你没跟他多说什么吧？”

曾英勇点头，莫启青才放心下来，并把一样东西塞进曾英勇口袋里。入内吩咐跑堂：“下去吧，如果没吩咐，不要上来。”

三人目送着跑堂退出，才施礼闲喧。

彭昆道：“两年不见，莫兄发福了，日子应该过得十分光鲜罢？”

莫启青抱拳还礼：“托福，其实也是老样子，一个穷当兵的，谈不上日子光鲜。”

彭昆听罢：“莫兄过谦了，你和别人不同，手里抱着金娃娃。”

莫启青摇头：“别提了，哪是什么金娃娃，是一堆废铁，不仅没给我带来好处，整天还提心吊胆。”

“噢，这么长时间了，难道莫兄还从没有找到合适的要家？”

莫启青明白这是对方的试探话，把手往自己颈上一抹：“这是掉脑袋的玩意，我哪里敢。”

彭昆一阵哈哈大笑：“莫兄过谦了，莫不是卖剩下的才给我吧？”

莫启青心里一惊，想这小子果然厉害，嘴上道：“莫某人若有这能耐，也不必等到今天还在谈两年前的事。不瞒你说，不是绝对可靠的人，我是绝对保密的。”

彭昆放下心来，身子前斜：“会不会长锈了？”

莫启青一愣，原以为彭昆是老手，没想到会说出这样一句外行话来，本想哈哈大笑，又担心对方不好意思，在心中暗笑一阵才开口：“彭兄不用担心，对于武器的保管莫某人当兵半辈子不是不懂的，一般入库都用黄油包裹，各零部件都洗了油，就是一万年后取出来也会像新的一样。”

彭昆装做懂行地点头：“这个当然，只是有了枪，没子弹也不成呀。”

莫启青这回终于忍俊不住，笑道：“既然我卖枪给你，就不会让你用砂子，要不还比不上一柄长矛，按规矩，每枝带子弹二百发。”

彭昆咽了咽口水：“总共有多少？”

莫启青：“你全要吗？”

彭昆：“原则上是这样。”

莫启青不想再跟彭昆玩游戏了：“好吧，这就告诉你，我有一百枝驳壳枪，子弹二万响，看你能出多少价。”

彭昆在事前已问过行情，为了能争取主动权，反问道：“货是你的，当然得由你开口，不然我说一百元全买下你干不干？”

莫启青在桌上倒了一盏功夫茶喝下：“看样子彭兄也是很懂行的，我也不会狮子大开口，按时下的行价，每枝配二百发子弹一百零五块大洋，如果由我护送到香港去，那就要另外加保护费、路程费。”

彭昆道：“好，我买定了。只是护送就免了，我自己会想办法，这样莫兄也省去一大麻烦。”

莫启青道：“不瞒你说，这保护费和路程费是少不了的，我有一帮兄弟，

这批货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弄出来的，一旦成交，各位准备离开此地，去香港落户。”

彭昆道：“这更好，我们‘洪义堂’要发展，正需要当过兵的人参与，明天你就集合他们，我用船送各位过去。”

莫启青道：“多谢彭兄美意，我这些兄弟早厌倦了枪林弹雨，只想过清静日子，如果再涉足江湖，等于从船头又到船尾，还是没能脱离江湖。”

彭昆知道再勉强下去就会引起对方怀疑：“好吧，就这样了，今天兄弟们难得一叙，去如意楼快活，我请客，完了明天莫兄领我去看货，交订金，决定起运日期。”

莫启青起身施礼：“彭兄的心意我领了，如意楼我是断不敢去的，一旦走漏风声……况且，我还得跟弟兄们通通气。”

彭昆起身送客：“也好，莫兄先做好准备，我等听好消息。”

莫启青离去后，曾英勇不解地问道：“军师，姓莫的提出护送，那最好不过了，我们可省去一路麻烦。”

彭昆道：“这你就不懂了，你以为姓莫的很老实？到了香港，他再放出风声，十几个堂口正急需武器，我们的计划岂不砸了？况且他们一伙全都是行伍出身，我们也不是对手，由我们自己运送虽然危险，这年头只要有钱哪有行不通的路？”

曾英勇听罢：“军师果然高明，想得这般深透。”

彭昆很得意道：“不高明能当你的军师么？傻瓜！”

曾英勇咧开宽嘴傻笑。

彭昆用右手食指顶着比他高一大截的曾英勇：“你小子走运，碰上我这么个聪明的头儿，这批军火一旦运抵香港，马上就实施血洗香港的计划，把所有堂口消灭干净，到时少不了你的好处，我知道你喜欢女人，就分你去塘西风月地管那些鸡婆。”

曾英勇笑道：“不光我，军师你也喜欢女人。”

“那当然，是男人都喜欢女人的，哈哈。”

曾英勇下意识地把手放进口袋，结果摸着一样东西，猛记起进门前莫启青在他口袋里放了一样东西，恰好此时想小便，忙跑进洗手间，关上门，摸出来一看，竟是一张叠成小船的纸条，打开，上面写道：

有事请到昌岗路×巷×号找我。

莫启青的堂口在昌岗路×巷×号，这里离曾英勇住的星岛酒家不远。

从星岛酒家回来，莫启青立即召集心腹手下黄绍光、黄绍荣入密室议事。

黄绍光兄弟是广东潮州人，身体结实，仿佛每一块肌肉都凝聚了力气，黑黑的圆脸、单眼皮、高额头，两颊中间长着一管潮州人特有的扁鼻梁。两位随同莫启青出生入死，关系一直不错。

三位坐定，黄绍光问道：“堂主今天与彭昆洽谈收获如何？”

莫启青知道大家都关心这事：“收获总是有的，只是这彭昆为人狡诈，很难对付。”

黄绍荣站起，双目圆睁：“不好对付干脆一枪崩了他，不要跟他客气！”

莫启青知道黄绍荣是火爆脾气，举手制止道：“问题哪有那么简单，慢慢听我说，一开始我们谈得很投机，价钱都没有问题，姓彭的很爽快，但提到由我方护送，他却坚决不肯，又不说出理由来。”

黄绍光比他弟弟处事冷静得多，道：“会不会是嫌我们收保护费？”莫

启青摇头：“我还没提具体价钱他就拒绝了，我的目的也不是想赚保护费，无非是去了解香港市场。”“这就对了，他肯定是害怕我们去香港销货，绕了他那一道。”黄绍光道。莫启青想了想“这个问题我看不会这么简单，看样子他也不像做军火生意。”黄绍荣道：“那是什么意思？把他抓来用枪口顶着就会说真话。”黄绍光骂道：“你少乱放屁好不好？我在跟堂主商量正事！”黄绍荣虎起双眼：“你商量正事我就不是商量正事？！”莫启青劝道：“两位不要吵，都是自己人。”黄家兄弟这才嘟着嘴不说话，双眼还是互相瞪着。黄绍光让过弟弟：“堂主，你说彭昆是什么用意？不弄清楚会对我们不利的。”莫启青赞许：“说得很对，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把彭昆的用意弄清楚。”正说着，外面有人报告。莫启青停止了说话，示意黄绍荣可以开门，门卫报告道：“外面有个自称曾英勇的大个子求见堂主。”莫启青眉毛一扬，吩咐：“快，请他进来！”转身对黄氏兄弟道：“我正要和你们说，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们彭昆的用心，他已经来了。”莫启青喜形于色，令黄氏兄弟也感到这事有了答复，很快，曾英勇走了进来。莫启青把密室门关了：“我正在念着你，你可来了。”向黄氏兄弟介绍道：“这位是我过去的战友，武功了得，现在已加盟了我们‘三山会’。”

黄氏兄弟冲曾英勇一笑，算是招呼。

黄启青又向曾英勇介绍道：“这两位是黄绍光、黄绍荣，我们‘三山会’的得力干将。曾兄请坐，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这两位是粗人，不会客套，不要介意。我们正讨论彭昆为什么不答应由卖方护送。”

曾英勇在一张骨牌凳上坐定，正待开口，莫启青突问道：“你出来彭昆知不知道。”

曾英勇摇头：“他不知道我们是战友，根本不会怀疑，你一走他就回如意茶楼去了。”

莫启青点头：“这就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凭他彭昆狡诈多疑也绝对想不到这一处。”

曾英勇道：“还得多谢莫堂主给我留了地址，不然有重要情报也不好及时通报，刚才彭昆对我说，等有了军火后马上血洗香港，消灭所有堂口。因此，他害怕你去香港与其他堂口接触，影响他的计划。”

莫启青、黄氏兄弟三人愕然。

莫启青最先回过神来：“难怪他先是问我共有多少军火，再又是不让我去香港，原来是有野心。”

黄绍光、黄绍荣齐声问：“那我们怎么处理这件事？”

莫启青眼望着天花板：“表面看来，他要消灭其他堂口与我们无关，可实际上关系重大，一旦他的阴谋得逞，不仅以后我们不能在香港做军火、烟土生意，向那里发展都不可能，他会成为我们的死对头！”

黄氏兄弟面面相觑，这一层，他俩是意想不到的，不得不佩服堂主的老到。

黄绍光最先反应过来：“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千方百计阻止彭昆的阴谋得逞。”

莫启青道：“说得很对，各位想想，我们怎样才能使彭昆既达不到他的目的，又要不怨恨我们。”

黄绍荣道：“我就知道不卖军火给他就能阻止他的阴谋，这样干肯定就要得罪他，堂主若有什么妙计妙策尽管吩咐就是，我们这些粗人天生就是打

打杀杀的料。”

黄绍光横了他一眼：“你这是跟谁说话，对堂主有没有礼貌？”

黄绍荣红着脖子道，“我天生就是这嗓门，堂主也了解，你不要老是揭我的短处。”

黄绍光还要顶嘴，莫启青道：“阿光，你是哥哥，让他几句好不好？”

黄绍光咽了口气，对曾英勇说道：“你可能还不知道，阿荣从小就和我作对，吃饭争碗筷，吃菜他夹得比我多，连去海边拾贝壳我的贝壳比他漂亮他都要说我抢在前面占了便宜。”

莫启青喝道：“阿光，你有完没完？！”

黄绍荣见堂主骂哥哥，也就不再说了。潮州人一般都是如此，性格暴烈，好斗，在家兄弟都不相让，到了外面又团结一致，一旦出了乡，天下潮州人又成了一家，十分义气。

沉默片刻，莫启青仍继续刚才的话题：“彭昆不能得罪，他仍是我们最大的主顾，明天看货的时候，子弹不要给他看，说正在筹措之中，这样就可以拖住他，我们就利用这空隙火速去香港先建立一个秘密点，由曾英勇负责，暗中联系其他堂口，争取在极短的时间内让香港都拥有我们三山会卖给他们的武器，然后再公开成立堂口。”

曾英勇道：“由我负责不妥，现在我的身份还是洪义堂成员，一旦暴露身份，对你们、对我都没有好处。”

莫启青道：“曾兄说的很对，我的意思是你对香港情况熟，先帮着打理租一秘密处做据点，最好要靠近海边，随后我的武器也运达，由黄绍光带一帮兄弟守护，你仍可以在洪义堂做事，有情报可以秘密联络，阿荣枪法好，运武器难免发生意外，就留在我的身边。暂时就说到这里，如果情况有变再另想办法。”

曾英勇看看天色已晚，担心彭昆会突然找他，起身告辞。

莫启青起身握着他的手：“我也不留你了，凡事要见机行事，卧底历来是十分危险的，加之彭昆为人狡诈多疑，幸亏他不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否则就不可能这样轻易在一起。”

曾英勇道：“莫兄不必相送，明天见。”

曾英勇回到星岛酒楼，冲了凉，叫来妓女过夜。时间过得很快，不觉天已大亮，彭昆带着几个心腹手下过来敲门，他才急急起床洗漱，陪彭昆在客房等候莫启青。昨天双方商量好了，上午九点一起来这里会合。

九时正，莫启青在黄绍光、黄绍荣的陪同下准时来到星岛酒楼，双方不再客套，喝了一轮茶便下楼上了莫启青开来的福特车。其余等人上了另一辆客货两用车。

汽车在天字码头对面的珠江边停下来，跟在后面的黄氏两兄弟率先跳下客货车过来对彭昆说道：“彭先生，看货不宜人多，你一个人就够了，放心，我们不会为难你的。”

彭昆还没反应过来，两艘乌篷船已靠向岸边招呼莫启青上船。

莫启青说了一声“请”，陪彭昆上了一叶小舟，随后黄氏兄弟也上了另一叶小舟，两舟向江心划去，然后顺流而下，在二沙岛最北的江心抛下锚。

这是初冬的上午，太阳无遮掩地直照江面，当时广州还没有什么工厂，不存在污染，珠江水一碧如玉，浅处可看清水中游动的鱼儿。

两条船正对着二沙岛的北端，此时江上不时过往各类船只及撒网捕鱼的

渔民。

黄氏两兄弟从船舱里寻出鱼网向江心撒去，收网时，除了几条活蹦乱跳的鲤鱼，还有几个系着铜线的空瓶。

黄绍光和黄绍荣把鱼网和鱼随便抛在船头，只把空瓶抓在手里，轻轻地一拉，竟是五只木箱浮上水面……

两位划船的艘公过来帮忙，很快把箱子搬上船，起了锚，顺流而下。

莫启青的船仓里放了两只木箱，他用事先准备好的铁锤敲开湿漉的木盖，露出一层油布来。

彭昆迫不及待地揭开油布，底下码满了一排排黑亮的驳壳枪……见着这些可以给人带来权力、地位、财富的宝贝，他不顾枪身上还有一层厚厚的黄油，抽出一枝在手里端详。

此时，他还不会用枪——准确地说，今生他还是第一次摸枪。

莫启青见状，戴上一双手套，抽出一枝扔进旁边一个早备好的木盒内翻弄几下，再脱下手套从木盒里检出满是草木灰的驳壳用于抹布擦试起来。

彭昆看着他变戏法似的擦好一把枪，于是扔下手里的，夺过来把玩起来，嘴里喃喃道：“好东西，真是个好东西！”

莫启青见他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又手把手教他如何握枪、瞄准、上子弹，开保险、击发……

彭昆摇头道：“真可惜没有子弹，恨不得打一枪过过瘾。”正说着话，船已漂流了好几里水路，在下渡村附近靠岸。莫启青钉好箱，早有几个渔民打扮的人把木箱扔进鱼筐，上面堆了鱼网，抬着向村子里走去。原来“三山会”在广州很有实力，堂口遍布城乡每一个角落，行动神速，且纪律严明。彭昆看得呆了，他只以为这是军队里训练出来的人，根本不曾想到莫启青拥有堂口。除了艘公仍在船上，莫启青、彭昆、二黄四个沿着一条乡间马路走了两华里左右，福特车和客货两用车早已停在一条公路旁等候他们。众人仍回星岛酒家三楼。汽车启动后，莫启青开口道：“彭兄，我的货你已经看过了，不会有假吧？”彭昆连连摇头：“莫兄说哪里话，是否怀疑我彭某人作假？”“不敢，彭兄乃堂堂‘洪义堂’的军师，怎会有假？”彭昆敛起笑：“我想莫兄多少是有点顾虑的，一桩这么大的生意，凭空口说话谁也不会相信。我这里带了一万元可在广州提款的银票，可能还差短一点，莫兄若信得过，先由我把货提走，你派个手下随我去一趟香港，保证一毫不少。”莫启青点头：“我当然信得过你。只是枪械有了，子弹还得缓几天。”彭昆惊道：“怎么？非要交足款才能提货不成？”

莫启青苦着脸道，“彭兄是误会我了。不瞒你说，子弹不比枪械，是由火药制造的，刚才你已经看见，我是采取水藏的办法，时间一长，就有可能失效。”

莫启青抓住彭昆不懂武器常识的特点，有意捉弄。

彭昆信以为真，皱眉道：“那么有枪没子弹不等于一堆废铁？”

莫启青摇头：“彭兄别急躁，有了枪，子弹好办，不瞒你说，当初马佛领曾英勇与我洽谈的时候，我不大相信，受骗多了，以为这次又是耍弄人，所以没有做准备，不然已经准备好了。”

彭昆仍然很不放心：“一下子去哪里搞这许多子弹？”

“彭兄放心，我自会有办法，不瞒你说，子弹是现成的，跟枪一起在水中藏了多年。”

彭昆急道：“你不是说子弹泡得久了会失效吗？你——”

“是的，所以我才要你等几天，几天以后，我以前的一位手下调任军输仓库任保管员，到时就可以用两万废弹换新货。”

“要等几天？”

莫启青盯着彭昆：“不会超过一月。”

彭昆倒吸一口凉气：“那时我的胡子都等白了。”

“彭兄若等不及，可先回去，一个月后一定有货。”莫启青故意如此说，他估计彭昆是绝对等不及的，看他如何处置此事。

果然彭昆进入了他的圈套：“好吧，我先付一半定金给你，这批枪先运回去，待子弹办齐了，我再交付另一半。”

彭昆如此做为的就是垄断这批军火不要落到他人手里。

福特车转眼停在星岛酒家门口，莫启青突然道：“彭兄，我就不上去坐了，这事暂谈到此，保证不会有变。”

下了车的彭昆急了，一把将他拉下来：“这算那门子生意，你还没明确答复我呢。”

莫启青被拉着上了三楼，未落坐，彭昆把门关上不让其余人进来，然后拍着莫启青的肩：“这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这是一万银票，先收着，我不怕你跑，难道你还怕我不成？”

莫启青还故意推让：“这不合做生意的规矩，还是等几天我把子弹打理好再一次交款。”

彭昆道：“好了，好了，我没功夫跟你泡，香港那边还有一摊子事要料理，今晚、最多明天一早就离开。你通知手下做好准备，不要到时候手忙脚乱交不了差。”

莫启青不再客气，收好银票：“彭兄既然有意，莫某人恭敬不如从命。提货的事不用你担心，即刻要都可以。”

彭昆赞了声“爽快”，俩人便就交货问题商谈详细方案。议毕，已到开饭时间，彭昆作东，在楼下设宴。

彭昆只要求莫启青把货送上船就算完事，其余他自己打理，为了省去诸多麻烦，决定在下渡村附近交货。待天一黑池一流父子就把船开到那里待命。

莫启青用完餐立即离开星岛酒家，率众回到昌岗路堂口办事处，招黄氏兄弟进密室议事。

三人坐定，莫启青道：“阿光，昨天晚上那四箱驳壳你都查看没有？”

黄绍光站起：“我都一件件查看了，没错。”

莫启青示意他坐下：“这种事千万出不得差错，如果说好是驳壳结果里面出现了勃宁郎，那彭昆肯定会生疑。”

黄绍光坐回：“我知道。我都一件件查看了，用油布封严，盖子也钉得很结实，那四个空瓶是挑选过的，保证不会进水不利打捞。”

莫启青放心下来，点了点头。

原来那批卖给彭昆的武器是昨晚才从仓库里取出装钉的，因说是几年的武器，彭昆肯定会往山洞、地下之类的方面去想，在一夜之间要伪装成几年才起出无论山洞还是地下，都会破绽百出，想来想去只有沉在水下，幸好找几块长满青苔的木板不难，用它钉成木箱，偷偷地沉于珠江。当时负责此事的黄绍光并没有想好具体的方位，当他从下渡村一出小港，便看到对岸的二沙岛，于是灵机一动，把船摇到小岛的最北端，每箱用铜丝缠一支空酒瓶，

沉下水底，并反复试验多次。

“今晚阿光去下渡村负责发货，交待他一定要取到彭昆的收条，另外还有一件更紧要的事——”说到这里，莫启青停了下来。

黄绍光把椅子向前挪动，侧起了耳朵，莫启青道：“你去跟曾英勇联系，拟定一个在香港的具体联络方案告诉他，就在这两天我就要过去。”

黄绍光道：“堂主先拟一个方案我再通知他岂不省事多了？”

莫启青摇头：“不行，我们对香港一无所知，连最主要的港口、建筑物都讲不出名字。”

“这个好办，我就要他定一个具体的联络点。”黄绍光说道。

莫启青补充道：“联络点最好要靠近海边，便与起运货物。”

黄绍光答应着就要离去，莫启青止住道：“慢着，我这里有一张万元的银票，你拿去钱庄换成香港通用的，今晚一起交给曾英勇，要他替我们租一处住房，有合适的人选先招一批。”

黄绍荣见莫启青要哥哥办这办那，心里憋不住了：“堂主，有什么可以出风头的事你尽叫他去做，我在这里干吗的？”

莫启青把一只手搭在他身上：“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左右手，阿光的长处是外出办事比你老练点，论冲锋陷阵，三个阿光都比不过你。”

黄绍荣这才满意了，露出得意的神色。

莫启青又道：“说起来你的任务比阿光还艰巨，马上我要运一批货去香港，这一路关卡林立，万一行不通，就要枪说话的。”

黄绍荣咬着嘴唇点头，秘密会就这样散了，黄绍光照莫启青的吩咐去办理诸事。

黄绍光走没多久，莫启青突然感到一阵不安，仿佛有一件天大的事没处理好，认真反思，又不曾有什么漏洞。

这时候黄绍荣问道：“堂主，彭昆是不是住在星岛酒家？”

莫启青随口道：“在如意茶楼。”话一出口，猛记起马佛经常光顾那种地方，而马佛既知道他莫启青的底细又和彭昆认识……不禁一拍胸口：“大事不好！”

黄绍荣道：“堂主，出何事了？”

莫启青道：“阿荣，快，快去如意楼寻找马佛。马佛，你认不认识？”

黄绍荣：“认识，是一个胖子，他怎么了？”

莫启青知道黄绍荣鲁莽，不宜说得太多：“不怎么了，我有急事找他，你叫他马上来就行！”

黄绍荣刚刚下楼，因事关重大，莫启青越想越不放心，随下楼去，并叫司机开车送行。

当时市区还没有桥，去河南需要摆渡，把车停在天字码头对岸，立即租了船。

一路上莫启青令黄绍荣和船家换了衣服，戴一顶遮脸的斗笠，吩咐到了茶楼要见机行事，尽量避免和彭昆见面，万一寻不着时可向一个叫“咪咪”的小姐问马佛的下落。

船十几分钟后到了对岸，莫启青在船上不动，专等黄绍荣汇报。

又是十几分钟过去，黄绍荣回来。未待坐稳，莫启青急问道：“在不在？”

黄绍荣摇头：“我们来晚了半个钟头，咪咪小姐说他刚离开。”

“去了哪里？”

“没说，可能是家里。”

莫启青吩咐船家：“快划回去！”说罢，从仿绸唐装上衣摸出两个大洋抛了过去。

船家拾起，不敢怠慢，拚命地划动双桨。

莫启青回到车上，命令司机火速开往瑞宝，马佛的租房在那里，他曾经去过，就算一时记不清楚，只要一问名字，附近的人谁都知道靠嘴皮吃饭的马佛。

在一片荔枝林旁边，莫启青一眼看见马佛正在和几个农夫指手划脚，农夫肩上扛着锄，赤脚上粘满泥，与长袍马褂的马佛站在一起极不相称。

莫启青附着黄绍荣的耳朵咕噜几句，黄绍荣下车，偷偷绕过去在马佛的肩上猛拍一下：“姓马的，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马佛回头看清是黄绍荣，惊讶道：“怎么，到这里来干吗？”

“我正问你呢，你反问起我来了，我替堂口收点债，没想碰上你这鬼！”

马佛道：“我家本来就在这里，要不要进去坐坐？”旁边的农民看看黄绍荣，走了。

马佛因和莫启青熟，也和黄绍荣见过几次面，虽未深交，在他家门口免不了要客套一番。

马佛在前引路，来到一栋低矮的砖房，马佛做出一个请的手势：“请进。”

黄绍荣摇头：“请。”

马佛不再勉强，门半掩，推开见里头坐着莫启青，转身要走。

莫启青冷笑道：“马先生怎么这般怕死？”

马佛道，“莫先生真会唬人，从不登门的连一个招呼也不打就坐到我家，我还以为是打劫的，能不怕吗？”

莫启青一愣，没想到马佛如此镇静，沉下脸：“打劫？是不是最近彭昆给了你一笔钱你害怕打劫了？”

马佛咧着厚嘴唇：“彭昆？彭昆是谁，我怎么不认识？”

莫启青忙道：“阿荣，把门掩上，不要让外人进来！”

马佛看看莫启青，又看看黄绍荣：“你……这是什么意思有没有搞错？”

莫启青道：“没搞错。就找你，我知道你会装蒜，不过我不允许你装，老实招供，你对彭昆瞎说什么了？”

“阿莫，别装神弄鬼了，几天前我敲了曾英勇四十个大洋，把如意楼的咪咪小姐包了起来，今天才送她回去。”

“我说的就是你今天送咪咪的时间和彭昆乱说什么了。”莫启青紧逼不放。

马佛哭道：“冤枉呀，我在如意楼总共呆不到几分钟，你就非要赖我，我历来知道江湖恩怨最难扯清，你把我扯进去真是冤枉我也！”

莫启青见用硬不行，脸上的肌肉一放松，露出笑脸来：“马兄别介意，我在跟你开玩笑。我这些天对彭昆监视得甚严，每时每刻都派有几个人盯梢，他们回来说你刚才被彭昆叫到房里说了些什么。马兄，你如果说了也无碍，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彭昆迟早会知道。先告诉我，我心里好有底。”说罢，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这是一千元银票，把这房子买下来，别老是到处瞎跑了，一辈子连自己的窝都没有一个。我准备去香港设一个堂口，需要一位军师，我觉得你是最佳人选。”

马佛以前曾多次有意投靠莫启青，一直没答复，现在居然要他当军师，

胖胖的脸上立即堆满了笑，收起银票：“谢谢堂主美意，谢谢堂主栽培。从现在起我也是‘三山会’的人了，自家人不说两家话，我确实不曾见过彭昆。”

莫启青笑道：“好吧，我也相信你。”说着在马佛的肩上轻轻地拍了几下：“好吧，准备准备，这两天我就要启程赴香港，去到那里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的。”

马佛躬身点头道：“是，谢谢堂主栽培。”

“我就不多说了。”转对黄绍荣：“阿荣，我先走了，你收完帐早点回来。”

黄绍荣答应着，目送莫启青离去，才回头叫道：“马先生。”

马佛回过身来，见黄绍荣用一把锋利的匕首顶住他，惊得叫道：“你、你……你干吗？”

黄绍荣狞笑道：“不干吗，奉堂主命令，索你的命。”

“不、你不可以杀我，我真的没见过彭昆。”马佛步步后退。

黄绍荣步步紧逼：“正因为你没见过彭昆，堂主不想你们见面，所以才杀你。”

马佛已没有了退的地方，背脊已顶住了墙：“我、我……不，不要杀我，我见过彭昆，你走远一点让我说话。”

黄绍荣把脸拉下来，连狞笑也没有了：“你见过彭昆更应该杀你。”

马佛口吃道：“为、为什么……”

黄绍荣伸出左手抓了马佛的腮身，双眼布满凶光：“不为什么。我喜欢杀人，我已经好久没杀人了。”

黄绍荣举起利刃，奋力扎向马佛左胸。

第七章 珠江恩仇

黄绍荣一刀扎中马佛的心脏。马佛哼哼两声睁着眼睛就死了。

黄绍荣草草收拾现场，搜出银票从容离开马佛家。

附近，莫启青坐在车上等候，待黄绍荣爬上来，司机便踩动了油门，留一道青烟消失在鳞次栉比的楼群里。

夜幕已经降临，回到昌岗路堂口，不到一个小时，黄绍光也回来了。

三个人仍在密室碰头。

莫启青从黄绍光离开开始，就一直惦念着那边的情况。

黄绍光向他汇报，说这次办事基本顺利，天黑后便将货交给了彭昆，尤其和曾英勇的接触比原来估计的还要容易，因为装船没多久，船家池一流发现他的儿子池小容没在船上，才知道走丢了人。彭昆对手下办事不放心，亲自返回如意楼寻找池小容，给黄绍光和曾英勇一个很好的碰头机会。

莫启青摸着下巴听黄绍光述说经过，一言不发。黄绍光道：“我们在一个很偏静的小店里喝茶，我把银票交给曾英勇，他就偷偷地塞了一张纸条给我。”

黄绍光说着，把一张纸条呈给莫启青。

打开，上面写道：

——莫堂主，因彭昆生性多疑，不便面谈，只好写在纸上，如近期能赴香港，请去笏箕湾晒鱼场与我碰头，考虑到我不便出门，定于每日正午十二时，其余时间恕不能迎迓。

曾英勇莫启青看完，记住“笏箕湾晒鱼场”，然后把纸条在灯上点燃：“看来曾英勇比你们两个都老成，这件事他处理得相当高明。”

黄绍光垂下头：“他胆子太小，明知道彭昆不在，都不与我多说话。”

“这正是他比你聪明的地方，彭昆十分狡诈，他也许是故意用调虎离山之计，暗中调遣手下注意你。”

黄绍光望着莫启青：“当时就我们俩，没人注意。”

莫启青问道，“曾英勇有没有提过马佛？”

“没有，把纸条塞给我，就急着走。”

莫启青点头：“这事就谈到这里了，今晚大家好好睡一觉，明天用整天时间做准备，装500支驳壳枪、250支勃宁朗、250支汉阳造上船。”

黄绍荣：“要不要装子弹？”

“废话，装枪哪有不带子弹的？欠彭昆的也顺路捎去，把帐结了。明天天一黑启航。”莫启青说罢呵欠连连，准备就寝。次日一早十分闷热，莫启青推开窗户看看天色，估计近期有大雨来临，如果珠江一旦涨水，顺流而下速度将比平时快得多，这确实是个难得的机会。

上午亲自督阵打理船只。一千条枪及十几箱四种型号的子弹分三条船装载，三山会多年来是做惯这种生意的，船只都经过特殊的改装，有多个舱口，而且还有水下层，一般不是很了解内情的人很难查出来。

下午时分，二十多名“三山会”成员都做工人打扮，船里装满了供生火用的木柴。

三条船，前面黄绍光负责，后面坐着莫启青、黄绍荣及十名手下。此外每条船都有二三名船工。

上午下了一阵雨，水流比平常明显湍急，所谓顺流而下，船像箭一般没

多久便进入番禺区域。

船只经过虎门的时候，又下起了大雨，天空乌蒙蒙，不时响过一声炸雷。闪电下，宽阔的江面上颠簸着一艘艘各种客货船，一刹那又复归原来，只见挂在船头的一盏盏风灯在黑暗中如鬼火闪烁。谁也不敢快速航行，只把握方向，随波而下，四周除了黑暗还有雨滴声，远处重吨位的大船不停地鸣叫着，仿佛在告诉别人：我来了，让开道来！

“三山会”的三艘船每一艘的船头都挂了一只风雨灯，外围的玻璃罩上淋满了水珠，这样更削弱了透明的效果，也就是说，除了不远处可以看见这里有船，再远一点就非常模糊黄绍光不时向后面报告平安，莫启青和众手下躲在篷内，除了听到雨滴击打着篷顶雨布的声音，就是不时由船头传来的各种暗语。

下雨反倒更好，省去了很多麻烦，在虎门，省城设了一个水路稽查处，有十几条人枪，专门检查鸦片、枪支等走私物品。原以为路过此处最起码要接受正常的查询，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是不必了，雨这么大，谁都不愿出来，在床上搂着女人多舒服！

正这么想着，前面传来黄绍光的暗语，说遇着了水上稽查队。

莫启青一惊，示意黄绍荣随他一起披上雨衣，钻出船篷，果见前面一艘稽查船挡住去路，船头汽灯光令人目眩，只见一个穿着稽查服全副武装的稽查员站在灯下手拿广播筒喊话：

“什么人，快停下来接受检查！”

黄绍荣道：“卖柴禾的，要检查快点！”

三艘船很快靠近，莫启青从最后一艘跳来到第一艘船上。

“谁是你们的老板？”稽查员喊道。

莫启青唯恐黄绍光露出破绽，跨前一步道：“在下便是。”

这时，从船舱里走出一位三十多岁、身材较瘦的汉子，身后的部下在他出舱时给他披了一件雨衣。

莫启青一愣，认出这瘦高个正是广东省水上稽查科的科长陈文龙，陈炯明的远房侄子。按时下中国的风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陈炯明亦不例外，担任广东省都督之后，凡家中的七大姑、八大姨稍沾亲带故的人都被安排在身边担任一官半职。

水上稽查科管辖的范围是整个广东省的水上航道，主要是珠江水域，陈文龙平时住在省城，虎门检查站只是他属下上百个站中最普通的一个，怎么今天偏出现在这里？而且还是一个大雨天？

莫启青也算是老江湖了，一下子明白了一切，也不回避，双手一抱拳：“难得文龙兄今晚在这里相见，不知有何指教？”

陈文龙嘿嘿一笑：“果然是你呀，我已恭候多时了。老实说，船上载的是什么？”

莫启青道：“哦，没什么，最近手头吃紧，去香港贩运几担柴禾。”

“不错，你的柴禾很值钱的，怎么样，我要例行公事了。”

“慢，小弟还有些私家话这里不便直说，可否赏脸去舱里叙叙？”

陈文龙冷笑道：“多谢了，先把三艘船靠岸再叙，不过你想说什么有个叫彭昆的人都已告诉我了。”

莫启青眉头一皱：“那么毫无通融的余地了？”

“大概是这样。”陈文龙说道。

莫启青旁边的黄绍荣右手在背后把驳壳枪的保险打开了……这细微的响声被莫启青听得十分真切，忙用眼色命令他休要鲁莽。

黄绍荣定眼一看，果见对方的大船上有十几个黑洞洞的枪口……黄绍荣倒抽一口凉气，静候着听从莫启青的命令。

突然，陈文龙放声狂笑，笑够之后道：“莫启青呀莫启青，江湖上都把你说成是一个传奇人物，武功计谋怎了得，今天落在我的手里，原来也不过如此。”

莫启青道：“一点也不奇怪，有史以来都是正道压邪，你有陈都督的上方宝剑，我莫某人今天又能怎样。请便——”说着举起了双手，做一个受擒的动作。

船上二十多名手下看见了，立即悄然各就各位，子弹上膛——原来这个举手的动作就是暗示准备战斗。

陈文龙手一挥：“上！”话声甫落，黄绍荣挥手一枪，不偏不倚，打在他的额上，于此同时，后面的枪声齐作，向船头射击——此时莫启青、黄绍荣早已潜入水中。

两位从船头潜至船尾，浮出水面，双方正打得难分难解，枪声把雨声彻底地压了下去，仿然根本不曾下雨，只有血与火的激战。

陈文龙已经死了，尸体被人拖入船舱，“三山会”正是钻这空档有了还击的机会。

双方交战十来分钟，稽查船借着它高大的优势，全部人员钻入舱内开枪，很快将三山会压了下来。

一支机枪在船顶吐着火舌，雨点般的子弹打得莫启青没有还击的机会。

稽查船得意了，开足马力，向三艘船撞来……莫启青意识到情况危急，命令道：“谁敢去拿下那挺机枪！”

黄绍荣二话没说，把雨衣、内衣全部脱下，赤着膊膀扎入水中……对方看得十分真切，在汽灯的照耀下几十支枪一齐向黄绍荣射击……

黄绍光哭喊道：“阿荣——”

大马力稽查船向木船撞来。

回头说在星岛酒家彭昆把一万元银票交给莫启青，然后做东在一楼餐厅请吃饭。

饭毕已是下午，彭昆离开星岛回到天字码头附近的如意楼客房。

彭昆住如意楼的原因是为了寻找一个人，这人便是马佛。

马佛几年前和彭昆交往的时候经常漂浮不定，没有一处固定的住所，唯一可以找到他的途径便是每当马佛在外设骗局捞到银子的时候必到如意楼快活。

彭昆在二楼租了两个套间，一间住了池一流父子及心腹手下，一间由他独自享受。他想向马佛的相好“咪咪”小姐打听。偏巧咪咪不在，鸨母说这几天咪咪被人包了。彭昆好不懊丧，甩给鸨母两个大洋说如果见了马佛一定留下来。

这天彭昆刚刚上楼，鸨母老远迎来：“彭先生，你要的客人我帮你留下了！”

彭昆滴溜着一对小眼睛，转身对随在身后的曾英勇及心腹道：“你们不必进来了，上船等候，我办完手续马上回来。”

鸨母涎着脸又重复一遍，想讨几个赏钱，彭昆没好气道：“知道了！！”

滚一边去！”

彭昆轰走鸨母，过道两边站满花枝招展的妓女，卖弄风骚的向他道万福，有过香火之缘的则撒娇卖乖，他一概不予答理，径奔自己客房。

一眼见马佛坐在他的床上跟一位女人纠缠，彭昆叫道：“老马，你好大胆子，敢在我房间搞女人！”

女人听得有人说话，忙从马佛怀里溜下来，竟是咪咪，红着脸向他道万福。

彭昆目送着咪咪出门，然后赶紧关上门：“老马，你去了哪里，我找得好苦！”

马佛神着袍子，用手梳着头发，肉肉的脸上堆满了笑：“你也太小气了，一共才给手下五十大洋费用，给我诈了四十块，玩到今天没了——给多一点我不就可以再多玩几天？”

彭昆示意马佛坐下：“早知道如此我干脆只给曾英勇十块大洋，省得这些天等你盼你。”

马佛道：“那可不行，十块大洋没我的份，这中介人我是绝对不当的，你们的生意肯定泡汤。”

两人坐定，马佛跷起二郎腿：“说吧，这么急找我干吗？”

彭昆道：“其实我一来就想找你，就是不知你住何处，现在呢我已经搞妥了，等着就要启程。”

“那你找我干吗？”

彭昆道：“表面上是没事，可我总感到有点蹊跷，你先说过，这些年莫启青在广州的情况是不是跟过去一样？”

马佛听出话中大有文章：“这又怎么了？”

“没什么，问问而已。”

马佛双手一摊：“当然跟以前一样。”

彭昆又问：“他那批武器是否一直没有销出去？”

“是呀，没有销出去。”

“你知道不知道他的那批货藏在何处？”

马佛摇摇头：“没见过。”

“你猜猜。”

“我猜不是在白去山埋着，就在山洞里。怎么，这也重要吗？”

听到此处，马佛已基本明白莫启青和彭昆之间的交易存在不少问题，他想着往更深一层了解。

两人沉默片刻，马佛见对方不再开口，起身道：“如果没事，我就不打搅了。”

彭昆连忙拉住：“老马不要走，我还有更重要的话问你。”

马佛要走的做法其实是策略，欲擒故纵，促使对方尽快吐出真言。

彭昆果然上当，攀着马佛的肩强行往床上按：“老马，你耐心点好不好？一开始我就感到蹊跷，我一直怀疑莫启青在耍我。”

马佛道：“一个给钱，一个发货，只要价格合理，就不存在谁耍谁了。”

彭昆知道再不说真话就无法争取马佛：“这你就不懂了。”

马佛坐定，“噢”了一声：“难道你还有别的什么用意不成？”

彭昆点头：“是的，只是你必须替我保密才能告诉你。”

马佛伸出舌头舔着厚嘴唇，点头。

“不瞒你说，我急着来大陆购置军火是有原因的，这次香港出现十几个堂口，我想趁他们的翅膀未硬用武力彻底铲除，称霸江湖。”

马佛吸了一口凉气：“看不出老彭还有这么毒辣的心肠！”

彭昆点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马佛忙插嘴：“不对，不是‘无毒’，是‘无度不丈夫’，但是这又跟老莫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大着呢。如果老莫不是‘偶尔卖一批’，而是惯做军火生意的，一旦他得知香港需要武器，再瞒着我偷运过去卖给其他堂口，我的称霸事业岂不泡了汤？”

马佛恍然大悟，继而一阵惊喜，发现一宗可大捞一笔的生意，伸出一只手来：“如何谢我？”

彭昆感到事关紧要，打开客房中的保险柜，取出几封大洋塞进马佛怀里：“这是一千大洋，暂且给你这点，下一次一定重谢。”

马佛喜得满脸的肥肉挤成一堆，用衣襟兜着银子。

马佛装好钱，说道：“莫启青是‘三山会’的堂主。”

彭昆惊恐万状。

“正如你猜的那样，他这些年做的正是贩卖军火！”

就这两句话，足够彭昆发一阵子呆……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马佛已悄然离去了。

问题已经十分明白，莫启青有意说子弹在水中泡过失效，现在分析起来，其目的就是为了阻止他称霸香港的计划，利于他推销军火……

彭昆马上和省水路稽查科挂上钩，阻止莫启青在近日偷运军火去香港。

彭昆一共带来五千大洋现金，开销了一部分，刚才送给马佛一千，还剩三千多正好派上用场。

这时，船工的儿子池小容从门口经过，彭昆灵机一动，招手令他进来，塞给一块大洋：“帮我去买六个沙田柚，一定要去水果市场那边，看准一点，剩下的钱给你了。”

池小容不知有诈蹦蹦跳跳下楼去了，彭昆整整衣冠，提着皮箱走出门，对隔边的船工道：“池老大，走吧。”

池一流愣道：“怎么就走？不结帐了？”

彭昆道：“也没多少钱，来不及了，他们都在船上等你开船呢。”

池一流因彭昆催得急，匆匆离开客房，随着来到码头上上了船，果见船舱里坐了一堆人等开船。

船顺流而下，十几分钟后在二沙岛对面的下渡村靠岸，早有两艘乌篷船靠过来，黄绍荣指挥几个人七手八脚抬了三只木箱上来。彭昆认真检查一遍，黄绍荣向他要了收条。

彭昆下令开船，船家池一流问道：“不运桐油了？”

彭昆道：“不运了，货太贵，放心，运费不会少你的。”又向舱内“弟兄们检查一遍，看看还有谁没上船。”

这时池一流左右看看唤了几声儿子，不见，急了：“彭老板，不得了，我儿子没上来，这……”

彭昆提着那只皮箱钻出船来，发现黄绍光神色紧张地向船舱里张望，心下生疑……

彭昆回头安慰池一流几句，许诺一定找到池小容，然后匆匆离开，一路

又回头望了几眼，发现曾英勇第一个跳上岸彭昆离开下渡村并没有急着去天字码头找池小容，而是去了附近的省水路稽查科。

一开始他并不认识稽查科的人，只知道对付莫启青最好利用这个组织。

花了一点小费买通在近处卖水果的本地小贩，从他口里了解到，稽查科科长陈文龙，陈炯明的远房族侄，三十来岁，身材高瘦，长一双漂亮的眼睛，鹰钩鼻.....

彭昆有外面干咳几声从容地走进办公室，一眼看见一位高瘦的男子坐在办公桌前，估计此人就是陈文龙。

彭昆一屁股坐在陈文龙对面，把手中的皮箱放在书桌上。

陈文龙本欲发作，见对方衣着鲜光，似有来头，按下火道：“什么事？”

彭昆道：“我掌握一桩贩运军火的特大案件。”

陈文龙盯着对方：“谁贩运军人？”

彭昆道：“莫启青。”

陈文龙，立即屏退左右，奈不住道：“我知道莫启青一贯于这勾当，只是抓不到把柄。你说，如果情报可靠，我一定赏你！”

彭昆“啪”地打开皮箱，把三千元大洋码在陈文龙身边，然后拿下箱子，使两人之间不再有阻隔。

陈文龙不解地问：“这是何意？”

彭昆道：“不瞒你说，我是香港过来买军火的，这次给莫启青耍了，如果你能替我出口气，另有重赏。”说着，把梁再堂的名片递了上去。

陈文龙端详片刻：“梁再堂我听说过，香港的大富豪，他是你什么人？”

彭昆收起名片，自豪地说：“他是我老大，我是他老二。”

陈文龙立即客气起来，把彭昆请进内室，并亲自沏茶。

彭昆从陈文龙的表现里看出这位是可以利用的角色，心里更踏实了。

果然陈文龙单刀直入：“不瞒你说，这姓莫的就是太傲慢，我的手下曾查到几桩水路贩运军火案件与他有关，带话给他，他娘的连一个崩也不孝敬老子。你说，他如何耍你了？”

彭昆于是把经过原原本本向陈文龙讲述了，陈文龙喜道：“你要枪枝？”

“是呀，很需要。”

陈文龙在彭昆肩上猛拍一下：“他妈的你小子怎不找我？！”

彭昆正要说什么“我怎么知道你有？”转而一想，若自己如此说时，也跟陈文龙一样小儿科了，装做十分懊惜地摇着头：“真是可惜了，早知道陈科长有，我也用不着上莫启青的当了。”

陈文龙点着头，脑海里思考如何从这头“肥羊”身上多诈些钱财。

彭昆道：“不过现在还不算晚，我还需要一大批，陈科长若有兴趣的话，我们两个做成这笔交易。”

陈文龙开始在彭昆肩上不停地拍打着：“别开口闭口‘陈科长’这多见外，若看得起陈某人就称兄弟好了。”

彭昆双手一抱拳：“龙哥在上，受小弟一拜。”

陈文龙自小生在乡下、长在乡下，不曾见过世面，农民习气依然很重，来到广州，无非仗着陈炯明的势力靠别人捧他，哪里是彭昆的对手？几句话下来，就把彭昆当成朋友，掏心掏肺。

说到最后，彭昆便想出一条妙计来：“龙哥，有一笔生意愿不愿做？”

陈文龙道：“生意的事先放一边再说，我先要替老弟打击莫启青狗娘养的！”

“这生意既能替你老弟我报仇，龙哥也可大挣一笔。”彭昆神秘地说。

陈文龙惊道，“噢，世上会有这等美事？”

彭昆认真地点头：“一点不假，龙哥听小弟细说就会明白。”

“请讲。”

彭昆道：“这几天莫启青将贩运大批军火去香港，估计有一千枝枪、十万发子弹，龙哥如果能在某一航道设卡截获，我会照价收购，绝不短你半分。”

陈文龙两眼发亮：“果然是一箭双雕的妙计！”同时伸出大拇指：“老弟，还是你行！”

彭昆连连摆手：“不是我行，是龙哥的福星降临了。”

陈文龙被彭昆一捧，脸色红润，打着哈哈大笑。

彭昆于是更进一步替陈文龙布置方案，分析莫启青鉴于害怕事态突变，不会拖得太晚，最好就在明天设防，考虑到在广州市内辑私物品不充公会引起麻烦，彭昆提议地点定远一些，最好是番禺、虎门等地。

陈文龙道：“没问题，虎门稽查站最集中，我马上就把大部队调集到那里。”

彭昆道：“不必，人太多反而不好，精干点的、办事可靠的二三十足够，要是能搞一挺机枪更棒！”

陈文龙连说好办。

一切都说妥了，彭昆起身告辞，“来的时间长了恐引起别人注意，小弟该走了，也不必龙哥相送，只是我空有一百枝驳壳，没有一发子弹，万一与莫启青接火，就要白白挨打。”

陈文龙爽快答应下来，令心腹从弹药库取出两万发子弹用专车送至天字码头。

彭昆在如意楼寻到正在哭泣的池小容，要陈文龙的部下不必送了，人货上了船直去下渡村。

船上，曾英勇及心腹等人正在等候，船老大池一流见儿子回来也放下心来。

夜幕已经降下，彭昆踌躇满志，下令开船。虽几经波折，却出乎意外地满载而归，一路上，彭昆做着霸主梦。

船顺流而下，经过一夜航行，于次日上午到达香港。因白天人多眼杂，彭昆先派心腹回去报讯，留下曾英勇和他一起在船上守候。

从一开始船老大池一流见这伙人神秘兮兮，不像正当生意人，心中早产生了怀疑，想着那先后搬上来的8箱东西肯定是烟土之类。

也是命中注定，池一流是鸦片鬼，烟瘾特大。

这一路上虽不缺烟，但想着那东西很贵，如果能弄一点也不枉费此行，况且，他发现有一口箱子已拆了封。

当船靠了岸，儿子蹦跳着回家与妈妈相见，池一流却找借口留在船上。

彭昆瞥了他一眼，认为他为人老实，一路上很少说话，也不介意。

池一流为了有个合理的借口，走过来冲彭昆笑笑：“老板，我去查查缆绳丢了没有。”

彭昆轻描淡写他说了一句“去吧”，转而又觉得这老东西神色有点不对，于是向曾英勇递了眼色。

曾英勇会意，一面假装与彭昆聊天，一边用眼睛的余光注意池一流。

池一流一开始也装模作样检查船沿边的缆绳，见无人注意便钻进了舱

内……

舱内靠船头那一边被彭昆有意用油布盖住了，八只木箱分两层码在内舱，上面盖了几块木板，人可以在上行走。

池一流先是心惊肉跳，待平息下来，猫下去，借着船尾射来的光线轻轻移开了一块木板，露出最上层的木箱。这木箱正是从珠江水底起上来被彭昆查看过的那一只，重新封钉时没钉牢，露出了半寸油纸，正是这半寸油纸，一直诱惑着池一流。

池一流是老船工，手像铸凿一样粗糙，他咬着牙用尽全力把箱盖揭开，飞快地打开油布……

当他看清箱子里不是烟土而是一排排乌黑贼亮的驳壳枪时，惊得张大了嘴巴……

急急地又要盖上，正在此时，后面有人说道：“老他，不必盖了。”

池一流回头，见是曾英勇，吓得连连磕头：“先生饶命，先生饶命，我，我保证不会去外面乱说……”

这时彭昆也过来了：“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注意了？”

池一流又向彭昆叩头：“没，没有。”

“那你揭盖干吗？”

“小人不知，小人以为是烟土，想弄点回去。”

彭昆干咳一声，向曾英勇递眼色。

曾英勇会意，乘池一流磕头那一瞬，扑下去，双手掐住了他的脖子……

曾英勇不愧是武功高深之人，一下子提将起来，池一流只在喉咙里“咕咕”几声，倾刻舌头吐出，双眼圆睁，瞳孔慢慢扩大，口里流出血来……

三五分钟后，池一流死了，曾英勇把尸体放下，问道：“军师，如何处置？”

彭昆道：“去岸上拾块大石头，用鱼网和他缠在一块，待天黑后扔水里喂鱼。”

曾英勇听到吩咐后离船上岸去了，彭昆从开着盖的箱里拿出那把被莫启青擦过的驳壳，然后盖好，把枪上新粘的黄油在池一流尸体上擦干净，爱不释手的把玩。

这时曾英勇从岸上搬来石头，指着旁边一只木箱问道：“军师，这里是一箱驳壳子弹，要不要取几发出来试试？”

彭昆来了瘾，令曾英勇用石头撞开盖，取出10发子弹，装在枪内。

恰在此时，船头有人喊叫。

两位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该如何处理。

紧张片刻，听出是他一流的儿子池小容在喊父亲，放下心来。

曾英勇走出去，说道，“喂，小容，来干啥？”

池小容：“我来寻爸爸，妈要他快点回去吃饭。”

曾英勇道：“你爸爸走了，你在路上没遇见？”

彭昆听得，喊道：“没有，你爸在这里！”曾英勇惊讶地望着他。

池小容眨巴着双眼，认定彭昆不会骗他蹦跳着从船头沿甲板来到船尾，当他看到躺在血泊中的父亲和提着枪的彭昆，吓得说不出话来……

彭昆狞笑着扑过去把才十四岁的池小容拖进舱内，按倒在船板上。

池小容醒悟过来就要叫喊，彭昆抓起身旁的鱼网塞进他的嘴里。

这时曾英勇走过来，央求道：“军师，放了他吧，人家才十几岁，连女

人的滋味都没尝……”

彭昆并不理会，将池小容制伏，把枪口顶入他肉里，“砰”地扣动了板机……

枪声顶着肉体，响声不是很大，此时海风正起，一个巨大的波浪跃出水面五、六尺高然后向堤岸砸去，发出一声巨响，把枪声全部掩藏了，仿佛这里根本不曾发生过什么。

两具尸体扔下海底，接着，池一流的老婆领着女儿也过来了。彭昆杀性起，要一起干掉，曾英勇跪在舱内苦苦哀求，好不容易才劝通彭昆回到岸上告诉母女俩，说池一流父子被朋友请去吃饭，要到天黑才能回家。

如果说一开始曾英勇背叛彭昆还有顾忌，自经历过这一幕，他感到自己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跟这种残忍、没有人性的人在一起，终有一天也将葬送在他的手里。

彭昆收起枪，拍打着手上的油污：“阿勇，你太心软了，人在江湖，心不狠、手不毒是成不了大事的。”

曾英勇脑海里全是池小容稚气的脸及那母女俩在海风中衣服抖动的情景……

天一擦黑，梁再堂派来货车把八箱武器运回水坑口梁府。

梁府灯火通明，闻说武器运回，梁再堂亲自迎出厅堂，向彭昆问候。

彭昆以功臣自居，十分得意，令兄弟们出来看武器。

八只木箱摆在天井中，启封后彭昆要手下抬进室内全部擦试干净。

彭昆频频与向他问候的手下招呼：“好好干，从明天起开始用真家伙！”

洪义堂沉浸在兴奋之中，设晚宴款待全堂人员表示祝贺。

开宴前，彭昆唾沫飞溅跟梁再堂讲述此行的经历，梁再堂惊得合不拢嘴，深感江湖之道险恶。

彭昆趁势道：“江湖上历来都是这样，你不杀人人就杀你，毫无客气可讲！所以，为了我们能长期立足香港，我有要事与堂主商量——”

说到此处，彭昆喝退左右。

这才附着梁再堂耳朵：“我今晚准备采取行动，消灭‘洪义堂’的所有对手！”

梁再堂一惊：“这、这太急了吧。”

“不急，虽然陈文龙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消灭莫启青，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莫启青侥幸得脱，估计在明天白天抵达香港，这样一来，一日之内其他堂口就可能拥有武器，那时候再消灭他们就困难了。”

梁再堂摸着下巴：“这样好是好，只是弟兄们一辈子还没摸过枪，怕不会打。”

彭昆从腰上拨出驳壳，退出子弹，把弄几下：“很简单，几句话就学会，打更容易，三点一线，一扣板机就成了，比舞枪弄棍还好学。”

梁再堂跟着学了一回，果然容易，但仍有顾虑：“只是一下子消灭十几个堂口，这不太现实，走路都走不到。”

彭昆想了想，认为有理，点头道：“好吧，选择主要目标，我们离陈余祥的‘洪胜堂’最近，所有堂口中又数他最有实力，一旦消灭之，我们少了一个最大的对手，其余堂口就会俯首称臣，月月朝贡，那时‘洪义堂’就发达了。”

梁再堂一听，笑了起来。

彭昆说服了梁再堂，冲外头大叫道：“来人啦——”

一位卫士跑步进来，低头问道：“梁堂主、彭军师，有什么吩咐？”

彭昆道：“传向教练进来。”

一会向科武进来，彭昆问道：“枪擦拭完了？”

“差不多了。”

彭昆也不让他坐：“吩咐弟兄们擦干净些，还有，你跟阿英负责，半个小时内教会弟兄们装子弹、打枪，今晚攻打‘洪胜堂’。”

“是。”向科武转身离开。

“慢。”彭昆道：“千万不要走漏风声，去厨房说说，要他们抓紧时间把饭菜办丰盛些。”

向科武刚退下，彭昆也离座下去检查，问道：“请问堂主还有什么吩咐？”

梁再堂道：“没什么，只是有个问题不明白。你跟广州水路稽查科的陈文龙说好了，如劫得莫启青的武器全部买下，我们要得了这许多吗？”

彭昆点头：“要得了。乱世之中武器就是权力和财富，可以大赚一笔。况且我们正需要扩充自己。”

“只是一下子拿出一笔这么大的现金……”

彭昆滴溜着阴险的小眼睛，小声道：“堂主放心，不用花多少钱。”

梁再堂皱眉道：“陈文龙是陈炯明的侄儿，你敢短他的？”

彭昆：“我知道该怎么对付，陈文龙这小子是个地道的‘二百五’，没什么本事，给他一、两万大洋就已经够对得起他了。陈炯明又怎么样，我这里是香港，英国人的地盘，他管不了，只要货一到还不是凭我们宰。”

梁再堂喝了口茶，对彭昆说的事不再有顾虑，未了又道：“对了，你们俩怎样联络？”

彭昆点头：“我跟他说过洪义堂就在水坑口梁府，一般的人力车夫都知道。陈文龙也说好要他的心腹、虎门稽查站的站长黄金文持他的字条来这里找我。”

梁再堂夸赞了几句，见彭昆要走，说道：“还有一事，我早就该跟你说了，因见你——”

彭昆坐回太师椅：“堂主请讲。”

梁再堂转身向内室：“还不出来向彭军师请罪。”

彭昆回过神来，面前已齐“唰唰”跪了两个人，竟是苏小枫、苏小飞兄弟。

彭昆一咬牙，从腰上拨出手枪：“这把枪今天已杀了人，我又让它送你们两个笨猪归西！”

梁再堂连忙夺下手枪：“彭军师息怒，你去大陆的当天两位已经回来，事虽未办成，难得两位还能回来，堂口才成立不久，正是用人之际。”

彭昆收了驳壳枪：“看在堂主的份上，饶你两条狗命，说，这么长时间去了哪里！”

苏小枫看看弟弟，弟弟看看苏小枫。最后还是苏小飞先开口：“报告军师，我们按你的吩咐去如意楼找马佛，人是找到了，可马佛一听说我们要买军火，就笑掉了大牙，说什么也不肯引荐，还说什么我俩个尖嘴猴腮，比瘪三还瘪三，还要吹牛皮做军火生意……”

彭昆质问：“那为何不早点回来？！”

苏小飞道：“我见任务完不成，就对哥说，算了，我们明天回去，哥说

不行的，军师会骂我们没用，不如去寻找莫启青，绕过马佛那一道。可是广州那么大。哪里找得到？后来我们在西关发现了好多刚从乡下进城的‘鸡婆’，一个大洋可以搞几次，这一玩就把时间给忘了。”

彭昆一脚踢开苏小飞，问苏小枫道：“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苏小枫道：“基本上差不多。我们俩去谈生意，别人真是不相信，更何况是违法的军火生意。当时我就想着回来，可弟弟不肯，说他打死了东莞老太婆，陈余祥不会放过他的，不如趁这机会留在广州算了，还说西关那里的女人很便宜，所以——”

彭昆喝道：“够了，给我扒下你弟弟的裤子，往死里打！”

外面士卫听说，马上寻来梁府的“家法”递给苏小枫。苏小枫真个就打了起来。所谓的“家法”其实就是一块楠竹片，中间开了缝，打一下，把屁股肉夹一点点，十分的痛。

不说彭昆如何惩罚苏小飞，“洪义堂”上下吃过丰富的晚宴已是深夜11点，百十号人排成整齐的队伍站在天井里听彭昆训话，每个人腰上别一支驳壳枪，填满十发子弹。

彭昆的训话无非要消灭劲敌洪胜会，称霸香港，接着要向科武布置作战部署，就在这时，彭昆发现曾英勇不在，问向科武，向科武也说十分钟以前还在，以为是军师派他去了哪里。

彭昆纳闷，高声喊叫：“曾英勇，曾英勇去了哪里？！”

很久，厕所里才有人应道：“在这里！”

接着，众人发现曾英勇提着裤头钻进队列里，天井里发出一阵哄笑声。

彭昆走过来用厉害的小眼睛盯着他：“你去了哪里？大家都在等你！”

曾英勇道：“这两天跟军师去广州吃了不干净的饭菜，拉肚子。”

彭昆不再多说，命令道：“马上出发！”

大门早由门卫打开，百十人枪在向科武、曾英勇的带领下有纪律地出门。

从水坑口至筲箕湾有四十多分钟的路程，正好在子夜时分把“洪胜堂”重重包围。

彭昆随后赶来，所有洪义堂的人员都已趴在墙头，专等他一声命令就可以冲进去拚杀。

彭昆吼道：“还等什么？快杀呀！”

向科武一声令下，一时间枪声大作，众人越过墙头，冲进室内对着床铺猛打。“洪义堂”成员大都是第一次用枪，感到很过瘾，一下子就把枪膛内的子弹打完了。

当时黑灯瞎火，香港一些偏远的地方还没有电灯，打到最后，彭昆感到有点不对劲，因为对方几乎没有反抗，就算手枪的威力再大，也不会这般玄乎。

情况很快查明了：“洪胜堂”早有防备，已提前全部转移。

彭昆懵了，脑海立即闪出：内部出了奸细！

但是，内奸是谁呢？

回到堂口，这个问题在彭昆脑海久久萦绕，苦苦折磨着他。凌晨三点多钟才在床上迷糊，直至有人来床上叫他才醒来。

睁开眼睛，窗外阳光灿烂，叫他起床的是苏小枫。

彭昆不耐烦地喝道：“叫我干什么？！”

苏小枫躬身道：“报告军师，我就是有三个胆子也不敢打搅你休息，是

梁堂主命令我来叫你的，说是外面有位叫黄金文的先生找你。”

彭昆条件反射似的从床上弹起，一边穿衣，一边骂道：“混帐，怎不早点告诉我？”

彭昆急匆匆洗了脸，抹了一层雪花膏，把头发梳理好，这是他的习惯，再忙也不会忘的必备功课。

彭昆的住房在梁府的后栋，来到正门厅堂，果见一位穿长衫、手拿纸扇的胖男人起身向他施礼：“你就是彭先生吧？”

彭昆道：“正是。先生贵姓大名？”

胖男人道：“免贵姓黄，名金文。”

彭昆抱拳：“久仰久仰，听龙哥说黄先生很能干，今天得见，果然是条好汉。”

胖男人道：“彭先生过奖，黄某人今受陈文龙科长派遣，来送一信。”说着从身上摸出一张纸条。

彭昆接过展开，上面写道：

彭老弟大鉴：

兹派手下虎门水上稽查站站长黄金文押送军火一批，驳壳枪千枝，汉阳造 250 支，勃宁郎 250 支，子弹若干箱，望查收。款项可令黄金文带回，因公务缠身，不宜前来，望海函，他日一定拜访叙旧。

恭祝大安

愚兄陈文龙

民国×年×月×日

彭昆看毕把纸递给梁再堂，皱着眉，回头问道：“金文兄，龙哥怎会不宜来此？”

黄金文道：“陈科长本是想过来看你们的，经过商议认为不妥。”

彭昆道：“噢，有何不妥之处？”

黄金文道：“科长本人不知，是弟兄们提醒他，说这批军火数目巨大，一路上还难免有个三差两错，若中途给其他人劫去，一经传出，说陈都督的侄儿走私军火，这还了得？”

彭昆点头，连连称是，又问道：“这批货是何时截获的？”

黄金文抱拳道：“彭先生真是孔明再世，陈科长佩服不已。他按你说的从昨下午开始就在虎门水域拦截，果如你所料，莫启青昨晚就运了三船军火来香港。”

彭昆来了兴趣：“后来怎么了，有没有交上火？”

“那是一定的，不过他们再猛也顶不过我们的大船大枪，犹其遵照你的话在艇上架了一挺机枪，打得三山会抬不起头来，再用船一撞，他妈的，那些人全都喂鱼。”

彭昆脸上露出兴奋，搓着手：“这下子你们可立功了。”

黄金文道：“那可不行，不能去报功，一报功东西就得充公，太划不来。”

彭昆连道：“那是的。对了，莫启青他们后来怎么了？”

黄金文道：“那还用猜，全死了，尸体一具具扔进江里喂鱼。”

彭昆着：“货在哪里？有没有人看守？”

“在渡轮码头，有二十多名弟兄看守。”

彭昆起身：“好吧，你先走一步，我马上就来。”

胖男人离去，彭昆令向科武点起二十多名堂口成员，带上手枪，分乘两

部货车去渡轮码头提货。

这两天珠江三角洲和香港地区下了几场大雨，维多利亚海面上的水下像往常宁静，风挟着一个又一个的巨浪把海上航行的船只掀得一起一落。

今天由于风大，泊岸的船只比往常少得多，码头搬运工也少了一半。彭昆还在车上的时候，远远就见空地站着一个人，正是黄金文。

黄金文领着彭昆等人把车开到码头的最西边，然后跳下来：“不好意思，因担心引起警方注意，船只只能停在偏僻的地方。”

第八章 夺命追杀

话说莫启青子夜在虎门被陈文龙拦截，稽查站仗着武器威力大、火轮位置高等优势把三山会压得抬不起头来。

眼见失败已成定局，黄绍荣火了，脱去雨衣、衣服，光着膀子把枪咬在口里，一个猛子扎下水去。

珠江水很暖，黄绍荣自小在海边长大，对水性十分了解，尤其潜水在一齐长大的孩子里无人可及，能在水里一口气憋三、四分钟。

他知道对方有探照灯，要对他实施扫射，一入水便向船底潜去，恰在此时木船产生了剧烈的摇动。原来这是大船向木船撞来。

这时稽查站长黄金文意识到船一旦撞翻沉入水底，那上面的军火就有可能丢失，忙命令不许撞船，只用机枪反复扫射。情况越来越危急，对“三山会”十分不利。

潜入水中的黄绍荣知道这一切，非常焦急，终于摸着了火轮的船身，顺着边沿摸至船尾，这才浮出水面。

稽查站方面没有人注意他，船虽高，但船沿吊着不少防撞圈，攀着便能上船，但需要过人的臂力，而且船上到处是油污，一不小心又要滑入水中。

时间再也不能拖下去了，黄绍荣奋力抓住船沿，运足真气抓牢救生圈，使重重的身体上到甲板上。

机枪还在吼叫，“三山会”疲于应付，黄绍荣摘下口里的手枪，几个漂亮的跨跃如神兵天降击毙了机枪手。

机枪嘎然而止，稽查站方面以为是换子弹，未待回过神来，机枪又开始吼叫了，这回不是扫射三山会，而是对着船舱内的稽查员狂打起来。

黄绍荣咬着牙，一阵猛扫，有的还不知怎么回事便死了，站长黄金文叫道：“不要打自己人！”

黄绍荣骂道：“我操你娘，老子打的就是你！”

莫启青见状，不失时机地起来接应，一边打枪，一边飞身上船。

黄金文见势不妙，举起双手投降：“好汉饶命，这不关我们的事，是一个叫彭昆的香港仔要我们陈科长在这里拦截你们的。”

黄绍荣端着机枪大声喝道：“放下武器，跪下来，否则老子打死狗日的！”

剩余的十几个人慌忙放下武器，跪在船上，举起双手一个个哆嗦着。

莫启青下令缴了他们的枪械，又令兄弟们把打死的十几个人扔入水中，把俘虏用缆绳绑成一长串赶到甲板上淋雨。

经清点人数，“三山会”死了7人，10人都有轻重不同的伤，只有莫启青、黄绍荣等几个没有挨子弹，但船头的“三山会”首领黄绍光却死了，身上中了十几发机枪子弹。

“三山会”的人全部躲进火轮里休息，莫启青把黄金文带到客舱审讯。

“你老实回我的话，就饶了你。”莫启青让黄金文跪在面前。黄金文哆嗦着：“好汉饶命，我知道的一定全告诉你。今天一早我们陈科长从广州跑来，说是一个叫彭昆的朋友告诉他，这两天有一个名叫莫启青的‘三山会’首领贩运大批军火路过此地，要我们想办法截住，陈科长非常重视，亲自坐阵指挥，说劫到军火再转手卖给彭昆，弟兄们可以发一大笔财。”莫启青喝问道：“彭昆是什么样的人？现在哪里？！”黄金文连连磕头：“我没见过彭昆，只知道他是个马脸，在香港很有钱。陈科长说劫得武器要我负责去香

港送货，联络方案是去水坑口梁府找彭昆，科长给我写了纸条在这里。”说着，从衣兜里摸出一个叠好的纸条交给莫启青。“真的，我就知道这些了。”莫启青见再也问不出什么来了，令手下把黄金文与其他俘虏绑在一起，大家回木船清点货物，检查船只是否漏水穿底。这时有人问俘虏怎样处置，那些平时不可一世的稽查员们一个个哭着求饶。莫启青说道：“你们这些人平日里作威作福，专门欺侮老实善良的渔民、敲诈无助的旅客，今天谁还会同情你们？”小木船那边，当黄绍荣见了哥哥的尸体，悲痛成愤怒了，二话没说，抱起机枪一通扫射，把十多名稽查员全部射死，推入波涛滚滚的珠江……。有些还没断气的落入水中，挣扎扑腾着，牵动其余尸体，像一串葫芦，煞是有趣。

莫启青整理好队伍，留下几人就地掩埋同伴尸体，带领其余弟兄继续奔赴香港。

凌晨五点多，雨停了，东方天际出现了一线白云，继而水面上有了光亮，“三山会”经过虎门激战，对彭昆恨之入骨，发誓要替死去的弟兄报仇。

天亮了，莫启青拟好了报仇计划，现在手中有陈文龙写给彭昆的纸条，这是一张最好的王牌，余下的便是找一位冒充黄金文的人。

黄金文自说没见过彭昆，这也许是真的，因陈文龙和彭昆刚接触，不可能有什么交往。但还得小心行事，争取扮得像。黄金文较胖，圆脸，八字胡，大耳朵，莫启青立即想起他的心腹雷进有些像。且雷进人也机灵，办事稳重，可担当此重任。

上午八点，三艘木船来到渡轮码头，码头上人来人往，都是一些码头工人，停泊的船只在风中互相碰撞，这比平常要萧条多了，当然“三山会”的人第一次来这里并不知道从前是什么样子。

一切布置完毕，为了不惹人耳目，莫启青把三艘船停在码头的最西端还绕过一面山坡。才让雷进换了长衫，扮做黄金文的模样，怀里揣了陈文龙的亲笔信，离船去引诱彭昆出来。

临行又反复叮嘱：一定要小心行事，宁愿少说话也不可露出破绽，千方百计要把彭昆引出来。

上午10点，盼了很久的莫启青突然见到码头那边来了一伙人，果然是彭昆他们。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本应该埋伏下来，等进入包围圈才能攻击，因久等不来，那些埋伏在巨石后的兄弟禁不住大风又跑了回来，而此时已经来不及了。

莫启青压住火气，小声命令大伙做好准备，眼瞪瞪看着彭昆等人进入伏击圈。

下坡的时候，雷进提早做好了准备，走在最前面，到了快要接近船只，一跃闪入一块岩石之后……

莫启青一声令下，枪声大作，击毙前面几个。这伙人虽是第一次经历枪战，没多久还是学会了躲在岩石后，好比在训练场上新兵很久都学不会的战术动作，到了实际战场几秒钟就精通了。

双方枪战，打得相当激烈，莫启青枪法极准，却端着手枪一弹不发，原来他在寻找劲敌彭昆。

昨晚的虎门激战肯定会引起广州方面的重视，也就是说，就目前情况来看，起码一年半载回不去，必须要在香港扎下寨来。而香港彭昆便是头号敌人，

杀掉他等于给“三山会”在香港立足扫除了障碍。

莫启青终于发现彭昆和一个高大的男人躲在最后面的巨石后，心下暗骂一声“狡猾的狐狸”，便率领几个心腹手下从后舱下水，绕过对射的空地，借着岩石做掩护，爬上山从后面包抄……

莫启青往上爬的时候，“洪义堂”方面的人员毕竟是第一次参战，很快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击之力。三山会的人员在黄绍荣的带领下跳下船去，以岩石为掩体发起攻击。

莫启青终于爬到彭昆的头顶上，咬着牙，举起手枪。

正在这关键时刻，彭昆突然发现有人要杀他，忙将身旁的人推向枪口，自己躲在后面……

莫启青正要扣动扳机，猛发现目标正是他的朋友向科武，稍一迟疑，向科武抬手一枪，莫启青的手枪便打落在山坡上。

当莫启青拾起手枪的时候，彭昆已脱险，飞跑着爬上停在码头西角的汽车，也不顾手下的死活，命令司机火速开车，在后保护他的向科武因为跑得快才爬上正在行进中的汽车逃离战场。

“洪义堂”的成员全部击毙，纵如此，莫启青仍深感遗憾，没有杀死彭昆，将给自己带来无穷后患。

打扫了战场，又获得近二十支驳壳枪，刚才虽有巨大的涛声，但枪声还是传得很远，加之这十几具尸体目标大，此地是绝对不宜久留的了。

有两桩迫在眉前的大事，一是战胜巨浪逃离现场；二在12点正必须赶到笏箕湾晒鱼场与曾英勇接上头。

“三山会”大多数弟兄虽是从风里浪里摔打出来的，但来到这异乡他地，如果没有熟人的指引，也只是一群笼中虎狼。

船上装了很多武器，为了减轻负担，除了留下舵手其余人等全部下来，此外还把木柴全扔进水里，这样总算轻松了，但一起锚，缆绳还没有解开，一个巨浪打来，船晃了几晃，差点翻船……

莫启青当机立断，决定就近租用货车，马上把军火转移藏匿起来！

在码头，莫启青以高价租来一辆大货车及几十名牛高马大的码头工人，几十箱货物不到一个小时便装车待发。

当司机问运往何处，莫启青果断地说出了笏箕湾晒鱼场。

抵达晒鱼场是八点，没有停卸的地方，司机多次催促，码头上的汽车司机一般养成了脾气粗暴的习气。

莫启青不停地讨好做揖道：“再耐心等等，我多加运费好不好？”

司机感到这伙人有点蹊跷，叫喊道：“磨磨蹭蹭左右不肯卸车，搞鬼呀！”

莫启青害怕事情闹大，陪着小心，旁边的黄绍荣看不过了，骂道：“臭小子，你是不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

司机惹火了，跳下车：“我就是要吃罚酒！！”说着冲上车箱卸货。

莫启青喝住黄绍荣，连忙跟上去，抱住司机：“师傅，有话好商量，别摔，里面的东西很贵重！”

好险呀，稍慢一点，箱子摔下去，一箱子子弹露出来，这晒鱼场满是来来往往的渔民，消息一传开，警方一刻就到……

司机放下这只木箱，又要用脚踢，莫启青抱住他的腿，从兜里掏出一张东西来：“师傅别，别这样，这是银票，先拿着。”

司机看见银票上的数额是“壹仟元”，先是一愣，继而拿眼睛紧紧地盯

着莫启青，终于明白过来，咧开嘴一阵狂笑……

“师傅笑什么？嫌少？”

司机敛起笑：“老实承认，这箱子里是什么东西？”

莫启青此时反而平静下来：“没什么，一些金属物品。”

司机道：“几个小时前在渡轮码头的枪声我都听到了，原来是你老兄。”

莫启青笑道：“知道了又有什么办法，说罢，想怎样处置？”

司机道：“香港的警察我都熟，有几个还是铁哥们，只要我一报案……当然，如果你能给我点好处，这事就可以私了。”

莫启青：“我当然愿意私了，要多少？”

“十万？十万不算多，这可是要命的玩意。”司机把头伸了过来，装成唬人的鬼脸。

莫启青道：“是吗？我可最怕死了。”

“那就快点给钱！”

莫启青苦着脸道：“我哪来这么多。”说着，向外面递了个眼色——黄绍荣就站在车箱后面。

“有多少？”

“总共才六万银票，不过都不在我这。”对外道：“阿荣，把你的银票拿来，给这位师傅。”

黄绍荣攀着后车挡板跳上来，挡住外面的视线：“我也不多，放家里没带来。”

司机火了，指着黄绍荣的鼻子：“你别玩花招，这不是跟你做生意可以讲条件，我告你，我可以让你死——”

“死”字的音未落，黄绍荣已掐住他的喉管，再也说不出话来，张着口双眼睁得老大。

黄绍荣从肺部深处运出一口浓痰吐在司机口中：“呸，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就是下场！”说着把力度加大，一会司机口里、鼻孔里便冒出血来……然后拉过一张油布，把尸体裹成一捆放在屁股下当凳子。

12点到了。

莫启青跳下车，这时候正是吃饭的时候，晒鱼场空无一人，立即明白曾英勇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碰头，原来是便于寻找。

12点30分，晒鱼场断断续续有人出来，但还是不见曾英勇出现。

曾英勇与黄绍荣分别时说过，一旦过了12点就不要再等了。

莫启青与黄绍荣面面相觑。

黄绍荣道：“也许他没估计到我们会这么快来香港。”

莫启青道：“绝对不会，因为彭昆在渡轮码头与我交了手，而且向科武也在场，他不可能不知道。”

“那……那是为什么？”

莫启青道：“阿勇可能有难！”

话分两头，彭昆从渡轮码头逃出命来，回到梁府，立即把苏小枫唤进密室：“阿枫，在这个堂口里，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心腹。现在我要你去盯梢一个人。”

苏小枫先是感到没头没脑，待听说是要他去盯梢别人，受宠若惊道：“军师这么看得起我，就是盯梢梁堂主也万不推辞！”

彭昆抹着额上不停冒出的汗：“现在还没必要，你先去盯梢曾英勇，我

怀疑他背叛‘洪义堂’，快去，万万不得有误！”

苏小枫急急执行密令，彭昆又叫住道：“慢着，顺便帮我叫梁堂主，说我有急事在密室等他！”

一会梁再堂进来，彭昆仍惊魂未定，急忙关上门，未待坐稳便说道：“堂主，我们‘洪义堂’出了奸细！”

“谁？！”梁再堂惊愕。

“曾英勇。”

梁再堂急得在室内走来走去，最后在彭昆身边站住：“是猜测的吧？”

彭昆道：“不，是真的。”

“这……”梁再堂在彭昆对面坐下道，“你先说给我听，他有何疑点。”

“第一，我怀疑他和莫启青有勾结。这次我的计划可谓天衣无缝，除了自己人，谁也不知道我购置武器是为了称霸香港，可莫启青不仅知道得一清二楚，而且还对我的行动了如指掌，就像时刻在我后背盯着的一样，幸亏我还留了一手，从马佛那里了解到莫启青的内情，私自做出相应措施，谁也不告诉，这样才算扳回一局，否则的话，这次洪义堂死定了。第二，自我从马佛口中得知莫启青的内幕就怀疑内部出现了奸细，在下渡村装运武器上船之时，只见莫启青的马仔黄绍光神色十分紧张，像是想跟谁接洽，当里恰巧我要去跟广东省水路稽查科联络，离开船故意在暗处窥视，结果发现曾英勇和黄绍光挤眉弄眼。

“据我分析，莫启青对香港的情况一无所知，欲在香港立足，必须要一个做为接应的人，于是选择了曾英勇。至于如何说服，具体细节也不得而知，不外乎多给钱。”

梁再堂点头：“这实在太可怕了，你打算怎么处置他？！”

彭昆做个砍头的手势，又说道：“当然，我们不能鲁莽地立刻下杀手，首先他是堂口的高层首领，公开杀影响不好，甚至会动摇军心，暗杀是最好的办法，但他武功高深，堂口除了向科武还没有谁是他的对手。所以，我决定采取多种方式，一边派人盯梢掌握他的证据，这样公开杀他不仅不会动摇军心，而且还会起到杀一做百的效果。再是万一找不到证据时，先不要打草惊蛇，条件成熟再来个突然袭击！总之，这号人多一天留在这里，就会对堂口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像昨晚攻打‘洪胜堂’的事就是血的教训！”

梁再堂：“你怀疑也是他告的密？”

彭昆点头：“不是怀疑，而是肯定，昨晚集合的时候，点到他的名字没有人在，后来才从厕所出来，我一直注意他，只是稍有疏忽就让他离开堂口十几分钟。”梁再堂道：“这……怎么可能他不会那么快与陈百威接洽嘛？”

“这并不奇怪，他可以请别人代他转告。比如你的老友李毓舫曾治过陈余祥的腿伤，而李毓舫的住所正是我们厕所的那边，昨晚我从筲箕湾回来有意去厕所后察看，结果发现围墙上的防盗玻璃被人用砖块敲去一片。”

梁再堂恍然大悟，然后又摇头道：“我估计李毓舫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

彭昆：“这个好办，我们过去证实一下就行了。”

梁再堂摇头：“不成，他现在还在医院上班，要到下午四点以后才能回来。”

“有心不怕千里路，况且仁爱医院也不是很远，用你的福特车不用半个小时。梁叔，我们现在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试想，现在莫启青已抵达香港，势必要在这里立堂口。今天他们已打死了我们十几个弟兄，从此结下不共戴

天的冤仇，一旦他站稳脚，我们就完了！因此，趁他现在初来乍到，把他消灭在萌芽状态，岂不省事？”

梁再堂沉思。

彭昆又道：“今天风大，船只无法在海上航行，他们的小木船更是寸步难移，莫启青肯定要急于藏匿大批军火。怎么藏？找曾英勇！所以，我们控制了曾英勇也就等于扼住了三山会的咽喉！从昨晚开始，曾英勇又多了一层与‘洪胜堂’的关系，不弄清楚怎好控制掌握？”

梁再堂站起：“走，用我的车去仁爱医院！”

彭昆在仁爱医院诊断室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终于逼出李毓航供出昨晚曾英勇确到他家要求传告除余祥一个重要情报，但他顾忌梁再堂的面子没有答应，只告诉他当时救陈余祥是由一个名叫管名花的老妓女一手操办的。

沿着这条线索，彭昆火速乘车返回水坑口寻找管名花，但扑了空，她的屋已上了锁，邻居说，昨晚一个年轻人去了他屋里，出来时锁上门，租了一辆人力车离开，至今没有回来。

线索到此断了。

彭昆沮丧地回到堂口，苏小飞立即入报：“军师，我哥哥要我向你密报。”

彭昆把苏小飞引进密室，劈脸问道：“你哥呢，他怎不自己向我汇报？！”

苏小飞趋前一步：“我哥正按军师的吩咐在密切地盯梢曾英勇一直脱不了身，所以要我回来报告。”

“说！”

“报告军师，”苏小飞道，“今天你去渡轮码头后，曾英勇就借口拉肚去看医生离开堂口一直未归，我和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汇丰银行见他拿着一万元的银票支了不少大洋又换成不少零散的银票。”

彭昆的估计证实了，莫启青果然是用钱收买曾英勇，问道：“他换零散银票干吗？”

“不知道。后来他又离开银行租了人力车由干诺道到告士打道下了车，一路上专看广告，我们兄弟先不知道他看什么，紧紧跟了去，发现他和房主谈房价，像是要租房子，他妈的这小子大概发了黑路财准备金屋藏娇，换了我也会这么干。”

彭昆喝道：“快说，他到底租了什么地方的房子。”

苏小飞道：“后来又走了，大概是没有讲成。”

彭昆伸长脖子：“没讲成又去了哪里？”

“没讲成又上了一辆人力车，半路上回头发现我们，马上又下来钻进人堆里，想要甩脱我们。他妈的，我弟兄俩活在世界上别无能耐偏偏盯梢是天才，一个就够他吃不消了，更何况是两个？他七拐八转，忽左忽右，就算躲进女人裤裆里也给我们盯得紧紧。后来他没戏了，租了一辆出租车，从告士打道折回一直开到塘西，进入了广州酒家，在二楼和一位叫‘嘟嘟’的红牌妓女玩床上的游戏。我哥在门缝里偷看，要我回来向军师汇报，还说越快越好，等他出了火放完炮又要溜走。”

彭昆越听越急，在室内来回踱步，突然停住，打断苏小飞的话：“快点回广州酒家去，你哥一个人不够盯梢，我随后就派人加强实力，拼了命也不要叫曾英勇溜了！”

苏小飞领命下去，彭昆点起几名心腹，乘坐梁再堂的福特，飞也似向广州酒店奔去。

广州酒家位于塘西风月的繁华地段，在当时算是最大的建筑物，一底四楼，全混凝土砖头结构，不仅外观在香港出类拔革，内装饰更尽繁华之能事。这里美女如云，富贾官僚时刻出入，是最有名的销金窝。

目前在广州酒家主事的是当年的名妓张鲜花。

张鲜花籍贯不详，四、五岁被人贩子卖到当年的风月地水坑口，鸨母见她是个美人坯子，精心抚养调教到十六岁，出落得亭亭玉立，三围丰满成熟，十分性感诱人。

按当时的行情，鸨母很少有把“干女儿”养到十六岁的，一般十三四岁就卖给嫖客开苞。张鲜花的“鸨妈”也是管名花的“妈妈”，姓管，管鸨母深谙嫖客喜好，爱新鲜刺激，有意养出个十六岁的“老黄花”，就像有意思把果子悬在树高处让他熟透，引众人眼馋口馋心馋……最后火候到了，管鸨母招来香港有名望的富贾官宦，公开拍卖，引得嫖客门相互争风吃醋，竞出高价，创造了当时水坑口风月的最高价，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当时获得张鲜花破瓜权的是一位张姓地主，管鸨母为讨他喜欢，说这女孩虽长到十六，不仅身子冰清玉洁，连什么都是一张白纸，没名没姓，请张老爷赐个艺名。

张地主一时高兴，先赐她姓张，又看她面如桃红，发如青丝，身材似袅袅莲荷，整个儿嫩鲜爱人，像一朵才从晨雾中撷下的带露鲜花，于是说：“就叫她张鲜花吧。”

张鲜花因此而一炮走红，成为与名妓管名花齐名的红牌阿姐，在当时水坑口如两颗璀璨的明珠，放射出万道诱人的光芒，普照和福泽着千万嫖客的心田……

彭昆率众来到广州酒家，将车停在一楼门口，立即受到妓女们的夹道欢迎。彭昆好色成性，但以前人穷志短，对这销金窝只能望而兴叹，不敢越雷池一步。

走进大堂，先一步来到的苏小飞出来迎接，彭昆劈头问道：“曾英勇还在不在里头？”

苏小飞点头：“都在。我哥在门外，曾英勇在房里。”

彭昆总算是千斤巨石落下地来，率先登上楼去。楼上打扮得老妖精似的张鲜花迎了上来：“贵客来了，点哪位小姐？”

彭昆从口袋里掏出银票递过去，张鲜花看了，喜得伸开双臂与彭昆拥抱：“好人，你要谁，我都给你弄来！”

彭昆道：“这二楼二号、三号、四号房，还有对面的两间我都包了，这些兄弟都要玩，替我叫‘嘟嘟’小姐，我要包她。”

张鲜花保养得十分好，脸上抹了胭脂，画了眉，着装也尽量向时髦的年轻女人学习，但毕竟岁月不饶人，额上的皱纹及脸上松弛的肌肉总难掩饰她的实际年龄。

听完彭昆吩咐，张鲜花双肩一耸，把媚笑敛起：“先生，真是对不起，三号房的‘嘟嘟’小姐已经有了客人，先生是通情达理的雅客，应该体谅我们的难处，若真是喜欢嘟嘟，赶明儿我一定给你留着。”

彭昆此时根本没有“嫖兴”，大事在身，抓内奸要紧，提出要嘟嘟，无非是为了证实苏小飞的话是否属实。他挥挥手，令张鲜花开了那几间房，吩咐手下悄悄盯梢。

苏小枫见有人接替，总算松了口气，功大莫焉似的来到彭昆面前讨表扬。

彭昆把他招到隔壁房间，关门密谈。

彭昆问道：“情况如何？”

苏小枫苦着脸道：“累死我了，比干什么人都累，我的颈脖子都酸成了杏子。”

“少废话，我问你曾英勇的情况。”

“我盯得这么死，当然还在里头啦，除非他会七十二变。”

彭昆看看室内，都是红地毯、红大桌椅及一张弹簧床，四面除了一道门，另外就只有临街的窗户可以逃走。想着曾英勇可能会越窗，拉开窗帘见窗外有一道防盗铁栏，才放下心来。

苏小枫问道：“军师，如果曾英勇一直躲在屋里不出来，我们也守一辈子？”

彭昆道：“傻瓜，难道他就不吃不喝？虽说秀色可餐，那都是秀才糊弄人说出的屁话。”

苏小枫点头：“也是，不过这样守也太麻烦了，不如把门撞开，十几枝枪一齐发射，他就是铁铸的身子也死定了。”

“你不懂就不要瞎讲，我们现在主要目的不是杀他，而是要通过他找到三山会，然后再一举歼灭！”

苏小枫似乎明白了，点头道：“既是这样，那他一定是宁愿死在这里也是不肯离开了。甚至，他还会故意把我们引到离三山会很远的地方。”

彭昆心里一惊，觉得苏小枫说的话很有道理，正要口头表扬几句，话未出口，立即觉得表扬他等于承认自己还不如下人，自忖道：这就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老子一时太忙，偶有想不周到之处也是难免的。

如此一想，心中释然，接下来便是思考下一步的策略，并做出决定。

彭昆道：“小枫，我们马上撤离。”

苏小枫惊讶：“什么？要放他，我这半天的盯梢岂不白费了？”

彭昆起身：“不会，你干得很不错，紧紧地盯着，无处可躲，他肯定赖着不动，现在突然放开，就好比钓鱼一样，一紧一放……用句书上的话说，叫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就是兵书上‘欲擒故纵’之计懂吗？”

苏小枫搔着头似懂非懂。

彭昆率众下楼，张鲜花屁股一摆一摆地上来，挥着手里的手绢：“先生，怎就不玩了？”

彭昆道：“银票你先收着，待以后有兴致再来玩，我叫彭昆，是梁再堂的搭档。”

张鲜花不再多说，站在楼梯口，手扶扶梯一直目送着彭昆等人全部上了车，又走下楼来，跟着来到街口。

车拐出广州酒家，在大街上加快了速度，一路上也没有下来人，张鲜花这才回转，“得得”地爬上二楼，检查彭昆刚才租过的每一间房子，确认无人，才敲了3号房门：“阿勇，他们都走了，快出来换一个地方罢。”

原来3号房中的“客人”正是曾英勇。

自从昨天上午目睹彭昆残忍地杀害了池小容，曾英勇便开始认清彭昆的本来面目，并意识到与这种人在一起如伴虎狼，终有一天要葬送在他手里，从而更坚定了投靠莫启青的决心。

回到梁府，曾英勇于惦万念的便是尽快把一万银票换成零散，然后租一住处，以便莫启青他们抵达香港有一个安居之地。

但是，仿佛彭昆对他已产生了怀疑，不仅盯得紧，而且一会指使干这，一会又令干那，不让他有半刻空闲。

到了“洪义堂”举行晚宴，曾英勇从向科武嘴里得知晚上血洗“洪胜堂”的消息，吃了一惊，暗忖：这如何是好？一旦彭昆的阴谋得逞，三山会在香港十分危险，彭昆绝不会放过他们。再之，“洪胜堂”百多成员就这样在一夜间死于非命，做为旁观者也于心不忍，于情于理，都不能让彭昆的阴谋得逞。

曾英勇如坐针毡地想着要离开“洪义堂”向陈余祥报告，哪怕就是冒险也要办成这事。当然，如果能有个安全的办法更好。

他突然记起当初陈余祥负了伤是李毓航救了他，分析起来两位一定有交情。如此一想，在晚宴接近尾声之时借口拉肚子去了厕所，用砖块敲掉墙上的防盗玻璃片，他知道李毓航的家在隔壁不远。

越过墙，翻了几栋砖房，在李家找到了准备就寝的李毓航，跪下来求他给陈余祥通风报信。

李毓航先是一口回绝，后经不住曾英勇的求告，才告诉他不远处有位名叫管名花的妓女和陈余祥关系较深。

曾英勇按图索骥找到管名花，恰逢管名花送一位客人出来，以为又来了生意，张开双臂迎了上来。

曾英勇巴不得快点，进去后劈头问道：“你是不是管名花、陈余祥的朋友？”

管名花感到这位客人不像是干那事，不解地望着他。

曾英勇尽量克制自己不要紧张，免得影响说话的准确。

“我是陈余祥的朋友，他有位叫彭昆的仇人现在购置了一大批枪支弹药，准备在今晚突然袭击‘洪胜堂’。”

管名花一惊，连忙扣好才解开的衣扣，问道：“具体是什么时候袭击阿祥？”

“现在，彭昆已经开始出发。你一定要赶快，最好坐出租车。”

管名花一边点头一边趿着鞋，急匆匆出门。

曾英勇提醒道：“别太急，千万不要忘带路费。”

管名花于是又折回来从木柜里取出一个布包掖在怀里，见曾英勇在看她，犹豫片刻又在箱子里摸索一阵，这回却是一些珠宝、戒指之类。

曾英勇很焦急：“放心好了，我不是偷儿，救人要紧！把箱子提走岂不省心？”

管名花仿然大悟，不好意思地冲曾英勇笑笑，扣好皮箱又愣着回忆还有什么贵重之物需要带。

曾英勇二话没说抓起她的手臂往门外推：“有什么东西忘了我陪你，我叫曾英勇，陈余祥认识！”

管名花这才放心下来。

管名花才走几步，曾英勇又记起一件重要事来：“烦你转告陈余祥，明后天有人从广州运来一大批军火，价格很合理，希望他不要错过机会，如有意，可去筲箕湾晒鱼场找一个名叫莫启青的人。”

管名花答应着离去，曾英勇总算松了口气，记起自己也该离开了，抄原路返回，回到梁府刚好彭昆在清点人数，大声叫他的名字。

当时彭昆虽然怀疑，但万没想到曾英勇托人去报讯，否则他也不会让手

下作将近一个钟头的准备，给“洪胜堂”一个逃跑的机会。

曾英勇知道“洪义堂”不是久留之地，准备第二天趁机走开不再回来，没想一早起来听说有个黄金文是广州水路稽查科派来的，稽查科已消灭了莫启青，截获大批军火……

听到这消息如五雷轰顶，但他还是不全信，因为凭莫启青的谋略和身手绝对不会轻易被人“消灭”。曾英勇悄悄出来看黄金文，这一看就放心了，认出所谓的“黄金文”原来是莫启青手下的小头目雷进。

两位四目相视，彼此心昭不宣，借着去厕所“出恭”之际联络上了。

雷进道：“我们已经抵达渡轮码头，尽快想办法找到房子。”

曾英勇道：“一切按原计划行动，如果万一情况有变，说明已经出了问题，第一个联络地点取消，去塘西广州酒家找‘嘟嘟’小姐。”说完，各自离开。

彭昆从床上起来见过“黄金文”，没多久便带着向科武等人去渡轮码头“提货”，偏偏就是不让曾英勇去，曾英勇意识到问题复杂，想租车盯上去又怕引起别人的怀疑，最后还是是一心一意去汇丰银行换银票。

没想曾英勇心神不宁的举止引起了苏小枫的注意，一直跟到汇丰银行，银行存、取款的人很多，苏小枫才叮叮当当转回堂口，恰恰碰上彭昆在渡轮码头遭伏击失败而归，命令他盯梢曾英勇。

汇丰银行水坑口营业所离梁府不远，苏小枫领着弟弟急忙盯梢，当时曾英勇正在营业窗口数零散的银票及部分现洋。走时在营业台遗落了一张给用户的单据，苏小枫于是知道曾英勇换了一万元银票。

曾英勇一开始并不知道有人盯梢，直到谈了几处租房不满意，心里惦记着十二点即将来临才租了人力车向筲箕湾奔去，无意中回头发现后面有人盯梢，立即改变路线，想办法甩掉尾巴。谁想苏氏兄弟对香港的地形十分了解，一时无法甩掉。

这下问题严重了，只有走最后的一步棋——去广州酒家找“嘟嘟”小姐帮忙联络。

曾英勇是位风流种，在梁再堂的旺发赌馆当保镖时只要有钱就光顾广州酒家，与鸨母、妓女混得很熟。一次一群小流氓因没钱玩不起女人，“嘟嘟”小姐下楼去附近小摊买水果，一齐冲过去劫到一个墙角实施强奸，恰逢曾英勇也在广州酒家，听到呼救声立即冲下楼，三拳两脚把五六个小流氓打得趴在地上哭爹叫娘求饶。自那以后，曾英勇和“嘟嘟”成了朋友，自古美女爱英雄，“嘟嘟”把他当成了知己，鸨母目睹了曾英勇的武艺，对他很好。

曾英勇在路上就把计划想好了，他要在广州酒家等彭昆过来，然后再冲杀出去，因为他知道彭昆不会杀他，杀了他等于断了寻找莫启青的线索。

进入二楼三号房，“嘟嘟”斜躺在沙发上，穿着很薄的旗袍，把性感的部位都凸露出来，十分诱人。

曾英勇关上门迫不及待地告诉“嘟嘟”道：“今天，最迟是明天，有一个叫莫启青的广州朋友会来找我，到时你千万转告他，说曾英勇被彭昆盯梢脱不了身，请他在老地方等候，有个叫陈余祥的人急需要货。”

两位在房里说着话时，外面苏小枫兄弟已经赶到，踮着脚从门缝里向里偷窥。

曾英勇不敢多说什么，和“嘟嘟”搂在一起，享受男女之欢。

两个钟头过去，彭昆也率人过来，曾英勇听得鸨母张鲜花在应酬。

“嘟嘟”一下子明白了，十分害怕，接着曾英勇问道：“你是不是陷入了江湖恩怨？”

曾英勇点头承认。

“嘟嘟”道：“会不会进来杀你？”

曾英勇摇头：“放心，杀了我，他们找不到要找的人。”

“莫启青？还是什么陈余祥？”

曾英勇不悦道：“‘嘟嘟’，这样不好，你不能随便提这两个人的名字。”

墙上的挂钟早过了 12 点，曾英勇抬头瞟了一眼，知道莫启青一定在焦急，他们初来乍到，人生地疏，连安身的地方都没有。现在，他们只有和陈余祥取得联系，才能解燃眉之急，除了陈余祥，谁也帮不了他。

经历了昨晚的惊吓，曾英勇知道“洪胜堂”迫切需要一批军火，否则，他们也是风中鸟、浪中船，时刻受到彭昆的威胁……

当时广州酒家，包房与包房之间由木板隔开，墙糊彩纸，隔音很差，基本上都能听到隔壁的动静。

一会，曾英勇听出彭昆与苏小枫去了隔壁，叽叽咕咕不知说些什么。

“不用猜，他们一定在商议如何抓人，”曾英勇这样对自己说，心里已做好冲出去的准备，凭他的身手，彭昆的手下是挡不住的。

然而出乎曾英勇意料，一会张鲜花在外面敲门，说彭昆等人已经走了。

曾英勇把门开了一条缝，确认无诈，才放张鲜花进来。

“妈咪，他们真走了？”

张鲜花：“我还骗你不成？真走了，我一直跟到大街上，看着车子消失在人群里才回来检查房间。”

曾英勇心中明白这是彭昆“欲擒故纵”之计，正好还他一个“将计就计”，说道：“妈咪是个好人，大恩大德阿勇一定牢记在心，日后一定报答。”

张鲜花笑道：“不要你嘴上说的好听，说起来我也是江湖中人，今后也难免被人追杀，什么时候我也有了难，你再救我一命就扯平了。”

曾英勇笑道：“妈咪真会做生意，我敢说你老一辈子都没亏过，这一下子又赚回一条人命，捡个天大的便宜。”

旁边的“嘟嘟”也给逗的笑了。

张鲜花却敛起笑：“阿勇，你跟刚才那伙人都是什么恩怨？”

曾英勇想着尽快离开这里，一旦迟了莫启青来到，正好中了彭昆的计，被他一网打尽，口里搪塞道：“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无非是为争风吃醋的事，妈咪失陪，阿勇谢谢你了。”

曾英勇又向‘嘟嘟’递了眼色，提醒她千万别忘了叮嘱的大事，然后走下楼去，有意在大门外逗留几分钟，他知道彭昆半路又会折回，在这附近的某处阴暗的地方躲藏……

曾英勇脸上露出一丝冷笑，现在，他就要实施他的“将计就计”。

吹着口哨，在大街上拦了一部人力车，车夫问他：“去哪？”

“桃花园妓寨。”

桃花园妓寨是塘西又一有名的风月场所，也为张鲜花经营，生意十分兴隆。

曾英勇脸上露出得意之色，走了一段路，回头悄悄揭开一丁点后坐窗帘，果见彭昆已经中计，苏小枫正拦了一部人力车追赶。

曾英勇现在可以放心了，离开广州酒家既是“将计就计”，又是调虎离

山之计。把彭昆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桃花园，这样就给莫启青和“嘟嘟”创造了良好的接触机会，一旦陈余祥拥有了枪枝，等于平川之虎回到了深山；同样，一旦莫启青有了陈余祥的帮助，恰如蛟龙归入大海。

曾英勇来到桃花园与这里心仪的妓女笑笑进入厢房，此时墙上的自鸣钟指向 12 点 30 分。

12 点 30 分，笕箕湾晒鱼场。

曾英勇还没有来，莫启青不安道：“不好，曾英勇可能有难！”

黄绍荣急道：“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一旦彭昆调来大批人马，弟兄们就……”

莫启青道：“这担心不足为虑，彭昆在惶惶逃命中哪里还顾得上盯住我们。问题是一旦曾英勇落难，对我们十分不利，单今天晚上到何处栖身都成问题，万一碰上巡夜的警察，这一车武器就会露馅。”

这时在附近玩耍的“三山会”成员都不约而同地回到货车旁，雷进见两位头领愁眉不展，走过来问道：“堂主，12 点到了没有？”

莫启青叹道：“岂止到了，连 12 点半已经过去，还不见人来。”

雷进道：“堂主，那我们就不用再等了。”

莫启青道：“不在此处等我们还能到哪里去？”

雷进道：“堂主，今早晨我去洪义堂引诱彭昆恰与曾英勇相遇，我们俩在厕所里取得了联络，他说——”

莫启青：“你何不早说？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万一过了 12 点还不能来，就要我们去塘西广州酒家找一位名叫‘嘟嘟’的红牌妓女。”

莫启青双眼一亮，吩咐雷进道：“你带五六个弟兄把货车开到不惹人注意的角落，千万记着不要离开晒鱼场，晚上我来此处找你们。”

莫启青吩咐完毕，率领黄绍荣等十几个弟兄，备足枪弹，拦租一辆货车。

风还是很大，撩开人们的衣衫，司机一眼看见这伙人腰上别着手枪，感到不妙，启动发动机就要逃走。

黄绍荣飞身跳上驾驶室，拔出枪顶着司机的太阳穴，低声喝道：“不许吭声，否则打死你！”

司机哑了，全身哆嗦着。

莫启青看着手下全部上了车厢，才跳上车头，关上门，对司机说：“只要听话我们不会伤害你，开车，塘西广州酒家！”

车开动了，司机胆战心惊地一边掌握方向，一边不时看两边坐着的黑道人物，心里十分恐惧。

四十分钟后，车停在广州酒家大门口，车厢里的人率先跳下来，莫启青吩咐黄绍荣道：“你就在车上守着师傅，我上楼去一会就下来。”转对司机道：“委屈你了，完了事我会重谢你的。”

莫启青令手下隔着一定的距离在大堂一路站着，直至二楼。

张鲜花一看知道这伙人不像是专为来玩，挥着手绢，扭着屁股迎上来：“先生请——”

莫启青从口袋里掏出银票：“要‘嘟嘟’小姐。”

张鲜花才听‘嘟嘟’说过，如有专程来会她的男人请“妈咪”带去引见，笑道：“‘嘟嘟’小姐在三号房等候先生。”

莫启青，让两名心腹守在门口，则入三号厢房，果见一位丰满性感的女

人起身相迎：“先生从何而来，找我有何贵干？”

莫启青施礼：“我就是曾英勇的朋友莫启青，特向小姐打听曾先生的下落。”

“嘟嘟”道：“曾先生被人盯梢脱不了身，要我转告莫先生仍回老地方等候，有人急需要货。此地不宜久留，望莫先生速速离去。”

莫启青明白曾英勇的处境，问道：“请问‘嘟嘟’小姐知不知道曾先生的去处？”

“嘟嘟”摇头：“他没说明，阿勇走得很急。”

莫启青仍不死心：“曾先生有没有说要货的是个什么人？”

嘟嘟点头：“说是叫陈余祥的，急需要你们的货。”

莫启青放下心来，谢过“嘟嘟”，头也不回地走下楼去，一路手下尾随在后。

来到大门口，莫启青突然感觉到周围的气氛有点不对，立即命令手下：“散开，不要走在一起！”

话音甫落，耳畔传来一阵怪笑声——莫启青发现是彭昆站在对面小楼的阳台上指挥他的手下伏击“三山会”……

原来彭昆早就来到广州酒家，一边派苏家兄弟继续盯住曾英勇，一边仍留一部分人在广州酒家周围埋伏。他估计曾英勇可能托‘嘟嘟’与莫启青联络，令人火速回堂口搬大部队来广州酒家增援。

果不出所料，刚刚布置好，就有一辆货车停在酒家门口。真是踏破铁脚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下车的正是他要寻找的莫启青！

彭昆暗道：“天助我也，莫启青死定了！”

“打——”莫启青一声令下，向对面楼上抬手一枪。

彭昆慌得趴了下去，抱着头下令：“弟兄们，狠狠地打！”

一时枪声大作。

广州酒家立即乱做一团，女人的尖叫声，嫖客的叫喊声，桌椅的碰击声汇入了密集的枪声里；酒店外又是另一番景象——店铺纷纷关门，小贩抱头鼠蹿，苹果、雪梨滚得遍地都是，连经过此处的车辆都纷纷调头，繁华的街市一下子空空荡荡，到处充满震耳欲聋的枪声……

莫启青指挥着手下以墙壁、柱梁、柜台为掩体还击，很快将对方的气焰压了下去。

这时车上的司机慌了，踩动油门就要逃走，黄绍荣喝道：

“停下——”

司机此时已失去了怕惧，叫道：“还不逃我俩死定了。”

黄绍荣又喝叫几声，一不做、二不休顶着司机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司机死了，可发动机没有熄火，汽车还在行进中。

黄绍荣杀人是英雄，却不懂开车，对这庞然大物无可奈何。

黄绍荣火起，在尸体上又连补几枪，一脚从车门踢下去，把着方向盘想着要向宽敞的地方开，可汽车偏偏朝人家墙上撞……

莫启青在酒店那边急了，一旦汽车坏了或翻了车，“三山会”等于是一群在深海里挣扎的溺水者，任由彭昆宰割……

“踩刹车，停下——”莫启青叫道。

黄绍荣回道：“哪个地方是刹车？是不是这个带把的杆？！”

“千万别动带把的杆，那是挡——”

黄绍荣糊里糊涂地把杆一扳，“轰”地向前一冲，又向后一拉，车又退回来……这样一进一退，把司机的尸体滚成了肉泥。

彭昆不时探出头来瞅一眼，忍不住发笑，一边举枪乱打。

大堂里的莫启青急了，他从火力看出对方还只有十几条人枪，威慑性不是很大，再继续下去就不会是这样了。

他知道彭昆既然在这里设下埋伏，肯定遣了人回去搬兵，一旦洪义堂的大部队全部抵达，后果不堪设想。

他对身边的心腹道：“快，掩护我——”

“三山会”枪手一齐发射，趁着对方暂时抬不起头的空隙，莫启青飞身跃起，落地时又是几个漂亮的翻滚，待对方开枪时，他已爬上车，子弹在车头铁板上飞溅。

莫启青跳进车内，把车刹住，命令黄绍荣：“蹲下去！”

黄绍荣不解其意：“不用蹲下去，我们是车尾朝彭昆，后面有木板、铁板挡子弹！”

“少费话，要你蹲就蹲！”

黄绍荣蹲下，莫启青随后也蹲下，举起手掌握方向盘——原来他在倒车。

“堂主，这样危险！”

莫启青不答，车掉了头，车头与彭昆的阵地对面，子弹呼啸而来，把挡风玻璃打得粉碎，幸亏蹲着不曾伤着俩人的身子。

汽车尾向酒店大堂逼近了，莫启青高声叫道：“弟兄们抓紧时间上车，洪义堂的大部队快要到了！”

在酒店战斗的“三山会”人员得到堂主的命令飞身爬上车。

莫启青又下令：“把枪填满子弹，准备恶战，不然没有机会了！”

估计车后的人准备得差不多了，调过头，从酒店东面进入大街逃走。

车尾再一次与彭昆阵地对垒，“三山会”准备充足了，十几支枪一齐发射，将对面火力压下去……

突然，听得彭昆的狂笑声：“姓莫的，我的大部队来了，看你往哪里逃！”

于此同时莫启青看见了街上开来几辆大客车，车上全都是“洪义堂”的人马。

莫启青暗叫苦也，盘算着如何逃过这一劫……

彭昆又在后面狂叫：“姓莫的，乖乖出来受降吧，我留你一具全尸！”

已经没有了选择的余地，莫启青一咬牙，加大油门……

莫启青开出酒店就被“洪义堂”截住，前后左右都是黑洞洞的枪口。

第九章 人心险恶

“洪义堂”领头的正是向科武，莫启青把车停下，在没有挡风玻璃的驾驶室里抱拳道：“科武，求你放我一马他日一定报答！”

向科武正处在矛盾之中，从道义上讲，自己是洪义堂成员，是没有理由放过“三山会”的，但从个人感情出发莫启青是他的朋友，况且彭昆的为人已引起了他的愤慨，上午渡轮码头旁边的那场战斗，彭昆竟用他的肉体当盾牌，幸亏莫启青手下留情才保住性命……

但江湖有江湖的规矩，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行径历来是为人唾弃的。向科武虽重义气，更重的名誉，他举起枪来：“莫堂主，若明知的话请下车受擒，免得双方动武造成两败俱伤。”

旁边的黄绍荣火了，卡上子弹，莫启青按住他，从容地与向科武对话：“我知道科武兄看重名节，但也要想一想你伺候的主人是什么人，阿勇已经看透了他，投到我的门下，只要科武兄愿意，莫某愿意献出堂主之位，为你尽犬马之劳。”

向科武道：“少废话，快点下来，我就算是逼得走投无路，也不愿接你的堂主位置，遭天下人耻笑。”

“科武兄差也，俗话说，良禽择木而栖，彭昆心如蛇蝎，跟着他终有一天会葬送性命。”

这时后面的彭昆已经在叫嚷：“科武，不要让他跑了向科武听罢，大声命令道：“弟兄们，上，抓活的——”

“洪义堂”人员一听说“抓活的”，以为不许打枪，稍一迟疑，莫启青一踩油门，左边恰有一块可以开过的空地，“轰”地一声巨响，如离弦之箭，把站在那里的人吓得纷纷躲开……

彭昆见状，急喊道：“快打呀，打死他们！”

“洪义堂”人员回过神来，一齐开火，然而汽车留一溜尘灰，去得无影无踪了。

彭昆喝道：“刚才为什么不开枪！”

众人不吭声。

彭昆又一次喝问：“决说！！”

这时向科武趋前一步，双手抱拳：“是我不许开枪，我以为军师要活口。”

彭昆上下打量他：“恐怕不是这样吧？”

向科武道：“随便军师怎么猜都可以。我正要向你辞行，想从此退出江湖。”

彭昆咬着牙，正要开口，苏小飞向他报告：“报告军师，曾英勇在桃花园跟笑笑小姐快活，这小子真是好艳福，嘻嘻

彭昆道：“好，就让他死在桃花园里，弟兄们，先杀了这个叛逆！”

向科武一眼见彭昆用手指着他，已立下杀心，暗忖道：既然你不仁，我就不义！在众人拔枪的同一时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用手枪顶着彭昆的太阳穴：“快命令他们放下武器！”

彭昆吓得马脸拉长，哆嗦道：“放、放下武器……”

向科武挟持彭昆上了停在身旁的汽车，命令司机：“开车，桃花园妓寨！”

“阿、阿武，你想怎样？”彭昆问道。

车开动了，向科武对发愣的“洪义堂”人员说：“不要跟上来，我不会

为难他的。”

那些人大部分是向科武的徒弟，虽愿听他的话，又担心到时彭昆为难他们，只好跟在车后，赶集似的。

彭昆还在说三道四，向科武用枪管顶住他的头：“放心，我不是不讲信用礼义的无耻小人，救出阿勇来就放了你！”

汽车来到桃花园妓寨，苏小枫一眼看见向科武挟持彭昆，吓得调头逃跑。

向科武喝道：“再跑我毙了你，举起手——走过来。”

苏小枫举起双手站住，慢慢转过身来。

“去叫曾英勇下来，告诉他我在楼下等着。”

苏小枫宽嘴一裂，嘻嘻笑道：“其实刚才我不是想逃，正要帮您请曾师父下来。”

曾英勇下来了，与向科武见过，拔出枪就要杀彭昆。

向科武忙用身子挡着：“阿勇，休要胡来！”

曾英勇道：“科武，你不要拦我，我今天一定要杀他！”

彭昆吓得全身发抖，望向科武背后躲藏。

向科武道：“你不能杀他，我已向“洪义堂”的人保证了，救了你就放他。”

“科武，这种人不杀日后是大患，他没有人性，心如蛇蝎，留着他不知要害死江湖上多少好汉。”

向科武正色道：“你今天绝对不能杀他，我的名声要紧，阿曾你给我面子！”

彭昆也求饶道：“阿勇，你就饶了我吧，日后若落在我手中，我也放你一条生路。”

曾英勇冷笑道：“若真有那一天，我一百条命你都不会放过，我算识透你了！”说着，一个鹞子翻身从向科武头上掠过，直取彭昆。

向科武情知不妙，飞起一脚踢开曾英勇手中的枪。

曾英勇求道：“科武，这号人不杀后患无穷，你讲义气，他不讲，让我杀了他。”

“不行，不要杀他！”

“科武，现在不杀，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你要杀他，先杀了我！”

曾英勇见劝不服向科武，又纵身一跃，越过头顶，从后路攻击彭昆。

向科武推开彭昆，当胸挨了一拳，一个趔趄，曾英勇又挥出左手，想击倒向科武再取彭昆性命。

向科武不再让他，避过此招，挥拳向曾英勇后颈劈去，曾英勇一心欲置彭昆死地，不曾防这一招，重重地趴在地上。

这时随后赶来的“洪义堂”人员到了，彭昆嘴脸一变，狂叫道：“弟兄们，快过来！”

向科武听到，分了神，没想趴在地上的曾英勇听不到，乘机从下路将他拌到。

彭昆得意了，挥着手叫道：“快、快打死他们！”

向科武醒悟过来，用身子护住曾英勇：“你们不能杀他，不要违反江湖规矩！”

彭昆从苏小飞手中里夺过枪对准向科武扣动了扳机，叫道：“让你的江

湖规矩见鬼去吧！”

向科武应声倒地，吃力地手指彭昆，仿佛在说：我算看错人了。

接着彭昆命令众人一齐开枪，把向科武、曾英勇打成了马蜂窝。彭昆仰天大笑，指着向科武的尸体：“小子，这教训留给下一辈子吸取去吧！”转身恶狠狠对手下喝道：“你们听着，将来谁敢背叛我，这就是下场！”

说话陈余祥成立了“洪胜堂”，人员最多，在香港属于最具实力的堂口。

做为“洪胜堂”的第一任堂主，陈余祥想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子，这条路子不是依靠往常江湖上惯用的打打杀杀，而是以“仁义”立足，以礼服人。

陈余祥的这个方针最先受到陈百威的反对，陈百威说江湖历来就是让暴力话说的场所，不存在“公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就是公理。

陈余祥仍然不以为然，于是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决定堂口将来的办事方针。

六位首领中，何南是有名的和事佬，傅灵华也是个土地主，向往宁静的日子，香珠中立，这样就剩下陈百威与文贵两个，陈余祥占了上风。

不久，外头传来风声，说彭昆准备去大陆购买军火。

一个深夜，陈余祥刚入睡，突然被手下叫醒，说有一个叫管名花的老女人有急事找他。

陈余祥连忙披衣起来迎见，果是管名花提一个皮箱告诉他彭昆已从广州购回大批军火要来消灭“洪胜堂”。

陈余祥下令全体撤出堂口，去湾仔码头躲避。

离开没多久，果见堂口里枪声大作，火光冲天，庆幸及时逃脱，否则全军覆灭。

这次事件的发生，“洪胜堂”如惊弓之鸟，大家宿在码头不敢回去，唯一能救他们于水火中的便是拥有枪械，否则一日也不得安宁。

处于这种情况，许多人已动摇，准备脱离堂口。

陈百威劝大家坚持几天，堂口尽量用最快的速度购置武器。傅灵华也当众表示哪怕倾家荡产都要拿出买枪的钱。陈百威又告诉大家，“洪义堂”已基本掌握了“洪胜堂”的成员，就算脱离堂口，他们也同样不会放过，唯一的出路是大家抱成一团，共同渡过难关。

陈百威的一席话稳定了军心，在怎样购买武器的问题上，众人为难了。

这时管名花道：“昨晚临走的时候，曾英勇还特意告诉我，说有一位名叫莫启青的人从广州运来一批军火，价格合理，希望你们不要错过机会。”

“他说过在什么地方交易没有？”

管名花点头：“说过，在筲箕湾晒鱼场。”

陈百威一拍大腿，兴奋道：“很好，我们总算有希望了，傅管家，你负责把款筹足，先购买一百枝枪。”

陈余祥道：“灵华，多亏你了，待堂口走上正规有了生意一定本息还你。”

傅灵华听言：“堂主，就休要客气了，都是一家人。”

陈百威本想说：“不要争了，先说正事”，但一想到这口气是该堂主说的，而自己……把话咽下，用另一种口气说出来：“我建议，我们是不是该讨论怎样向莫启青购买枪支弹药？”

文贵附和道：“副堂主这句话才是最重要的。”

陈余祥于是说道：“现在已经是八点了，估计太早，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白白错过机会，我决定分两头进行：一方面傅管家回去筹款，由副堂主带领几个得力的弟兄保护；这里，由我带领一部分兄弟去笏箕湾晒鱼场迎接莫启青。其余人仍在愿地，切勿惹事生非。”

傅灵华、陈百威走后，陈余祥率领十几个“洪胜堂”小头目来到笏箕湾。昨晚，下了一夜雨，海浪汹涌，风很大。

陈余祥等人扮做渔民在海边行走眼睛却盯着远处的船只。

陈余祥估计是这样的：今天莫启青若来，绝对走水路，并且还有曾英勇接应。

陈余祥是认识曾英勇的，而他应该是从陆地过来，现在从海边到晒鱼场，却没有曾英勇的踪影。

九点钟后，海风聚起，水上的船只也少了，除了大吨位的轮船，小木船跟本没办法行走。陈余祥于是认定今天莫启青不会来了，曾英勇一定得到了消息，所以也没有来。

陈余祥思想一松弛，一辆货车停在场上都没有注意到。

这样一直等到十二点，海上再无船只出现，于是率领手下回码头吃午饭。

陈百威、傅灵华早回来了，坐在钟盛富的工棚里等听消息，当陈余祥回来了，大家起身迎道：“堂主，生意做成没有？”

陈余祥摇头：“风太大，今天可能不来了。”

陈百威又问道：“见过曾英勇？”

陈余祥仍摇头：“也不见，款子筹到没有？”

傅灵华忙回道：“暂从老婆手里拿出二万银票，不够的话再去要。”

文贵道：“我虽没买过武器，但以前也问过这类事，大陆货的驳壳枪每枝带二百发子弹大约是一百二三十块大洋。”

陈余祥点头：“那就足够了。”

有点尴尬的傅灵华脸色红润起来，得意道：“我老婆办事最是能干，买什么东西都能估个人九不离十。”

这时候棚外有嘈杂之声，静听，因涛声很响，不大清楚。

一会钟盛富进来，陈余祥问道：“外面的人在吵什么，是不是打架了？”

钟盛富回道：“不是，他们捡到一具死尸，是从上面漂下来的，经打听，才知道今天上午洪义堂和广州来这里贩卖军火的人交上火，打死了十几人。”

陈余祥追问道：“有没有说谁赢谁输？”

钟盛富道：“当然军火贩子赢了，人家是专干那一行的，多数还是行伍出身，彭昆算什么，一伙乌合之众，哪里是他们的对手，我虽然不相信什么武功，对枪我还是服的，那玩意叫人不得不服。”

陈余祥与陈百威对视。

文贵没有去晒鱼场，这时提醒道：“堂主，你只留意海面，有没有分出心来注意晒鱼场？那个叫莫启青的既然在上环地带与彭昆交了火，肯定要想办法离开现场，今天风这么大，唯一可行的办法只能租货车。”

陈余祥恍然大悟，他肯定了晒鱼场那辆车绝对是莫启青的，起身道：“幸亏军师提醒，要不差点误事了，走，越快越好！”

陈余祥再次回到笏箕湾的时候，那辆货车已开到背风的角落，只有几个人在把守，其余人等已不知去向。

陈余祥令手下先在一边站着，只带文贵过去。

雷进见陈余祥不像有恶意，双手抱拳，算是招呼了。

陈余祥还了礼，道：“请问尊姓大名？”

雷进回答道：“免贵姓雷，单名一个‘进’字。”

陈余祥道：“好响亮的名字！”

雷进道：“过奖。敢问先生贵姓大名？到此有何指教？”

陈余祥抱拳：“在下陈余祥，香港‘洪胜堂’堂主，近闻得朋友曾英勇说广州有位叫莫启青的好汉今日抵达筲箕湾晒鱼场，今特来迎迓。”

雷进道：“莫启青正是敝堂堂主，不过事不凑巧，你来迟了一步，堂主刚刚离开。”

陈余祥面露急色：“请问去了哪里？能否指引指引？”

雷进道：“陈堂主恕罪，在没有了解你的真实意图之前，在下不敢妄言，堂主也是老江湖了，想来能够体谅。”

陈余祥一阵脸红，因急，说出了有失分寸的话，被晚辈抓了把柄。

雷进见方尴尬，看样子也无恶意，说道：“既然陈先生是来迎接我们，请耐心等待，待堂主回来再做定夺，你以为如何？”

这时文贵过来，施礼道：“请问雷先生认不认识一个叫曾英勇的？”

雷进点头：“认识。”

文贵道：“认识就好，他是敝堂的救命恩人，昨晚‘洪义堂’从广州购回大批军火，第一个目标就是消灭我们‘洪胜堂’，幸亏曾英勇及时报讯，我堂全体兄弟才幸免于难。又向我们透露，说今天莫堂主将运一批军火过来，请问，贵堂是否也有曾英勇的通报？”

陈余祥趁机介绍：“这位是敝堂军师，文贵先生。”

双方施礼毕，文贵乃问道：“贵堂是否得到曾英勇的通知，说将有人与你们联系？”

雷进摇头：“这事要问莫堂主，我只是一般的小头目，对堂里高一层的决策和机密都不太了解。我想文军师也听到过一句俗语：放牛娃无权卖牛。我正是属于这种情况。”

陈余祥点头，表示赞同，文贵一听说对方只是小头目，脸上便露出轻蔑之色，向陈余祥递个眼色：“堂主我们走，莫堂主总归要来的。”

陈余祥觉得有理，抱拳施礼：“打搅了。”说罢转身离去。

到了下午时分，风浪的势力已少了许多，陈余祥回到入口的避雨亭向等在那里的陈百威等人述完经过，便坐下来安心等候。

避雨亭由毛竹搭成，顶上覆盖茅草，再由蔑条固定，以免海风吹走，亭内四处横了圆筒竹子，可供人坐着休息，名为避雨亭，其实更多的是用于躲太阳或休息时谈天说地。

这里一共有两个亭子，分别在入口的左右两旁，中间是一条可以开过大货车的过道。

四点钟左右，场外传来货车的喇叭声，陈余祥回头望去，发现一辆没有挡风玻璃的大车呼啸而来，冲过凉亭，直奔雷进。

正是莫启青回来了。

陈余祥率众离开凉亭，莫启青大约也听雷进说过了，同样也率一彪人走来，为首的是一位凸额、黑面的汉子。

双方越来越近，最后在晒渔场中间停下来，中间约有一丈来宽的空地。

莫启青走过来，与陈余祥相见。

陈余祥原以为要费很多口舌解释，没想莫启青十分爽快，省了很多程序：“在下莫启青，好友曾英勇向我推荐你，说你十分仗义，很讲信用，有诚意促成我们之间的交往。”

陈余祥谦道：“曾兄过奖了，不知他现在何处，为什么不一起过来？”

莫启青叹道：“实不相瞒，我一来香港就中了彭昆圈套，被他一路追杀，连栖身之处都没有。彭昆正是抓住这弱点，千方百计剿灭我，因不知我栖身何处，只好盯梢曾英勇，想通过他寻找我的下落，曾英勇只留下话要我在此处与陈堂主接洽。说得不客气点就是把我交给你了。”

说罢，两人哈哈大笑。

陈余祥道：“既是曾英勇的嘱咐，陈某人绝不推辞，这样吧，先把你们安顿下来，生意的事稍后商议。”

莫启青道：“正是。我们初来乍到，香港不熟只能劳驾陈堂主费心。”

陈余祥道：“莫堂主不必客气，这不过是举手之劳。”说罢又向文贵：“军师，你带几个兄弟先去帮莫堂主租一住处，最好要交通方便靠近海边的地方。”

文贵趋前一步面露难色：“堂主，这恐怕有点麻烦，一来要寻很多地方，二来就算找到了，房主见我们急要，一定漫天要价。”

陈余祥听罢：“那依你之见怎样才好？莫堂主他们总不能在这里露宿一夜吧？”

文贵道：“那断然不会，依我之见，不如就让莫堂主任住进我们堂口。”

旁边陈百威也表示赞同：“文军师的建议最妙，既解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同时也便于我们交易。这些天我们不敢回去，无非是害怕彭昆追杀，现在有了军火，谅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陈余祥点头：“很好，莫堂主，那就只有这样了，放心，我不会乘人之危有意杀价，那是小人的勾当。”

莫启青赞许道：“陈堂主说到那里去了，恭敬不如从命，只有打搅了。”

“你也不用客气，总之这是天作之合，你需要，我也需要。”陈余祥打趣说。

文贵趁言道：“就好比潘金莲碰上西门庆。”

众人哄笑，莫启青也撑不住，笑道：“好了，都快上车罢，陈堂主，你坐车头，给我指路。”

陈余祥当即令陈百威去湾仔码头领弟兄们回堂口，然后随莫启青上了前面一辆货车。

“洪胜堂”堂口遭遇过彭昆的袭击院子里一片狼籍，到处是瓦片、断砖及横七竖八的桌椅……

陈余祥、莫启青车停没多久，躲在湾仔码头的“洪胜堂”成员随后也随陈百威回来。陈余祥下令打扫堂口使之复归原样。

到了晚上，陈余祥让出半栋房给莫启青暂住、堆放武器弹药。

接下来便是用餐、谈生意，莫启青十分慷慨，一百枝驳壳按正常交易，另送勃宁朗 10 枝，汉阳步枪 10 枝。

“洪胜堂”有了武装，欢呼雀跃，情绪激昂。陈余祥在前后、左右布置岗哨，荷枪实弹，警惕洪“洪义堂”的破坏和捣乱。

莫启青通过短暂的接触，对陈余祥的为人有了基本的了解，背后与黄绍荣、雷进议论：“像陈堂主这样的人品，才配在江湖上做老大，与他打交道，

晚上做梦都放心。”

莫启青的临时住房在东头，一共三间，中间堆放武器，其余两间住了人。莫启青、黄绍荣、雷进三位头领住内房。房内只有简陋的几样家具，都是博家历年房客遗留下来的。

雷进道：“陈堂主的为人是没得说，与他打交道大可放心，但他的军师我看有点不可靠。他长的‘八’字眉，三角眼，尖腮圆脸，这号人在相书上属于奸佞小人，对他可一定要百般防范。”

莫启青不以为然道：“他不过一位军师，即使心术不正，陈堂主也不会纵容他使坏的。”

雷进道：“这个自然，但我们不可太粗心大意，怕的是万一文贵起了坏心，他自然会瞒着堂主，暗中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来，一旦木已成舟，陈余祥还能说些什么？”

黄绍荣经雷进提醒，急了：“堂主，雷进的话很有道理，你也常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哇。”

莫启青先是一惊，继而怒了：“放肆，依你的说法，那江湖上哪里还有道义、信誉、天地良心可言！人家一片好心收留，感激都还来不及，还说出这种天理不容的混帐话来！”

雷进、黄绍荣都羞得垂下了头。

雷进祖籍长沙，到清代他的爷爷才迁至广州，自小在广州长大，说一口纯正的广州话，自从加入三山会，才学会了讲官家话，带有很重的粤腔。

在莫启青的手下，他算是较能干的一个，武功好、会开车，接受能力强，不管什么一学就会，各方面都在死去的黄绍光之上。莫启青本来早该重用他，但不满意他疑心太重，不利于内部团结，直至黄绍光在虎门江面上落难，才不得不将他提上来。提升没几天，又旧病复发，疑神疑鬼起来。

刚刚安置下来，本该要开个碰头会的，现在三个住在一处，就等于开会一样。

莫启青见两个不再回话，停了骂人，开始布置今后的工作。

“当务之急，我们面临几件大事要做，这大堆武器须立即处理，但比较起来也不算急，可缓一点，最急的是死去这么多兄弟，为了安慰他们的亡灵，必须马上报仇，铲除洪义堂，把彭昆剁成肉酱！”

说到彭昆两个字，大家义愤填膺。

莫启青吩咐道：“雷进办事能干，应变能力强，我派你火速回广州，把主力全部调来，那里的堂口只留少数人打理，‘三山会’今后的发展趋势是以香港为中心，这里是天然良港，将会成为举世瞩目的风水宝地，很有发展前景。”

雷进抬起头：“遵命。”

莫启青深情地望着他：“陈文龙的事广州方面可能正在抓 234

紧查办，这不要紧，那天晚上我们做得很干净，没有留下一个活口，一下子很难怀疑到我们的头上。时间一长就说不定了，现在彭昆正忙于追杀我们，抽不出时间报案。因此，撤出广州、立足香港，是我们‘三山会’唯一的选择。一路上你要十分小心，库存的枪械、烟土由陆路运输，大不了多花些钱，水路是断然不能的，目前可能设满了关卡。”

雷进点头，一一记在心里。

“还有，银行里的存款都要提出来，或换成银票。总之，任务相当艰巨，

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意。”

雷进道：“堂主交给我如此重大的任务，是对雷进的信任，我绝不辜负堂主的一片苦心，请问什么时候动身？”

莫启青道：“按理应该让你休息几天，但事情太重要了，且刻不容缓，所以——”

雷进站起：“堂主还有什么吩咐？”

莫启青起身相送，只说了四个字：“一路小心。”然后目送雷进匆匆离去……

转过身，正要跟黄绍荣说几句话，外面有人报告：“文军师来访。”

莫启青立即吩咐：“有请文军师！”

手下传话下去，文贵已走进屋里，但见他头戴一顶瓜皮帽，上穿一件对襟青色绸缎短褂，印有“万、福、禧、禄”的圆形图案，两撇“八”字胡，下穿一件颜色稍暗的袍，一双千层底圆口无忧履，一副十足的“军师”打扮。从前耍嘴皮子混饭时也是这副打扮，只不过那时料子都是粗布的，且烂了不少洞，补钉重叠，自当上“洪胜堂”军师，身份不同，自然鸟枪换大炮。

文贵在房里，左看右瞧，然后摇头：“太窄了，太窄了，委屈你们了。”

莫启青把文贵迎进内室，请他就坐于刚才雷进坐过的椅子。

文贵双手提起袍子下摆，坐下又站了起来：“怎么少了一位，雷兄弟呢？”

黄绍荣正要回话，莫启青抢先回道：“曾英勇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派他去打探一下。”

文贵这才放心落坐：“这就是了，我们‘洪胜堂’正要问曾先生的下落呢。这次我们能够活下来，全仗他及时报讯，古人云，‘知恩不报非君子，永古千秋做骂名’，我们堂主说一定得好好谢他。”莫启青斟了一杯茶端给文贵手中。

文贵也不客套，喝一口放回茶几，从衣袋里抖出一块手绢来，拭去留在胡子和嘴唇上的水珠：“请问莫堂主，你和曾英勇如何联系？要不要我们帮忙？”

莫启青摇头：“不瞒你说，我与他广州一别，至今都无缘相见。”

文贵道：“哟，那你怎么找他？雷进对香港也不熟呀？”

莫启青冷不防文贵会问此话，心里一惊，好在他也是久历江湖之人，镇静下来：“我们虽没见面，但都是托人传信的，他托的是广州酒家的‘嘟嘟’小姐，雷进正是去找她。”

文贵脸色也平静下来，笑道：“那也是。难为莫堂主是位重义之人，费这番苦心就算找不着也对得起他了。”

莫启青：“那可不行，我一定要找到他，这是江湖道义问题，要不然，我活着干吗？”

文贵连连点头：“说来惭愧，曾英勇对我们‘洪胜堂’的恩义比你们还重，我也要禀告堂主，设法找到他。”

莫启青在暗猜文贵来意，文贵似乎也意识到了，左右看看：“唉，实在不好意思，让你受委屈了，住这么窄的地方。”

莫启青道：“文军师若这般说，莫某人无地自容了。没有你的热情收留，现在我们还在海边吹风呢。这还有其次，一旦被彭昆寻着，或给警察发现，更不得了，俗话说知足常乐，相比起来，这里比天堂还美，加之有你们的保护，如此大恩大德将来一定报答。”

文贵道：“这就见外了。”

莫启青道：“说的也是，大恩不言谢，心领神会就行。”

文贵认真起来说道：“我正要和你商量，不是我容不得人，要撵你们走，反正迟早也得有分开的一天，我的意思是我们傅管家还有一处房子正巧空着，交通、地理位置都没得说，就是不知是否满你的意。”

莫启青道：“既是傅管家的，更没得说，我答应了。”

文贵不悦道：“莫堂主这话就差了，租房子是贵堂的私事，要考虑实用、个人喜好等问题，别人岂可越俎代苞？更不要因为是傅管家的房子，就感到不好拒绝。”

莫启青道：“那好，明天你就领我去看看。”

“这才是了，另外也还有几处，明天我领你去看看。好了，不打搅了。”文贵告辞道。

莫启青起身相送：“不好意思留文军师在些于坐，由我送文军师一程。”

文贵连忙拦住：“万万使不得，我自己家里，要你送成何体统？”

莫启青抱拳：“恭敬不如从命，军师走好。”

文贵走后许，莫启青装做要休息，带上门在黄绍荣对面坐下。

黄绍荣不等莫启青开口，忍不住问道：“堂主，我有个问题一直想不通要问你。”

莫启青道：“说。”

黄绍荣道：“你自己说过，‘洪胜堂’待我们好，不要有怀疑心，为什么你还骗文军师？”

莫启青明白黄绍荣的意思叹道：“阿荣，什么时候你要多长个心眼就好了，但有时多疑也是好事，尤其处在江湖上更应该如此。”

黄绍荣惊道：“难道这文贵真会——”

莫启青摆手，示意他小声说话：“你想想，文贵刚才来这里的目的何在？”

“他不是问你租房的事么？”黄绍荣不解。

莫启青道：“这只是借口，我看他是另有所图，一方面套我的话，另一方面来探虚实。”

“难道真如雷进所说的那样？”黄绍荣似有所悟。

莫启青道：“总之，人在江湖，防人之心不可无。”

黄绍荣恼道：“我可不管那许多，也没功夫去猜，莫堂主，只要你说一句文贵是想谋害我们，我马上追上去一枪崩了他！”

莫启青喝道：“黄绍荣，你休要胡闹！！”

黄绍荣低头：“是，堂主。”

文贵从莫启青房里出来，站在外面侧耳听了片刻，见无动静，干咳一声，走出天井，在大门口与卫兵招呼了，再出来向东拐一个弯，敲响了一座砖瓦结构的小四合院。

楼上飞出一句话：“哪一位？”

文贵干咳一声：“是我，傅管家请开门！”

这四合院是傅灵华的住房，他在二楼听出是文贵的声音，忙令佣人开了门。

傅灵华没有睡，和他老婆对坐在一张红木茶几上，几上放了两盏没喝过的茶。从神色看，两口子像刚刚吵过架。

文贵自己倒了茶，一屁股坐在傅灵华老婆张桂秀对面，与傅灵华并排，

开口道：“怎么啦，张嫂不欢迎我来？”

张桂秀撇撇嘴：“你来得正好，你们堂里今天要钱、明天也要钱，到底还有完没完？”

傅灵华十分尴尬：“你、你就少说两句好不好。”又向文贵：“阿贵，别介意，我老婆天天与房客打交道，收房租养成了这么个习惯。”

文贵笑道：“嫂子，是不是也跟我收房租？”

傅灵华插言道：“你听到了没有？人家都笑话了，男子汉面子是最要紧的，你叫我以后怎样见人？最起码你也得把话说温柔点，你以为这世界全是欠你钱的房客？我是你老公！”

张桂秀道：“我可不会温柔，难怪你天天去塘西广州酒家、桃花园寻找温柔。”

傅灵华于咳一声：“也不是天天，三五天一次。”

张桂秀惊道：“什么，你真的去了？你这没良心的，我一心一意为你们傅家天天跟房客吵架，你到好，真去那种地方！”

傅灵华道：“你再不温柔我一天去三五次！”

张桂秀委屈得哭了起来。文贵见这对活宝夫妻很有意思，但今天他一点取乐的心思也没有，劝道：“好了好了，灵华是说气话的，他哪里去过那种地方？我可以做证，他每天都跟我在一起。”张桂秀抹着泪：“我也知道他是说气话，可人心隔肚皮，最近他老是扣我的钱，不是一点点，是一万两万。”傅灵华道：“人家是做正事用，没有武器保护，这些房子人家一把火烧掉，你收个屁的房租！”张桂秀拥有一张变化无穷的嘴脸，一下子又恢复了原样：“你别老用这话压我，阿贵，我说你们堂口总不能老是盯着我的钱袋，也该自己想想办法，那么多人枪，去打劫很来钱的。”文贵道：“嫂子放心，欠你的钱堂口一定连本带息归还。”张桂秀鼻子哼道，“看你那个堂主的熊样，别说还息，给回本钱就不错了。”文贵道：“按堂主的计划确实不会有多大造化，不过，我们可以背着偷偷搞钱。”傅灵华夫妻对“钱”最敏感，立即凑过头来，洗耳恭听。文贵的喉结动了几下：“目下有一个发大财的机会，我正是来找你们商量的，不过——”张桂秀促道：“快说，我就喜欢听发大财的消息。”傅灵华的喉节动了几下，如饥似渴的样子。“不过什么？”文贵这么一卖关子，吊起了两位的胃口：“不过这事千万小心，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张、傅点头如捣蒜。

文贵这才说出正题：“今天从广州来的莫启青带来大批武器，被我略施小计，住进了我们堂口。”傅灵华猛然明白过来：“你是说把姓莫的干掉，吞掉这批军火？”

文贵狞笑着用手指敲打傅灵华的额头：“算你猜着了。”

傅灵华道：“好是好，不过这有损‘洪胜堂’声誉的事，堂主绝不会同意。”

文贵道：“傻瓜，我才说过要瞒着陈余祥，你又提他了。”

一旁傻愣着的张桂秀突然笑出了声：“很好，打死姓莫的一万块钱又要回到我箱子里了！”

文贵道：“不过光我们还不行，还需要一个主要的人物。”“陈百威？”

文贵点头：“正是他，我们只能出谋划策，要他才能成功，那天在堂口与向科武、曾英勇比武，我看出他的身手不在陈余祥之下，甚至还有胜过的地方且敢作敢为。”

傅灵华道：“那好，我们找他去。”

文贵摆手：“不妥，堂口里人多眼杂，不是议这事的地方，最好你出面叫他过来。”

张桂秀自告奋勇：“我去叫！”

傅灵华吩咐：“小心，不要兴师动众，就说我请他喝茶。”

张桂秀哼哼鼻子，抻抻衣摆：“放心吧，我比你还灵变。”说着，已下了楼。

傅灵华和文贵斜躺着各抽了几口鸦片，一会楼下就传来开门声。

傅灵华收起烟枪，拍打身子、咳嗽，吐痰、擤鼻涕、抹脸、捏鼻，然后正襟危坐等着陈百威上来。

陈百威上楼看着这气氛，满腹抓疑地坐下。

文贵先发话：“副堂主，你出来堂主知不知道？”

陈百威一愣，立即猜出他们是要背着堂主干勾当，道：“不曾知道，怎么了？”

文贵道：“副堂主是位聪明人，我也不转弯抹角了，请你来，是有一宗赚大钱的生意要做。”

陈百威听到此处，明白几分，问道：“是不是军火生意？”

文贵伸出右手拇指：“果然是一位不凡的大英雄，只可惜目前还是副堂主，要不然我们也用不着来这里偷偷议事，”

陈百威神态坦然：“你们是否议得差不多了？”

文贵道：“说着玩儿，还要等副堂主才能定夺。”

陈百威道：“这件事我没有心理准备，先听听两位的高见。”

傅灵华道：“我是一个无用之人，家里的事由老婆打理，堂口的事也要仰仗二位，我没有什么高见，听军师的。”

陈百威把目光移向文贵。

文贵从陈百威的神态看出他很乐意干此事，清了清嗓子：“不瞒二位说，本人在晒鱼场看到这批军火，心里就有了打算。估计彭昆也一定是因这批军火才大开杀戒，没想到老天真会开玩笑，想要的偏偏得不到，不曾有心却反逢上千载良机，我略施小计，就把莫启青骗来了——”

陈百威用手指在茶几上划着溢出来的茶水，见文贵突然停住，道：“当时我就猜你会有这念头。”

文贵得意道：“天下大事都是先有念头然后才有事实。不过，苍天太偏袒我了，这机会好得没处商量，现在就看副堂主你了，如果让机会白白失掉，一辈子都追悔莫及。”

陈百威道：“正如军师说的，这机会太难得了，只要叫上几个弟兄趁他们睡了，从窗口一阵乱枪，那批十几万大洋的军火就成了我们的囊中物，是不是这样？”

文贵拍着巴掌：“精彩，副堂主说得实在精彩，正是这样！等事成后再禀告堂主，那时木已成舟，这就叫先斩后奏！”陈百威追问道：“此事你可前后想过了？”文贵：“想过了。”陈百威：“如何想的？可有漏洞破绽？”文贵肯定道：“不会有破绽，今晚我特意去侦察了，枪械堆在中间的房间里，莫启青睡里头，他的喽罗睡外间，这些天他们一直处在危险和风浪之中，没睡一个好觉。从他们神态上看出，全都处在疲倦和昏迷之中，今晚送他们上西天正是时候。”陈百威问：“可曾少了什么人？”文贵道：“我也查问了，”

少一个雷进。”陈百威：“这就成大问题了，一旦他回广州搬来兵马，我们岂不多了一个仇敌？更有，我们背上一个居心叵测、杀人越货的名声，以后江湖上谁还信任‘洪胜堂’？谁还愿意跟我们打交道？”文贵道：“这一层我也想过，因此查得十分小心，原来莫启青是派他去广州酒家找‘嘟嘟’小姐问曾英勇的下落，待半夜后一定回来，如万一在广州酒家过夜，再派几个蒙面人去追杀，这事就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况且对我们更有利的是，目前全香港都知道彭昆在追杀三山会，一旦三山会过来寻仇，我们又可以坐山观虎斗，从中渔利，如此一箭双雕之计，难道副堂主愿意放过？”陈百威叹道，“有如此好机会，我当然会珍惜。只是文贵忙问：“只是什么？是不是副堂主心怀慈悲，象堂主一样？”

陈百威摇头：“我既然已经置身江湖，就不再有慈悲心肠，心中只存名和利，为这两样东西，我宁愿负天下，也不叫天下人负我，不怀杀千戮万的雄心壮志，如何能够名震江湖？”

文贵率先鼓起掌来：“说得好，凭你这句话，文某人一定在你的鞍前马后，辅助打天下！那么，现在这机会更不应该失去！”

陈百威自知失言了，红起脸来，见屋里只有这几个人，悄声道：“不过还有一层。”

文贵、傅灵华用心静听。

陈百威道：“曾英勇是知情人。”

文贵搔着首恍然大悟道：“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偏偏漏了这一环节，幸亏副堂主提醒。”

傅灵华总算找到了说话的机会，摇头摆脑道：“这就叫‘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军师一心只想着发财，思路在这里盘来桓去，把其他给忽略了。”

陈百威道：“傅管家说得很有道理。”

这时旁边的张桂秀呵欠连连：“真没想到你们江湖上的事比收房租还复杂，我头都晕了，睡觉去！”

张桂秀说着离去，扭着比水桶还粗的腰，摆动比北方轱还大的两瓣屁股，屁股上悬着一串百多处钥匙。

文贵苦思冥想了片刻，终于有了好计：“副堂主，这样罢，你先行动，把莫启青等人干掉，这事成了事实，逼堂主承担下来，我设计把曾英勇骗来，再杀人灭口。只要说莫启青还在这里，他没有不来的道理。”

陈百威道：“这没必要，我们和‘三山会’碰头是曾英勇牵的线，不用骗，他自己会找上门来，除非他已死在彭昆手里。”

文贵喜道：“那副堂还迟疑什么，走，这事刻不容缓！”

陈百威跟着站立起来。

第十章 三足鼎立

文贵以为陈百威同意了他的建议，高兴道：“副堂主马上回去组织人员，我负责拖住堂主。如果你不愿意承担责任，由我和傅管家主动出面，向堂主请罪。”

陈百威道：“这都是次要的，我认为这次条件仍不够成熟，最少有多处漏洞。第一是曾英勇那里，我们万万杀他不得，这事瞒得别人，瞒不了自家弟兄。现在全堂上下都把曾英勇当恩人，若杀了他，岂不令弟兄们心寒？既然连恩人都可以杀，那么，必要的时候，父母、兄弟、亲友、心腹都杀得，谁还愿意给我们卖命？第二个漏洞是雷进的突然离开，这一点文军师太低估了莫启青。莫启青既然能够组织‘三山会’挤身于广州堂口之林，说明他决非等闲之辈，这次一路躲过彭昆的暗算、陷阱便是证明。依我看，雷进根本不是去寻找曾英勇，而是回了广州！”

文贵惊问道：“何以见得？”

陈百威道：“可以从几方面证明，其一，‘三山会’在虎门江面打死了二十多名水路稽查员，其中就有陈炯明的侄子，这事必将引起广东省政府的重视，因此，他只有把堂口转移到香港才能躲过大劫。

“其二，莫启青是个重义之人。凡在江湖能经久不衰的堂主，都是靠义气与信誉站稳脚根的，离开了这两点，就算有孙悟空的能耐，也会招至如来收伏。大凡争强好勇、玩弄小聪明的人往往最容易垮台。因此，莫启青为了替他弟兄报仇、为了拯救曾英勇，他绝对要搬兵马过来。

“其三，我前面说过，莫启青不是等闲之辈。凡老于江湖的人，都懂得‘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他人弱勢微且身边带了价值十几万元的财物居住在他入地盘上，他焉有能安心睡大觉之理？就是换了你文贵也不会那样麻痹大意。处于这种情况，他必须立即派人连夜赶回去，一旦出了事，一方面好来报仇，二方面也好向江湖上公开这件事。”

文贵听到此处，哑然了，很久才道：“难怪我问他雷进的去处莫启青说是去广州酒家，原来是多存了一份心，担心我谋财害命。”

陈百威道：“正是如此。还有，为了他们堂口的安全，今晚莫启青肯定去了堂主那里，这是他的最后一步棋，心想万一我们要不顾一切立下杀手，他在堂主身边好有个保驾的。”

文贵叹道：“还是副堂主远见卓识，看来我这军师的头衔应该让贤了。”

陈百威道：“文军师不必过谦，在很多方面我确实不如你足智多谋，这事你仅仅是太近功利，其实也确是一条好计，如果是想一劳永逸的话，夺了这笔财便去深山老林隐居起来，可算是上上之策，但我们是要有宏才大略，放眼江湖，因此就没必要贪眼前小利。”

文贵道：“果然副堂主抱负远大，这样说来，连堂主都不及你了。”

陈百威喝道：“此话怎讲？！”

文贵自知失言，红脸道：“我是出自内心之言，并无恶意，副堂主别多心，我并无挑拨两位堂主的用心。”

陈百威敛了怒色说道：“其实我真的比不上堂主，他义泽天下，深得人心，不是他，‘洪胜堂’不可能这么快就发展起来。远的不要说，单讲眼前的两桩事：第一桩若不是堂主‘仁义’的名声在外，曾英勇怎会报讯给我们？第二桩，曾英勇身陷囹圄脱不了身，香港这么多堂口，他为什么偏偏把莫启

青交给我们？两位要知道，这是江湖对我们堂主的信任啦！如果我们非要背着堂主干这伤天害礼的事，岂不是毁了陈余祥的英名、毁了‘洪胜堂’、毁了你我一生的前程？！”

文贵目瞪口呆，无言以对。

傅灵华深有感触，连连点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副堂主说的太有道理了，真是字字有分寸，句句都深刻！”

陈百威道：“这事到此为止，就当没有发生过，今后绝不再提，走吧，傅管家，告辞了。”

离开傅家，陈、文抄原路回到堂口。

大门口，荷枪实弹的卫兵向陈百威、文贵行礼：“副堂主、文军师晚上好？”

陈百威问道：“有什么情况没有？”

卫兵道：“没有。只是天黑一阵后，‘三山会’的雷进出去了，说是去找曾英勇。”

陈百威道：“知道了。小心枪走火，注意围墙内外的动静，一有情况鸣枪报警。”

卫兵：“是。”

陈百威走过去：“知道放枪吗？”

卫兵忙回答，“知道。”

“做一遍给我看。”

文贵看着这一幕，再联想刚才，相处这么长时刻，他第一次认识到陈百威不仅足智多谋、武功超群，而且心细如发……这么一想，对他敬畏了七分。

两人回到堂内，为了证实猜测，有意走到最后一排房子，果见陈余祥的窗口亮着灯光，灯光下两个影子对坐窗前，中间隔着一张桌子。

话分两头，且说莫启青派雷进离开“洪胜堂”星夜赶回广州搬兵报仇，除此外，还有另一层用意——提防有人图谋不轨谋财害命。

下午在笕箕湾接受邀请的时候，便意识到“洪胜堂”的军师文贵并非完全出于好心，当时出于那种情况，当然只能答应下来，事后经雷进提醒，使他更增加了一层戒备之心。

一会文贵来访，尤其他一进门就注意到少了一个人，并问去处，更令他加深了怀疑。

人在江湖，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时刻提防左右前后周围的流弹、暗箭、陷阱，否则随时都有被暗算的危险。

送走文贵，莫启青已发现自己置身四面埋伏中，要逃都不可能了，唯一的出路是临危不惧，斗智斗勇，拿出《三国演义》中孔明演绎空城计的胆量与气度。

他明确地告诉黄绍荣：“文贵刚才并非为租房的事找我们，那不过是一个借口，目的是来探虚实，好为他下手做参考。”

十几万元的军火，这是一个诱人的数目，足可令人见利昏智。

虽然已派雷进离开，万一出了事“三山会”总不至于寻不到仇人，加之还有曾英勇知道他的下落……但是，这些还不一定可以阻挡文贵……莫启青一直在思考着前前后后。

为了证实心里的怀疑，莫启青派黄绍荣马上去找文贵，借口可随便编。

一会黄绍荣回来报告，说文贵不在房里，又有傅管家的老婆张桂秀过来

请副堂主……

莫启青心里一惊，知道他们在商量如何下手，他让黄绍荣守在家里，不要向任何人透露。

黄绍荣不安地问道：“堂主准备去哪里？”

莫启青道：“救弟兄们去。”

黄绍荣不解：“我们在这里举目无亲，谁可以救我们？”

莫启青道：“有人可以救我们，陈余祥以‘仁义’做为立堂的宗旨，在他的眼皮底下绝对不会允许手下于出有损‘洪胜堂’名誉的事，今夜我要和他彻夜长谈，只要我不离开他一步，文贵就不敢下手。”

黄绍荣愁着眉道：“你能跟他谈一个夜晚吗？”

莫启青：“我会想办法，你放心在这里好了。”

陈余祥住最后一栋的东头，大门口有卫兵守护，莫启青表明身份，卫兵通报很快传出话来：“有请莫堂主——”

莫启青进入正厅，这里是神堂，上堂点着香烛，供奉历代洪门中人，供品有时令水果、饭菜、点心，都摆在一张供桌上。

由卫兵领着，拐过两道小门，陈余祥已迎了出来，一身唐装，像还不曾入睡的样子。

此时已是十点多钟，厅上的自鸣钟发出清脆悠扬的金属声，令人感觉十分宁静。

见过礼，两位就在客厅太师椅上就坐，中间隔着一张桌子，卫兵走过来替两位堂主沏茶，然后离开。

莫启青抱拳道：“陈堂主是否要休息了？那我就告辞。”

陈余祥制止道：“莫堂主说哪里话，才来就急着要走，这样岂不太见外了？深更夜静的，我知道你一定有话，请便，请便！”

莫启青叹道：“也没什么，只是睡不觉，本不该深夜打搅，实在是——”

陈余祥见他像有难言之处，说道：“莫堂主在这里不必介意，有什么直说无妨。”

莫启青叹得更长，“现在已是10点多了，阿勇也应该知道我们已接上了头，怎么现在还不见踪影？”

陈余祥听得，垂下了头，手摸着下巴。

莫启青悄悄瞟他一眼，知道说到他心坎上去了，稍停片刻，继续道：“这一次来香港，阿勇对我可谓是倾心竭力，宁愿自己被迫杀，也让出方便给我，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莫某人真正是死不安心了。今天从晒鱼场过来，我就一路惦念，到这个时候还不见影子，心里慌得没底。想着想着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手下雷进劝我：‘堂主，自从离开广州，几个夜晚都没合眼，你应该休息才行。’我说，阿勇现在没着落，怎能安心，你若真心关心我，立即回广州搬救兵，找彭昆算帐。雷进去了，我还是安心不下，在院中踱步，见陈堂主的灯没熄，才冒昧过来打搅，若有不便处，我还是——”

陈余祥摇头挥手：“听你一夕话，我真正是无地自容了。论起来，阿勇对我们‘洪胜堂’的恩义比山还重，我心里也掂挂着，所以到现在还没睡，没想到莫堂主如此重恩重义，真是愧煞我也。”

莫启青道：“话不能这样说，只能说是陈堂主比我沉得住气，莫某人历来办事浮浅，心里没个主见，趁这机会正要讨教万全之策。”

陈余祥道：“莫堂主过谦了，你派人去广州调兵救人也算是个好办法，

一来彭昆不敢对你再动手，二来有了实力，可以和他‘讲数’。”

莫启青满怀心事说道：“彭昆是个半路出家的江湖人，也不太懂得江湖规矩，我担心他对阿勇立下了杀手。”

陈余祥道：“我也这么想。不过，我希望千万不要是这样，一来我欠他的情义无处报答，二来江湖上从此风起云涌，不再太平，就算我放过了彭昆，我的手下绝对不会放手，到那时我也阻止不住。我们‘洪胜堂’以仁义治天下的规矩从此也破了。”

莫启青叹道：“但愿阿勇不要出事，我的心里有一种预感，觉得他会没事的，只是不见人放不下心来。反正今晚我是没法子睡了，等他一个通宵，万一还是不见人，问题真的严重了。”

陈余祥道：“我也这么想，准备等他一个通宵，不过莫堂主几夜没合眼，这是断然使不得的，你还是回去休息，有了消息我马上遣人向你报告。”

莫启青连连摇头，“断然不成，睡也是合不上眼的，若陈堂主不嫌我哆嗦，就在这里秉烛长谈。”

陈余祥也巴不得有个伴，站起来：“那好，这里蚊虫多，去我卧房里坐。”

莫启青总算放下心来，躲过了今晚，明天文贵有几个胆子也不敢了。

莫启青与陈余祥对坐在窗前，灯光在床那边，斜斜地把两位的影子映在新糊的纸窗上。

陈余祥吩咐手下：若是曾英勇来了，火速通报。

莫启青是位老江湖，最善揣摸人意，抓住陈余祥讲义气、重名誉的特点，投其所好，两人谈得十分投机。

午夜时分，卫兵报告有人来了，陈余祥腾地站起，下令道：“有请！”

进来的却是文贵与陈百威。

房里除了一张老式雕花红木床，便是窗边的一张印心柏木书桌，书桌上放置文房四宝和一本《康熙字典》及两杯乌龙茶。

文贵一进来故意装做很吃惊的样子：“怎么，莫堂主也在这里？”

莫启青正要回话，陈余祥抢先替他说了：“人家担心阿勇的安危，一直睡不觉，你们明天应该把这事传给兄弟们，让他们了解什么叫做江湖上的义气。义气的‘义’字是两把利刀中间夹着一个人头，也就是说为了朋友可以牺牲生命。就像莫堂主和阿勇，这才是江湖上讲义气的典型。”

文贵抱拳道：“佩服佩服，能结识莫堂主这样的江湖好汉，真乃三生有幸，凭这一点，文某人认定你了！”

陈余祥道：“这就对了，古人说，栽树要栽松柏，交朋友要交真君子，朋友的好坏直接影响自己的言行和声誉，你们还不知道，莫堂主为阿勇的事派了手下回广州搬兵了。比起他的行动，真是愧死我也。”文贵一惊，继而暗暗得意，这回总算抓住了把柄，冷笑道：“莫堂主不是亲口说雷进去广州酒家向‘嘟嘟’打听去了？怎么一下子又回了广州搬救兵？”

莫启青一愣，冷不防被文贵逮个正着，要回避也不来不及了，脸上的肉跳动一下，扬眉道：“可不是，雷进去广州酒家，没想嘟嘟小姐被人包了，不能相见，回来向我禀报，我感到问题严重，才令他火速回广州。怎么，文军师在大门外没有遇见他？”

文贵被反戈一击，心里很不服气：“噢，莫堂主也知道我离开了堂口？”

莫启青道：“没有，军师刚刚离开我房里，便想起你可能会马上过博管家那里谈租房的事。军师如此热心，我已于心不忍，再这样为我们效劳，心

更不安了，所以派手下黄绍荣过去看你，没想你真是去了，这叫我，真是……不知如何谢你。”

文贵听出他话中有话，羞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这话只有陈百威能听懂，但他表情泰然，不露声色。

陈余祥以为莫启青当真赞他的手下，连道：“也是应该的，住我们这里，当然有义务替你操劳，帮人帮到底，这也是江湖上历来的规矩，千万别放在心上。”

莫启青又是一番客气，见文贵已经不再吭声，也没有穷追不舍，向他露出一露自己的“峥嵘”就行。

陈百威、文贵俩人本无要事，无非是来证实刚才在傅家的猜测，既然已经肯定，也就完事了。出到外面，陈百威责备文贵道：“你呀，太锋芒毕露了，枪打出头鸟，你以为损他几句很得意？我们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你见识了？”

文贵深有感触道：“真是天外有天，人上有人，我真是服陈百威从鼻孔里哼出声：“也不见得，莫启青太过精明了，交往时间一长，人家就会发现他这一点，从而小心提防，江湖上一等的高手往往是不露声色、外表最普通不过的，所谓大智若愚也，大鱼总是藏在深水底下的，只有虾、小鱼才蹦蹦跳跳。”

是夜，曾英勇当然不会来“洪胜会”，陈余祥、莫启青算是白等。两天后，香港最初的一家报纸《中国新闻报》刊登了一起因争风吃醋引起的情杀案，说的是两位好友向科武与曾英勇，为了争夺一位名叫笑笑的妓女，在桃花园妓寨门口决斗。双方都用驳壳枪，决斗的结果是双双倒在血泊里……报纸上同时刊有死者倒毙的照片、法医的验尸证明、妓女笑笑的供词和签证……

对这件事，陈余祥和莫启青心里明白是梁再堂以他太平绅士的身份用大笔钱买通警方的产物。但既成事实，就是找不到证据、把柄，给“洪胜堂”、“三山会”向“洪义堂”发难造成一定的麻烦。

为此，莫启青准备用江湖行规向彭昆挑战。几天后，雷进由陆路把“三山会”的大部分人员、财物迁到香港。此时，莫启青已在塘西干诺道租了一套大院做为堂口指挥中心。选择这里，莫启青是经过一番考虑的，第一，这里是风月区，经济活跃，街市繁华，利于堂口发展；第二，这里离陈余祥的“洪胜堂”最远，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堂口之间到一定的时候需要划分势力范围，避免了今后与陈余祥的正面冲突。

以莫启青的眼光，知道将来能跟他分庭抗衡的就只有“洪胜堂”，他们组织之严密、人员对堂主之忠心是其他堂口无可相比的，尤其他手下的陈百威看似平凡，内心却存有宏才大略，还有文贵也足智多谋，非等闲之辈。

“三山会”的堂口处在塘西天桥下面，依山而建，前面是大道，大道对面是林立的商铺、饭馆、杂货店。

大院分一正二横，大门口一个门庭。爬上正楼放眼望去，便是辽阔无垠的海域，无论在雨天、晴天，都有白帆点点；近处，海上艇家如水母般密集，上面不时升起炊烟，给人一种压迫的感觉，与远处的浩森相衬，辉映成趣。

莫启青在塘西据扎下来，以最快的速度熟悉地形，了解当地行情，同时也跟其他堂口做军火生意，把从大陆带来的武器销罄。

莫启青了解到，在塘西这块地皮上，目前是“洪群乐”的势力范围。

“洪群乐”的堂主许成名原是张鲜花的打手，负责广州酒家、桃花园两

处妓寨的治安，专门对付那些赖帐的嫖客。

许成名祖籍宝安坪山。自小和父亲在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练得一套花拳绣腿，因不怕摔打，后来得名师指点，成了一条好汉。有了真本事，他不再四处游荡，以授徒为名，拉起一帮好逸恶劳、游手好闲的流氓，在当时繁华的塘西风月地替人守店铺、讨死债，后来在一次替人讨债发生的打斗中被桃园妓寨的鸨母张鲜花看中，请做保镖，专门看守广州酒家、桃园，防止有人捣乱。这样一于几年，直至东莞人陈余祥率先拉起人马成立“洪胜堂”，他也受到启发，准备脱离张鲜花，单独成立堂口。许成名的堂口名叫“洪群乐”，愿意天下男人都“快乐”，他的方法是向张鲜花及其他妓寨收取“保护费”。堂口在皇后大道西，这里还有不少店铺、妓寨，都被许成名揽下来，比单一给人“打工”强得多。“洪群乐”的“军火”也是从莫启青处购得的，他也知道“三山会”在塘西立了堂口，但并没意识到会有厉害关系，抱着“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心态。莫启青安顿好内外事务，开始实施报仇计划。以“三山会”的战斗力和精兵良将要打垮一些不是行伍出身的“洪义堂”人员如小菜一碟，但也不能蛮干，香港地形复杂，且梁再堂与警方有较深的关系，这件事一旦引起英国政府的注意，事情就闹大了。最好的办法是从梁再堂的赌馆“旺发”下手。旺发是梁再堂的摇钱树，地点也在塘西，离“三山会”堂口不远。这些天，莫启青派遣雷进带领几个小弟兄扮成赌客混进“旺发”，对里面的布局、内情进行细致的了解。旺发赌馆，位于干诺道西最繁华的地段，是一栋占地近千平方、四层楼高的大型建筑物。一楼是百货、烟酒城；二楼是餐厅、咖啡茶座；三楼是客房，一般远道而来的商贾都在此处下榻；四楼才是真正的赌城，这里一年四季热火朝天，叱喝声、欢笑声、骂娘声此起彼伏。目前世界上的各种赌法，在这里应有尽有，麻将、骰子、牌九、老千不一而足。

雷进从正门步入一楼，发现光顾百货、日杂城的大多是当地市民，梁再堂是很有经济头脑的商人，他借用老字号赌馆的名声做广告，在这里搞“立体”经营，让所有进来的人不管他是否赌徒，都要不由自主地“留下买路钱”，自开张以来，生意火红，财源滚滚。

“洪义堂”未成立之前，这里由向科武、曾英勇率领一批小打手负责从一楼至四楼的治安。现在则换了一些着便装，腰上别着驳壳枪的堂口成员。

二楼餐厅、咖啡厅相对冷静，这就给洽谈生意的人提供了良好的环境，餐厅临中、晚饭时分十分热闹。这里也有带枪的人把守。

三楼除了过道有人上上下下，住客都有单一的房间，一般闭门不出，由服务员送水、送茶、打扫卫生。甬道也有几个带枪的喽罗走来走去。

四楼是这里的防范重点，几乎每一个赌档都有专人把守。

雷进从一楼至四楼，复又下来，从大门口乘人力车回堂口向莫启青汇报。

针对这种情况，采取攻城或大规模袭击是行不通的，原计划选择顾客少的时刻从一至四楼进行扫荡，一边杀人夹带劫财，给予重挫，这样一来，“洪义堂”会调遣主力来塘西，“三山会”再来一次硬战，把“洪义堂”彻底打垮……

雷进见堂主在沉思，从旁边提醒道：“如果我们采取预定的计划，一般情况每时每刻都有很多顾客，容易伤着无辜群众，这样一来，又会引起警方注意。”

莫启青正在思考具体攻击方案，问道：“旺发是不是全天24小时营业？”

雷进道，“我问过他们的店员，一楼下午四点关门，二楼晚上十点打烊，三楼没有时间限制，四楼都是凌晨四点散场，到中午 12 点才开业，跟广州的赌馆一样，赌博佬都是夜猫子。”

莫启青从鼻孔里发出重重的鼻音：“好，我们就选择凌晨四点以后下手。近两天再去观察，熟悉地形，再在周围布下埋伏，争取在一夜之间给以重创！”

雷进领命下去，在“旺发”附近布置埋伏，上楼刺探动静，凭感觉，“洪义堂”仿佛意识到会有人对他下手，在一至四楼加强了防守，卫兵中出现了不少两天前没见过的脸孔。雷进回家将这些情况向莫启青汇报，决定立即行动，免得日后生变。

行动前的一天，“三山会”的人全部白天休息，到深夜 12 点佩带好武器，分批潜入旺发赌馆。

这次行动由雷进和黄绍荣具体负责指挥，莫启青在赌楼后负责埋伏。

三山会一次出动了五十名成员，都些从战场杀入江湖的老兵油子，枪法准，胆子大，打起仗来不要命。

从堂口出发，一路步行，街上已少有人行，不时有几辆汽车呼啸而过，像急着回家似的，这些人大多是来塘西妓寨寻欢的商贾或政要人员，一般以开会、应酬为借口出来，现在又急着赶回家向太太交差。间或也有跑得快的人力车，所不同的是这些人档次低，大多是银行职员、码头包工、小店掌柜之类。

一楼大门早关，留下一条过道，两边站满了持枪的卫士。沿着“之”字形的楼道拾级而上，累了，左手随便可以摸着漆得光滑的木扶手，这些木扶手，白天雷进还见过杂工模样的人用抹布擦拭。

二楼的餐厅、咖啡厅也关了门，透过明亮的玻璃门，里面的桌椅依稀可见。三楼仍如平常一样，有客人的房间亮着灯，甬道上踱着两位卫兵。

四楼正是热闹的高潮，赌徒们一个个精神旺盛，处于一天中的“亢奋期”。雷进知道这是临近收盘的前兆，赌徒们在做最后一搏。在诺大的楼宇里，由木板隔成了无数间小赌馆，高档的有铺票、山票、赌番摊、白鸽票，其余的是牌九、麻雀、升官图、状元等、十糊卡、十三张、十五糊、沙蟹、三军、候六、诗韵等等，每间都挤满了人。凌晨三点钟，雷进和黄绍荣碰了头，分批前来的人都上了楼，大多已适应环境，准备随时待命。雷进和黄绍荣站在洗手间的小便池旁，根据赌楼的布局把每一个赌档分给具体专人负责狙击，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万一落网不许出卖堂口。从洗手间出来，几个小头目在过道等着分派，雷进用暗语具体分工毕，众人便分散开了。雷进负责击毙番摊馆的“洪义堂”成员，领手下张龙、赵虎。张龙、赵虎是“三山会”的老会员，喜欢喝酒和嫖女人，本事不错，正因为有这两个毛病，莫启青一直没有重用他。黄绍荣负责通杀从一至三楼的闲杂人员，他武功好，临场冷静，适合担负狙击重任，因为一旦打起来，会有不少人冲下楼逃命——这些，也需要他收拾。

雷进从外面悄悄进入番摊馆。馆中横放一张比餐桌稍高的长方木桌，桌上铺了竹蔑席，桌端一张高椅上坐着一人，手持一竹杆准备拨“摊皮”。高椅背后刻着四字：“貔貅坐镇”。四面墙上另贴着字幅：“大杀三方”、“青蚨飞人”、“白壁进来”。

摊桌周围有二十多个人，除了坐在高椅上的摊官是旺发成员，另还有一个高瘦、牙齿外露的男人领着一位比他矮一个头的年轻人。也就是说，雷进、

张龙、赵虎三人正好有三位对手。

最后一局赌完了，外面响起了铃铛响，一个粗嗓门大声吆喝：“收摊了，收摊了，明天再来——”

赌徒听得，赢了的蜂涌而出，输了的大叫晦气。每间赌馆里一下子只剩下卫士和摊官收拾残摊。

雷进准备选择时间下手，然而现场比事先预料的要复杂一百倍，很多赌客并不是一收摊就离开，而是有的去厕所，有的买烟抽，什么也不干的也站在一旁三五成堆高声争执刚才赌局的成败得失，等着赌馆来赶他们走……

这时三山会有人沉不住气了，一声枪响，赌馆顿时陷入混乱，接着枪声此起彼伏，赌客们惊慌失措，乱做一团，哭爹叫娘，有的钻桌子，有的从楼上往下跳……

在这关键时刻，张龙掏出枪打死了摊官，于此同时，张龙被赌馆卫士高个、矮个一齐击中，吭都没吭一声就倒在血泊中。

雷进的枪还在腰上没有拔出来，见赵虎才做了个下意识的动作，就被高个一枪柄击中昏倒在地上……雷进不敢拔枪，知道对方早有防备，转身就逃，高个、矮个在后面紧追不舍。

在三楼转弯处，高个矮个被密集的火力压下去了，只好躲在过道里还击。

雷进这才拔出枪来，同时发现解了他燃眉之急的正是黄绍荣。

原来枪声响时黄绍荣刚到一楼，知道已来不及了，拔枪先搁倒几个，冲至二楼，四楼的赌客已哭爹叫娘滚将下来，这时候只能看着谁在打枪才能把他击毙，上到三楼，恰巧雷进被人追击。

乱枪响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负责狙击各赌馆的“三山会”成员除了雷进其余都解决了对手，只伤亡了七八人。这时候，埋伏在附近接应的“三山会”成员也冲上大楼了。

番摊馆里高个、矮个见势不妙，停止了射击，雷进凭经验，此一高一矮俩人是今晚赌馆中身手最高的劲敌，下令道：“抓住他！！”

黄绍荣率先冲过去，一发子弹飞来，黄绍荣感觉不妙，就地趴下，几个翻滚——好险，又是一梭子弹在他滚过的水泥地上溅开了花……

各赌档的“三山会”人员很快分散开去，团团围住高个、矮个，把他们逼回番摊馆里，两位仍然负隅顽抗。

一直在后楼下注意动静的莫启青听得上面久久拿不下来，耐不住上楼来看究竟，临走吩咐一部分埋伏人员道：“如有人从楼上往下跳一律格杀勿论。”

莫启青刚要动步，突然楼上枪声停了；四楼临街的玻璃窗被砸烂，接着从窗口飞下一个人来，摔在地上发出沉重的闷响……走近一看，竟是“三山会”会员张龙的尸体。

上面好像发现了楼下有人，接二连三扔下尸体、椅子、摊桌、地毯、竹席……

莫启青知道上面是一伙很难对付的劲敌，估计可能要从后墙逃跑，扔东西既是迷惑也是试探。他立即示意手下不要暴露目标，更不要吭声，单等上面有人趴窗户一齐射击。

后墙脚下是一片用围墙圈了的空地，种了一些花草、间或堆叠几座假山。莫启青率领埋伏人员躲在玫瑰丛后，眼瞪盯紧四楼窗口，手中的枪攥得出汗。

停了约三五分钟，上面突然传来雷进的喊话：“堂主，你见两个“洪义堂”的人下来没有？”

莫启青惊道：“怎么，难道就这样跑了？”

雷进道：“我们见暂时没有对方枪声，以为是在爬墙跳楼，现在屋里没人了。”

莫启青慌了，暗忖：他总不会像孙悟空一样会变蚊子，我且上去瞧瞧。

莫启青拐过墙角从正门上楼，见手下跟在后面，吩咐道：“不要全部都跟来，留二个守住大门，提起精神。”

“之”字形的扶手楼梯处横七竖八地躺着尸体，莫启青一路上到四楼，众手下都束手无策地站立在那里等候堂主。

莫启青见番摊馆只有一条门，问道：“你们发现有人从门口逃了没有？”

手下摇头：“没有的事，我们用枪封锁了大门，不信你看门上还有很多枪眼。”

莫启青果见门上有弹孔，靠这边的窗玻璃打得稀烂，房内空空如也，连地毯都翻卷过来了。雷进、黄绍荣正趴在后窗后楼向下望，见堂主来了，跳下来忙拍去手上的灰尘。

莫启青在房内凝思片刻，立即看出问题来了，命令雷进黄绍荣两个：“把地毯揭开！”

黄绍荣动作快，把翻乱的地毯向这边揭了，发现地下有一块活动木板……

三人愕然，突然楼下响起了枪声，接着一高一低两条身影挟持着一个人向于诺道奔去。

莫启青叫道：“不好，他们逃了，快追！”

三山会成员纷纷向楼下飞奔，但已经来不及了，高、矮两人在于诺道拦住了一辆福特车钻了进去……

莫启青看得呆了，说道：“我们可能中彭昆圈套了，‘洪义堂’根本没有这种身手的人！”

话分两头，彭昆在“桃园”门口打死了向科武、曾英勇扬长而去。

回到堂口与梁再堂对坐，唉声叹气。

梁再堂问道：“军师何事使你这般忧虑？”

彭昆正要回话，有卫兵进来报告：“堂主、军师，有位自称‘洪群乐’堂主的人求见。”

梁再堂望着彭昆：“‘洪群乐’的堂主叫许成名与我们素无交往，他来这里是何用意？”

彭昆没有正面回答，吩咐卫兵：“有请许堂主。”

有顷，一位白脸、个高儿、大眼睛牙齿外露的男人进来，身后还跟着一位也是很瘦，但比他矮一个头的随从。

这就是‘洪群乐’的堂主许成名，跟着他的是贴身随从邓大清。

梁再堂、彭昆起身：“许堂主请坐。手下看茶——”

许成名不愿就坐：“不必多礼，我说一句话就走，彭军师刚才在桃园打死向科武、曾英勇，没想有几位《中国新闻报》的记者，在桃园埋伏追踪政要大员的桃色新闻。一下子两具尸体横死街头，这回总算让他们抓了重大新闻。桃园是我的地盘，我可没有义务代贵堂受过。梁堂主是太平绅士，这件事你们看着办吧。”

许成名说罢就要离去，梁再堂急了，起身留客：“许堂主吃了饭再走！”

许成名双手抱拳：“不必多礼，会有人来吃饭的，告辞。”

彭昆与梁再堂面面相觑。

梁再堂叹了一口气，问道：“军师刚才是否也为此事而忧？”

彭昆摇头：“不是。当时我忧的是如今莫启青与陈余祥已经接上了头，两家联手，我们再也动不得他们了，我们‘洪义堂’称霸香港的计划就要破灭。”

梁再堂不大相信地问道：“你怎知道他们两家已经接上了头？”

彭昆道：“问题就出在曾英勇身上，当初向‘洪胜堂’报讯的是他，为莫启青助力的也是他，他当然会设法促成两家联手，道理再简单不过了。”

梁再堂如梦初醒，叹道：“原来如此！”

彭昆一脸忧郁：“这两家一旦联手，紧接而来要寻仇，我们‘洪义堂’已陷入了潜在的危险里。我正为此发愁，谁料到现在又火上浇油，生出这麻烦来。”

梁再堂一时也没了主意：“军师，这两桩事都对我们构成了致命的打击，该如何处置？”

彭昆道：“当务之急，是火速解决桃园门口的暴尸事件。这件事还得由堂主出面找伍议员把事情摆平。”

伍议员名叫伍平，是香港为数不多的立法委员会华人议员之一，也是梁再堂的上司。

“我早就有个想法，想请伍议员做我们‘洪义堂’的靠山，有史以来，黑道只有与白道挂上了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否则的话；任何有能耐的江湖好汉都没有好结果。现在，我们正好就这件事上门去拜见他，大不了多备些礼品。”

梁再堂摸着下巴，心里七上八下，这时门外传来汽车喇叭声。

俩人正发愣，卫士入报：“报告堂主、军师，伍议员来访。”

彭昆兴奋地站起：“有请伍议员！”说着，和梁再堂一起迎出门来。

一辆漂亮的流线型雪佛莱从启开的铁大门驶入天井。彭昆跑过去恭敬地把车门打开。

伍议员在香港民众的心目中是一位戴礼帽、穿长衫、配眼镜的宽厚长者。今天他的打扮却有点特别，除了那副眼镜没改变，身上换了一套笔挺西装。

见礼后，梁再堂领着伍平去厅堂，彭昆则在吆三喝四指使手下伺候。

伍平脸上虽然堆满笑，但仍难掩饰内心的忧愁，下人离去，探过头小声问梁再堂道：“有没有说话方便的地方？”

彭昆会意，抢先说道：“伍议员，我们正有要事与你商量这里不方便。”说着，在前引路，推开厅后密室的门。

伍平一到密室，小声问梁再堂：“这人可不可靠？”

梁再堂笑道：“议员，我忘了向你介绍了，这位是我们‘洪义堂’的军师，足智多谋，你若有什么难题，他一定能替你解决。”

伍平哈哈大笑，伸出一只胖乎乎的手。

彭昆受宠若惊地双手紧握，连连点头哈腰：“在下彭昆，久仰议员大名。往常最喜欢听议员穿长衫在公众场所发表演说，非常感动。今天议员穿了这一套西装，比平常更显得年轻了二十岁。”

伍平这才发出了第一声会心的笑，说道：“现在女人都喜欢年轻男人，我这老古董当然只能装扮年轻。”

三人入坐，梁再堂笑问道：“议员如今还是常去那种场所？”

伍平道：“男人嘛，离了女人还有什么意思？去当然是去的，可恨我又

占着这个议员的位置，不敢明目张胆。”说到这里，脸色又阴沉下来：“可不，今天就惹上了麻烦，正要求你们替我想个办法出来。”

彭昆惊问道：“议员惹了什么麻烦？”

伍平摇头苦笑，说道：“这事太凑巧了，偏偏又遇上你们在门口制造了两条人命案，桃色新闻加上血案，报纸一登全港轰动，我这张老脸往哪里放？”

原来伍平虽年近花甲，但精力旺盛，喜欢女人，一些对政要人员的桃色新闻感兴趣的记者早闻得他有此爱好，在暗中盯梢多时，但伍平干这事十分狡滑，每晚外出从不入烟花之地，后来一位名叫白雨的记者费尽心机，终于探得议员是白天光顾风月场所。今天早早地潜伏在桃花园附近，等伍平一下车，就在暗中拍了照。一路跟上楼，又拍了他和笑笑携手同入包房的镜头，白雨好不得意，准备撰写一篇很有价值的新闻，题目是：《伍议员老当益壮，花甲之年情钟笑笑》。这篇新闻再配上一组照片发表，绝对卖钱。于是他又守在门外角落，专等猎物出来拍一张“议员销魂离香巢”的精品照片，没想就在这时，门外一阵枪响，惊得桃花园的妓女嫖客们魂飞魄散，白雨也吓得钻进布帘里，待外面复归平静，才发现他是躲在一个女人的裙摆下。

白雨准备离开，一眼看到大门口尸横两具，职业的敏锐，使他发现了更有价值的新闻。于是一连拍了几张尸照，因为得意，在现场手舞足蹈起来，并跑到电话亭给报社打电话汇报。

没想白雨打电话时被一位叫邓大清的人听到。他是“洪群乐”堂口许成名的手下专负责桃花园的治安。因伍平为了保密，私下里与许成名有约，这事邓大清也是知道的。当他听到有人要把伍平的桃色新闻公之于众，当下就把白雨打趴在地，抓去向许成名报告。

许成名把这事告知伍平，伍平大惊，求他把这件事摆平。

许成名对白雨百般恐吓，无奈白雨坚持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不肯通融，并声称，报社已发出了桃花园暴尸两具的消息。

许成名害怕这事警方查起来落到他身上，要伍平自己去找梁再堂商量具体处理办法。

彭昆听完伍平的叙述，心里便有了主意。

彭昆认为，这世界有钱能使鬼推磨，给白雨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就可让他把菲林交出来，不发表这条新闻。只要这件事办妥了，其他的事都好办，由伍平暗中与警方沟通，让笑笑做证人，定一个曾英勇、向科武俩人争风吃醋决斗身亡的案子，再由白雨撰写文章，这事就算摆平了。

具体操办仍由彭昆牵头，果然进展很快。原来白雨也是个见钱眼开的角色，笑笑一听报纸要登载两男个人为她争风决斗身亡的新闻，喜得满口应承下来。因为这样一来，她的知名度无形中又增加了几个档次，对今后的生意十分有利。

这件事就算打理过去了，伍议员称赞彭昆的办事能力自不必说。且述“洪义堂”怎样处理第二个棘手的问题——如何避开莫启青、“洪胜堂”的报仇。

有消息传出莫启青已从广州调来了大队人马，准备从此后在香港长期立足。如此一来，“洪义堂”便是他们第一个要“吃掉”的对象。

彭昆通过和莫启青的几次交手，深知他绝非等闲之辈，手段十分了得，自己几次都险些断送在他手下。这一回他绝对不会轻饶自己。

为了证实传闻，彭昆派遣苏小枫、苏小飞四处打探。没几天，两位便得

到情报：莫启青已让全香港的堂口都拥有了枪枝、弹药，并在塘西山道口立堂办事。

彭昆心里一惊，从这一招，他就看出了莫启青的宏才大略。按目前的状况，将来能在香港长期称雄的有三个堂口：第一是陈余祥的“洪胜堂”；第二是以梁再堂为傀儡、实是彭昆一手遮天的“洪义堂”；第三便是刚刚从大陆迁来的“三山会”，陈余祥据东，莫启青堂口立在最西，他彭昆在中间腹背受敌，将来在争抢地盘的时候，无论莫启青还是陈余祥，一伸张，吃亏的左右都是“洪义堂”……

彭昆深感莫启青这一招非同寻常。

彭昆苦想冥想，到最后他醒悟过来，发现目下不是考虑长远利益的时候，而是解决迫在眉睫的险境……

莫启青的堂口在塘西，近水楼台先得月，那么，他肯定最先从旺发赌馆下手。旺发是洪义堂的经济命脉，可以说，没有旺发，“洪义堂”一天都撑不下去。这样一来，莫启青百分之百要打旺发的主意。

想到此处，彭昆突然又有了一招妙策，细细一咀嚼，越想越发现这妙策太妙了，竟兴奋得掏出镜子照着扇自己的耳光，一边骂：“臭小子，爹妈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聪明绝顶的儿子！”

彭昆的妙计是把旺发托付给“洪群乐”保护，向他付出高额保护费。

自从各堂口成立以来，几个有名的大堂口都有经济后台，“洪胜堂”有大业主傅灵华；“洪义堂”有太平绅士梁再堂。湾仔码头以钟盛富为首的“洪义勇”虽然人员多，但并无堂口，仅仅举行了仪式，算不上正宗的江湖人。剩下以许成名为堂主的“洪乐群”是专靠收取保护费支撑的，经济十分拮据。

彭昆鼓噪着他的如簧巧舌，说堂口离塘西太远，照顾不到，愿把旺发赌馆托付给“洪群乐”。许成名不了解彭昆与莫启青之间的内幕，不知是计，欣然接受了。

许成名接下了“旺发”的保护工作，自然不敢怠慢，亲自来打理，生怕出了问题。

当时“洪义堂”的成员对彭昆的此举很不了解，认为是故意把碗里的饭让给别人吃。彭昆却在暗地里得意，一旦莫启青与许成名打起来，两虎相争，无论谁胜谁负，莫启青从此在香港都要多一个敌人……

连梁再堂都不理解的时候，突然传来莫启青与许成名在旺发赌馆火拼的消息，“洪义堂”顿时哗然，兴奋地把彭昆抛向空中，呼喊军师万岁。

彭昆趁机向手下宣讲：弟兄们请放心，跟了我，将来香港的天下绝对是“洪义堂”的！

当时“旺发”发生激战是在凌晨四点。当时“旺发”已经收摊，只是赌徒仍沉浸在刚才的赌局中恋恋不舍。突然早混进来的“三山会”成员向赌馆工作人员开枪射击，一时大楼乱做一团，于由“三山会”有备而来，很快控制了全局，“洪群乐”方面只剩下堂主许成名和得力干将邓大清在番摊馆负隅顽抗。终因寡不敌众，准备逃跑。

逃跑前为了迷惑对方，许成名向楼内射击掩护，邓大清把番摊馆内的尸体、器物向楼下扔……之后，揭开地毯，挟持点了穴位的“三山会”成员赵虎从四楼暗洞下了三楼……在门口，又开枪打死了门卫向干诺道飞跑。

跑没多久，刚好一辆雪佛莱经过，许成名把昏迷的赵虎横在路中央拦了车。

雪佛莱迫于无奈，车上的绅士只得令司机停下。待看清上来的两个活人手持勃朗宁，绅士吓得全身哆嗦。

许成名用手枪逼着司机把车开到皇后大道西“洪群乐”的堂口门前。此时，除了在旺发赌馆死去的弟兄，其余人等都已回来。

许成名当时还不知是准对他立下杀手，唯一的见证是从“旺发”挟持回来的汉子，令手下好生看管，待明天再严刑逼供。

次日上午，许成名一觉醒来，即审讯昨晚挟持回来的俘虏。

俘虏先是口硬，不肯招供。许成名下令：“先用锥刑，不行再一套一套地搬出刑具来，量他是铁打的也招架不住！”

三五名汉子得令，一齐动手，把俘虏剥得精光，抓住十个指头，用绣花针儿在10个完好无损的指头肚上扎，每扎一下，钻心钻骨痛……十个指头扎遍了，扳开俘虏双腿，要用绣花针扎卵蛋……俘虏已尝过了锥指头的滋味，扎卵蛋岂不更痛？这也罢了，说不定从此废了，变做太监享受不了男女之乐，活着还有啥意思？

俘虏一边挣扎着想用大腿夹着，再用双手捧着，但哪里动得？腿被两个汉子分了，手也被两个大汉拉紧……于是抬起头看下身，声嘶力竭哭求：“我招，我招，千万别扎——”

许成名这才下令松手。

俘虏招供，他叫赵虎是“三山会”会员。“三山会”与彭昆结下了冤仇，堂主莫启青今晚率众兄弟前来攻打“旺发”，以泄心头之忿，替死去的弟兄报仇，没想彭昆用了金蝉脱壳之计，把“洪群乐”拉上来当了替死鬼……

许成名与邓大清面面相觑，这才明白中了彭昆圈套。

邓大清道：“堂主，当初我就纳闷，我们提出要多少保护费，彭昆连价都不还就应承下来，那时我心里就有预感，万没料到原来是这么回事。”

许成名是火爆性子直心肠，听不得半句说就要冲动，经邓大清一说，咬牙切齿，一拍桌案：“弟兄们，找姓彭的算帐！”

邓大清劝道：“堂主，使不得。‘洪义堂’如今是大堂口，带上弟兄们去硬拚好比鸡蛋碰石头。不如先去向他讨个说法，看他如何解释，万一不行时，我们再回过头来联合‘三山会’与他决一雌雄，这样岂不妙哉？”

许成名觉得有理，下令道：“备车，去水坑口找彭昆讨个公道！”

手下刚刚下去，又有人入报：“堂主，有位叫彭昆的马脸求见。”

许成名一愣，叫道：“宣他进来！”

一会彭昆进来，也不带手下，一脸悲悲戚戚，跨过门槛便跪在“洪群乐”堂口神位下叩首不迭。

许成名破口大骂：“彭昆，你不要演戏，我正要找你，来得正是时候，给我拿下！”

彭昆行礼毕，两颊挂满了眼泪：“许兄，我对不起你啦，如果拿下我能让死去的亡灵得到安息，彭某人心甘情愿挨一百粒枪弹……”说着，举起双手就擒。

这下许成名反没了主意，眼望着邓大清。

邓大清小声道：“或者他有别的原委，且容他一说。”

许成名示意手下住手，喝道：“彭昆，到这里来有何话说，快讲！”

彭昆讨了张椅子坐下：“许兄，这次我万万不曾想到‘三山会’对你们也立下杀手。”

许成名道：“噢，这么说来你是知道三山会攻打‘旺发’，你才把我们往火炕里推的？”

彭昆抱拳道：“现在我要解释也没有用，事情已经发生，别人都会认定是彭某人用了奸计，但天地良心，我确不曾起过害人之意。”

许成名道：“那昨晚的事如何解释？”

彭昆滴溜着一对小眼睛：“这事许兄不应该问我，只问莫启青便有答复。莫启青这次来香港，是别有用心的。”

许成名心里“格登”一下：“什么用心？”

彭昆道：“我与他交过几次手，俘得几个‘三山会’成员，拷问时说我与他们今生无仇，来世无冤，为什么要一路立下杀手，穷追不舍，俘虏受不起重刑，向我们招供，说‘三山会’从大陆过来，为的是称霸香港，他们不光是针对哪一个堂口，而是要消灭所有的堂口，第一个目标就是我们‘洪义堂’。”

许成名与邓大清互望一眼，回头说：“有这等事？不是说，你与他的冲突是为一批军火交易引起么？”

邓大清补充一句：“听说是先给了你一批枪，不给枪弹。”

彭昆一拍大腿：“没错，不给枪弹就是想一举歼灭‘洪义堂’，没想苍天有眼，也是我们命不该绝，一位叫陈文龙的好心人送给我枪弹。”

许成名问道：“是不是陈炯明的侄子？”

彭昆点头：“正是。莫启青十足的江湖败类，灭我的阴谋没得逞，就迁怒到陈文龙的头上，把他给打死在虎门江面上。”

邓大清道，“这事我也听说过，广州的报纸经常有登，天天说要捉拿凶犯，没想到是他干的。”

彭昆继续说道：“莫启青知道我不好对付，也畏惧东边的陈余祥，这时候，他的手下一个叫雷进的人向他建议，说要使三山会在香港成就千古霸业，目前人生地疏，不可急于求成。唯一的办法是暂时避开陈余祥、彭昆，在香港另劈一片地盘，成三足鼎立之势，待实力雄厚了再做从长计议。莫启青于是采用了雷进的建议，避开陈余祥、‘洪义堂’，在塘西立了堂口。如此一来，你们‘洪群乐’就成他头号敌人。”

许成名、邓大清恍然大悟，惊道：“原来如此！你可不曾哄我？”

彭昆是最善发誓诅咒的：“谁骗你是婊子养的！”

许成名问道：“这消息你是听谁说的？”

彭昆道：“不瞒你说，我有两个手下，叫苏小枫、苏小飞，最是打探盯梢的行家高手，这消息正是他俩探得的，就算没有这消息，光凭事实也可证明莫启青把堂口立在塘西的用心。”

许成名点头，“话虽如此说，但你起了害人之心，我们也是饶不了你的。”

彭昆道：“许兄若如此说，那就更加错怪我了。”

许成名、邓大清不解，齐声问道：“此话怎讲？”

彭昆干咳一声：“我当然有令你们信服的理由。”说着，脸上的形色与来时比较已判若两人——那时心怀忐忑，现在已经形态自若。

旁边的邓大清此刻暗忖：人人都说彭昆巧舌如簧，死人能说活，树上的鸟可骗下来，现在看来果然名不虚传，但刚才说莫启青欲称霸香港和三足鼎立之说多少有点道理，令人信服，但他真要能使我信服他，那彭昆绝对是天下第一铁嘴了！

不仅邓大清，连许成名也断定彭昆很难自其说，正要看他的狗嘴吐出什么东西来。

第十一章 一箭三雕

话说彭昆用一个金蝉脱壳之计，把旺发让给“洪群乐”打理，付给高额保护费，然后再坐山观虎斗，使莫启青与许成名打斗起来。

此计虽用得相当成功，甚至可以说天衣无缝，但正如再好的灵丹妙药都会有副作用一样，“金蝉脱壳”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后遗症乃是许成名吃了亏反过来怀疑彭昆有意陷害，然后寻仇。

既然顽症已经治愈，这后遗症就好办了。彭昆决定趁许成名还在火头上去会他。这样做最起码可以向他表明：如果我是有意害你，今天怎敢登门？

只要稳住对方，然后鼓动如簧巧舌，不怕说服不了许成名。

许成名是卖狗皮膏药出身的，脾气粗暴、性格直爽，这对“洪义堂”方面有益，只要说服他，就不再有反复，加之许成名也是个轻信之人。他身边的邓大清虽有点谋略，但也不足为虑。

彭昆来到“洪群乐”，摇唇鼓舌，一翻天花乱坠的花言巧语，果然把许成名、邓大清哄住了。

没想到了关键时候，许成名突然质问：“你说的都有道理，但你起了害人之心，教我当你的替罪羊，‘洪群乐’万万饶不了你！”

彭昆灵机一动，振振有词道：“许兄若如此说，那更加错怪我了。当时我见你势单力薄，不是莫启青的对手，才有意把‘旺发’让给你们，目的是要莫启青明白：我两家已经联手。这样一来，他就不敢轻举妄动。”

许成名、邓大清面面相觑。邓大清明知他在哄人，可又抓不住任何把柄，急了：“就算你有心帮我们，这样做对你们有何好处？”

彭昆听得，仰头哈哈大笑，“邓先生还是位聪明人，怎么连最浅的道理都不懂？莫启青的野心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一旦他吃掉你们，三足鼎立之势就已形成，那时离得最近的是‘洪义堂’，下一个目标就非我莫属了！”

许成名点头道，“这还有点道理。”

彭昆道：“这不是有点道理，而是铁的事实，我们两家的关系是犬牙相交、唇亡齿寒的关系，只有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敌，才能在香港立下足来。如果一旦相互猜忌、勾心斗角、甚至投靠莫启青，那么，香港在不久的将来就是‘三山会’的一统天下！想必两位博古通今，当然知道孔明的《出师表》，那可真是千古不朽的军事经典，他借用战国时期的史实分析当时的魏、吴、蜀三国鼎立的局势，真可谓字字千金，力透纸背，放之四海而皆准……诸葛先生说：‘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而秦则有机可乘矣……’这是两千多年前的历史遗训，万万不可在今天重演！正因为如此，我才要冒着危险向贵堂解释，言明利弊，如此而已，彭某人别无他意。就此告辞！”

许成名、邓大清被说得一愣一愣，连彭昆离开都没回过神来。

彭昆一走，邓大清醒悟道：“堂主，那姓彭的一张巧嘴，不可全信，我们还是要去打听。”

许成名点头：“我也这般想。打听么，家里抓了个赵虎，他是‘三山会’会员，他们堂口用心是不是彭昆说的那般问问就知道了，不说实话再用刑。”

那赵虎就在隔壁，把彭昆说的话听得一清二楚，此刻又听得许成名要来问他，因怕受刑，只好把彭昆说的重复一遍，哪管他是真是假。

许成名、邓大清听得，不再生疑，反认定彭昆是孔明再世，神机妙算。

这样一来，两位反生了许多忧虑，目下莫启青既然有心灭“洪群乐”速成三足鼎立，那么绝不会就此罢休，还会出兵来剿。

许成名向邓大清拿主意。

邓大清想了片刻，说道：“就目前的形势，我们很难与‘三山会’抗衡，‘三山会’多数是行伍出身，在大陆已有些历史，多年来一直走私贩运军火、烟土，不仅精将良兵，且经济实力雄厚，要硬拚我们是要吃亏的。”

许成名一发愁，上唇的牙齿全暴露出来，本来白晰的脸更加惨白：“那、那我们怎么办，等着他们来消灭？”

邓大清道：“我们现在的唯一优势是比‘三山会’熟识香港地形，一旦打起来，只要我们冲出堂口，可以跟他们打巷战，但也不是长久之计，依我看，最好的办法是多一个援手。”

许成名道：“这倒是个好主意，刚才彭昆也提到这一点。我一时急糊涂了，忘了当场和他说。”

邓大清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们明天抽个时间，登门拜会彭昆。”

许成名点头：“只得如此了。”

下午时分，许成名和邓大清在厅上议事，门卫入报：“外面有自称‘洪义堂’会员的人求见堂主。”

许成名望着邓大清：“可能是彭昆派人来了，传他进来！”

邓大清点头：“我们正要找他呢。”

一会，一位尖嘴、猴腮，贼头贼脑的人走进厅来施礼：“小人是彭军师的心腹手下苏小飞，军师令我来禀告许堂主。”

邓大清道：“你可就是那位最善打探、盯梢的苏小飞？”

苏小飞喜道：“你怎么知道，可知我的强处江湖上都已知道了！这正好，当年梁山有位时迁，如今香港又出了大名鼎鼎的苏小飞。”

许成名不想听他哆嗦：“苏小飞，你们军师嘱你带什么话来了？”

苏小飞这才趋前一步：“禀告许堂主，我们军师说近几日‘三山会’可能不会放过你们，要立下杀手，军师非常担心，已派我哥哥苏小枫去‘三山会’探听情报，如得到消息再向你报告。”

许成名道：“请转告你们军师，我们正想和贵堂联手，一起对付‘三山会’。”

苏小飞又道：“对了，军师还说，如果‘三山会’来侵犯贵堂，只要得到消息，马上过来支援，与贵堂共存亡！”

许成名、邓大清相视而笑。

许成名道：“回去转告贵堂军师，说我许某人对他感激不尽，大恩不言谢，唯有同心协力粉碎莫启青称霸香港的阴谋！”

接着，留苏小飞用了餐再走。

苏小飞抱拳道：“多谢了。小的马上回去向军师回话，还要协助哥哥去山道口打探‘三山会’的情报。”

且说彭昆离开“洪群乐”回到堂口，心想“后遗症”虽然抚平了，但莫启青绝不会轻饶“洪义堂”，说不定已在近期筹划下一次血洗梁府的行动。

如此一想，坐卧不安起来，立即宣苏小枫过来，问道：“你知不知道‘三山会’的堂口在什么地方？”

苏小枫回道：“在塘西山道口，一座依山而建的大院彭昆道：“我派你个重要任务，马上去‘三山会’探听，看看近期他们什么时候向我们下手。”

苏小枫领命退出，彭昆又喝道：“慢，宣苏小飞进来！”

一会苏小飞进来，跪拜道：“军师何事叫小的？”

彭昆坐在太师椅上，也不令小飞起身：“你马上代我去一趟洪群乐堂口，对许成名转告我的意思，完了回来禀报。”

彭昆对苏小飞如此这般一番吩咐。

傍晚，苏小飞回来报告，说许成名对军师称谢不尽，发誓与“洪义堂”联手，共同对付莫启青。

彭昆禁不住笑出了声，对苏小飞说：“你哥哥去了多时，虽领了几个人，但多不及你伶俐，你速去山道口附近帮助探听。”

苏小飞得到军师表扬，全身飘然，得意道：“如今香港所有的堂口都道我两兄弟是打探、盯梢的高手。刚才在‘洪群乐’邓大清还赞我们呢。”

彭昆喝道：“得意什么，赞你两句就不知天高地厚，那是我替你说的，还不下厨房吃饭，赶早滚出去！”

这时门外有人报告：“苏小枫回堂了——”

彭昆喜道：“传他进来！”又见苏小飞还站着不动，吼道：“滚！”

刚进门的苏小枫以为轰他，吓得吐着舌头向后退，见弟弟也在里头，才知是误会。

彭昆把苏小枫带入密室，赐了座，问道：“可得到有价值的情报？”

苏小枫落坐，脸上露出得意之色：“报告军师，可以说这情报非常非常之重要。”

彭昆令道：“长话短说，休要婆婆妈妈！”

苏小枫习惯性地用手把头发向后梳，说道：“得到军师的命令我不敢怠慢，立即领了两名小弟兄去塘西山道口‘三山会’堂口附近悠转。没想‘三山会’警卫森严，大门口有卫兵，围墙很高，还加了铁丝网，我们几个只好爬上山去，可站在天桥上只能看到里面出出进进有很多人，房子好像也没有站在近处看起来那么大，这时我就——”

彭昆喝道：“你还有完没完？废话连编，还不只挑重要的说！”

苏小飞道：“是，后来我从天桥上下来。见‘三山会’几个人出门玩耍，象是去逛窑子，我们就一路盯着这两个。后来，两个‘三山会’会员无意中说出今晚半夜要来偷袭我们‘洪胜堂’。”

彭昆惊得从椅子上弹起：“此话可当真？”

苏小飞用手往勃子上一抹：“我以脑袋担保，此话一点不假。那个‘三山会’会员说‘到时早点回去，今晚12点以后还要起床攻打‘洪义堂’，另一个说：当心，隔墙有耳。’我心里好笑死了，哪里是隔墙，明明我只隔他们几步之遥。”

彭昆喝道：“堂口有难，你还好笑！滚下去！”

苏小枫心里嘀嘀咕咕：过去我们在春园街卖鱼可以称兄道弟，如今当上军师就变了。脚还没走几步，彭昆又喝道：“回来，此事还有谁知道？”

苏小枫：“我就跟你说了，连我同路去的都没告诉。”

彭昆点头，口气温和一点：“很好，这事谁也不许告诉，只能我们两个知道。”

话分两头，莫启青夜袭旺发赌楼，事后才知道中了彭昆的圈套。

为了弄个水落石出，从三楼客房部抓出一名“旺发”工作人员拷问，才知道被打死的人是“洪群乐”的成员。从四楼番摊馆逃走的一高一矮两人，

正是堂主许成名与干将邓大清。

彭昆这一招着实的了得，令莫启青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从“旺发”回到堂口，招集黄绍荣、雷进议事，三个人都一筹莫展。

这一次惨败太令人意外了，莫启青自闯荡江湖，从来没有这么栽在对手手中。

三个人沉默良久，雷进先开口道：“这回我们是吃了亏，平白又多了一个敌人，彭昆可能正在暗笑。”

莫启青情绪稍有稳定，叹道：“他要笑就由他笑去，事实如此，没得办法。”

雷进见堂主情绪还是低落，说道：“堂主也用不着这样，我们的失败其实是有原因的。”

莫启青皱眉，表示对雷进的话题有兴趣。

雷进道：“我们这次失败，根源就一点：初来乍到，对香港地形不了解，情报工作没有做好，就这么简单。”

莫启青用手击着桌面：“这话说到点子上去了。所以说，情报工作很重要。从这一系列的事件看来，彭昆对我们的行动仿佛了如指掌，他们的胜利正是占了这点便宜。”

密室里一下子活跃起来。莫启青最后决定，为了鼓舞士气，当务之急是一举剿灭“洪义堂”。士气是一个堂口的灵魂，没有它，干什么事情都不得成功，更不要指望在香港立足称雄了。

黄绍荣、雷进一致赞同堂主的意见。

吸取上次的教训，这回不要再犯“温柔主义”的错误，干脆直捣老巢——去梁府端掉“洪义堂”的窝。

“三山会”会员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江湖，军事素质良好，巷战、阵地战，恶战都有丰富的经验，一旦打起来，绝对一举剿灭“洪义堂”。

在讨论到具体行动时间的时候，三人一致认为应该趁热打铁，不要给彭昆以喘息的机会。现在他正踌躇满志，不会怀疑“三山会”连续作战。

按道理应该立即出发，但此时天将拂晓，白天实行大规模的火併一来影响附近居民的生活，二方面对方也有做准备的机会，最重要的是容易引起警方的注意……诸此种种，莫启青决定次日深夜出发，争取凌晨两点钟全体逃离现场。

为了做好情报工作，天一亮他分批派几起灵活一点的弟兄扮成收卖佬、货郎去水坑口梁府看地形，认面孔，千万不要重蹈旧辙。

三首领计划好了，吩咐部下休息。同时，为提防许成名来寻仇，加强岗哨，大门口架两挺机枪……不过，三位估计许成名来寻仇的可能性很少。他们虽是土生土长的地头蛇，但人数毕竟有限，才六七十条人枪。

果如所料，当日许成名一直没寻上门来，“三山会”会员们睡到中午吃罢饭，莫启青下令继续睡。

老江湖们估计晚上又有行动，一些小头目忍不住向黄绍荣打听。黄绍荣最是个把不住嘴的，只囑道：“我可以告诉你，但千万保密，不与任何人说。”对方嘴里答应着，可还没走几步就告诉了其他人，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到下午时分，全堂口的人都知道晚上攻打梁府。

傍晚时分，一些耐不住睡的，也有三五成群去外面寻欢遛跬，也有交头接耳议论今晚行动。

晚上9点夜餐，莫启青吩咐大家吃饱，席间加了菜，还有酒，但不许喝醉。

去水坑口侦探的人也断断续续回来了，汇报梁府的情况。洪义堂的人在那里进进出出，也没有什么大的异常情况。

莫启青担心的是彭昆再演“空城计”，到了十点又派雷进领几个人去水坑口梁府监视。

深夜12点，莫启青率“三山会”百余人出发，只留几十人守堂口。

为了不引起敌对方面的注意，莫启青让手下装成闲逛的样子，在附近分批乘坐堂口的大卡车去水坑口。

这两部卡车分别是渡轮码头和广州酒家门口劫来的那二辆，后来又经过维修、改装，换了车牌。

凌晨一点，全体“三山会”会员抵达水坑口，将梁府团团包围……

莫启青最后一个到达，卡车仍然在附近停着，准备事后接应。

此时附近的万家灯火熄了个八九不离十，巷子里亮着昏惨的路灯。没有行人，偶有几声狗吠。

莫启青很快在梁府邻家的一堵后墙旁与雷进碰了头。

雷进向莫启青报告，十点半钟他就来到这里，梁府里人来人往，到十一点，基本上全部归家，几乎每层楼上都亮着灯，由此可证实彭昆不会再演“空城计”。十二点正全部熄灯。

莫启青仍不放心：“熄灯后有人出去没有？”

雷进摇头：“没有，因为到了十一点我就派人在正门的巷口里监视。”

莫启青不再多问，吩咐各头领带自己的弟兄进入准备状态。然后领着黄绍荣来到正门。

梁府的正门是一扇铁大门，外围是一些带倒钩的铁栅栏。栅栏内有一名持枪的卫兵坐在天井的石凳上抽烟。

莫启青灵机一动，和黄绍荣商量几句，把衣服一束，头发揉乱，挑起早准备好的货郎担，绕过一条巷，从远处向这边走来，不时还摇一下货郎鼓。

经过梁府大门口，莫启青摸出一包骆驼牌香烟伸进铁栅栏内：“先生抽烟！”

卫兵坐在天井石凳上屁股移都不移，挥着手道：“去去去！！”

莫启青做着哭腔：“先生，可怜可怜借个火，我半天都没抽烟了，火柴完了，这深更夜静的到处关了店。”

卫兵本身是抽烟人，知道烟瘾来了是什么滋味，起身走过来。

莫启青把烟伸到他身边：“抽一支罢，谢谢你了。”

卫兵一眼认出是“骆驼”牌，这在才当时是最高级的香烟，心里一喜，伸手抽出两支，在鼻底下闻了闻，十分惬意的样子，然后装入自己烟盒里。

莫启青哈着腰，叼一支在嘴里，把烟盒又伸进去，含糊道：“再抽一支罢，谢谢你给我解烟瘾。”

卫兵也不客气，抽出一支叼在自己嘴里，擦燃根火柴凑过去给莫启青点烟，冷不防一双手被人掐住，铁箍似的……

这时黄绍荣随后掐住了卫兵的脖子，咬着牙，狠狠用劲……直至卫兵口吐白沫……

莫启青得空越过铁栅栏，在卫兵后背填了一匕首，从他身上搜出一串钥匙，寻出一片最大的开了铁门。

“三山会”的大队人马潮水般涌了进来，按事先布置好的各就各位，将一楼、二楼、三楼、前栋、中间、后栋的每间房子封锁了，一齐向窗内开枪射击。

一时间枪声大作，“洪义堂”成员万没料到会遭突然袭击，有的在梦中丧了命，有的从床上惊起寻不着衣裤，有些习惯裸睡的光着屁股从枕上摸枪还击，但一下就中弹毙命了……

枪声、喊叫声约持续了十几分钟，渐渐地稀少了，最后留下一片寂静，仿佛刚才的枪战不是发生在这里，而是遥远的天外，现在消失在九霄云里了。

莫启青令开亮所有房间的电灯，检查每具尸体，逐个踢裆部验尸，如有没断气的，一律用匕首扎心脏部位，不许开枪。

前栋、中间、后楼，每栋房的一、二、三楼都检查完了，莫启青问道：“谁杀了洪义堂的主要首领？”

黄绍荣举手道：“我杀了堂主梁再堂。”

莫启青又问道：“彭昆呢，彭昆的尸体在哪里？”

一片鸦雀无声。

书接上回，彭昆听完苏小枫的汇报，自知一场血战已无法避免，思想一度陷入了混乱之中……

他捧着头，一会挥着手道：“去罢，有事我会找你的。”

苏小枫道：“军师我们还是逃吧，避过锋芒再做从长计议。”

彭昆突然站起来，一拍桌子，凶相毕露：“住嘴，这里也是你说话的地方？！给我滚，敢走漏半点风声我毙了你！”

苏小枫以为自己功大莫焉，想不到反挨一顿臭骂，悻悻离去。

彭昆心里乱极了，脑子里老是出现今天深夜莫启青来血洗“洪义堂”的幻觉……

打肯定是打不过的；躲，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只要莫启青起了报复之念，就绝不会放过“洪义堂”……江湖是险恶的，从来都是你死我活，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脖子上有什么东西爬动，彭昆忙用手一扫，一个小东西掉落在桌上……定眼一看，彭昆吓得全身子一麻——竟是一条有毒的壁虎……彭昆小的时候天不怕、地不怕，蛇、小老鼠敢捉着玩，墙上的壁虎更是当虫子捉，父母知道了，吓唬他：壁虎咬一口无药治。吓得他甩手就丢，以后看见壁虎就肉麻。

壁虎被彭昆扫落在桌上，迅速摆动着尾巴爬上墙壁。惊魂未定的彭昆一咬牙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随手抓起一块抹布向墙上扑去……壁虎被压着了尾巴，张开血盆似的口反身咬人——这当然是徒劳的。

壁虎反扑失败了，身子一扎，将尾巴甩断，居然奇迹般地得以逃脱，爬上了天花板……

彭昆突然一愣，由此受到了启发，暗忖：我何不学学壁虎，来一个“脱尾”？

主意打定，一条可以把自己身价再往上抬几个档次的锦囊妙计诞生了……

彭昆把苏小飞宣来，令火速去塘西请许成名过来，说有要事商量。

苏小飞领命退下，彭昆又担心太慢，叫住道：“慢，坐梁堂主的车去，速去速回，十万火急，千万要接许堂主过来！”

苏小飞领命去了，彭昆又宣苏小枫来密室，对他如此这般耳语一番。苏

小枫会意，伸出大拇指：“军师这一招高、高，实在是高！”

彭昆脸上闪过一丝阴冷的煞气，咬着牙齿说道：“我要让对我、哪怕只有一丝毫不忠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苏小枫立即单腿下脆表忠心：“小的对军师永远忠诚，出生入死，都愿跟随您的鞍前马后。”言罢，又叩了三个响头。

彭昆得意地摸着拉得很长的下巴：“好，不错，将来香港成了我们的一统天下，我绝不亏待你。下去，集合全堂人员去后堂等着，我马上要训话。”

苏小枫领命去了，彭昆背着手，走到东头梁再堂的卧室。

门关着，里面传来女人的浪笑和梁再堂的淫笑。彭昆毫不犹豫地敲响门：“堂主，是我，有急事商量！”

门开处，一位十六七岁的小女人红着脸低头从彭昆身边走过，留下一股胭脂味令他身全打一个激棱。

六十岁的梁再堂为了求儿子，最近又换了一个小老婆，他还是相信算命先生的话，老来一定得子，世上再难找他这样虔诚的人了。

梁再堂扣好唐装衣扣，请彭昆入坐，自己也在红木雕花床沿上坐了，问道：“军师有何急事？”

彭昆叹道：“刚才苏小枫探得一个重要情报，说是明天凌晨‘三山会’要血洗‘洪群乐’。”

梁再堂愣道：“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彭昆道：“关系大着啦，在江湖上混，义气、信用是立足之本，许成名为我们‘洪义堂’与莫启青结下冤仇，现在他有了难，我怎好袖手旁观？这是其一。其二，目前香港堂口三足鼎立的雏型已基本形成，三者中我堂居中，腹背受敌，一旦许成名全军覆没，局势就定型了，如果能保住‘洪群乐’，还可以缓和。因此，我们和许成名的关系是唇存齿亡的利害关系。”

梁再堂不懂得这样深的道理，肯首道：“那就帮他一把。”

彭昆点头：“正是。弟兄们已在后堂等我们训话。”说着起身。

宽敞的后堂本是梁再堂父亲准备在香港成立梁氏宗祠用的，后因香港多是新客家人，难得一下子连宗，只好一直空在这里。

“洪义堂”二十名新旧会员列队在台前，彭昆和梁再堂走上祭台，全体人员的神色十分凝重。彭昆要梁再堂说话，梁再堂简单地说了几句开场白，主要还是由彭昆唱主角。

彭昆扫视一眼台下，尖起声音道：“弟兄们，据最新情报，‘三山会’要一举剿灭许成名，许成名是为我们与人结仇的，从江湖道义讲，‘三山会’攻打许成名，也等于是打我们！”

彭昆习惯性地把一双小眼睛向下眨巴：“我彭某人无德、无能，但有一身义气、一付热血心肠，弟兄们跟着我，只要有一份好处，我就愿意分成两百份……我始终坚信大家和我的心是一样的。因此，今天我召集大家在这里，希望弟兄们随我一起去援助洪群乐……我也不瞒大家，那将是一场恶战，但我彭某人有信心打赢，弟兄们若对我有信心，就随我去，多多益善，当然，堂口也是要人守的，针对这情况，采取自由选择的办法，不愿去的绝不勉强！”

就在此时，苏小飞在堂外探头探脑，彭昆见状，小声对梁再堂说道：“堂主，许成名来了，我跟他议事，车要用一个晚上。”

梁再堂故做大方地挥手：“用车不要请示我，别忘了吩咐司机小心，不要碰着了。”

彭昆心下冷笑着，离开台上，那边苏小飞报告道：“军师，你吩咐的事小的办完了，许堂主正在大厅等候。”

彭昆鼻子哼着重重的鼻音：“知道了！”因见苏小飞还在背后跟着，吼道：“不会去叫司机备车去？！笨猪！”彭昆骂走苏小飞，果见许成名在大厅坐着，抱拳道：“许兄失礼了，有点急事，恕不迎候。”许成名也起身抱拳：“不敢，不敢，彭兄有何指教？许某人洗耳恭听。”彭昆凑近许成名耳朵：“十万火急，这里不便议事，我带你去个地方。”这时苏小飞跑步过来，垂手报告：“军师，车备好了，在外等着。”彭昆让开道，做了一个手势：“许兄，请——”许成名客气了一回，最后还是走在前头，在大门外上了一辆黑色的雪佛莱。彭昆、许成名、苏小飞坐稳了，司机回过头小声问道：“军师，请问去哪？”彭昆干咳一声，说道：“旺发赌馆。”梁家祠堂。“洪义堂”成员见彭昆说了一半话就离去了，心下好生纳闷，以为余下的话梁再堂会接着说完，谁想梁再堂干站半分钟也离去了。会场开始出现了骚动，有人窃窃私语，不知军师倒底在搞什么鬼。一直不吭声的苏小枫见梁再堂的背影消失在门外，才大声咳了两声，跑上台，用尖尖的声音说道：“弟兄们，刚才军师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要大家自由选择。”沉不住气的喊叫道：“他人都不见了，要我们怎么选择？”苏小枫举起双手做向下压的手势：“静一静，听我把话说完！”台下静了，苏小枫擤了把鼻子：“我们军师考虑得十分周到，为了充分体现弟兄们的意愿，他在现场不方便，所以先去了旺发赌馆。现在我们全堂的人都出去，到了外边各自散开，愿去‘旺发’的去‘旺发’，不愿去的还可以自己回来！”

众人恍然大悟，暗暗佩服彭昆想得周到，一些本不愿去的碍着彭昆的面子也许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现在全没这必要了。

二十名“洪义堂”成员心态各异，有对彭昆怀疑的，也有信任的，更多的还是抱着“混口饭”吃的态度，根本没有什么“称霸江湖”的雄心壮志。

这帮人出了门，苏小枫便叫了几个平日跟彭昆较亲近的，把枪枝、弹药、手雷等物搬上货车，只留下一部分做守卫堂口之用，然后开往塘西旺发赌馆。

苏小枫抵达“旺发”的时候，彭昆一行才在四楼的议事厅里坐定。

由于那天“旺发”遭“三山会”袭击，本赌馆也死伤了一批员工，彭昆安葬了死者，又给家属发放了一笔恤血金，赌馆一直没有正常营业。

彭昆、许成名分宾主坐定。苏小飞奉茶，又见彭昆对他使眼色，便知道是令他下去，于是垂手道：“军师，我下去了。”

彭昆又记起什么，说道：“别走太远了，有事会叫你，没事不要随便进来。”

苏小飞鞠躬道：“是。如果有人找军师我再来通报。”说罢又关上门。

彭昆摇头叹道：“许兄见笑，这些下人都是扶不起的阿斗，连最起码的规矩也不懂。”

许成名道：“哪里哪里，谁能像彭兄这样见过大场面？只怕全香港也找不出几个来。对了，彭兄，你找我来到底有何要事商量？”

彭昆愁苦着眉毛，叹道：“‘三山会’果然还是不敢罢休。今天，苏小枫探得一个准确情报，说是明天凌晨‘三山会’全部出动，攻打贵堂，目的是把‘洪群乐’彻底消灭，得到这个情报，我心里不安呵！”

许成名一听激动起来，脸更加惨白，嘴唇发紫，咬着牙道：“我跟他拚了！”

彭昆道：“许兄不要冲动，静下来听我说话。硬拚是断然不能的，‘三山会’势力大，兵多将足，真正打起来只怕香港都没有对手。”

许成名一拳擂在桌上，茶盏便蹦了起来：“难道我就伸着脖子给他砍？！”

彭昆摆摆手：“许兄听彭某人说一句话，也许可以商议出个万全之策来。”

许成名没有再拍第二下桌了，茶水已湿了他的袖子，这种时候是拘不得小节的。

彭昆见许成名一步步上了他的圈套，说道：“我倒是有个不太成熟的建议：你们洪群乐堂口反正也是租人家的，不如暂时搬到我们旺发赌馆，先躲几天再说。”

许成名道：“这样岂不给你添麻烦了？”

彭昆：“许兄又说别家话了，我早说过，‘洪义堂’跟‘洪群乐’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他要灭你，也是为灭我做准备。因此，我决定和你并肩战斗，共同度过难关，不瞒你说，我已做了动员令，鼓励弟兄们与‘洪群乐’共存亡！”

许成名一下子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外面的苏小飞报告道：“军师，苏小枫来了。”

“让他进来。”

门开处，果是苏小枫进来了，单腿下跪：“报告军师，你吩咐的事全部办好了。”

彭昆道：“起来回话。兄弟们的情绪怎么样？愿不愿和洪群乐的弟兄们并肩作斗？”

苏小枫站起来，望着许成名：“也有愿意的，也有想不通的。”

彭昆点头：“很好，这才正常。五个手指都不会一样齐，何况人心？”

苏小枫趋前一步抱拳道：“经军师来这么一招，凭他什么人心、鬼心都泾渭分明了。”

彭昆骂道：“放肆，这里也是你随便放屁的地方？！”

苏小枫垂下了头：“小的不敢。军师，还有什么吩咐？”

彭昆道：“枪枝，弹药带齐了没有？有没有给家里留了？”

苏小枫：“留了一部份。”

彭昆点头：“好吧，没事了，先把武器弹药抬到四楼放着。愿意来战斗的弟兄先安排在二楼。”

苏小枫道：“二楼过去是餐厅，堆了很多餐桌、椅子。”

彭昆道：“全部扔掉，我们以后不再开餐厅，那是没出息的生意，另外把三楼收拾干净，这些天给‘洪群乐’的弟兄住。”

苏小枫领命下去，许成名抱拳道：“大恩不言谢，彭兄受我一拜！”

彭昆连忙扶起，双方复又归坐，研究如何对付“三山会”，然后许成名回家把手下带到“旺发”来。

许成名离去，苏小枫窃笑，因撑不住，笑出了声。彭昆喝道：“笑什么？！”

苏小枫掩着嘴：“报告军师，我笑许成名那蠢猪，分明是你要利用他来加强保护我们‘洪义堂’，他还感激不尽。”彭昆骂道：“呸，再胡说老子崩了你！”

苏小枫：“是，小的不敢。”

整个傍晚时分，彭昆在“旺发”等人，到了九点多钟，断断续续来了一百余名洪义堂成员。这些人大多数是迷信彭昆的，认为彭昆足智多谋，可以

成一番大事业，只有少数是经不住朋友好心相劝才来的。彭昆对这个数字很满意，洪义堂有这么多精英做基本骨干已经足够了，千军易得，良将难求，有了他们，今后就不愁发展。

十一点以后，“洪群乐”也搬了过来，并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与“三山会”决斗。

是夜，彭昆令苏小飞从桃花园叫来两个红牌阿姑做伴，一夜销魂，又令苏小枫明天一早回堂口探听。次日醒来，开门处，只见门外齐刷刷跪下昨晚过来的那一百余名弟兄……

彭昆当然比谁都明白，哈哈一笑：“起来，起来，弟兄们都起来！”因见众人还是不起，逐个扶起，并说道：“从今以后，我们同生死、共命运，团结一致，成就千秋霸业。历史上我最欣赏两个人；一是项羽，生做雄杰，死为鬼雄，活着就是要活得轰轰烈烈，我相信兄弟们也一定有这雄心壮志，不然也不会跟了我；另一个我欣赏的人物是——”彭昆突然打住了，他不便说出第二个历史人物的名字。

众人既然听了头一半，哪里容得彭昆不说，齐心问道：“军师，第二个你欣赏谁？”

彭昆被逼得没办法了，眼睛骨碌碌一转，说道：“我第二个欣赏的人物是刘备，桃园三结义的三位英雄数他最没本领，靠的是一身义气。我也一样，没什么能耐，文，不会吟诗做对，武，手无缚鸡之力，今后打天下全仗弟兄们！”

这时有人突然提议：“军师，现在梁堂主已经死了，你就出任堂主吧！”

众人异口同声：“军师，做我们的堂主吧！”

彭昆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激动，说实在的，他太想当这个堂主了，自成立堂口以来，洪义堂其实等于是他做主，梁再堂不过是一件摆设。如今，他略施小计，使梁再堂及一些对他怀疑的人全部死在“三山会”的枪口下……那么，堂主的位置无论是名义还是实际，都毋庸置疑是他彭昆的了。

众人见彭昆久久没有答应，一齐又跪下来，异口同声：“军师，答应我们吧，‘洪义堂’不能没有堂主！”

彭昆脸上貌似平静，心里却在翻江倒海，反复权衡利弊，最后，他一咬牙，决定不戴“堂主”的桂冠……

彭昆马脸上的肉搐动着，突然骂道：“你们这些混帐还是人不是人？！”

众人一愣，面面相觑。

彭昆咬着牙，声泪俱下说道：“我以为你们都是我的知己、患难弟兄，没想说出来的话这样令我伤心，梁堂主尸骨未寒，就要我当堂主，你们还是人不是人？这事一传到江湖上，我彭昆岂不成了无情、无义、无仁、无德的败类？！”

众人都红着脸，垂下头不敢吭声。

这时苏小枫站起来，抱拳道：“军师息怒，弟兄们本是一片好意，认为应该有位堂主，只好推举你，没曾想更深的一层意义，还望军师海函。”彭昆装成很气的样子，挥着手，垂下头，语气也温和了：“都起来吧，我太冲动了，不该责备弟兄们，只怪我自己没说清楚。弟兄们的心意我领了，今后这付担子还是由我挑，只是不许叫堂主，叫军师也行，叫大哥也可以，叫老彭也要得。我们‘洪义堂’永远只有一个堂主——我们的梁堂主，自成立之初，他出资鼎力筹办，才有了今天。今天梁堂主虽死了，但我们花的钱是他

的，这栋旺发赌馆也是他的，我手中的武器也是用他的钱购买的。饮水思源，江湖上最重的是道义、是义气！懂了没有？”

众人起来，齐声回答：“懂了。”彭昆嘴角浮出一丝笑，点头道：“好，今后谁也不许再提选堂主的事。”

彭昆很得意，这一干手下，都被他轻而易举哄住。历史上，他最欣赏的人物并非刘备，而是曹操，曹操是最善谋权、最懂驭人的，挟天子而令诸侯，借用别人现成的名望、势力而谋天下，一生不自封为王，至死，只是个“丞相”称谓。彭昆欣赏曹操的足智多谋、残忍及欲霸天下的大志，爱屋及乌，甚至连曹操的多疑他也欣赏。众人下去，彭昆把苏小枫召入室内，赐坐，发问道：“我昨晚吩咐你的事可做好了？”

苏小枫起身：“启禀军师，按你的吩咐，我一早就回了堂口，好惨啦，铁门大开，满屋横尸，血流满地，一遍狼籍，真是好渗啦！”

彭昆点头，问道：“有没有活着的？”

“绝对没有，每一具尸体上最少三四个枪弹眼，莫启青这回抱定斩草除根的打算，还验了尸呢，他哪里料到军师您使了一个，‘壁虎脱尾’之计。”

彭昆凑近问道：“梁堂主的尸体你见了没有？”这才是他最关心的。

苏小枫咧着牙齿道：“恭喜你啦军师，我特意地就查看了梁堂主一家，一个不漏死在堂口里，嘻嘻，梁家的一切财富都成了军师您——”

彭昆“嘿嘿”一笑，立即又拉下脸来：“不许你胡说八道，什么你的我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洪义堂’的！对了，下面如何议论我了？”

苏小枫道：“弟兄们这回都服了军师了，死去的那些人都是意志不坚定的家伙，都说死得好，不忠于军师的人就是这下场！”

彭昆骂道：“放屁！你下去告诉弟兄们内部的事不许随便外传。这回我们‘洪义堂’损失惨重，死去百多兄弟，连堂主也死了，这辈子我彭昆从此立下志向，誓与莫启青不共戴天，一定消灭‘三山会’，替梁堂主及死去的弟兄报仇！”

“是，小的一定照军师的旨意传话！”

彭昆干咳一声，又问道：“除了我们内部，外面人对我怎样议论。”

苏小枫道：“惨案才发生不久，没有多少人知道，就二楼‘洪群乐’议论到军师。”

彭昆转动着小眼睛：“噢，他们私下议论我了？”

苏小枫道：“启禀军师，那邓大清在私下里跟许成名说，彭昆非常了得，这一计用得绝了，可谓一箭三雕：第一谋得了梁再堂万贯财产；第二清除了堂口内对你不忠的势力，从而取得了绝对的权力；第三，又缓解了与莫启清之间的紧张关系。”

彭昆道：“这邓大清还不错嘛，难为他也能想到这一层。还有没有听到别的？比如说，怀疑我利用他们？”

苏小枫搔着头：“小的不知。”

彭昆叹道：“说明你的情报工作做得还是不到家。既然邓大清能分析出什么‘一箭三雕’，那么，他就不可能不怀疑我在利用他们，这情报才是更重要的。”

苏小枫道：“小的该死，小的没有探听到更有用的情报，望军师恕罪。”

彭昆道：“知道就好，今后更要加倍努力，下去吧。”

苏小枫退下，苏小飞随后入报，“报告军师，许堂主求见，说有要事商

量。”

彭昆心下一惊，预感到许成名这次见他不是什么好事，问道：“还有谁？”

苏小飞抱拳：“启禀军师，许堂主还带了邓大清。”

彭昆的马脸飞起一层疑云，猜不透许成名此来何意，说道：“知道了，有请许堂主。”

第十二章 喋血洪门会

话说许成名住进了“旺发”，一面令手下枕戈待旦随时准备迎战莫启青，一面对彭昆感激不尽。

邓大清见堂主太相信彭昆了，把心中藏了很久的话说了出来：“堂主，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三山会’跟我们并无太大过节，我觉得他们没理由穷追不舍，而且彭昆这个人，我们对了解不深，今天的事我总感到有点蹊跷，我们不能太相信别人了。”

许成名道：“你这就是多疑了，彭军师已说得很明白，‘三山会’欲称霸江湖，先从小的、弱的开刀，谁让我们才几十条人枪？”

邓大清见许成名不爱听，知道不拿出事实是说服不了他的，叹道：“我说多也没用，让事实来证明好了。我们堂口也留了几个人，莫启青是不是真来打我们，明天一早就真相大白了。”

许成名觉得此话有理，不再夸赞彭昆，专等明天消息。

是夜旺发赌馆无事，一早，堂口负责留守的小头目毛国青来报：“启禀堂主，昨晚平安无事，不曾有‘三山会’来骚扰。”

“知道了。”许成名望着邓大清：“军师，这……？”

邓大清问道：“可曾有人鬼鬼祟祟在附近活动？”

毛国青揖道：“绝对没有。因担心袭击，我下令把门关紧，在附近暗处窥视，一夜不曾合眼。”

邓大清点头，收回目光，对许成名说道：“我就知道彭昆一直在耍弄我们，据这两天的观察了解，‘三山会’可能跟‘洪义堂’有不共戴天之仇，早有心灭亡之，彭昆用计谋把我们拉扯进来，正在玩什么把戏。”

毛国青插嘴道：“启禀堂主，今天我听到一个消息，说是水坑口发生了黑道火併。”

邓大清眼睛一亮，急问道：“是不是‘三山会’在水坑口跟‘洪义堂’打起来了？”

“小的不知详情，只听说一方面毫无准备，被动挨打，结果全部死了，十分凄惨。”

邓大清拍着大腿道：“一定是彭昆事先得到情报，领了一部分人来到这，还拉上我们做陪！不用猜了，一定是莫启青去打‘洪义堂’！”

许成名似有听悟，正欲开口，外面十分热闹，像出了什么大不了的事。

邓大清指示道：“毛国青，你出去看看倒底出了什么事。”

“是，小的就去。”

俩人目送毛国青出门，许成名试探地问道：“军师，‘洪义堂’的人大概在议论什么？”

“据我估计，一定是水坑口昨晚出了事，引起了这边的轰动。”

“噢，他们也知道得这么快？”

“这不奇怪，彭昆肯定派了耳目一早就去刺探了。”说到此处，邓大清摇头叹道：“彭昆真是厉害角色，我几乎把他忽略了！”

接着邓大清又发表了不少对彭昆的猜测和看法，把他想像得十分可怕。

许成名听得毛骨耸然起来，说道：“彭昆如果真如你说的那么厉害，那将来香港的天下必是他的无疑了，总之我还是有点不信，非要看到事实。你们做军师的人历来就是喜欢捕风捉影，联想能力非常丰富。比如一听说水坑

口发生火併，你这里立即就联想到是彭昆用了什么‘壁虎脱尾’之计。”

“堂主的话也有道理，但愿我的分析只是‘捕风捉影’，好罢，一会毛国青回来就清楚了。”

这时门外有人说话，正是毛国青。

毛国青进来，看看屋内，见无外人，问道：“堂主、军师，刚才苏小枫到这里来干什么？”

许成名惊道：“没有呀，我这里没人来过，你走后一直就我和军师两个。”

“一定是彭昆派来刺探情报的，”邓大清拍着桌子道：“糟了，我刚才谈了很多重要的问题，毛国青，你可曾看得仔细？”

“回军师，我看得很真切，是彭昆手下专管情报工作的苏小枫。我出门时恰好碰见他，我问了一句，他说是来见堂主。现在我回来，又见他还在门口。”

邓大清点头：“知道了。这事先丢一边，以后小心就是，你快把在外面探听到的情报一一汇报。”

“是。”毛国青道，“军师的估计果然没错，昨晚莫启青血洗了‘洪义堂’，打死梁再堂及百多名手下，单单留下彭昆和他的心腹手下。”

许、邓面面相觑。

“军师的‘捕风捉影’果然有点奇功，我服了，服了！”许成名连连叹气：“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邓大清沉思片刻：“此地不宜久留，彭昆太阴险了，说不定那天我们全堂遭他的暗算都还蒙在鼓里。”

许成名点头。

“刚才我说的话苏小枫肯定已经告诉了彭昆。这样一来，彭昆既然明白我们已经识破了他，若告辞肯定不会强留。”

许成名越想越憋气，一拍桌子叫道：“我非要当面撕下他的面皮不可！”

“万万使为得。”邓大清道，“这样子伤了和气在其次，主要让他看穿我们的底。江湖上大凡直来直去没有城府的人都是被人小瞧的，大智若愚，干脆装傻瓜，使对方摸不着底细是最好的方法。”

许成名道：“这口气太咽不下了。”

“咽不下也得咽，这才是江湖。”

“我们死去那么多弟兄，安葬费加亲属的抚恤金用去不少，堂口的经济都亏空了，应向彭昆要，可是又不知如何开口。”

“这个——”邓大清想了片刻，“当初在签订协议时，书面上都明文写了伤亡自负，现在是没有理由找他的，我们只能哑巴吃黄莲，打掉牙齿往肚里吞。”

“唉——”许成名叹道，“我们中彭昆圈套了。”

“当初我也没意识到他有如此厉害。不过，彭昆若是有点道义的话，是该负点责任的。不如这样，我们向他提出借款，把理由说得充分点。”

许成名站起来：“好吧，就这样了，我们俩一起上去。”

从二楼至四楼，一路都有“洪义堂”的人悄悄在暗处窥视。

守在客厅外的苏小飞一见许成名两位，立即通报，接着传出话来：“我们军师有请许堂主、邓军师！”

彭昆不知许成名此来何意，忙用茶水搽于双目充做泪水，见许成名进来，纳头便拜：“许堂主，我好苦命啦，梁堂主，还有许多弟兄昨晚全死在莫启

青手里……”

许成名一时乱了方寸，求助地望着邓大清。

邓大清知道彭昆在“做戏”，而此时他没有半点心思玩游戏，说道：“人死不能复生，彭军师应该节哀，保重贵体，尽快振作起来替死难的弟兄们报仇才是正事。我们洪群乐近来也是多灾多难，幸亏有彭军师的悉心照料，在此表示感谢。”

彭昆静心听着邓大清的每句话，当他作揖施礼时，也敛起了哭相抱拳还礼。

邓大清接着说：“俗话说‘长安虽好不是久住之家’，堂主和我商量好了，准备就此谢过，向你告辞。”

彭昆原以为许成名一见面就会劈头盖脸当面揭他的疤，因此准备用一脸哭丧搪塞，没想到他们表现得十分沉稳。只好邀两位入坐以掩饰内心的不安：“请坐，请坐……”

许、邓落坐，彭昆搓着手：“两位既要告辞，想必有你们的理由，彭某人也无权干预，只是让你们吃了亏，内心不安，以后若有用着之处，将万死不辞。”

彭昆的这些话既是试探，也是虚套，没想这给邓大清寻着了缺口，双手抱拳：“多谢军师，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不瞒你说，因上次本堂伤亡惨重，安葬费用、亲属抚恤花销不少，加之才购了军火，‘洪群乐’其实只是一个虚架子，早已亏空——”

彭昆立即明白他的意思，忙打断：“贵堂不是收了好些地皮保护费？怎么……”

邓大清连连摇头：“保护费毕竟是有限的，我总不能连人家的店铺都要了，如今全港的经济不景气，三家妓寨的生意好一点，可是已经把明年的费用都收了。我们小堂口，怎比得你们大户大家、财大气粗、拔根毫毛都比我们的腰还粗。我和堂主商量的，正要向军师开口，先借一万大洋，待生意好了，连本带息一并奉还。”

彭昆叹道：“难得两位这么抬举，向我开口，不说其他，光这句话就值一万大洋，哪里还敢企望利息？可惜的是‘洪义堂’其实只是个空架子，金玉其外，败絮其内，加之昨晚天降大难，梁堂主及百多死难的弟兄总不能暴尸野外，因此只能愧对两位的真诚相求，不过话又说回来，既是贵堂第一次开口，彭某人虽无德无能。‘道义’二字还懂的，我这里有一条现成的生财之道愿拱手让出。”

邓大清抱拳：“赐教。”

彭昆屏退左右，附着许、邓耳朵：“请问目下香港除了塘西风月地，还有哪些场所富得流油？”

许、邓不解，摇头表示不知。

“码头。”彭昆说道：“香港是世界闻名的天然良港，从上环到湾仔再到北角，这一路的码头不知有多少。干黑道这行，最终的发展趋势必须向海岸靠拢才是立足之本。由于各处堂口才成立不久，大多数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贵堂来个先下手为强，待别人醒悟过来，你们已经捞足了！”

邓大清咬紧嘴唇，说道：“这当然是一条好路子，只是各码头也有联络，牵一发而动全身。”

“不怕，”彭昆道。“就湾仔码头由钟盛富组织了一个‘洪义勇’，全

是一盘散砂，也没多少人枪，不堪一击。”

邓大青起身：“谢谢彭军师指点。我们告辞了。”

许、邓走后，苏小枫从后门闪出，问道：“军师，你真要把一块肥肉让给别人？”

彭昆皱眉，说道：“我要你退开，原来你还偷听，臭小子，谁让你这么干的！”

苏小枫嘻嘻笑道：“启禀军师，我习惯了，是你经常教导我多长几个心眼，我觉得码头确是一块肥肉，我们应该上，不能让给别人。”

“你懂个屁。码头虽是块肥肉，你以为是很好吃的？你等着瞧吧，只要‘洪群乐’一开了斋，全香港的堂口立即盯上去，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厮杀就要开始矣，我们只须在暗中观战，砺兵秣马，养精积锐扩充势力——要知道，到最后胜利才能称王！”

苏小枫尖声大笑，伸出拇指：“原来军师又有了妙计，高、高，实在是高！”

彭昆得意地刮着苏小枫的鼻子：“你小子跟着我没错，有你的好处。”

“我一定忠于军师、替军师买命，随时随地都愿献出生命。”

“我也不要你献什么命，给你两大任务完成就行了。”

“请问哪两大任务？”

彭昆道：“除了打探外面的情况，更要注意内部，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内部的敌人比对面的敌人更危险。因此，谁在背后议论我或有不满意情绪，你要一字一句记准，随时向我汇报！”

“是，小的记住了！小的马上盯梢许成名去。”

苏小枫从四楼下来，装成串门，一路来到二楼。许成名、邓大清回厅里坐下，感觉到后面跟了人。邓大青吩咐毛国青“你去外面守着，直言告诉苏小枫，说堂主与军师在议事，拒绝一切外人！”

毛国青转身退下，许成名道：“我们已吃过彭昆不少的亏，他这次会不会又玩什么花招？”

邓大青并不直接答话：“不瞒堂主，我早就有去码头发展的打算，正如彭昆所说，将来那里必是众堂口的必争之地。这回他没有骗我们。”

许成名松了口气：“既是这般，我就放心了。出谋划策的事你多担当些，凡打打杀杀由我来管，总之，虽不能成就一番霸业，起码也要立下足来，不被人家吃掉。”

“堂主说的极是。”邓大清道，“就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不能再拖了，马上采取行动，从上环出发，一路向东发展，向所有的船泊、集装箱公司、码头工人抽取保护费，有了钱，还可就地扩充队伍。”

许成名道：“好，立即行动！”

话说陈余祥在香港率先成立“洪胜堂”，为的是团结各行各业的力量以备发生纠纷时作为后盾，评一个公道，旨在天下人共享太平，不受邪恶势力的欺凌。

没想到，香港非但没有因此而“太平”，事实上，自从这弹丸之地出现十几个堂口之后，过去那种个人与个人，或者少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争斗已转化为堂口与堂口之间的斗争，动辄刀枪相见，一时间，太平山下刀光血影、冤冤相报最先是上环渡轮码头的“洪义堂”与“三山会”之争，造成十几名“洪义堂”会员尸横海边，由于系黑道与黑道之间的恩怨都没有报官立案，

待警察闻讯赶到时，十几具尸体已被海浪卷走。此事不了了之。

接着，旺发赌馆的保镖向科武、曾英勇尸横桃园妓寨门口，幸亏著名华人议员伍平为了掩饰自己的桃色丑闻，也将此事掩过。

到了“三山会”在旺发赌馆与“洪群乐”大火併，这事再也无法掩饰了，引起了香港皇家警察的注意。谁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三山会”与“洪义堂”在水坑口再次火併，死伤无数，特别是太平绅士梁再堂魂断江湖，皇家警察不得不出面弹压……

皇家警察署署长麦当汉率领 300 名训练有素的皇家警察，依仗精良先进的武器装备，日日夜夜在香港的每一条主要干道上巡逻，同时，对“三山会”、“洪义堂”成员实施大规模的搜捕……“三山会”的莫启青、黄绍荣、雷进；“洪义堂”的彭昆、苏小枫、苏小飞都是通缉的“要犯”，《中国新闻报》等几家主要报纸都登有他们的通缉令，悬赏缉拿。莫启青、彭昆等人不得不暂时隐蔽回避势头。

“三山会”与“洪义堂”的血案正在清查中，香港各码头又起风云。

起因是洪群乐为了扩充势力，率先把手伸向码头，并捞得一定的好处，于是各堂口眼红，蜂涌而上，一时间烽火连天，战事连连，天天有命案，日日闻枪声……

麦当汉忙得焦头烂额，向港督提出请求，希望女王陛下增派警察，一场更血腥的“反黑”扫荡战开始了。

麦当汉采取了“打进拉出”加“地毯式扫荡”的战术，对各堂口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一时间，轰轰烈烈的香港洪门组织大多偃旗息鼓，由公开转化为地下……如，“洪义堂”的公开身份是旺发赌馆业主；“三山会”是省港航运服务公司……麦当汉为了彻底抑制这些帮派势力，在每一个堂口都安插了警探，一有情报及时汇报，皇家警察便能在半个小时内组织一批警力驱车赶到。凡抓住闹事者，抓去当众“笞藤”。

在这场暴风骤雨式的血战中，自始至终体肤未伤的堂口唯有“洪胜堂”。

一来“洪胜堂”堂主陈余祥以“仁义”为办堂宗旨，避免了在江湖上与人发生正面冲突；二来，“洪胜堂”藏龙卧虎，既有文武全才陈百威，又有足计多谋的军师文贵，更有在江湖上“名声”看好的陈余祥；除此外，“洪胜堂”本身实力非常雄厚，在各堂口天天忙于争斗厮杀的日子里，他们把精力全部用在习武、练枪上，对胆敢侵犯他的势力造成了一种无形的威胁。

对目下的这个局面，陈余祥感到痛心疾首，常常自怨自叹，并准备筹备一个大会，把香港所有堂口召集起来。军师文贵劝道：“堂主，你这是何苦呢？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们要自讨苦吃与人打斗惹上一身麻烦与你何干？”

陈余祥摇头道：“当初若不是我率先创办了‘洪胜堂’，也就没有今天的腥风血雨，生灵涂炭。”

文贵也摇头苦笑，对陈余祥近乎愚蠢的“仁义”感到不可救药，不无讥讽道：“堂主大约是看《水浒》入了魔，学宋江的‘愚忠’到了家！”

“我哪里能与宋江比，”陈余祥不认为文贵在讥讽，因此一本正经道。

“试想，宋公明手下 107 人谁都比他有本事，但谁都服他，你说，他靠的是什么？无非‘义气’二字。世界上最难学、内涵最深的也就是‘义气’二字，学成了，比任何十八般武艺都要管用，如果我能及得上他三分之一就足够了。”

文贵冷笑道：“我看堂主比宋公明有过之而无不及，姓宋的毕竟还提出‘只打贪官不反皇帝’的口号，可我们的堂主连不共戴天的仇人都能容忍！”

坐在旁边的陈百威本来一直保持沉默，但此刻见文贵竟敢挖苦堂主，再也沉不住气了，说道：“我们堂主是宋公明，若这样比起来，那么吴用非文军师莫属了。这到很像，军师的谋略实不在吴用之下。不过，据我所知你还有一点不像‘那点不像？’文贵见陈百威把他与吴用比较，十分得意，又说他还有一点不像，也不往深处想，只顾问了。

陈百威道：“吴用对宋江从来是言听计从，没有二心，更不会说不礼貌的话。”

文贵一时脸红，说不出话来。

陈余祥见状很过意不去，忙圆场：“你们俩这是怎么啦？都是自家人！”

陈百威不顾这些，站起来只说自己的：“堂主说得好，江湖上最难写的是‘义气’二字，远的不要说，单讲目下，本堂若不是遵守堂主的堂规，也跟着彭昆他们一起加入到打打杀杀的行列，今天弟兄们能有这般安稳吗？？”

何南、傅灵华、文贵等人面面相觑，似有所悟，都叹道：“说得有道理。”

陈百威道：“不是‘有道理’，而是很有道理，江湖上能坚持到最后的，有史以来，并不是那些争强好胜的，往往那些忍辱负重、义薄云天的英雄好汉最终得到天下！这些天堂主与我商量，针对目前的不利局势，想筹划一个洪门大会，把全香港各堂口团结起来，旨在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争斗。这想法很不错，若成功了，在香港江湖史上是第一件功德大事，不仅对堂主本人，对我们整个‘洪胜堂’在江湖上的威望都会有所提高！”

文贵听到此处，不觉也点起了头，赞道：“堂主这一招实是明智之举，我支持！”说罢，又小声与旁人议论：“若这件事办成了，堂主对江湖的贡献真可谓功德无量！”

陈余祥脸上泛起了红光，抱拳施礼：“我陈某人一心想着的只是江湖上各堂口弟兄们的共同利益，并无功利名望的念头。凡江湖上沽名钓誉之人，都不是真正的好汉。实不相瞒，我筹办的洪门会并非我的独创，而是受洪门前辈的启发。早在雍正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陈近南、蔡德忠、万云龙在湖北白鹤道观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洪门大会，也叫‘红花亭’大结义。这次陈某实乃拾人牙慧，惭愧都来不及，怎敢承望‘功德’二字？”

众人见陈余祥说得十分诚恳，都打心里敬佩，连经常认为不及陈百威一半的文贵对他也产生了敬服。

陈余祥接下来把自己的打算及计划全部说出来，并分派任务，印好邀请书分送到每一个堂口。

这次的洪门大会宗旨是希望所有的堂口都参加，地点定在宵箕湾晒鱼场，原因是那里临海，地势偏僻，不会引起警方人员的注意。

邀请书由傅灵华起草，待分发时再由陈余祥一份份签名。

经过几次反复修改，大家认为没有问题了才定稿，邀请书写得十分诚恳，出发点相当明确，只要是正经江湖人，看了这份邀请书都不会放弃这次洪门大会。

最后在选地址的时候，陈百威发表了她的看法，他说：“我相信绝大多数江湖人都是忠肝义胆的好汉，但是，也不能保证完全没有奸佞之徒，有史以来，江湖豪杰层出不穷，江湖败类也不乏其人，我建议把邀请书上的地址写成湾仔码头，待集合完毕再乘船过箕箕湾。”

文贵第一个鼓起掌来：“副堂主这个建议很好，凡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各堂中只要出一位江湖败类，通报警方，那可就麻烦了，依我看邀请书上的地址最后注上西营盘或上环，这样一东一西，距离越远，安全系数越大。”

陈余祥点头表示赞成。

全香港目前一共大小十六个堂口，有人提出不能让彭昆参加。陈余祥则认为“洪义堂”是香港三大堂口之一，不能缺他。

各人于是携了“邀请书”分头去散发。

果如事前所料，陈余祥的建议在香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都说这个“洪门会”早就该召开了。夸赞陈余祥的人亦不少，其中“三山会”的莫启青、“洪群乐”的许成名等六七个堂口回了贴，感谢陈余祥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凡事都有正负两面，就算陈余祥筹办这桩有利于江湖的大好事，竟有人为此而惶惶不可终日。

彭昆自从接到陈余祥的“邀请书”，心中的一股无名之火就压不住地往上窜。

本来这一场江湖大混战偏就“洪胜堂”没有损兵折将，对此他心中就有了几分嫉妒，加之现在再来这一招，事成后，“洪胜堂”在香港的地位与威望将与日俱增……

妒嫉之心人皆有之，但凡马面之人的心胸更加狭窄，彭昆哪里容得下别人远远超过他。

次日，彭昆令苏小枫四处打探各堂口对此事的反应。

中午，苏小枫从外面回来，把外面听到的反应都如实说了，什么“如盼甘露”、什么“陈堂主功德无量”、什么“办了件大好事”……苏小枫因不知彭昆意图，说话时也带着赞赏的感情色彩，说到最后，冷不防双颊挨了重重的两耳光……

苏小枫叫道：“哎哟，你打我……？”

“我还要杀你！”彭昆说着，又扇来两耳光。

苏小枫捧着脸，发现彭昆的马脸变成了紫色，牙齿把嘴唇咬得出血，才知道自己表错了情。

彭昆恶狠狠骂道：“吃里扒外的臭小子，你敢赞我的仇人，我就扒了你的皮！”

“小的不敢，”苏小枫道，“小的还有一事不知，望军师告诉：陈余祥召开洪门大会，是不是对我们不利？”

“是呵，非常不利，”彭昆叹道，“如果洪门大会一旦成功，从此‘洪胜堂’的声望在江湖上名声鹊起，陈余祥的名字将如雷贯耳。你是知道的，我们‘洪义堂’经过这一场折腾已元气大伤，和别人本来有了差距，如果让陈余祥的阴谋得逞，我们称霸江湖的大业岂不遥遥无期？”

苏小枫点头：“小的这回明白了。”

彭昆望着他摇头叹道：“陈余祥、莫启青都有得手的手下，偏我是单人独马，养了你们这些不中用的废物。”

苏小枫搔着头皮：“启禀军师，这样才好，我听人说军师嫉贤妒能，万一‘洪义堂’有人超过军师，军师容不下的。”

彭昆马脸拉长：“谁说的？！”

苏小枫回答：“‘三山会’、‘洪群乐’，还有好多堂口的人都这么说，

还说陈余祥筹办大会也会遭你妒的。”

彭昆道：“那是别人造谣中伤，你们不要听。”

“是，我们不听。”苏小枫一会又问道。“军师，陈余祥对我们如此不利，是不是——”

沉思中的彭昆点头：“是的，我是绝不允许陈余祥顺利举办洪门大会的！”

“可是我们将少兵寡，怎是他们的对手？”

彭昆挥着手：“你不要管，给我去请伍平议员来，我自有道理。”

“是，小的便去。”

“慢，把苏小飞叫来见我。”

苏小枫答应着，出门时阴阳怪气吆喝：“传苏小飞，军师有令！”

苏小飞即刻进来，单腿跪地：“见过军师，请问有何吩咐？”

彭昆抬手，示意他起来：“你去桃花园接笑笑小姐过来，用我的小车。”

苏小飞一听要去妓寨，立即来了精神，嘻嘻笑道：“笑笑？嘻嘻，我就去请。”

彭昆不悦道：“到了那里，不许这样跟笑笑说话，要正经一些。”

“是，我一定正经和笑笑小姐说军师想她。”

“不行！要跟她说上回谈过的事军师已经想清楚了，请小姐过来详谈。如果叫不来她，小心你的头。滚！”

笑笑小姐是当今红牌阿姑，年方二十，不仅人漂亮，且能歌善舞，许多达官贵人对她十分着迷，但真正到手的人却聊聊无几，正因为这样，她的身价越来越高。

在与笑笑交往中，彭昆了解到笑笑确是不一般的妓女，难怪那么多男人对她着迷。于是问她：“吊起来卖虽能卖好价，但时间一久，水果失去新鲜就不再值价了。”笑笑是位极聪明的女人，立即知道彭昆的意思是一旦她人老珠黄之后怎么办，笑笑叹道：“我也深知这个问题，内心虽有良策，却苦于无人鼎力支持。我本指望伍平能帮我一把，可他太顾忌自己的名誉地位，所以我和他的关系始终停留在普通朋友份上。”彭昆听得，问道：“你说的是不是想开家妓寨？”笑笑喜道：“看来你虽其貌不扬，到还算是个善解人意的男人。”俩人于是有了话题，越说越投机。原来彭昆也有意开一家妓寨，用旺发赌馆的整层楼面做地盘，但无在行的人选，如今遇上了笑笑，真可谓是西门庆逢了潘金莲。谈到最后，想不到笑笑十分辣手，说她还是黄花闺女，如果谁愿帮她，愿献出贞操，终生奉侍，但妓寨只能是她个人的，待生意好了，再奉还借款。彭昆的意思只是利用罢了，哪里容得笑笑拿他的钱，住着他的楼替自己做事呢？最后他也回敬笑笑：“小姐如果真是这样好高骛远，我看你的贞操只能进棺材。好在天下女人很多，没听说有干死的男人。”

从那以后，彭昆再没去找笑笑。但听说伍平仍对她一住情深，现在若要争取伍平，当然只能用笑笑这张牌。

旺发赌馆与桃花园离得十分近，且有雪佛莱小车迎接，有顷，笑笑就来了。

先是苏小飞的报告，接着是高跟鞋叩击楼道的声音，然后不见其人，先闻其声：“啊呀呀，彭军师不知错了哪一根神经，今天突然想起了我！”

听着那嫩嫩的、颤颤的声音，彭昆身子就酥了，喝退左右，迎了上去彭昆携着笑笑的手，但见五个指头如莲藕般粉嫩，手背上四个小小的肉窝盛满诱惑，捏在手里耐不住放在口中吻了一下。

笑笑轻轻地把手抽出，不失体统地和彭昆保持一定的距离坐下。看得出来，她是老于此道的，不知有多少嫖林高手想占便宜都未能如愿。她深谙男人的心理，如果一下子就到手，他反而觉得索然无味。

彭昆此刻没有太多的时间调情，单刀直入：“笑笑小姐的要求我考虑清楚了，本堂愿意让出第三层给你，另暂借一万大洋供你做前期启动资金。”

笑笑心下一愣，感到太突然了，以她多年的经验，知道彭昆并非是那种把美色看得高于一切的男人，点燃一支雪茄，吐了串漂亮的烟圈，冷冷说道：“什么条件？”

彭昆咽着口水道：“别说那么难听，难道不许我向你献殷勤？”

笑笑冷笑道：“彭军师别绕圈子了，男子汉干脆点。说出来你的条件也许我还得做出一番考虑。”

彭昆敛起笑容：“爽快。好罢，我也不转弯抹角了。我有件事，欲求伍平，多余的话我不说你也知道，总之要让他舒舒服服，乖乖地听我的话。”

“我道是什么难事呢，原来是这样，”笑笑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我可以答应你，但不许你耍赖，起码得立下一个字据，最好还要有伍平做证。”

彭昆道：“果然是个厉害角色，我都答应你，只要令我们伍议员满意。”说着色迷迷地靠了过去。

“都说笑笑小姐难得，象天上的星星月亮，只可以看，摸不到，今儿个我非但要摸一摸，还要搂抱搂抱。”

笑笑在彭昆怀里风情千种，半推半就：“彭军师，我劝你不要近我，天上的星星、月亮是专给人看的，摸就没意思了，很冷的。”

彭昆笑道：“你怎知星星、月亮很冷，莫非你上了天不成？”

笑笑嗔道：“亏你还是军师，连这个问题都不懂。有一首诗这般写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这里说的再明白不过了，高处是最寒冷的。”

“我差点忘了，笑笑小姐还是位女诗人，为这，我也非得给你‘打印’不可，也不枉认识你一场。”

“打印”是江湖行话，和女人发生肉体关系之意。彭昆撩起了欲火，就要造次，突闻门外咳嗽声，接着是苏小枫的声音：“报告军师，伍议员驾到！”

彭昆忙把笑笑往室内推，一边说道：“委屈你啦，一会我放你出来。”一边又高声对外面叫道：“有请伍议员！”

伍平今天的打扮是一袭长衫，一柄文明棍，一顶礼帽，一副金丝眼睛。自从梁再堂去世，伍平应彭昆之邀也曾来过两次，但关系仅仅留在表面，没有往深处发展。

彭昆把伍平迎进厅里，沏好茶，喝退手下，像多年不见的好朋友一样挨着坐在沙发上。

彭昆先“嘿嘿”地傻笑两声，算是招呼，然后也不谈正事，只附着耳朵小声问道：“议员这辈子玩了多少女人？有没有三百个？”

伍平先还有点顾虑，见彭昆一脸认真，笑道：“我跟你不同，不贪多，只重质量。”

彭昆“哈哈”大笑，和伍平亲近了几分，搭着他肩：“我和议员一样，不贪多，只求精。”

伍平果然来了兴趣，凑过头：“你玩过哪些红牌阿姑？”

彭昆于是把广州酒家、桃花园、金陵酒家的红牌阿姑数了一遍。

伍平拍着肉乎乎的巴掌笑道：“我也是，她们也是我的朋友。”

彭昆突然叹气：“不过这些红牌阿姑再漂亮也顶不上一个人。”

“谁？”

彭昆偷偷地瞅了一眼伍平，说道：“笑笑小姐……不瞒你说，我对笑笑小姐非常着迷，可惜总是不到手。”

伍平听到这里，也是一脸懊丧，使劲地搓着手。

“伍议员，你认为笑笑小姐好不好？”

伍平叹道：“好是好，可老是得不到，这小娘子太会玩男人了，我对她可算是捧足了场，到今天为止，连手指头都没碰过。”

“有这种事？她总不会是黄花闺女吧？”

“听说还是的。唉，想得到又得不到这滋味太难受了。”

彭昆见时机已到，试问道：“议员，听说笑笑心气很高，说谁能够支持她办妓寨就愿意委身谁，可有这事？”

“有。她和我谈过多次，并不是我舍不得花几个钱，只要能得到她，要天上星星、月亮我也愿意，只是我是议员，岂可与娼为——”

彭昆道：“她既有这心思就好办，你帮我去传话，我早就想把下面这层楼改做妓寨，需要像她那样精明的人，你说——”

伍平立即双眼发绿，喜道：“可有这事？”

彭昆认真点头，又加了一句：“君子无戏言。”

伍平拍着沙发：“这太巧了，只是你如何谢我？”

彭昆道：“我就把笑笑送给你！”

伍平一愣，继而哈哈大笑，拍着彭昆的肩，笑得前弯后仰。

伍平是位久历官场的政客，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见彭昆如此，心下便明白了八九分，知道是有事求他，因此也不客气，笑够后说道：“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彭昆这时也敛起笑脸：“伍议员只管大胆放心地跟笑笑玩，这旺发赌馆原来是你老朋友梁再堂的产业，保证不会有人怀疑议员是来寻花问柳。”

伍平知道彭昆很快就要切入正题，与其让他提出，还不如自己主动先问，这也是官场上常用的手腕，搭着彭昆的肩道：“彭先生今天邀我来——”

彭昆笑道：“我今天请议员来别无他意。”说到这里，也不再转弯抹角：“不知香港政府最近有什么新闻，可否透露一二？”

伍平道：“香港怎能没有新闻？说出来恐怕彭先生不大感兴趣，比如女皇陛下召见了总督……”

彭昆对这些当然是没兴趣的，只好直问：“比如警方最近有什么行动……”

伍平笑道：“我就知道你会对这事感兴趣。警方最近很忙，工人受大陆的影响，举行大罢工，警察署长麦当汉忙得焦头烂额。”

彭昆道：“我倒是愿意协助警方弹压罢工工人，还望议员多多引见。”

“这当然好，麦当汉也曾多次过问香港有无可以利用的势力，我回去马上向他推荐你，不是我小瞧你们，有史以来，帮派势力都是成不了气候的，最终目的还是指望朝庭招安，像《水浒》里的宋江，手下有一零七员大将还时刻盼望早成正果。”

彭昆道：“不瞒你说，我这次邀你，最主要的目的是想透露一个重要的

情报。”说着，把陈余祥给他的“邀请书”递了过去。

伍平接过细瞧，大惊：“这不就是谋反么？”

“正是。陈余祥召集所有堂口，这样一来，他的势力远远地超过了皇家警察，这……”

伍平把“邀请书”叠好，揣进怀里：“这情报太重要了，我一定要亲自交给总督。这还了得，目下正是罢工热潮，麦当汉哪里还忙得过来，闹下去总督不被赶走才怪呢。”

“陈余祥目的就是要赶走总督，由他执掌，还说香港本来是中国人的土地，不允许英国人在这里，他的号召很有煽动性，一下子纠集了大批人马。”

伍平点头：“好，好，这些情报都很重要，汇报到总督那里，也少不了有你一功！”

彭昆一脸灿烂，想到就要与总督勾结上，心里很高兴。

伍平起身，说道：“走吧，我马上带你去见麦当汉，他和我的关系不错。”

“议员这么急干吗？”彭昆说着把室内的门开了：“你看看这里还有谁。”

伍平把胖胖的身子往前倾，一眼看见笑笑，三魂七魄尽散，不停地咽着口水……

彭昆见伍平那色迷迷的样子，得意地笑了。

在香港皇家警署，麦当汉接见了彭昆。

麦当汉四十岁上下，高高的鼻子，金黄的头发，身材魁梧，操一口半生半熟的汉语，双手交叉在胸前，听完彭昆的汇报，又问了几个问题，再也没有说话。

伍平于是知道：该离开了。

彭昆兴致勃勃而来，虽不指望与麦当汉一见如故，以为最起码会受到热情的接待，根本没曾想到会是这样。

伍平也感到面子上挂不住，愤愤道：“世界上说起来要数我们中华民族是礼义之帮。这些英国猪，狗眼看人低！”

彭昆是最善察颜观色的，他从麦当汉的眼仁里看出，这家伙根本瞧不起什么“洪义堂”的军师，仅把他当一个普通的报案者看待。一位警察署署长尚且如此，那港督就更加傲慢了，幸亏还没有贸然走访。

一种距离感油然而生，同时也使自己清醒，要在香港出人头地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

洪门大会召开的时间一天天迫近，转眼间便过了年。一日伍平带来麦当汉的口信，说警署对“洪门大会”很重视，届时将派大批警力弹压，要彭昆做好监视工作，如时间、地点有变动，应及时汇报。

为此，彭昆又咽了一肚子气，心想如不是想借机会阻止洪门大会的召开，老子才懒得接受这种趾高气扬的“指示”。

伍平这些天正为笑笑办妓寨的事催彭昆遵守过去的承诺。彭昆没有反悔，一方面他还要继续利用伍平，今后如果要找英国人做靠山，他还可以起到桥梁作用。另一方，妓寨是开在旺发赌馆，不愁控制，久而久之盘过来就得了。

到最后，他连麦当汉的冷淡也理解了，认为一位警署署长与三教九流的堂口军师其距离是不能以里程计。如果过份责求，说明自己也太急于求成，沉不住气是难以成就大业的。因此，他令苏小枫带领大批情报人员，四处刺探，得知时间、地点均无变动。

正月十五，彭昆一早令苏小飞向麦当汉汇报，说一切按原计划行动，自己则领着苏小枫等人去指定的地点与陈余祥接头。

指定的地点在西营盘一个建筑工地上，彭昆驾着他的雪佛莱赶到，还要走半里路的旱路。

车路到了尽头，彭昆没有急着下去，在车上等候。

一会，只见一辆货车停在不远处，车上跳下几十个英国人，这些英国人都是一般的商客打扮，下来后，四散分开，货车一溜烟开走。

彭昆当然知道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但不知底的人都会忽略，因为这西营盘是新开发区，来来往往的人很多。

接下来每隔几分钟都开来一辆货车，跳下几十个人，到了最后一遭，只见一个戴着墨镜的英国人在一位矮个子的带领下向这边走来。彭昆立即把窗玻璃摇下来，戴墨镜的高个正是麦当汉，小个子便是苏小飞。

麦当汉装成借火抽烟，来到彭昆的车窗口，问道：“他们都来了没有？”彭昆道：“绝对会来。”“现在不跟你说‘绝对’，只问你看见来了没有。”麦当汉十分不悦道。“你们来了多少人？”彭昆问。“够使用，你放心好了。”麦当汉道：“你还是先过去侦察吧。”彭昆令身边的苏小枫过去看看，一边又对麦当汉道：“麦署长要不要上来坐一下？外面海风大。”麦当汉也不客气，一屁股坐了进来，把车门关紧，窗玻璃摇下来，不放心地问道：“有没有把握？”“麦先生是看过邀请书的，那上面还有陈余祥的亲笔签名，难道还有假？”“中国黑道人是很有狡滑的，经常用什么‘声东击西’之计，我的意思你懂么？”麦当汉把烟在车上的烟灰缸里掐灭。“一开始我就考虑过这问题了，防着他们到时是去另外一个地方，以避免警方的耳目。”

麦当汉道：“正是这样，你很聪明，可以理解我的意思，你说万一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

“很好处理。”彭昆说道，“在香港我们‘洪义堂’是三大堂口之一，肯定会通知我，只要你在后面跟着，问题不就解决了？”

麦当汉连连点头：“OK，说得好。”

“还有，今天一早，我就派人到这里探了虚实，有‘洪胜堂’的副堂主陈百威带领几个人一早就来做接待工作，我估计不会有假。”

据苏小枫汇报，早在一个月以前，陈余祥就开始在西营盘做准备。具体地点选在一片新填的陆地上，那里早有两个小岛屿，中间填上土，既背风，又幽静，且不惹人耳目，是个最理想的秘密聚会点。

彭昆看了看表，感到苏小枫该回来了，可是仍不见踪影，准备吩咐苏小飞过去看究竟。

恰在这时，苏小枫跑步过来，上气不接下气：“报、报告军师，陈百威要你过去。”

彭昆道：“为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

“报告军师，”苏小枫说，“那条路很不好走，看上去没多远，走起来要走好久，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用了最快的速度。”

“少废话，现在来了多少堂口？”

“报告军师，地址临时改变。”

“改在何处？”

“陈百威说要军师亲自去才能告诉。”

麦当汉与彭昆对视。

“署长，你看怎么办？”

麦当汉不加思索一挥手：“我跟你一起去！”

彭昆、麦当汉的助手克拉克、苏氏兄弟一路五个走过一片工地，进入到新填的陆地。

麦当汉下意识地抬起头张望，他的手下已在四处理伏，单等他一声命令，马上可以投入战斗。现在情况有变，当然只能去看看再做决定。

“依我看，你说的那个陈余祥一定是个很厉害的家伙。”

彭昆见麦当汉夸赞陈余祥，先是极不舒服继而顺水推舟道：“那当然，不厉害香港这么多堂口就不会服他。这家伙野心相当大，扬言要称霸香港。”

麦当汉不悦道：“他称霸香港，那我是干什么吃的？”

“他连总督都瞧不上眼，口口声声要赶他回英国去，你就更不会放在眼里了。”

麦当汉果然被彭昆三言两语挑拨了，火冒三丈道：“这个陈余祥，也太目中无人了，我非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通过一片高低不平的新填地，进入到两个小岛屿之间的一片空地，这片空地显然是经过精心修理的，十分平坦，东边方向还有一个松木扎成的大擂台。

麦当汉本打算多带些人来，又恐打草惊蛇，给他们逃走的机会。

空地上空无一人，彭昆正纳闷，靠海边的小岛上一位潮州口音的黑汉子招手道：“过来，大家都等彭军师一个人！”

五人糊里糊涂地走过去，见水里有一艘船，因被岛屿挡住，所以不惹人注意。

彭昆认得向他招手的是莫启青的手下黄绍荣，根据新会规，从今天起，所有仇恨一笔勾销，是敌人也要成为朋友，因此黄绍荣开口叫他。

“喂，新地点在哪里，黄先生知不知道？”彭昆问道。

“不知道，你过来吧，陈副堂主在船上等你，他会告诉你的！”

五个人鱼贯走下去，登上船。麦当汉意识到不妙，正要拔枪，说时迟，那时快，黄绍荣飞快地从他腰上摘下，接着又在他的裆部搜出一把左轮。

这时陈百威从船舱里钻出来问道：“彭军师，这两个洋人是干什么的？”

彭昆慌了半秒钟，答道：“是我新请的洋保镖。也算是本堂会员，今天特地参加洪门大会。”

陈百威向麦当汉抱拳：“欢迎参加我们的洪门大会。不过按会规，不许携带任何武器入场。”

“请问新会址在哪里？”麦当汉机械地学着中国礼节，用生硬的中国话问道。

陈百威笑道：“海里。开船！”

麦当汉、克拉克被陈百威、黄绍荣挟在中间，彭昆暗暗叫苦，害怕两个英国人不知天高地厚中途动手，害得自己也保不了命，一路递眼色，示意不要轻举妄动。

船的速度很快，为了迷惑岸上的警察，故意向相反的方向开了几里才折回来，然后汇杂在一些渔船里向东边方向行驶。

原来陈百威早就提防彭昆在报警，因为这是他的一贯做法，最后决定后，有意在西营盘地区选了一处地点并加以修饰，迷惑彭昆，一边严守秘密。到了开会的这一天，选了几个武功好的来这里接应，果然发现有大批警察尾随。

陈百威知道警方不见大批人是不可能轻易行动的，抓住这弱点很轻松地
把彭昆几个弄上了船。

现在彭昆只有一心一意出席“洪门会”了，两个洋人麦当汉、克拉克也
只能以“洪义堂”会员身份出席大会。

彭昆估计会场可能就在中环附近，中午时分，船果然在筲箕湾晒鱼场靠
岸。

陈百威、彭昆等人一上船，立即受到陈余祥的夹道欢迎。

春天中午的筲箕湾在接连下过很久的雨后有了一个难得的多云天气，海
风不大，气候宜人，今天这里十分热闹，人山人海。

彭昆在这里见到了他的所有仇人。他的仇人在大会的精神指使下，都向
他伸出诚恳的手，愿意化干戈为玉帛。

十二点正，举行了开会仪式。

因怕警方捣乱，神台是临时在东边的小坡上用木桩和木板搭成个擂台式
的高台。

陈余祥站在擂台上，向众人出示自己在大陆被授予“红旗五哥”的委任
状，然后杀鸡祭奠洪门开山祖陈近南、万云龙、蔡德忠等前五祖。

陈余祥主祭，按仪式行大礼，全体洪门组织以堂口为单位，全部跟着跪
下。

祭毕，陈余祥请各堂负责人登台，开始宣讲洪门组织的本源及一些基本
规矩礼节。

陈余祥特别提到雍正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洪门史上著名的“红花亭”大
结义。

当时参加的人数有二十多人，与目下香港的洪门大会人数相等。但是，
那时候的两千多名洪门前辈都是团结一致反清复明，为成就大业奋斗。而今
天，香港各洪门组织却是为了相互之间争地盘、夺利益而大打出手，自相残
杀，最后招致英国警察的弹压。

陈余祥说到这里的时候，痛声疾首，声泪俱下的道：“弟兄们，我们背
井离乡，来到这英国人统治下的地盘，无非是为了谋生、求财，让全家的日
子过得好一点，万万不该动辄殴斗，动枪动刀……今天，我组织这个洪门大
会，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只要从此太平山下真正太平了，我陈某人死了也心
甘。我们洪门会，在这个新的历史环境下，应该有新的指导思想，新的洪门
宗旨。万事‘和’为贵，从今以后，所有的恩恩怨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大家同在一片土地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为了记住今天这个有意义的时刻，
我建议凡参加过这次洪门大会的堂口，都在堂口旧名称的前面把‘洪’字改
为‘和’字，比如我们‘洪胜堂’，今后就叫‘和洪胜’。”全场一片雷鸣
般的掌声。这次洪门大会开得相当成功，可谓群情激昂，各堂口早就盼望着
这一天，都说如果没有陈余祥出面组织这次大会，江湖将会更加混乱不堪，
冤冤相报，过不了多久就要被皇家警察全部巢灭。会议到了最后，陈余祥高
举起手臂，尽可能地大声说道：“从即日起，我们香港洪门就是一家了，大
家要和平相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万一发生纠纷摩擦，只能通过‘讲数’
方式解决，非万不得已时，不得诉诸武力，即使到了非打不可的地步，也要
协商指定时间地点，一决雌雄。不论胜负的任何一方，绝不能惊动皇家警察！”

陈余祥的话音甫落，全场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陈余祥提倡以“和”为贵，化干戈为玉帛。事实上，没有吃过亏的堂口

愿意“和”，但有血债的堂口表示人争口气，佛争柱香，哪怕明摆着要输，也要讨个“说法”。

实际上，陈余祥几经努力，苦口婆心，还是阻止不了“决斗”，有六对堂口提出决一雌雄，让所有的人做见证，其中包括“洪胜堂”的何香珠为母亲报仇向“洪义堂”提出“决斗”。

陈余祥无奈，只好提出细则，六个吃了亏的堂口由于占了理，有权选定决斗方式，方式分“械斗”和“徒手斗”。“械斗”是双方各选一名枪法准的，再选一个僻静之处，枪内只许有一粒子弹，拉开距离，双方做好准备，然后同时射击，不管打中与否，双方的恩怨从此一笔勾销。“徒手斗”则是通常的“打擂”，双方各派一名武林高手，本堂若没有，也可聘请，在众目睽睽之下打斗。

无论“械斗”还是“徒手斗”，都本着一个“公道”的出发点，不使任何一方有怨言。

六对有恩怨的堂口，按理是十二个堂口，其实不然，这中间有彭昆的“洪义堂”同时与莫启青、陈余祥有恩怨；许成名和“洪群乐”同时与莫启青、钟盛富有恩怨。

“械斗”的地点选在晒鱼场东边角的一片空地里，这里较僻静。凡愿意械斗的堂口先在神台前上了香，拜祭陈近南等先祖，发了誓。仪式毕，各选出一名代表，赤手空拳，到了现场再由陈余祥亲手分发验证只有一粒子弹的左轮手枪，然后双方射击，打完了，这两枝枪日后便是专作“械斗”的公用武器。

几轮“械斗”毕，有打死的，也有重伤的，这事从此便了结了，最为热闹是擂台上的“徒手斗”，吸引了所有的与会者。

“洪义堂”这次来的人数最少，陈余祥提出可以改日。

以“洪义堂”会员身份出席大会的皇家警署署长麦当汉及助手克拉克本想中途悄悄开溜组织力量扫荡，无奈陈百威、黄绍荣盯得特别死，一直不曾有机会。到最后只有安心看热闹了。

在看台上打擂之际，彭昆见麦当汉看得十分投入，便悄声问身边的克拉克：“署长的武功怎么样？”

克拉克以为彭昆在借中国功夫轻视他们英国人，说道：“我们署长在伦敦拳击赛中获过大奖，台上那些花拳绣腿只怕还禁不起我们三拳两脚！”

这话正中彭昆下怀，附着麦当汉耳朵：“署长，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只要你有好功夫，我与其他堂口的恩怨也不必改日了，等会提出与陈余祥决斗，除去他，比你出动警力弹压效果还好。

麦当汉一听，觉得这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擒贼擒王，如果真能与陈余祥决斗，除去他倒是一件奇功。点头道：“好是好，我也有此意，只怕陈余祥不愿出面交手。”

彭昆见麦当汉已答应，喜不自禁，今天与会的堂主当中，最令他头痛的就是陈余祥，如果能够除掉他，等于给他的霸业扫除了一大障碍，因此极力怂恿：“署长放心，陈余祥今天出足了风头，只要你点名要他，他没有理由拒绝。中国的江湖人都把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我担心的是——”

麦当汉明白彭昆后面没说出的是什么，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我已经看了几场打斗，你们中国功夫，恕我直言，实在不敢恭唯！”

彭昆目的正是要激他，没想这英国佬这么容易上圈套，笑道：“既是这

样，打赢了不仅是在你的工作范围内除去一桩心腹大患，更是替贵国争了一口气！”

麦当汉脸上露出了得色，把两个拳头捏得“格格”响，做好了心理准备迎战。

擂台上拳战正酣，彭昆趁众人分不出心旁顾其他之际百般挑拨。一会他又摇头说道：“我相信署长的神威，不过也不能太轻敌了，据说陈余祥的武功是非常了得的。”麦当汉一脸愠怒：“你说的是什么话？不是我吹，恐怕你们今天最会武功的人还打不过克拉克！”

彭昆失态地拍起巴掌来，悄声说道：“我们与‘三山会’也有恩怨，正好克拉克也有露脸机会！”

台上对擂的双方已接近尾声，胜的一方已将另一方打下了擂台，按规定，只能在台上打死人，打下台就不能再穷追。

这时，彭昆趁机站了起来，大步走上台，向陈余祥抱拳：“陈堂主且容我说句话！”

陈余祥做了个“请”的手式：“彭军师请讲！”

彭昆道：“我们‘洪义堂’欠下贵堂和‘三山会’的债在下已深悔不已。今天我们来的人很少，蒙陈堂主照顾，可宽容几日，为此，我深表感谢。不过，这笔债终归要算清楚，迟算不如早算，今天得各路弟兄在场，难得热闹，我决定就把这事了结！”

陈余祥并不曾考虑彭昆会玩弄什么，只觉得对方的话很有理，当下答应，并向台下宣布。

第二轮，“三山会”向“洪义堂”讨说法，陈余祥宣布完毕退至后台，早有“三山会”的黄绍荣用几个漂亮洒脱的鹞子翻身飞身上了擂台，抱拳向台下施礼。

克拉克在下面做拳击状，麦当汉一边吩咐，一边帮他束腰带。

临上台，麦当汉突然想起了什么，问彭昆：“你们中国人打擂台会不会玩鬼把戏？”又怕彭昆不理，解释道：“比如放暗箭，身上藏凶器……”

“放心好了，中国正经的江湖人绝不干那把戏，刚才你已经见识了，对外国人他们还会更注重规矩。”

麦当汉放了心，才放克拉克上擂台。

克拉克一路拿腔做势挥着拳，到了台前，见了一丈高的擂台傻眼了，原来他虽是拳击手，并没有练过跳跃轻功一类的技巧。临了，一纵身咬牙双手攀着擂台边缘身子就在空中打秋千似的荡来荡去，引得台下一阵大笑。

克拉克悬在空中利用单杠引体向上的动作翻上台去。

台下又是一阵哄笑。

克拉克向台下啐了一口，拍打身上的灰尘，然后大叫几声，以此蓄力，猫着腰，双手护头，窥视对方……

黄绍荣暗骂道：“玩什么洋把戏！”收腹，运气，气沉丹田，再运至四肢，四肢发热——已进入了搏击佳状。

克拉克见黄绍荣个子比他矮小，估量不如他，在心理上他把自己先当成一头猛虎，将对方当成一只羊羔，狂喊几声，猛虎下山般扑了过去，旨在来一个先声夺人。

没想黄绍荣虽则矮，行动却十分轻巧，只轻轻将身子一躲，克拉克笨重的身子便跌在擂台上，嘴里哼哼有声。

台下又是哄笑。

麦当汉样子十分愤怒，可又帮不上忙，彭昆则懊丧地大摇其头。

黄绍荣为显示自己的英雄气概，并不急着置克拉克于死地，抓起他的后领……这时克拉克终于有了进攻的机会，左右开弓，勾拳纷飞，啪啪数响，打得黄绍荣眼冒金花，无招架之隙。

骄兵必败，原来刚才克拉克并不是爬不起来，故意装扮，以诱黄绍荣上当。

黄绍荣尝到了外国拳击的滋味，不敢怠慢，向后一仰，跌在擂台上。

克拉克也犯了同样轻敌的错误，以为对手被他打趴了，提脚当胸踩去，不防黄绍荣早有准备，双手捉了克拉克的腿用力向前一拉，自己的身子就地翻滚 360 度，一个鲤鱼打挺腾空而起。

克拉克被黄绍荣用劲一拽，后脚虚空，就着惯性，屁股重重地顿在擂台上，把粗大的木桩都动摇了，正要爬起迎战，黄绍荣早腾空而起，双脚雨点般踢中他的头、胸、背和下腹潮州人的腿功是最厉害的，踢、踩、扫、点招招狠毒，克拉克一下子体内多处器官负伤，口里流出血来……

黄绍荣从来是见血就发狂的人，扑上去一边掐脖子一边用嘴把克拉克的嘴唇咬了下来……

下面的麦当汉急得咬牙，见克拉克死去了，痛心疾首……

彭昆摇头惋惜，待陈余祥宣布从此“洪义堂”与“三山会”的恩怨一笔勾销时，又有了“塞翁失马”之感。

下一轮是“洪义堂”对“洪胜堂”，何香珠提出用“械斗”解决，说她一个弱女子不会武功，陈百威当场制止，说道：“若让你出面岂不说明我们太无人了？你的仇恨就是堂口的公仇，好好在下面呆着，我替你上擂。”

台上克拉克的尸体由护卫抬了下去，所有今天决斗死的去人都堆在一起，待大会结束后各堂口统一认领。

陈百威束了束腰带，运起轻功，一路“蜻蜓点水”悄然上了擂台，连半点响声都没有，看得众人都呆了。

台上的陈余祥见状，上前阻止：“阿威，你下去，表婶的仇由我来报！”

陈百威道：“不行，你是堂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弟兄们怎么办？”

上面在推推搡搡，这时台下站立起一位牛高马大的英国汉子，用生半熟的中国话叫道：“不用争了，我们大英帝国与你们无怨无仇，刚才有人出手打死我们的人，责任全在大会的组织者陈堂主身上！今天，我以大不列颠民族的身份向陈余祥挑战，一切按你们的要求、规矩行事，死不反悔，也不报官！”

彭昆拍掌叫好，众人齐唰唰盯着陈余祥。

此时此刻，为了维护自己的各誉与威望、更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已经没有了退步之地。他轻轻地推开陈百威，说道：“没事的，西洋拳我见识过，没什么大不了，特点是近距离威力大，只要不被抓住，取胜的把握很大。”

陈百威也只得由他，说了声“小心”转身退下台。

陈余祥抬起头来，见众人的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台上，感到责任重大，咬了咬牙，调整心态冷静地为决斗做准备。

麦当汉束紧腰带，赤膊上阵，但见他全身的腱子肉大块大块地隆起，走路的样子钢键沉稳，看一眼便知此人全身都是力量。

几个流星步，逼近擂台，“嗨”的一声叫喊，麦当汉的身子已如大山一

样耸立在台上，几排木桩像承载万吨重物似的颤动。

麦当汉上了台，鼻孔里发出轻蔑声，拍打自己的胸口，嘲讽道：“我先让你三拳，怎么样，服还是不服？”

陈余祥意识到对方是寻衅而来的，也不客气，一记“泰山压顶”向麦当汉的天灵盖打来。

麦当汉见状，向后退了退，结果陈余祥的铁砂拳击在对方的胸部，手感到一阵麻痛。

这倒不是麦当汉的内功厉害，原来凡外国之拳击手，一身肌肉都经过万千拳的捶打，业已成茧，只要运足气，就如铁一般坚硬。

陈余祥因是头一次与西洋拳击家对擂，一时无从适应，先就慌了三分，见如此，又跌了几分神。凡武林之人，靠的是一口豪气取胜，跌了豪气，也等于跌了精气神。

为了试探对方的功力，陈余祥在上三路攻不破之后，立即改变战术，向下三路发起攻击。

麦当汉格起斗来，一边跳跃，一边挥拳，招招出手狠、准，更兼十分沉稳。

陈余祥一时急躁，拳腿并举，一齐向对方下身进攻，结果忘记了上身的自我防守。稍一疏忽，左背被击中一拳，全身一酥麻，武功已散了六七分。

散了武功的人，素质和平常人一样，哪里禁得起一招招快如闪电的重拳？几个趑趄捂胸向后退……麦当汉终于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运足力气，向陈余祥虚空的胸腔扫去——说时迟，那时快，台下的陈百威看出了麦当汉的险恶用心，大声叫喊：“跳——快跳——”

陈余祥醒悟过来，脚下就是擂台边沿，此刻救生的欲望促使他望下一跃……落地时，陈百威飞身搀扶他，关心地问道：“堂主，伤着了没有？”

台上的麦当汉狂了，拍着手狂笑不止，然后指陈余祥说道：“中国功夫不过如此，不堪一击，不堪一击！”

陈余祥推开陈百威就要上去。

麦当汉巴不得如此，又是一阵肆意侮辱：“中国人，不服？不服上来，我这次让你六招！”

陈余祥再也忍不住了，挣脱陈百威，正要冲上去，咽喉一热，一块东西上涌——竟是一块很大的淤血……

陈百威再也忍不住了，飞身上擂台……

麦当汉慢傲地啐了一口，说道：“我本不想杀你，可你已经两次上台冒犯我，用你们中国话说，已忍无可忍，不过瞧你可怜，也让你三招。”

陈百威抱拳：“三招也不要让了，如能打死我，我心服口服。绝不反悔，擂台讲的是公平竞斗。”

麦当汉拍了拍巴掌：“好，算你这中国人还有点骨气，不似你们的祖先，轰几炮就把香港让了出来。”

陈百威不与对方啰嗦，见过礼，把真气运在脚下，两条腿便乱晃动起来，上身动作轻盈有致，有女人之忸怩。

麦当汉大笑不止，道：“原来陈副堂主还会做女人之态，莫非你也有同性恋倾向？很好，本人恰好是双性恋，虽有七个女朋友，同时也和三个男人有染。”

话音甫落，陈百威已近身，麦当汉连忙挥动双拳，直勾、横拳、扫拳并

用，铺天盖地，刚才他也是用这绝招打得陈余祥乱了方寸的。

满以为又是稳操胜券，没想到连发三五十拳竟没有一拳击中，定眼看时，哪里识得对方的穴位？简直连身子都看不清。

麦当汉叫道：“你这是什么邪术？有本事显出真身来两人硬打！”

陈百威道：“这就是正宗的中国武功，你哪里认得，你不是说我做女人态么？这就叫‘无影莲花幻步’。”

麦当汉摇着头，因担心对方发招，不住地挥拳，以为总会打中一下，岂知这什么“无影莲花幻步”越来越神奇诡异，心里便虚慌了三分。

“这个不算，”麦当汉仍然强嘴道，“既是什么影、幻之类的玩意都是邪术，算不得正当功夫！”

陈百威冷笑道：“不了解中国功夫就不要妄加评论，我这功夫都是靠苦学苦练得来的，更无投机取巧之嫌，不信你看着。”说着，放慢了步法，仍如开始一样做女人忸怩之态：“可看清了？一般的人只有我这速度，如果能在在此基础上提高六倍以上的速度便是‘无影莲花幻步’，不下苦功夫能达得到么？”

麦当汉不敢再轻敌，暗叹中国功夫果然博大精深，站好姿式，准备一场恶斗。

原来“无影莲花幻步”也有局限，仅仅只能防守，使对方打不着，无攻击力，此刻，陈百威从上千个中国功夫里独选了这一招也是有道理的，刚才他目睹了麦当汉劈头盖脸打陈余祥，感觉到那力度确实了得，凡血肉之躯都难以承受。俗话说，“柔能制刚”用此一招对付麦当汉是最恰当不过了。

果然，麦当汉连连吃亏，心理上已怯了三分。

陈百威见时机已熟，向麦当汉的左臂穴打去，麦当汉是拳击家，同样也懂人体24个穴位的要害，因此早有防备，扭身滑过，只打中了臂膀。

陈百威感到一阵麻痛，原来他想到三五招内击败对手，出手很重，只此一试，便知麦当汉是个非常了得的人物，于是更加谨慎。

两个人一阵好打，拳脚飞舞，一个似灵龙舞长空，一个如万重泰山任雷劈；一个灵巧，一个健稳，把台下的观众看的呆了。

那陈百威以快取胜，溶汇了中华武功技击之精华；那麦当汉以稳健自守，发挥了西洋拳击之特强。两人斗了三四十回合，陈百威很快意识到长此下去自己的力量将耗尽，终归要吃亏，于是改变战术。

中国民间有一招武功绝技，叫“地滚龙”，且说“地滚龙”有高山滚石之妙，有排山倒海之势，正好用之对付壮实如牛的英国佬。陈百威扑地一滚，麦当汉认为自己得势，笑道：“我还以为你有点本事，没想到中国人都是这水平，你且起来，打不过我饶了你，不要学小孩子去地上打滚放赖！”

麦当汉嘻嘻笑着，看着陈百威越滚越快，甚是有趣，冷不防一股神力向他扑来，趑趄着，眼前一黑，如车轮滚过，倒在台上，接下来又骨碌碌跟着滚起来，仿佛陈百威身上发出千般吸引力，想动也动不了。麦当汉这才尝到中国功夫的厉害，额头、后脑勺、胸、背、屁股和膝盖像被钝器击打一般，钻心钻骨的痛，禁不住大声喊起痛来。陈百威像打蛇似的，把麦当汉折腾晕了才停住，不无讥讽地问道：“中国功夫怎么样，是否不过如此？”麦当汉只好伸出拇指：“中国功夫，OK！”陈百威把嘴凑近麦当汉的耳朵：“你根本不是‘洪义堂’会员，我知道你叫麦当汉，英国皇家警察署署长，快跳下擂台去，不要让别人看到我有意放你。”说着，又打几个翻滚，然后趁机

放了麦当汉，再一个鲤鱼打挺跃起，恰好麦当汉已跳下擂台。众人惋惜。至此，各堂口所有的恩恩怨怨到止结束了，大家等待陈余祥上台主持。众人的目光一直看着台上，陈百威叫了几声，这时文贵从后台上来，悄声道：“副堂主，堂主有急事要你去一下。”陈百威一惊，不知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情，只好向台下作揖：“各堂口弟兄请稍候，陈堂主马上就到。”台下众人从文贵对陈百威悄语的行动看出可能出了什么问题，全场骚乱，相互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窃窃私语被涛声盖过，北面的大海浩浩无边，浸于微雾中，一阵阵海风吹来，千层浪涌，万迭浪颠，空气中弥漫着咸腥气息。那远处点点白帆，近百艘鱼船，点缀了笏箕湾渔港风光。

陈百威来到后台，躺在何南怀中的陈余祥尽最大努力想自己坐起来说几句话，终是未能成功，他的嘴一张一翕，喉咙里响着，话始终吐不出来……

陈百威一个箭步冲过去，想从何南怀里抱过堂主，但已经晚了……陈余祥的口里吐出一块淤血，瞳孔很快扩散，一命归西……

陈百威猛记起麦当汉在陈余祥的左背处击了一拳，那里靠近心脏，是拳击禁止打击的重穴位，他禁不住“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第十三章 乱世大洗劫

香港洪门大会结束，原“洪胜堂”改名为“和安乐”，陈百威继任堂主。

洪门大会虽给“和安乐”带来了声望，在香港居“老大哥”的地位，实际上，整个堂口已摇摇欲坠，陷入崩溃的边缘。

兵家语：一日无粮千兵散。“和安乐”的前堂主因过份“忠义”，无心聚财，靠借款及傅灵华的支撑显然是力不从心，难以为计。

这问题早就摆到议程上来了，文贵曾多次向陈余祥提出收“保护费”，都被拒绝，理由是有损堂口的名誉。

陈百威心里早拟好了几个计划，一来考虑到堂主也许不会赞成，二来又碍着洪门大会的召开，这事一直拖了下来。

“和安乐”安葬了堂主，陈百威召集文贵、傅灵华、何南等几个首领研究今后的出路。

陈百威首先让管家傅灵华向大家公布家底：除了欠五万大洋的债，过几天连开饭的钱都没有了。

大家的心情十分沉重，都知道，即使陈余祥没有死，按他的办堂方针，终有一天是非解散不可的，既然是黑道，不干邪门歪道的生意就无法立足。

沉默了好一阵，文贵先开口，“并不是陈堂主尸骨未寒我就有意犯他的规矩，实在是弟兄们没饭吃了，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着散伙。为解燃眉之急，我建议从明天开始，在我们所控制的范围内向各商、摊档收取保护费。”

何南第一个反对：“洪门大会刚刚结束，我们‘和安乐’才在江湖上取得良好的声望，前堂主曾公开骂过收保护费是敲诈勒索，因此才赢得了好的名声，如今前堂主尸骨未寒，我们就砸自己的招牌，若是这样，宁愿散伙也不可坏了前面的名声！”

“南叔说得在理。”傅灵华率先附和道。

“大家放心，我不会蠢到不知道考虑名声的。我已经想好了办法，自然让他们找上门来主动缴纳保护费，这样一来性质就和敲诈沾不上边了。”说到这里，文贵得意地看着陈百威。

陈百威叹道：“我知道你的好办法是什么，我也想过了，先挑动一些小流氓去各商店、档口捣乱，然后让他们主动求我们。”

文贵一拍巴掌，叫道：“正是这样，我们俩总算想到一块处了！”

陈百威摇头：“这样不妥，远水救不了近火，派小流氓捣乱，一两天根本不会有效果，等着他们主动送钱来，弟兄们若不解散也早饿死了。”

众人觉得陈百威说得十分在理，连文贵也不吭声了，摸着下巴，很久才问道：“那该怎么办？”

陈百威说道：“我以为各位有很妙的办法，既然没有，我也只好把不太成熟的打算告诉大家，为解燃眉之急，先向三山会借一万大洋，缓过气了，我们又按军师的办法让各处店铺送钱给我们，有了这些基础，我们也像莫启青一样贩运烟土。早在广州‘洪胜堂’做徒弟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缅甸有一个金三角地区，盛产罂粟，用这种植物提炼出来的鸦片价格十分便宜，运过来转手就能赚大钱。”

“好，有我们新堂主的这套计划，‘和安堂’就大有希望了！”文贵听罢，第一个鼓起掌来。

其余各位头领也点头赞赏，从内心钦佩陈百威，觉得他比陈余祥更适合

做堂主。陈余祥声望高，有号召力，但太过理想化了，相比起来，陈百威更注重实际问题。

陈百威见大家对他的计划很赞赏，继续说道：“洪门大会虽然成功了，但江湖上一直没有平静过，如果我们不求发展，要不了多久，就会被人吃掉。人心叵测，凡成立堂口的人，都不是吃素的，时时刻刻想着称霸江湖。不要说别人，难道在坐的各位就不想使‘和安乐’在香港永远居于霸主的地位？”

文贵、傅灵华点着头，表示赞赏。

“因此，我们不能只局限于一种形势，只要有利益可图，只要能使堂口得到发展，每一个领域都要尽可能涉及。今后弟兄们的任务是相当繁重的，待缓过这口气，立即着手筹建镖局，赌楼、妓寨，烟馆、航运公司等等，无论天上、陆地、水里都要渗透我们的势力，形成一个立体网络，这样我们的堂口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当然，所谈的都是远景计划，没有现实的纸上谈兵说出来也只是一句空话而已，而目前的实际问题是解决弟兄们的肚子。开完这个会，我去‘三山会’一趟，凭着过去的交情厚着脸皮借一笔钱。”

“我们曾经是‘三山会’的救命恩人，只要开口，借一万块大洋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文贵插嘴道，“要不，也太不讲道义了。”

“未必”，陈百威道，“前些时候因经济困顿，堂主也想到向‘三山会’借贷，莫启青精明得很，对我们的处境了如指掌，未开口，他自己就先说了。”转向傅灵华：“管家，当时你也在场，记得他如何说了？”

傅灵华捂着嘴咳了一声，说道：“莫堂主说，我们‘三山会’所以能在香港站稳脚，全仗‘洪胜堂’鼎力相助，弟兄们时刻都惦念着大恩大德，无以为报，想表示一下，因近期款项都成了积压的货，只能稍后才可补礼。”

陈百威点头：“我也记得他是这般说，事后，堂主说幸亏没有很快说出口，否则弄得双方都尴尬，堂主的面子观念是最重的，为了弟兄们，我只能厚这一次脸皮，能否借到，还在未知中。”

文贵叹道：“真是人情纸薄，没有前堂主，他们‘三山会’早就成了新鬼了。别说是借，就是送一万块钱也不为过。”

“这也不能责怪人家，”陈百威道，“我也一样，眼见一个堂口没有经济来源，明摆着不论借多少都是有去无回的，就是父子俩也不会借，何况只是朋友？当时我就猜，他可能担心堂主开口的数目大，临时提出‘想表示一下’可能是送一小笔钱搪塞我们，偏偏堂主又爱面子，极力推辞。”

文贵道：“这样说起来，一定是‘三山会’对原来的‘洪胜堂’失去了信心。那好办，现在我们的‘和安乐’肯定能使他刮目相看，这款一定可以借到，今天中午我和堂主走一趟。”

话说“三山会”自从来到香港，凭着自己的实力三拳两脚，短短的时间内在香港立下足来，筲箕湾洪门大会后，已拥有三五百人，在塘西山道口购置了自己的房产，在西环拥有一个规模较大的航运公司，但这些都是招牌，他们的主要收入还是依靠贩卖军火、烟土。

香港是世界闻名的大港口，货物年吞吐量居世界前列，由此带来了这个地域的繁荣昌盛。“三山会”来到这里，如鱼得水，更像雄鹰飞出山丘进入到莽莽原始森林……

相比起来，广州很闭塞，那里交通不便，经济落后，贸易仍不活跃，来到香港，莫启青感到这种环境最适合干黑道买卖。这里聚集了各国的三教九流，信息灵活，不仅可以和广州继续保持联系，同时还可以把领域开拓到越

南、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弱点，掌握了这些情况，只要动点脑筋就大有生意可做。比如越南的女人很漂亮、多情，为各国嫖客所喜欢，装一船过来卖给妓寨或欧洲的人贩子，转手就能赚一笔大钱；比如泰国、缅甸和老挝边境地区，被黑道称为亚洲“金三角”，这里的烟土不仅纯度高、质量佳，而且价格便宜，运过来也是利润可观。加之这些地区由于恶势力的漫延，对军火的需求大得惊人，一枝普通驳壳枪从大陆运来，经香港运到那里，转手就是双倍的价钱……

过去莫启青在大陆贩卖军火，无非是从混乱的军队中廉价购进，再寻找买主；烟土也是，从云南边境购进鸦片，再在广州倾销。如此折腾好比阴沟里撑船，碍手碍脚，不仅利润少，还受军阀牵制，时时刻刻提心吊胆。

总之，把“三山会”迁到香港，等于蛟龙从池塘中进入到宽阔的海洋。

可不，香港洪门大会结束后，莫启青又揽下了一单好生意——泰国“金三角”有名的大毒梟金雄为了扩充势力，特意派人向他订购手提机关枪 10 枝，驳壳一百枝，手雷二百枚，汉阳造二百……金雄这次派来的手下是办事干练、武功，绰号叫“人妖”的男子。“人妖”三十岁年纪，外表极像女人，十年前曾在曼谷夜总会做过几年“人妖”，迷倒了不少达官贵人。后来年纪大了，就像妓女一样风光不再，好在他是男儿身，不光会扭屁股，武功也佳，于是投到金雄旗下，充当冷面杀手。这次人妖带来了由金雄签写的订单，及相当于 3 万块大洋的钻石充当“定金”。金雄办事想得很周到，3 万大洋带现款不方便，换算成等价的天然钻石，装在内衣口袋里也不起眼。莫启青接过钻石和订单，交给雷进去鉴定，请人妖入座，谈论具体交易细则。人妖用女人腔跟莫启青说话：“我们大哥说了，只要莫堂主的货没问题，守信誉，今后就是朋友，可以长久合作下去，以后还是有很多生意做的。”莫启青笑道：“说到这里去了，我们‘三山会’在江湖上一向以讲信用著称，和谁做生意一个样——贫弱无欺，何况是你们？”“人妖”说道：“那是的，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在香港一打听，就闻得了贵堂的声誉，要不，也不会这么快和你们做生意了。”

莫启青道：“不是我自吹，目下香港堂口林立，要说做生意，非要‘三山会’才靠得住，不要说别的，我们这些房产就是一笔固定财产，中国有句俗语，叫‘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说到这里，雷进打断莫启青的话接着说下去：“香港有好些堂口，别看他们表面风风光光，其实连堂口都是租的。另有一些堂口，虽有名，也不可靠，比如“和义堂”的军师彭昆，是位十分阴险的人物，当初与我堂结怨，为了保存自己，使了一个‘壁虎脱尾’之计，竟把堂主和一百多弟兄的生命当牺牲品，说起来，这件事在江湖上是最使人心寒的，彭昆的人品也就可想而知了。另外，‘和安乐’的名气在江湖上的声望，说如雷贯耳一点也不过份。可是那么大一个堂口，居然没有经济来源，靠捐资维护，洪门大会前想来我堂借资……说实在的，他们哪里有能力偿还？说是借，跟白送差不多。”

“噢，‘和安乐’过去是不是叫‘洪胜堂’？”

“正是。”雷进答道。

“堂主是不是叫陈余祥？”

“没错。”

“听说洪门大会那天被皇家警署署长麦当汉打中穴位吐血而亡？”

“对了。”

“人妖”坐直身子摇头叹道：“我听说这个陈余祥很有抱负，要用‘仁义’统治江湖，没想到他的堂口原来是没有一点经济基础的空架子，可惜呀可惜！”

莫启青怕他们一直扯这些不入正题的话，说道：“陈余祥真是忠义之士，上次来借钱虽没有开口，我也打算给一万大洋当做酬谢他对我堂的帮助，不想却死了，也只得做罢，总之我觉得他太为好名声所累了，其实也没必要那样。”说到这里，向雷进递了个眼色。

雷进会意，凑了过来。

莫启青：“怎么样？”

雷进趁“人妖”低头喝茶之际附着耳朵小声道：“钻石是真，重量也不少。”

莫启青点头，也小声道：“这就好，说明他是诚心和我们做生意。”然后干咳一声，问道：“人妖先生，在买卖方面，金雄先生还有别的吩咐没有？”

人妖放下茶杯：“有。大哥说，货一定要你们负责送到泰国境内，万一路途中出了差错，我们一概不负责任。”

莫启青皱着眉，不吭声。

“人妖”道：“当然，这样做贵堂相对来说风险要大些，但我们大哥提出多出一倍的风险金。比如你们香港的驳壳枪是每枝一百大洋，运到泰国，就是300大洋。”人妖停了片刻，见莫启青还是没有表示，说道：“莫堂主放心，这样做也并不是我们有别的念头，主要对香港地区及公海海域的情况不太熟悉。当然，你们可以考虑，我先告辞，万一不行时也不勉强，明天可以把定金退还给我。”

莫启青起身道：“也不必明天了，我今天就答复你：这桩买卖我做了。”说毕，伸出一只手。

“人妖”也伸过手来：“爽快，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莫启青道：“我也不强留了，回去转告你们大哥，说扣去这三万大洋的定金，余下的我都要烟土。”

“好的。”人妖答应着，转身离开，他虽然已还原成男人多年，但还是改不了女人的忸怩之态，肥大的屁股走起路来摆来摆去。

莫启青回到座位，黄绍荣、雷进围了拢来，问道：“堂主，这单生意我们真的接下来了？”

莫启青点头：“是的。”

黄绍荣搔着后脑勺：“可是我们还是第一次跨国做生意呀，路途这么遥远，万一中间——”

莫启青举手止住他：“正因为是第一单跨国生意，所以我才接下。这条路子走通了，这可是一条黄金之道，不说别的，单是一船军伙过去，一船烟土过来，这一去一来，等于纯赚了一船烟土！”

雷进道：“利润确是诱人，就是风险太大了，而且数目又大，万一血本无归……能不能先少运一些过去，熟悉了路线之后再大规模运输？”

莫启青道：“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越利润大风险也越大。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正是这道理。”

雷进见他提出的问题堂主没有做答复，再一次问道：“堂主，我们是不是先派一支船从小路运一小部份军火……？”

莫启青连连摇头：“不行，这样做太显得我们胆小了，传出去‘金三角’

的人笑话在其次，最主要以后谁还敢与我们这些胆小鬼做生意？”

雷进垂下头，说道：“那我们就非得冒这个险了？”

莫启青仰起头，叹道：“只能冒险了！”

雷进叹道：“要有个两全其美的万全之策就好了。”

莫启青正要说“哪有这好事”，外面有人进来，单腿一跪：“启禀堂主，‘和安乐’堂主偕同军师求见！”

莫启青与雷进对视，心下明白陈百威来干什么。

雷进眉头一皱，附着莫启青耳朵：“堂主，何不把这批军火交由‘和安乐’押送？这样既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我们又不要担风险，等成功了这一次，以后的路子就顺了。”

这话正中莫启青下怀，但嘴里还是反问道：“‘和安乐’一无所有，万一砸了怎么办？”

雷进：“这……”

莫启青脸上浮现出得意，暗忖：可见你还是不够老辣。于是吩咐入报者：“有请陈堂主、文军师！”

一会身穿印花黑底丝绸长衫、手拿纸扇的陈百威率先进来，向莫启青作揖，互相问候，无非一套虚礼。不值一记。后面的文贵则是瓜皮帽，唐装上衣，下套黑丝质长袍，一双千层底无忧履，手里并不曾拿什么。

“三山会”的客厅富丽堂皇，柚木地板，雕花天花板，水晶顶灯，配套真皮沙发，漂亮的大理石茶几，汉白玉烟盔缸。莫启青是极会做生意的，知道门面的重要性，客厅可以体现堂口的经济实力。

一会下人沏来了茶，茶质纯正，香、色、味具佳。

置身在这样气派的客厅里，使生性爱慕富贵的文贵禁不住环顾左右，想想自己的堂口又不禁自愧形惭。

陈百威也羡慕这样的气派，但他不会表露出来，他相信自己将来会拥有比这里更高级的客厅。

寒暄过后，陈百威见对方一直没有开口，心下便有了几分把握。他知道凭莫启青的精明不会不知道“和安乐”现在的处境，若是有意拒绝，一开始就会“说三山”会最近如何如何困难。

陈百威赞了一回好茶，随即转口道：“无事不登三宝殿，莫堂主是位明白人，应该知道敝堂的处境，说句不怕羞的话——”

莫启青点头，不待陈百威说完，便打断道：“贵堂对我们恩重如山，按理早就该报答了，以前我曾多次向陈余祥提议合伙做生意，但余祥兄太光明磊落了，瞧不起偷偷摸摸的黑道勾当，我还是那句话，百威兄若肯俯就，愿意同流合污，‘三山会’一定鼎力相助！”

陈百威一听，把身子探过来：“莫堂主莫非有赚钱的买卖？”

莫启青点头：“不知贵堂是否愿干。”

陈百威叹道：“说句不怕羞的话，再过几天我堂若筹不到钱就只能散伙了。处于这种情况，只要有钱解燃眉之急，我还有什么选择的呢？莫堂主尽管指点迷津，不必转弯抹角！”说毕，施了一礼。

莫启青伸出拇指道：“好，百威兄果然比余祥兄实在，这个忙我帮定了！”说完，一脸严肃起来：“是这样，最近我接了一单生意，既然贵堂急用钱我就拱手让出来。”

黄绍荣不解地望着莫启青、雷进。

“泰国有一位大毒梟金雄先生，在大陆购置了大批军火，托我护送。由于路途遥远，风险大，押运费是5万大洋。”

陈百威松了口气，再次双手抱拳：“莫堂主让出这大宗生意，解了敝堂燃眉之急，在此再次谢过！”

莫启青道：“不须多礼。实不相瞒，此去泰国路程遥远，一路关卡林立，意外事故颇难预料。对方的保险金并不是很容易到手的，他付出高额酬金，为的就是自己不担风险，万一出了事故，后果还是由我方负责。”

陈百威盯着莫启青，直问道：“贵堂家大业大，赔得起，像我这样情况对方怎肯给单子？”

莫启青道：“对方把单子交给我，看中的正是不怕我逃，若是其他堂口，那断然是不给的。这事交给了你，只是我们之间的事，外人当然不会知道。”

陈百威感到这才是关键：“我们之间又如何协议呢？万一出了事，我同样赔不起。”

莫启青道：“做生意买卖都是先小人、后君子。我也知道贵堂没有值钱的产业，事情成功了，当然没得说，万一砸了，‘和安乐’几百弟兄左右是要散伙，不如就并入‘三山会’，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干事业，至于你，不怕委屈的话，我愿拱手让出堂主的位置。”

到了这份上，已经说得再明白没有了，陈百威站起：“一言为定。莫堂主要不要立下一个字据？”

莫启青摆手：“君子一言重于九鼎，说了就算。若要什么协议，反显得我小气，给贵堂弟兄造成不好的印象。”

陈百威不再多说，问道：“什么时候起程？”

“货还在广州，是我一个朋友的，最早两天，最迟四天送达香港，到时我自然会通知你，只要货起程，我就把到手的一半定金付给你。”

陈百威抱拳：“那我就不打搅了。告辞。”

莫启青也不强留，送出大门口。

陈百威、文贵离开“三山会”，在皇后大道西附近拦了一辆出租车赶回筲箕湾。

透过车窗，但见两街高楼耸立，车水马笼，人流如潮十分繁华，与筲箕湾相比较，简直是天上人间，差别悬殊。

“我们今后若要发展，最好要在这附近建立堂口，要不很难赶上别人。”陈百威叹道。

文贵道：“我也是这样想。管名花曾经提起过开妓寨很赚钱，我就想在塘西开办一家最高级的妓寨，想办法把其他寨子压倒。”

陈百威点头：“这倒是个好主意，等有钱马上可以着手筹办。”

文贵叹道：“堂主，先还是考虑近处吧，我觉得莫启青让给我们的生意并非如他自己说是别人的军火。”

陈百威道：“我不是觉得，而是肯定这批军火是莫启青的。”

文贵点头：“正是。他这是把自己碗里的饭分一口给我们吃，这口饭估计不是很好吃的。”

“现在的情况就算是一口铁砂子也得往下咽。我一向认为莫启青非等闲之辈，今天更证明了这一点，明摆着去泰国之路危险，自己押送，出事了一笔勾销。由我们押送，无论成功与否，他都是赢家。试想，一旦把我们‘和安乐’的弟兄全部汇集到‘三山会’，势力将是多么雄厚？”

文贵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一旦我们失手，‘和安乐’的弟兄也只适合到‘三山会’去。”

“我也是这般认为，”陈百威道。“从我们的利益着想，也没亏，成不了功说明我没能耐，弟兄们该投到莫启青旗下，这次我是下了决心的，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陈百威接过的班子就这样垮了，我有何面目在江湖行走？”

陈百威顿了顿，把身子向后靠，换了一种坐姿：“另外，莫启青还忽略了一点：一旦我们成了，今后从香港至泰国这条黄金之路也有‘和安乐’的一份。”

文贵失声大笑，这是他占了便宜的习惯表现。

车在‘和安乐’大门口停住了，何南、傅灵华等头目一直等在大门口。见堂主一脸高兴地下车，知道有了着落，迎上来问道：“堂主，有没有希望？”

陈百威见众人殷切地望着他，甚至连墙内的一般会员都探出头来……喉咙一哽咽，泪水涌了出来，心下暗暗发誓：弟兄们，如果我陈百威辜负了你们的期望，这次绝无脸面回来！

众人见陈百威流泪，以为借款告吹，又有人追问了一遍。

陈百威抹去泪，大声宣布道：“弟兄们，不要愁，我们有钱了！”

于是文贵把这次去“三山会”的经过讲述一遍，众人于是又充满了信心。

说心里话，凡“和安乐”成员，从上至下都不希望成为其他堂口的人，那是“亡堂”之侮，同样也不愿意就此解散，贻笑江湖。

“三山会”的行动很快，通知陈百威说两天后，军火全部准备齐全，等着装船启程运回香港。

正在“和安乐”上下欢庆之际，意外的事故发生了……

也许是“和安乐”命途多舛，也许是老天有意为难“和安乐”，就在这紧要关头，广州、香港发生了规模空前的大罢工。

1925年5月，上海日本纱厂惨杀了工人领袖顾正红引起了“五卅”大罢工，全国轰动。为了声援上海同胞，广州市的工人、学生以及市民数万人举行示威游行。游行群众经过沙面对岸马路时，被埋伏在沙面桥边的英国军队开枪射击，当场死伤数十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

英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血腥屠杀更加激起了各界爱国人士的激愤！

从鸦片战争开始，英帝国主义就一直是侵略中国的元凶首恶。远的不说，1924年9月广州商团事变就是英帝国主义者支使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所作的勾当。而这次“沙基惨案”的暴行是英国人直接动手造成的。

为了与英帝国义作不懈的斗争，中共党组织在广州越秀南设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会设主席一名，由海员工会代表苏兆征任主席。

共产党员苏兆征、杨殷等人来到香港发表演说，激发爱国同胞。香港大罢工于是开始了，参加罢工的人数与日俱增，纷纷离开香港，使香港的工厂关门，交通停滞，垃圾堆积，市面萧条。广东方面在鼓励工人离港的同时，也断绝对香港的食物供应、能源供应，以困窒香港。

为了接待源源不断从香港回来的罢工工人，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的廖仲愷亲自率领罢工工人在广州各处找寻住所，见有空屋，即定为工人临时住所，解决一时困难。罢工救济费用，除了设法求援外，并向社会各界募捐，广东政府亦多方支持。

与本书有直接关连的是，罢工委员会设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维持秩序；

同时派出纠察队检查香港来往关口，防止走私。

由于广东方面断绝了对香港的食物供应，使两地的差价十分悬殊，香港各堂口看准了这个有利可图的机会，开始了疯狂的走私，对此，罢工组织深恶痛绝，彭湃、周恩来等人走上街头发表演说，声泪俱下地力陈工人为国家尊严、民族利益，忍饥挨饿，付出牺牲，在这种时候居然还有一撮民族败类借机发财……于是加强纠察队，对香港实行严格封锁，人员、船只，只许进，不许出，查出走私，严惩不贷！

可怜莫启青的大批军火恰恰碰在这个关卡之上，无法启程……

闲话休题，书归正传，莫启青的军火停留在广州运不过来，也等于说“和安乐”指望活命的钱化为乌有……屋漏偏逢连阴雨，由于大陆对香港的封锁，物价飞涨，本可以撑十天下去的钱，最多只够七天开销……

人，生存是最要紧的，到了这节骨眼上，陈百威一咬牙，下决心对留守的市民实施大规模的“抢劫”。

这样做是迫不得已的，陈百威清楚，一旦自己加入了“打劫”者的行业，在江湖上就是终生的污点，到将来，哪怕再有钱、再有势力，都上不了台——无法得到英女皇的封爵。

现在已顾不得这许多了。

6月18日，由于《中国新闻报》刊登了英国制造“五卅惨案”的消息，被港督司徒拔下令查封了。

就在这一天，“和安乐”的“探子”听到一个好消息：“和义堂”的彭昆趁着军警把精力用在制止罢工，对市民实施大规模的“洗劫”。

听到这消息，陈百威立即召集堂口头目研究，如何步“和义堂”的后尘。

大家一致认为，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假冒“和义堂”人员，在湾仔、筲箕湾以外的地域“洗劫”……

陈百威的想法与手下一样，现在由他们说出来了，便顺水推舟道：“既然大家都这样说，我也只能少数服从多数。”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不暴露堂口的身份，陈百威又把探子叫来盘问：“你有没有打听到彭昆的人是采取什么方式洗劫？”

探子回道：“启禀堂主，小的打探得十分仔细，这些天司徒拔启奏女皇陛下，调来了大批军警天天在街上巡逻，荷枪实弹、镇压罢工工人，那些市民们吓得不敢出门，好多主妇没有自来水，彭昆于是突出奇招，命令手下出动替市民挑水，每担水一块大洋。”

文贵摇头砸舌：“亏彭昆想得出来，一担水的钱可买五十斤上等白米，这大概是世界是最贵的水了。”后又问：“那些家庭主妇不肯给怎么办呢？”

“探子”说道：“不给就砸东西，还扬言要报官，赖她家里人是罢工领袖，这样一来，哪里还敢不给？”

陈百威点头：“还有吗？”

探子道：“彭昆还想了一招，叫‘代客购物’，也是利用一般主妇不敢外出的心理，说只要对方开列清单，油盐柴米，均可代购，且声明货到才收款项，将一些东主不在家的店铺砸门而入，或打伤店员强抢硬夺。然后将抢来的物品送货上门，收取货款之外，还另加一笔服务费。”

傅灵华赞道：“彭昆也真亏他想的出来，够绝的了！他的脑瓜就是聪明！”

文贵一听傅灵华夸彭昆，十分不舒服，鼻子一哼：“什么聪明？不过心狠手毒罢了！”

傅灵华道：“心狠手毒也只有他才毒得出来。”

文贵道：“照你的说法心狠手毒也是优点？”

陈百威道：“好了，不要争了，下去马上布置，先去分头踩点，明天开始行动，千万注意要用彭昆用过的招数，最后有意无意地向市民透露你们是‘和义堂’的人员，听清楚了没有？”

“清楚了！”众人答。

“清楚了就下去布置，不要再耽误了。”

众人离坐，文贵过来问道：“堂主，依我看不必踩点了，应立即行动，恐怕其他堂口也跟着效尤，俗话说‘吃鸡要咬头一口’，到后面别人把好的抢走了。”

陈百威觉得在理，于是又吩咐道：“可以依文军师的方案，只要把握好了，就分小组统一行动，所得财物原则上充公，为了鼓励弟兄多抢多捞，给三分之一的提成。”

自即日起，“和安乐”加入到洗劫市民的行业里，几天功夫，堂口便搜刮到两万大洋，解了燃眉之急，维持了堂口的正常开销。

有了发财的机会，其余堂口亦不甘示弱，紧随其后。当时除了有名的“和安乐”、“和胜和”、“和利和”、“和群乐”、“和利勇”、“和联胜”、“和合群”、“和合义”等等之外，和字头的还有不少，香港江湖史上，将这段故事称为“三十六和大发罢工财”。

各堂口发财上了瘾，到最后几天没有忌讳，不分昼夜全体出动，最高收入每天一人达二百元之多，按当时的币值，几乎可购买四两黄金。

省港大罢工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民族活动，工人们提出了“坚持到底，勿擅让步”的口号，誓与英帝国主义抗争到底。

司徒拨为了阻止罢工，绞尽了脑汁，软硬兼施都不能凑效，最后决心挺而走险，一边把驻中国各港口的英国军舰全部调到香港，一边积极督促英女皇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一时间，香港上空风云变幻，黑云压城，战事一触即发……

处于此种情景，香港的黑帮组织沉不住气了，都不同情度地做出反应。

表现最明显的首推莫启青，他走私的货物大多数都是在大陆购货、或大陆倾销的，担心长此下去给“三山会”造成致命的打击。

这一天，他领着雷进拜会陈百威。

双方落坐，莫启青品了一口茶，赞道：“好香的茶——百威兄，你听到风声了么？”

陈百威问道：“什么风声？”

“司徒拨组织了什么公民大会，以大会的名义致英国政府，要求出兵广州。”

陈百威点头：“我知道，事隔几天，又组织第二次公民大会，陈述只有进攻广州，才是解救香港的最佳办法。”

“所以，”莫启青道，“这场战争恐怕是避免不了的。”

陈百威叹道：“是呵，近些天我正考虑这问题。不知莫堂主有何高见？正想听听。”

“高见谈不上，我也想听你的呢。”莫启青笑道。“我个人认为，香港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前途堪忧，就算不打，长此僵持下去，香港的市民全被我们这些堂口榨干了，再不会有什么油水。”

陈百威道：“正是。现在商业全部停顿，全港关门闭户，香港变成了‘臭港’、‘死港’了。”

莫启青点头：“工人的势力真是不可估量，所谓墙倒众人推，罢工一开始，九天之内，邮局、银行、酒店，茶馆、菜场、修造船、电车、报馆、印刷局、轮渡、屠宰场、饼干面包店、牛奶房的工人和店员都参加了罢工，连外国人雇用的仆人、厨师、园丁都不例外，司徒拨想办法派人到菲律宾、越南、印尼用重金招募工人，真是杯水车薪，工厂开不了工，反过来这些人又成了累赘，组成了外国黑帮。”

陈百威叹道：“中国人的民族节气还是挺厉害的，这就叫‘众怒难犯’。莫堂主，还是谈谈我们的出路吧。”

莫启青：“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正是为这个找你呢。”

“噢，这么说起来莫堂主已经是成竹在胸罗。”

“不敢。现在两地封锁很严，往往越是严，利润越大，好多堂口都已经先干上了。”

陈百威摸着下巴，这些天他也一直在想这问题，只是自己没有像样的船只参与走私，速度慢了，最易得被工人纠察队抓住，当民族败类处置。恰好莫启青因担心一两年英中双方解决不了问题，加之泰国那边金雄坚持要货，也不得不挺而走险了。因担心自己一方的力量有限，有意拉“和安乐”入伙。

莫启青的借口是邀陈百威过大陆去走私食用物品，无偿借船只给他，条件是双方心须同去同归，不得甩开另一方单独行动。

对陈百威来说，表面等于捡了一个便宜，其实这是莫启青在无偿雇用他做保镖，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陈百威最担心的是对内地线路不太熟悉，因此问道：“最近这段时间你一直没有过去，情况熟不熟？”

莫启青道：“这个放心好了，不瞒你说，大陆方面我有十足的把握，担心的是香港有些堂口心怀嫉妒暗中搞我。”

陈百威追问道：“‘大陆方面有十足把握’，此话怎讲？”

莫启青端起茶，得意地望着身边的雷进。

雷进道：“我们堂主在广州多年，根深蒂固，有一张关系网，各方面都有人。”

陈百威放心地点了点头。

莫启青喝了口茶，把杯放归原处，抹着嘴说道：“关系太多也没用，主要还是要能帮忙、帮得了忙才最要紧。这些天我虽没做生意，但也联系上一个很有名的人。李福林你认识吧？”

陈百威摇头：“没见过，听名字如雷贯耳，听说他是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

“正是他。”莫启青道。“说起来他是广州一霸，最有势力的军阀，他的手下都是民军、土匪收编过来的，算是珠江三角洲的土著部队，地形熟悉，现在又是负责据守广州，可谓如鱼得水，没有去不了的地方、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莫堂主是怎么和李福林认识的？”

莫启青道：“这世界只要有利可图，哪个空隙没人钻？为了扩弃实力，李福林需要到处筹钱，恰好我曾在他手下哪里购过一批军火，这次我亲自去了一趟广州，直接会晤了。李将军很爽快，说如有什么需要帮忙尽管开口。”

我就说现在江面上、各关口都查得很严。他说怕个球，老子陆上、水上哪里去不得？纠察队还要听老子指挥！不过未了，他又叮嘱，具体的事要交给手下去办，他做为头面人物不能出面，万一出了事，再出面跟廖仲恺、胡汉民说情。百威兄，有了李将军的支持，我们还怕什么呢？”

陈百威点头更放心了，为了与大陆方面保持联系，他决定亲自去一趟，家里的事交给文贵。

根据打听到的经济信息，莫启青、陈百威准备运一批外国纱厂出品的西洋布过大陆去。由于两地封闭，外商从欧州那边，各商店此货奇缺，价格上扬，正是做生意的黄金时机。

货物由宵箕湾附近的海岸装船，深夜启程，莫启青、陈百威双方各带十几名干练的手下押送，一律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战斗。

六艘船经维多利亚湾进入伶仃洋，这条路并非传统老路，为的是躲避查询，天亮前在珠海登岸，早有李福林的部下用军车装载，一路开往广州，打着李福林的招牌，及“缉私纠察队”的招牌不许任何人盘查。

紧俏物资在广州出手很快，不到半天工夫大批进口洋布销售一空。莫启青、陈百威都赚了三万大洋，如果没有李福林的护驾，两位得不到这样的好处。为了长久走这条路，各从自己的好处里分出一半孝敬李福林。

轻轻松松坐地得了三万大洋，无论李福林本人及莫启青、陈百威，都感受到了权力的作用与重要。

在广州的日子里，陈百威、莫启青轮番作东，请李福林玩遍全城的名妓，逛遍各处赌馆茶楼，无形中又增进了感情。

接下来两位又分头购物，都是些香港紧缺的食油、大米、新鲜菜蔬、肉类，比香港市场便宜一倍以上。

莫启青在采购这些货物的同时，把枪枝、弹药藏在中间，准备分批运回香港。

离开广州时，仍由李福林的亲信部队护送，由陆路沿番禺、顺德一路南下。

军车进入中山境内，陈百威发现后面一辆客货两用车很可疑，从广州一直尾随不曾放松。

莫启青心里“格登”一下，暗忖：不好，可能被人盯梢为了证实后面的车是否系盯梢他们的异帮分子，陈百威令司机停下，让客货两用车超过，陈百威把头探出窗外，见车上坐满了工人纠察队队员。

陈百威心里一惊，知道走漏风声了，悄声对莫启青说：“莫堂主，我们的行动被人知道了。”

“谁？”莫启青惊问道。

“彭昆。”陈百威道，“前两天我们陪李军长去天字码头附近的如意楼，无意中我发现一个鬼鬼崇崇的人很面熟，当时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待回到包厢才记起那个人和彭昆手下的苏小枫一模一样。”

“怎不早说？”

陈百威惊叹道：“我哪里会意识到这一点，光知道我们这次行动很秘密。若不是现在看见一辆客货车一直盯着，我都想着可能是人貌相同的原故。”

莫启青连连摇头：“百威兄，你太小看彭昆了，当初在广州我就差点栽在他手中。”

陈百威道：“他的厉害我也见识过，万没料到在广州他也有活动能量，

你没见刚才过去那辆车上坐满了工人纠察队？”

两个人一齐探头，只见前面那辆车也停下了。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怀疑了。

这时李福林的副官李想问道：“两位大哥，车停下干吗？”

莫启青手指前面：“我们被工人纠察队的人盯上了。”

李想一笑，挥手命令司机：“开车！”然后转过身：“没事，广东是我们五军的地盘，量他们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汽车开动了，进入珠海境内，客货车再一次跟上。李想一路给莫启青、陈百威打气，说只要不是枪支弹药，解释可说是给珠海驻军购买的东西。

莫启青与陈百威对视，内心惊恐不已，因为车上偏偏夹带了军火。

“如果我们要是运了军火呢？”莫启青焦急不安地问道。

李想难住了，搔着头，突然汽车一个急刹，车上的人重重地摔了一下，定眼一看，不禁暗叫苦也——一伙荷枪实弹的工人纠察队正检查前面的车辆。

随之，一位纠察队员跳上来大声叫喊：“谁是老板？快叫手下下车检查！”

“三山会”、“和安乐”加上李福林的手下一共三十多人，分别坐在三辆大货车上，此时也相继在后面停了下来。

陈百威推开车门，把率先上来的纠察拉下来：“先生，我这里是军用物资，不许随便检查的。”

纠察毫不通融，李想随后下来把证件给他看了，纠察还是坚持着：“不行，李军长的东西更应带头接受检查！”

李想在广州是横行霸道惯了的，哪里受得了这口气，把手伸进胯下，拔出一把左轮，喝叫道：“你敢查，我崩了你！”

没想李想的话激怒了在场的纠察们，一齐围过来。李想见众怒难犯，跳上车，关上车门不敢出来。

陈百威打着拱手：“诸位，车上确实没有什么，都是部队过日子用的东西。”

一位工人领导模样的人上下打量陈百威，问道：“先生也是军人吗？为什么不穿军装？”

陈百威道：“我以前确实不是军人，才投靠李军长不多久。”

陈百威话没说完，一个人分开工人纠察走到他面前：“陈百威先生，不要装了，人家在这里已守候你多时！”

第十四章 蛇毒鹰更恶

且说香港洪门大会后，彭昆借麦当汉之手除去了心腹大患陈余祥，紧接着又打听到一个更令他兴奋的好消息：“和安乐”经济陷入困境，若不采取非常措施，出不了几日就要散伙……

“天助我也！”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彭昆几乎失态，在太师椅上手舞足蹈，并命令苏小枫：“继续探听，一有情报火速汇报。”

“是！”苏小枫退下。

“慢！”彭昆举手止住，“这些天陈百威肯定会到处想办法，最有可能向莫启青借贷，如发现是这样，说明已经狗急跳楼，只要老子出手压制，保证‘和安乐’从香港消失！”

苏小枫离去，彭昆嘴里喃喃着“天助我也，灭亡了‘和安乐’，再集中力量剿灭‘三山会’，香港就是我彭昆的天下！”

苏小枫通过盯梢、探听、收买、理应外合，果然得知“和安乐”出不了几天若筹不到钱，连饭都没得吃……又得知莫启青没有直接借钱给陈百威，只让他押送一批军火去泰国

彭昆紧张了，挖空心思，千方百计中途拦截这批军火，一来可重创莫启青，二来可置“和安乐”于死地。

一切准备做好后，中间发生了因“五卅”惨案引起的省港大罢工，莫启青的军火在广州过不来。

彭昆得知消息，总算松了口气，一边命令苏小枫在广州坐镇，死死盯住那批军火，一边趁着香港的警方全部对付罢工、无暇顾及其他，大发“罢工财”。

彭昆天才般的奇招给了其他堂口效尤的机会，“和安乐”也趁着混乱争取到了喘息的机会，可恶的是，所有堂口洗劫了香港市民都冒他的名，一时间，“彭昆”成了万人咒骂的两个字。

彭昆咬牙道：“说我坏，我就坏个样子给世人瞧瞧！”这样一想，连先前还打算遮遮掩掩的顾忌都没有了。

省港大罢工旷日持久，彭昆因拿不准什么时候恢复正常，率先挺而走险，在香港与大陆这条线上频繁走私。

在彭昆的带动下，其他堂口相继加入到“民族败类”的行业。

这时候，彭昆就估计到莫启青终于沉不住气，八月过后，苏小枫果然探准莫启青、陈百威在广州与李福林接洽……

彭昆慌了，他在广州生活多年，深知李福林的势力，连历届主政广东的民国要员都畏他三分。

莫、陈俩人一旦和他接洽了，如鱼得水，对“和义堂”将会构成威胁。

不行，必须压制他们。莫、陈俩人不是有李福林做靠山么？彭昆灵机一动有了对策——摇身一变成了“爱国绅士”对“民族败类”最最深恶痛绝。

近段时间，彭昆在广州“罢工委员会”办公处频频与工人领袖苏兆征接触。

苏兆征是海员，从登上甲板、沐浴海风的第一天开始，便深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奴役和剥削，集民族压迫、种族歧视、资本剥削、封建压榨于一身，使他养成了强烈的斗争精神。加之他漂洋过海，有条件接触外界的革命思想，早在1921年4月6日就在香港成立了“中国海员工业联合

会”，并得到孙中山的支持。“海总”会成立前，孙中山对苏兆征说：“自由是可以争取的，商人有商会，你们也可以成立工会。”成立大会那天，孙中山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香港第 16 任总督司徒拔上任之初就受到香港工人一浪超过一浪的抗议和冲击，苏兆征仿佛成了他天造地合的“克星”，搅得就任期间一天也不得安宁。

彭昆初次见苏兆征的时候，错把他当成一般的官僚政客，苏兆征当组织工人罢工的业绩及对司徒拔的威胁反应了出来，然后大加赞赏，说道：“苏先生确是前无古人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文天祥、林则徐与你相比，真不知逊色多少倍，就凭的这些丰功伟绩将载入史册永垂千秋——”

苏兆征见彭昆越说越离谱，再看他的打扮也不像工人阶级，不客气道：“先生来这里难道就是为了吹捧我？”

彭昆见对方不吃这一套，好在他脸皮厚，并不尴尬，转口道：“当然不是的，正要向苏主席汇报重要情报呢。”

苏兆征见他一副马脸，不像忠义之人，说道：“对了，我还没问你的身份呢。”

彭昆双眼骨碌碌转，本想撒谎自称罢工领袖，又怕露出破绽，只好如实说道：“在下彭昆，香港‘和义堂’军师。”

苏兆征皱眉道：“原来是香港洪帮的。我听说你这次趁罢工洗劫香港市民，可有这事？”

彭昆急道：“苏先生千万别信，在香港所有的堂口中，其实最有正义感的就是我们和义堂，这次香港洗劫市民的事，正是其他堂口有意假我的名义于出的勾当，不信你可以去调查。”

苏兆征道：“我没有太多精力，不管谣传是真是假，我总觉得你虽是黑帮组织，终究是中国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维护民族的尊严和利益。”

“苏先生说的极是。”彭昆察言观色道，“我们和义堂的宗旨其实就是为了反对英帝国主义，维护祖国利益。”

苏兆征感到彭昆夸夸其谈有点做作，说道：“爱国不能光说在嘴上，要有实际行动。”

彭昆立即站起，施礼道：“在下正是为了做实际行动才找苏先生的。近些时间工人们为了民族的利益在忍饥挨饿，可竟有一部分人丧尽天良积极走私，支持帝国主义！”

苏兆征感到问题严重，伸手道：“坐下来慢慢说。”

彭昆落坐：“不瞒你说，参与走私的正是香港各堂口——仅仅除了我们和义堂，有些人甚至得到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庇护。”

“谁？！”

苏兆征拍案而起。

彭昆故意不肯说：“说出来怕你也拿他没办法。”

苏兆证明白对方在故意激他，说着：“你不必这样，凭我个人的力量当然是对付不了国民党军政官僚，但这是民族大业，凭他是谁，敢跟四万万同胞作对吗？”

“李福林。”彭昆这才说出来，“他和香港的‘三山会’、和安乐勾结，不仅是走私一般的紧俏物品，连军人都敢贩运。”

苏兆征点头：“好吧，我知道就是他，别人不敢。你下去把情况了解清楚，我随时可以派纠察队。”

彭昆道：“情况我都了解了，前两天运了一批布匹过来，一共有六艘快艇，都是三山会的，走的是从伶仃洋到珠海登陆那条路线，估计离开时仍走那条道。”

苏兆征道：“很好，你下去严密监视，具体哪天走及时报告，从明天起我马上在下栅设立检查站！”

“还有”，彭昆道，“这两天深夜都有堂口在珠江口登岸，其中‘和群乐’替英帝国义销售火柴；和义勇替英国主义销售洋油（煤油）；‘和义和’替英帝国主义倾销棉纱……这些堂口都借着黑夜从大鹏湾非码头地区登岸，躲过纠察队的检查。”

苏兆征表扬道：“你提供的情报很重要，为打击走私活动抵制英帝国主义立了一大功，我代表罢工委员会向你表示感谢。”

彭昆道：“别客气，我是个中国人，这是我份内的事。”

两天内，工人纠察队果然在宝安县大鹏湾截获了大批走私船。

接下来，苏小飞又探得陈百威、莫启青把部分军火夹在大米内用李福林的军车送往珠海。

苏兆征立即组织一批武装纠察，乘一辆客货两用车开往李福林司令部附近。待三辆车出发，马上尾随其后。

三辆大货车出了城，在珠江摆渡，经番禺、顺德，进入中山县境内，突然发现后面尾随的客货车，并停了下来。

再下去十几公里就是下栅检查站了，为了不引起怀疑，苏兆征下令超车，彭昆担心认出来，忙趴下去。

客货车开了一段路，多疑的彭昆担心陈百威他们折回广州，建议停下来，直到后面的车开过去又超过他们。

苏兆征、彭昆来到下栅检查站时，工人纠察队正截住几辆货车检查，其中就有李福林的三辆军车。

彭昆很得意，见陈百威正与纠察说话，悄声告诉苏兆征：“那家伙就是‘和安乐’堂主。傍边那个黑皮肤正是莫启青。”

苏兆征会意，走了过去盘问，陈百威不认识苏兆征，想冒充李福林的手下，冷不防彭昆出现在身前，冷笑道：“陈百威先生，不要装了，人家在这里守候你多时了！”

陈百威早有心理准备，反唇相讥道：“彭军师不愧是孔明再世，在宵箕湾借英国人的手杀了陈余祥，现在又借工人领袖除我了。”

彭昆脸上露出得色：“知道就好了。不过你还漏掉一个，今天是一箭双雕，外加一个他——”彭昆手指莫启青。

陈百威整了整衣冠，向苏兆征施礼：“在下陈百威，做了对不起中华民族的坏事，现在心甘情愿接受纠察。敢问尊姓大名？”

“苏兆征。”

“啊，如雷贯耳，大名鼎鼎的工人领袖。就凭着你的正义与民族节气，陈某人心甘情愿受罚。不过，这车上真的没有彭昆所说的枪枝、弹药。”

苏兆征道：“不管有没有，检查了才知道。”

陈百威让开步：“请。”

苏兆征一挥手，几个纠察队员已飞身上车，翻下几袋米来，布袋摔下来

后，露出一枝枝乌黑贼亮的驳壳……

说时迟、那时快，陈百威冲上第一辆车的驾驶室，一踩油门，“轰”地冲了过去，并大声命令：“跟我来，不要怕！”

莫启青随后仗着人多势众，把纠察拉下来，命令司机开车，向人群扔了几枚烟幕弹……

烟幕散时，三辆货车都没有了踪影，苏兆征只拾得几包大米、白面粉，里头都藏有枪枝、弹药。

拿着这些脏证返回广州，同时吩咐纠察将李福林的副官扣下。

下午，工人纠察李福林，把人赃提到工人代表大会讨论处理，会场群情激愤，誓加制止。后考虑到李福林的军队是由民军、土匪收编过来的土著队伍，有几千人，驻地散布在珠江三角洲，性格粗野，素质很低，若把李福林的手下绳之以法，可能会引起大的冲突，只好将人赃送往李福林处，要求他们不再发生同样的事件。

陈百威、莫启青冲过下栅检查站，来到珠海海湾船泊处，令手下荷枪实弹，随时准备血战，同时迅速装船。

好在工人纠察队并没有穷追猛打，下午时分，六艘船起锚，向南航行。

船进入到伶仃洋水域中心，大家悬着的心总算落下来了。只要不是大规模的围捕，凭他三五儿十人都不足惧。莫启青的手下，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一个个胆大不要命；陈百威手下，虽未经历实战，也个个机灵，枪法准，武功深，早就盼望动真格的。

六艘船一路顺利，黎明前赶到了晒鱼场，这里早等候各种小贩。自罢工以来，宵箕湾成了走私的交易场地，凡从大陆过来的走私船，运载的都是香港紧俏的物品，一上岸便销售一空。

陈百威这次从广州回来，虽赚了两三万大洋，但也窝了一肚子气，越想越觉得彭昆这棵钉子非拨去不可！

陈百威抑住激动，把这次在广州的经历对手下说了，旧仇未雪又添新仇，全堂上下一个个咬牙切齿，恨不能生啖其肉。

把仇恨埋在心里，陈百威令全堂上下时时处处留神，一有机会，立即行动，给彭昆以至命打击。

机会终于等来了，几天后，‘和安乐’一位兄弟探得一个很有价值的消息：最近彭昆频频与麦当汉、伍平接触，准备在近日赴大陆干一件将轰动中外的大事情。

陈百威一听到消息，马上与文贵商量对策。

“启稟堂主”，文贵开口道，“我早就有个想法，目下香港的经济文化中心在塘西，如果我们能像彭昆一样在那里拥有档口就好了。”

陈百威也有同感：“何尝不是这样，可是我才刚刚接下这个烂摊子，连气都喘不过来，目前最主要的是集中精力打击彭昆，要不他还会对我们穷追不舍的。”

文贵道：“我的想法跟堂主一个样，我说去塘西设立摊档正是为了从快从重地打击彭昆。”

“噢，会有这样的好事？”

“是的”，文贵道，“兵家云，要想战胜敌人，就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怠，我们远在笏箕湾这不毛之地，离塘西相去甚远，要想了解彭昆又谈何容易？还是刚才那位兄弟提醒了我，他的消息是从金陵酒家听来的，金陵

酒家离‘旺发’只有一箭之地，倘若我们能够占领那里，要牵制彭昆岂不是很方便了？”

陈百威用手指在桌上轻轻敲弹，说道：“金陵酒家现在不是由‘和群乐’看管么？”

“是的，”文贵喝了口茶，“‘和群乐’目前主要靠收取塘西风月地的保护费维护开销，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陈百威叹道：“如果我们去打金陵的主意，那在道义上就说不过去了。”

文贵道：“道理是这样的，但我最近又听到管名花说那里生意不太景气，日常开销都维持不了，许成名准备退保，去沿海求发展。”

陈百威点头：“这倒是个好机会，但目前香港闹罢工，十家九空，不管谁的生意都不会好。怕的是一旦香港恢复正常，许成名又反悔。”

文贵摇头：“我估计肯定会有其他原因，只是我们还不知道。”

“这才是最重要的，”陈百威道，“许成名也不会很傻，若是一块肥肉，他岂可轻易吐掉？”

文贵点头：“正是。”

“所以，我们还是先把问题弄明白才好做决定，正如你所说的‘知己知彼’。”

“好，我马上令手下去调查。”文贵站起来。

陈百威举手止住：“不必了，这事还是由我俩亲自去一趟。”

“什么时候？”

“现在。刻不容缓。今天，其他事都不要管，就专门了解金陵酒家的情况。”陈百威说罢站起。

陈百威、文贵用傅灵华的福特车去塘西。陈百威在广州洪胜堂时因堂口有车，生性刻苦好学，基本上也掌握了驾驶技术。前不久在珠海下栅，仗着几分勇气，居然成功地冲过了检查站，回来后，又勾起了开车的兴趣，因此每次出门都自己开车。

时下塘西烟花地最著名的酒家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金陵，其次才是广州、桃园，这三大酒家都在山道口。

金陵酒家的外在结构与广州酒家无异，但占地面积更宽，内装饰更富丽豪华。据说金陵酒家最早的业主是一位文人雅士，最好中国古诗，开业之际，为扩大知名度，悬赏巨金向社会各界征求对联，在当年引起了轰动，连中国著名外交家、香港第一任华人议员伍廷芳博士也参加了，并且名列前十名。他的对联现在就成了金陵酒家的金字招牌，悬挂在正门口，道是：“金粉两行花劝酒，陵峦一角月窥楼。”从这副对联里可读出伍老生先若非是风月爱好者，最起码也是红粉佳人的知音，连他老人家都常光顾的地方，想必一定聚满了名香异玉，生意也曾一度火红。

经过时间的变迁，金陵酒家虽仍是塘西名妓寨，但早不如以前火红，特别是经过省港大罢工已有了“落花流水春去也”的势头。

陈百威把福特车停在金陵酒家大门口，和文贵一起从大门口上楼。

果然，金碧辉煌的金陵虽气势不凡，已然冷落，门可罗雀，那些妓女们仿佛打不起精神似的，再无昔日的烂漫，个别的居然不施胭脂，在客人面前呵欠连连，没有半点情调，哪里还能吸引嫖客？

陈百威向鸨母打听，生意如此清淡，是不是受罢工的影响。

鸨母张鲜花把陈百威、文贵引到客厅，吩咐叫两名妓女做陪。一边回答：

“影响也有一点，但总不至于没人上门。可不，我们连保护费都交不起啦，许成名还算守信用，经常派人来，若长此下去如何是好？喂，你们两个今天不会是专门玩的吧，是不是管名花告诉你们说我不行了？”

文贵点头：“管名花是说过你们想把金陵转让别人。”

“你们感兴趣了？”张鲜花把身子探过来。

陈百威点头：“我们确实感兴趣，不过这里是许成名的地盘，我们不能横刀夺爱。”

这时门外有两个妓女探了探头，又不敢进来。

张鲜花喝道：“瞅什么？有什么好瞅的？！”

一个妓女怯怯道：“妈咪不是说有两个客人要陪么？”

张立即满脸堆笑，向陈、文两个说道：“你看我多糊涂，才说过的话就忘了，怎么样，是不是先方便方便？”

陈百威没有一点兴致玩女人，摆摆手：“先谈谈我们的正事吧。”

张鲜花又转身拉下脸叱骂道：“还不快滚，没人要的臭x！”近段时间由于生意不好，她经常发脾气骂妓女。

沉默了片刻，张鲜花道：“这不关许堂主的事，实在是长此下去支撑不了。”

陈百威道，“罢工总有结束的一天，虽说英国人很有可能出兵攻打广州，香港终究还是要恢复正常，等生意好了之后，你和许堂主岂不都要后悔？”

张鲜花愁苦着脸道：“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实不相瞒，罢工倒不是主要的——”

陈百威、文贵点头，等着往下听。

“唉，”张鲜花好像根本不解两位的心情，顾意慢悠悠说，“不知是哪个天杀的，放出风声，说我们金陵酒家的阿姑得了一种比梅毒还厉害百倍的病，男人只要拉手或亲嘴就染上，染上了必死无疑。”

陈百威道：“这简直是无稽之谈，难道客人们也信了？”

张鲜花道：“可不是，这些谣言本来是不足为信的，有几个老顾客公开替我们辟谣，和阿姑亲嘴，当众干那事……谁想，几天后老顾客当真死了，死时全身发紫……这样一来，我们岂不完蛋了？”

陈百威一听就明白是谁干的，有意问道：“你们是否真有这种病？”

张鲜花道：“要是真有这病我还能跟你说话？我们这里的阿姑谁没亲近过？说句不怕丑的话，我也和阿姑共着相好。”

陈百威点头：“这样说来就是有人搞鬼。”

“肯定是这样。”

“你猜会是准呢？你这辈子有没有仇人？”

张鲜花摇头又点头：“明里的仇家没有；但历来同行生妒嫉，干的这一行自然就成了别人的冤家对头。”

“你能不能具体说出是谁？”陈百威追问道。

张鲜花心中多了几层顾虑，连连摇头：“无凭无据，即使怀疑没有证据也不敢乱说。”

陈百威把身子后倾，双手抱在胸前：“张妈咪根本用不着这样，其实我们是一条线上的。”

“那是的，那是的。”张鲜花敷衍道。

陈百威感到再问下去对方也不会说什么了，准备告辞，站起来：“好吧，

就谈到这里，如果我想出了最好的对策，马上会来通知你，把金陵接下来。”

张鲜花道了万福，说道：“好的。”

陈百威、文贵出了门，过道上还等着刚才那两位妓女，眼巴巴地望着两位。

张鲜花见状，忙留道：“陈堂主、文军师，两位快活了才走吧。”

陈百威摇头：“不了，我们还有急事。”

张鲜花于是又骂妓女：“难熬了是不？要是比发情的母猪还难熬，屠宰场里可能还有两头没腌的公——”

“猪”字还没说出来，自知说走了嘴，“嘻嘻”笑道：“堂主、军师千万别介意，我不是有意骂两位。”

文贵笑道：“没关系，我巴不得是一头公猪呢，一辈子艳福不浅。”

陈、文走出“金陵”，上了车。

陈百威启动汽车，文贵忍不住问道：“堂主，你说造谣搞垮金陵的人是谁？”

陈百威把脚拿开，移动身子反问道：“你猜呢？”

文贵道：“彭昆。”

陈百威点头：“除了他，香港找不出比他更阴险恶毒的人。不用猜，他这样做的用心最终还是吞并金陵。”

“我也这样认为。”文贵道，“彭昆的野心是很大的，目前他利用笑笑在旺发开了妓寨，肯定不会满足，还想扩张。”

“还有一个因素，”陈百威道，“彭昆在香港树敌太多，一旦金陵落在他人手里，对他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凭这一点，他绝对不会放掉金陵。”

“这些情况许成名知不知道？”

“应该是猜得到的。”陈百威道，“他可能是畏惧彭昆的势力，不敢跟他争下去，只好选择退让。对了，许成名这个人本事如何？”

文贵道：“还算是条汉子，武功不错，在和群乐很有威望，但稍嫌耿直了些。”

陈百威道：“若是耿直之人，他如何是彭昆的对手？”

“正是。”文贵道，“他已经上过好几次大当了，不过还好，他的军师邓大清还算有点谋略，若没有他，‘和群乐’恐怕早被彭昆吃掉了。”

陈百威点头道：“难怪了。”说到这里，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来，说道：“军师，我们何不从暗中支持许成名、张鲜花？”

文贵也仿然大悟，一拍大腿：“对呀，这比我们明处对付彭昆强多了，可以出奇招，令他防不胜防。此外，我们还多了许成名、张鲜花两个同盟！”

陈百威二话没说，握着方向盘向皇后大道西驶去。

话说洪门大会后，许成名的‘和群乐’虽在码头抢得了一点地盘，但也后院失火——他所管辖的塘西有不少摊挡的保护权被一些不明身份的堂口抢走，为此发生了几次冲突，对方显然是有备而来的，很有实力，结果还是吃了亏。

军师邓大清认定是彭昆在搞鬼，许成名也觉得除了“和义堂”不会是别人，谁想彭昆的野心远中止这些，没多久又设计把金陵酒家搞得一团糟，连最捧场的顾客都不敢登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妓寨没有了生意，哪里还谈得上“保护费”？说穿了，人家捣鬼正是保护人的失职。

处于此种情况，许成名不得不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海岸各码头，“五卅”

惨案发生后，又参与了从香港至广州的走私活动。本来已经是万无一失的，没想前几天工人纠察队如神兵天降，在大鹏湾截去了‘和群乐’的船只和货物，损失达三万大洋之巨。

这些天，俩人正为此事生闷气。

邓大清没事总往许成名办公室里走，分析当前各堂口的形势。

今天上午，邓大清仍像往常一样，处理好各种事务就过来了。

一进门，就向许成名汇报当前的各种情报：“堂主，我又听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许成名做了一个“请坐”的手式：“说。”

邓大清落坐：“我们在大鹏湾栽了后，第三天，莫启青、陈百威差点也栽了。”

许成名道：“他两位也走私？怎不见他们和我们一路？”

“他们走的路线不同，”邓大清道，“莫启青神通广大，和广州大军阀李福林勾结上了。”

许成名惊道：“他们和李福林勾上了怎会栽？”

邓大清正欲说详情，门外有人报告：“启禀堂主，‘和安乐’堂主、军师求见！”

邓大清喜道：“说曹操曹操就到，有请！”一会陈百威、文贵果然进来。双方见礼入坐，许成名道：“我和军师正谈到贵堂，没想你们就到了！”

陈百威笑道：“嗨，谈到我什么了，没说我坏话吧？”

许成名：“没有，我们军师说这回你差点在广州栽了，可有这事？”

“有。”陈百威道，“在珠海下栅。”

“你们不是有李福林的护送？谁这么大胆敢搜查？除非有人通风报信。”

陈百威：“许堂主果然料事如神，我和‘三山会’正是遭了彭昆暗算。”

“彭昆？”许成名与邓大清对视。

“是的，”陈百威道，“不光我和‘三山会’，连所有的堂口都被他出卖了。”

邓大清一拍大腿：“难怪了，我想纠察队的人怎么偏就知道我们深夜在大鹏湾登陆！经你提醒，我又记起那几天偏偏就‘和义堂’没有参与走私！”

陈百威故作糊涂道：“哦，你们也遭不测了？贵堂跟‘和义堂’关系那么深，难道彭昆没透信给你们？”

许成名道：“快别提了，‘狐狸和猴子’，我们已被他耍了。”说着，大摇其头：“别说了，别说了，苦不堪言！”

邓大清插言道：“我们都是吃过彭昆亏的人，应该有共同的语言，望陈堂主千万不要提我们跟‘和义堂’的事，两位今天远道而来，莫非有何指教？”

陈百威严肃起来：“不瞒你们说，我们堂口与彭昆不共戴天，也知道你们与彭昆的一些枝节，今天特来邀贵堂联手，共同对付‘和义堂’。”

许成名、邓大清面面相觑，又见陈百威一脸严肃，也认真起来。

邓大清做了个手势：“请指教。”

陈百威道：“不知贵堂是否注意到彭昆最近的动静？”

邓大清把目光收回来：“注意到了，每天和麦当汉、伍平接触。”

“接触干什么勾当呢？”

“目前香港色情生意萧条，勾通麦当汉把大批军警往他的妓寨拉。”

陈百威点头，追问道：“还有别的目的没有？”

邓又清叹道：“彭昆已瞄上了金陵，造出耸人听闻的谣言，金陵快要倒闭了。”

陈百威估计他们可能不会知道了，说道：“吞并金陵虽是彭昆的险恶用心，但跟与麦当汉接触没有直接关系。今天，我的一位弟兄探得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消息，说这些天彭昆与麦当汉、伍平频频接洽，主动提出暗杀工人领袖苏兆征。”

许成名、邓大清大惊。

“苏兆征是港督司徒拨的克星，彭昆的阴谋如果得逞，就有可能得到英国人的赏识，一旦这种人得了势，将是所有香港各堂口的灾难，所以我们必须制止他的阴谋得逞！”

许成名道：“若真是这样，应该制止。”

邓大清道：“陈堂主得到这么重要的情报，想必心中早有了对策，能否……”

陈百威摆手道：“你我如今都是同命鸟，这样说话就没意思了。按道理是该我们‘和安乐’亲自去的，无奈这次广州

之行与苏兆征对了面，我说的话他不肯信在其次，误了大事可——”

许成名不待陈百威后面的“惜”字说出来，咬牙道：“陈堂主的意思难道仅仅是救救苏兆征而已？”

陈百威正要激怒对方，故意叹道：“我与彭昆不共戴天，若是我，有了这次机会当然是要让他死在广州回不来，可许成名大声道：“不要说了，你也太小看我，我与彭昆才是真正不共戴天，你仔细把他的行址弄清楚，这次我非杀他不可！”

“好！”陈百威带头鼓起掌来，“祝许堂主马到成功！”

许成名感觉到陈百威有“圈套”他的味道，拿眼睛征询地看了邓大清一眼。

邓大清道：“这确是千载难逢的报仇机会，我堂绝不会放弃。只是对广州的情况我们不太熟，还有彭昆的具体行动计划陈堂主也没说清楚。”

从邓大清的话语里，陈百威感到此人有点谋略，让他去担任刺杀彭昆的重任绝对能行，因此道：“这些不必邓军师担心，我会派几个熟悉广州地形的弟兄协助行动，彭昆的行动计划最迟明天，最早今晚就动身，不论他走哪条路线，都少不得去广州‘工人罢工委员会’寻找苏兆征，问题是这么重要的任务须得邓军师这样精干的人才好。”

邓大清道：“我肯定要去的。既这么着，你马上派人过来，这事必须得往前赶！”说着从椅子上起来。

“还有一事，”陈百威见邓大清焦急的样子，“关于金陵酒家的问题，我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许成名说道：“请指教。”

“既然彭昆已造下谣言，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把金陵现有的阿姑全部撤换掉！”

邓大清最先醒悟过来：“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只是一下子去哪里找这么多人？”

陈百威道：“不难，大不了跑远一点。我打听到越南妹很便宜，也都愿意出来，实不相瞒，为了搞垮彭昆，这也是我的一个招数。‘和义堂’所以

得意，主要就是‘旺发’在撑着，就算目前香港人去港空之际，他们每天仍然宾客盈门，财源滚滚，金陵酒家近在咫尺，又是老字号，只要能突发奇招，绝对能牵制他们！”

邓大清叫好道：“好，我们分头行动，我去广州，陈堂主负责采购越南妹，事成之后，金陵也有贵堂的一份！”

陈百威抱拳：“不敢承望，刚才张鲜花谈到这问题，要我们揽下金陵，我觉得目前唯有三家联手才能把彭昆拉下马来！好了，不敢多打搅了，我马上就把配合你们行动的弟兄送来。”

陈百威、文贵走出“和群乐”，上了车，文贵忍不住问道：“堂主，购越南妹的消息你在哪里听到的？”

陈百威道：“这次去广州的路上无意中听‘三山会’的人透露。”

文贵连连摇头叹气：“你早不告诉我，我若知道，就不许你跟‘和群乐’说了，有了这一绝招，单独揽下金陵岂不是更好？”

陈百威全无悔意：“我若是照你说的做了，岂不成了第二个彭昆？”

文贵一时惊住，继而也反应过来：“原来堂主还真有点大量，哈哈……”

“没有大量能得天下吗？哈哈……”

送走陈百威、文贵，许成名问邓大清：“你觉得陈百威这人怎么样？”

邓大清叹道：“比彭昆厉害多了。”

许成名屁股从太师椅上弹起：“这还了得，别和他打交道！”

“为什么？”邓大清不解。

“光彭昆一个我们就吃不消了，比他更厉害我们如何陪得起？”

邓大清听得明白，大笑不止，笑过后说道：“堂主误会了。”

“怎么个误会？”

“我说的陈百威比彭昆厉害，堂主只从狭义上去理解，没有从广义上去想。”

“什么‘狭义’、‘广义’，我都不知道，‘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其他都不管。”

邓大清猛记起堂主没读过什么书，一直跑江湖，不可能知道太多道理，于是道：“我的意思是陈百威比彭昆高几个档次，试想，连‘越南妹’这么重要的信息都不保留，换了别人会这样吗？”

许成名若有所思。

“更何况我们已提出退保，张鲜花正在找他，他完全可以单独揽下金陵，他不傻，把什么事都吐得再明白不过了，把好处分给大家享，让人觉得他可以信赖，这号人才是真正纵横天下的英雄！相反，彭昆就不是这样的，唯利自图、不能容人、小气、吃不得一分一毫亏……凡与他打交道的人，除了他要利用的，谁不恨之入骨，发誓要生啖其肉？”

许成名这回全理解了，说道：“‘狭义’、‘广义’原来是这么回事。”

邓大清继续说道：“别看彭昆现在得势，暗地里不知有多少人在等看他的下场，这次杀不了他，还会死在别人手中。”

“不，你千万不要放过他！”许成名道，“这号人活一分钟对我们都是威胁。”

“我是说‘如果’，这回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邓大清咬着牙。

许成名从椅子上起身：“好吧，我说到这里了，快下去准备，要选枪法最准、武功最棒的弟兄同去。”

邓大清下去点起十几名精干的手下，陈百威派过来领路的人随后也到，并带来确切情报：彭昆今晚动身。

邓大清不敢怠慢，下午时分，便在上环渡轮码头扮成出海渔民登船起航，一色的短枪藏在船舱底下。

初秋的海面上太阳很毒，没遮没掩地晒着渔船。进入到维多利亚湾中心，仿佛置身在无边无际的海洋里。

在大陆生长的邓大清，小时只见过鱼塘，那时候听大人说“三山六水一分田”，他不信，认为大人哄他，世界上水域面积占十分之六，这是个多么惊人的数目！可他就知道鱼塘没有屋后的山大。

现在置身了海水里，儿时的感觉油然而生，他知道，维多利亚湾在世界上还算不上上海……

渔船在傍晚时分到了珠江口，从虎门附近靠岸，由于船上没有装货，一路少有盘查。这样很顺利地搭上了开往广州的客车。午夜时分就到了广州市内。

据陈百威派来领路的弟兄说，罢工委员会会址在挹翠路附近。

当夜，邓大清便找到了办公地址，因太晚，十多名狙击手就近分散，装成找不到住宿的香港罢工工人在办公室门外宿。

后因担心人多，恐引起工人纠察队的注意，幸好附近有一家小旅店，大家进去安顿下来。

邓大清担心彭昆连夜准备过来采取速战速决的办法暗杀工人领袖。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彭昆生性多疑，时时疑神疑鬼，一有风吹草动就逃之夭夭。加之他刚刚靠出卖其他堂口取得了苏兆征的信任，半夜都可以把他骗出来……

这样想着时邓大清全无睡意，吩咐手下严静以待，随时准备出击。

店小二见今天来了这么多客人，十分高兴，主动上前跟大家拉家常。问道：“各位从哪里来。”

“香港。”众人由于听了邓大清的吩咐不能多说话，只简单地回答。

“你们是罢工工人吧？”店小二问。

邓大清忙接过话：“你怎么知道？”

店小二得意了：“我怎么不知道？自省港大罢工以来，这里是罢工委员会，每天都有好多人从香港过来，现在算是少多了。以前不分白天黑夜到处都是人，哪有这么清静，工会的人整天忙得团团转。”

邓大清心下一喜，暗忖：这下有了，我就向店小二听探！于是问道：“工会的人？你认不认识苏兆征？”

店小二嘴一厥：“怎么不认识，我们管他叫‘苏主席’，以前是你们香港的海员，很了不起。”

“那你知道他住在哪里？”

店小二这下搔着脑袋：“这个……对了，可能在工会里。”

“工会在哪里？”

“就在前面那个街口中，挂了块很大的牌子。”

“工会一共有几间？苏兆征住哪一间？”

“我可不知道了，工会的房子很多的。而且进去还有一套大院。”

邓大清一听心里暗暗焦急，现在必须尽快找到苏兆征的住处，一旦彭昆先下了手马上就会逃离广州，以后再找这样的机会是不可能了。

邓大清苦着脸，思考着如何找到苏兆征的住所。去前面路口守候是最佳的办法，但容易引起注意，彭昆做恶事太多，行动肯定小心，切勿打草惊蛇，万一守门的纠察问起，就说是彭昆派来的，有重要情报——不不，一旦彭昆随后也到，那可就露馅了！

正想着，外面有人叫住宿。

小二忙过去开了门，那人只是不肯进来，问道：“有没有铺位？”小二道：“你有多少人？”

宿客道：“你有多少空位？”

小二道：“实不相瞒，我这里住了十几个从香港过来的，若是一二两人还挤得下。”

宿客道：“那我就另找一家算了。”

邓大清感到“宿客”说话的声音很熟，探出窗一瞧：竟是彭昆的手下苏小枫！

这一惊非同小可，邓大清立即叫起手下，“如此这般”吩咐。

店小二发现这伙住客像要走的样子，十分焦急，于是上前问究竟。邓大清担心他乱喊乱叫，招手要他过来：“小二，我们都没冲凉，很难受，有没有水？”

店小二道：“我去问问掌柜的。”刚转身，冷不防脖子被人掐住，想叫也叫不出来……

邓大清用力掐着，直至店小二口吐白沫，抽出一把匕首在他心脏部位补了一刀，才率众离开小旅店。

路口果然有人……正面不能去，邓大清马上率众绕路来到后墙。后墙系青砖砌成，约六尺多高，不管他，爬过去再说！

墙内，是罢工委员会住宿，有一亮了灯的平房，灯影下，有人在办公……

邓大清领着一名随陈百威来过广州的‘和安乐’弟兄来到窗外，这位弟兄认出办公批阅文件的正是苏兆征！

邓大清放心了，正在此时，一工人纠察进来报告：“苏主席，有人求见。”

苏兆征放下笔：“什么人？”

纠察道：“就是那个缉私立了功的香港人。”

苏兆征：“是不是那个叫彭昆的长型脸男人？”

“正是。他说有紧急的重要情报向你汇报。”

“放他进来。”苏兆征温和地说道。

邓大清听到此处，全身紧张，估计彭昆可能从外面过来了，迅速率领几个精干杀手转移到围墙边，分别躲在几丛冬青树里，都把子弹推上膛，打开保险……

一个身影从正门外走进来，身穿长衫，头戴瓜皮帽，此人正是彭昆！

为防万一，邓大清等目标来到路灯下，看清了是一张马脸，才率先瞄准放了一枪。随后，六七支短枪一齐射击，彭昆倒在血泊中……

